



中西交通史料匯編

第四冊



2 037 7569 1

#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第四册

张星烺 编注  
朱杰勤 校订

董必武署检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内部发行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第四册

张星娘 编注

朱杰勤 校订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 外文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32 10 1/4, 印张 166千字

1978年4月第1版 197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018·733 定价: 0.98元

# 目 录

## 第七编 古代中国与中亚之交通(上)

第一章 两汉时期中国与中亚之交通	7
一 张骞之通使西域	7
二 汉武帝征大宛	15
三 《拾遗记》记渠搜国等	20
四 汉与康居之交涉	21
五 汉与月氏之通使	27
六 西域传入之植物及音乐	32
七 月氏人传布佛教于中国(汉以后附)	39
八 康居人传布佛教于中国(汉以后附)	43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隋时期中国与中亚之交通	55
一 三国	55
二 晋	57
三 北魏	58
四 梁	71
五 北周	73
六 隋	74

第三章	唐代中国与中亚之交通	84
一	昭武诸国	84
二	拔汗那	119
三	勃律	124
四	吐火罗	135
五	谢颀及帆延	168
六	识匿、俱蜜、护蜜、骨咄	174
七	西域音乐舞艺之传入	185
第四章	唐代在中国之中亚人及其后裔	187
一	僧人	187
二	西突厥人	192
三	月氏人	192
四	安国人	193
五	何国人	193
六	康国人	194
七	曹国人	194
八	米国人	195
九	石国人	195
一〇	史国人	196
第五章	唐人所记中亚之动植物(唐以后附)	197
一	动物	197
二	植物	199
附录一	西突厥始末	2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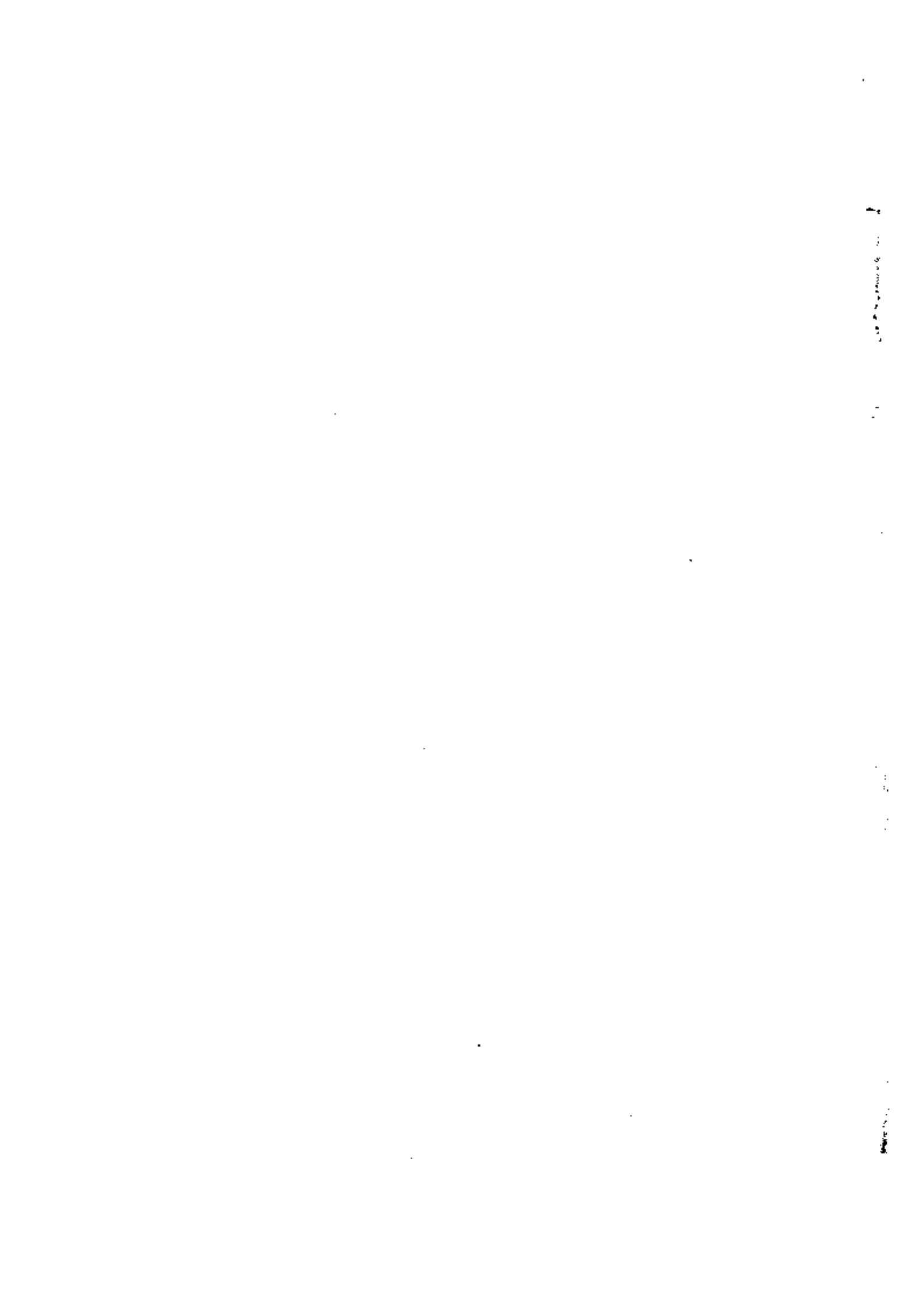
一	突厥族概述 .....	201
二	《资治通鉴》关于平定西突厥之记载 .....	212
三	平定西突厥之有关人物 .....	226
四	唐在西突厥设置之州府 .....	232
五	贾耽记往西突厥之道路 .....	234
六	玄奘、杜环记西突厥各地状况 .....	235
七	《册府元龟》记西突厥 .....	238
八	突骑施 .....	247
九	《全唐文》中有关西突厥之文书 .....	266
一〇	东罗马与西突厥之通使 .....	282
附录二	唐代西域人组成之军队考 .....	292
一	唐代西北版图概述 .....	292
二	天宝末年中亚各族状况 .....	293
三	柘羯军入唐 .....	296
四	景教僧从柘羯军入唐 .....	299
五	利用西域军队之动机 .....	303
六	西域军队东来情形 .....	303
七	回纥军及西域军之战绩 .....	305
八	第一次收复东京 .....	306
九	西域军队之行踪(附回纥军) .....	306
一〇	第二次借回纥兵 .....	308
一一	第二次收复东京前之一战有西域军 参战 .....	309

一二	戎昱《苦哉行》之分析 .....	310
一三	代宗时西域军防御吐蕃立功泾原 .....	316
一四	德宗时朱泚利用泾原军夺位 .....	320
一五	整编长安胡客入军 .....	324
一六	安西北庭沦陷后四镇北庭行营之历 代节度使 .....	325

## 第七编

### 古代中国与中亚之交通(上)





# 第一章 两汉时期中国与 中亚之交通

## 一 张骞之通使西域

### 1. 张骞第一次出使

张骞，汉中入，建元中为郎。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陇西，经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单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留骞十余岁，与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曰：“若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导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导驛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

所杀，立其太子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留岁余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单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国内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汉拜骞为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初骞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曰：

大宛<sup>(一)</sup>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扞犂、于寘。于寘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而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鬲汉道焉。……

(一) 大宛之原音，余尚未能查出。《新唐书》卷二二一下云：“宁远者，本拔汗那，或曰绂汗。元魏时谓破洛那。”《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及《北史》卷九七《西域传》

皆仅作“洛那国，故大宛国也。”《魏书·武帝纪》太延三年及五年，均书破洛那朝贡，此外并无洛那国名。故洛那上脱去破字无疑也。拔汗那及钵汗或破洛那皆为 Ferghana 之译音，今人译作费尔干那。古代原音必为拔汗那 (Perghana)。唐时回教徒改从今读，盖阿拉伯文无 P 字音也，吾人由是故认大宛为今费尔干那也。据《前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大宛国都城曰贵山城。贵山即《元史·西北地附录》之柯伤 (Kasan)，回教著作家亦谓为费尔干那之首府。

康居(一)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万人，与大宛邻国。国小，南羈事月氏，东羈事匈奴。

(一) 康居二字为译音，其原音余尚未能查得，或者由康特 (Kand = Cant) 而来。康特乃 Samarkand, Semiscant 末尾之音，犹言地方也。汉代康居即唐代之康国，一曰萨末鞬，亦曰飒秣建，元魏所谓悉万斤，实皆 Samarkand 之译音也。《辽史》卷三〇作寻思干。《元史·太祖本纪》作薛迷思干 (Semiscant)，《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撒麻儿干。《明史》作萨马儿罕。萨马儿罕城甚古，波斯袄教圣经《曾德阿维斯塔》(Zend Avesta) 中已有之，谓为俄儿麦资德 (Ormuzd) 所建，城市富庶。伊兰人称其地曰索格多 (Sogdo)，由是而希腊罗马著作家称之为索格的亚那 (Sogdiana)。阿利安 (Arrian) 之《史记》谓马期

顿亚历山大大王尝至马拉康达(Maracanda),后代学人皆信马拉康达即萨马儿罕也。费杜西(Firdusi)之《帝纪》(Shahnameh)中,常见索格多及萨马儿罕二名。依宾库达特拔(Ibn Khurdadbih)、伊恩塔克里(Istakhri)、依宾霍克尔(Ibn Haukal)等回教著作家皆记萨马儿罕为索格德(Sogd)之都城也。康居之名,传至中国甚早。而索格多之音,直至唐末,始见于段成式之《酉阳杂俎》卷十作私河条国。段成式记云:“私河条国金辽山寺中,有石罽。众僧饮食将尽,向石罽作礼,于是饮食悉具。”关于康居国古史,吾人所得知者甚少也。据司马迁《史记》,大宛当汉武帝时已为农国,植稻麦,又善酿蒲陶酒,而康居则仍在游牧时代也,国势亦不强盛,南事月氏而东事匈奴也。

奄蔡(一)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余万。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

(一) 奄蔡即元时阿兰。阿兰人亦印度日耳曼族也。

大月氏(一)在大宛西可二三百里,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故时强,轻匈奴。及冒顿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破,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一) 大月氏,突厥族也,为有史以来东方人种第一

次徙入伊兰族势力范围内者。汉文帝前元十五年，始自敦煌西徙。

大夏(一)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王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余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其东南有身毒国。(《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一)大夏即吐火罗。希腊人称其地曰拔克脱利亚(Bactria)。公元前二五〇年(秦庄襄王元年)，希腊赛流柯斯朝(Selucidae)守将梯俄多都斯(Theodotus)据其地，自立为王。至公元前一二〇年(汉武帝元狩三年)为大月氏所灭。月氏人以后征服克什弥尔、北印度等地，兵威振于一时。至第五世纪时，为嚙哒所灭。克拉勃罗德(Klaproth)及圣马丹(Vivien de Saint Martin)二人皆谓为吐火罗民族公元前一五七年(汉文帝后元七年)，居青海布隆吉尔湖(Bulungir-gol)畔，以后逐渐向西迁徙者也。余考其时，适与月氏迁徙同时，岂二而一者欤？然据司马迁《史记》，大夏似已先月氏而至妫水南者也。大夏之西迁，或在更早时期也。大夏之名，黄帝时已传至中国。而梵音 Tuhara 后魏时始至中国。《魏书·西域传》作吐呼罗。希腊名拔克脱利亚亦于后魏时传入中国。《魏书·西域传》嚙哒条作拔底延城。《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

谢颺国条：“谓自縛底野南入雪山，行四百里，得帆延。”慧超《五天竺国传》云：“从此犯引国北行二十日，至吐火罗国。王住城名为縛底耶。”縛底野与縛底耶亦皆拔克脱利亚之转音也。张骞第一次奉使至大夏时，大夏之希腊王朝尚未灭亡。然国势危殆，已岌岌不可终日。中国人与希腊人第一次接触，即在是役。

## 2. 张骞第二次出使

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国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驩，出，毋出徙，出邛夔，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氏、笮，南方闭檣、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

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sup>(一)</sup>。初，汉欲通西南夷，费多，道不通，罢之。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一）张骞第二次出使目的，因失方向，完全未达。设使当年汉武帝有锲而不舍之忍耐心，未始不可越缅甸抵印度境也。然就今代地图观之，借使此道能通大夏，而所需时日，较之北道为久也。由《史记》此节观之，张骞未奉使西域之前，身毒与中国蜀地已久有交通。所谓邛竹即方竹也，为蜀地之特产，今则移植他处者，亦往往有之。

### 3. 张骞第三次出使

是后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骞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闻乌孙<sup>(一)</sup>王号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匈奴攻杀其父，而昆莫生弃于野。乌嚙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单于怪以为神而收长之。及壮，使将兵，数有功。单于复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长守于西城。昆莫收养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数万，习攻战。单于死，昆莫乃率其众远徙，中立。不肯朝会匈奴。匈奴遣奇兵击，不胜，以为神而远之，因羁属之，不大攻。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蛮夷俗贪汉财物，今



誠以此时而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遣之他旁国。骞既至乌孙。乌孙王昆莫见汉使如单于礼。骞大惭，知蛮夷贪，乃曰：“天子致赐，王不拜则还赐。”昆莫起拜赐，其他如故。骞谕使指曰：“乌孙能东居浑邪地，则汉遣翁主为昆莫夫人。”乌孙国分，王老而远汉，未知其大小，素服属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专制。骞不得其要领。昆莫有十余子，其中子曰大祿，强，善将众，将众别居万余骑。大祿兄为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临死，谓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为太子，无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许之，卒以岑娶为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诸昆弟，将其众畔，谋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杀岑娶，予岑娶万余骑别居。而昆莫有万余骑自备，国众分为三。而其大总取属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专约于骞。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扞鞬及诸旁国。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骞还到，拜为大行，列于九卿。岁余卒。

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张骞凿空，其后使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一）乌孙在今天山北路，巴尔克什湖以东伊犁等地皆是也。张骞第三次出使，当时虽未达目的，而至宣帝时，则大收效果也。

## 二 汉武帝征大宛

初，天子发书《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而汉使者往既多，其少从率多进熟于天子，言曰：“宛有善马，在贰师城（一）。匿不肯与汉使。”天子既好宛马，闻之甘心。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宛国饶汉物，相与谋曰：“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乏食者多。汉使数百人为羣来，而常乏食，死者过半，是安能致大军乎？无奈我何。且贰师马，宛宝马也。”遂不肯予汉使。汉使怒，

妄言，椎金马而去。宛贵人怒曰：“汉使至轻我。”遣汉使去。令其东边郁成遮攻杀汉使，取其财物。于是天子大怒。诸尝使宛姚定汉等，言宛兵弱，诚以汉兵不过三千人，强弩射之，即尽虏破宛矣。天子已尝使泥野侯攻楼兰，以七百骑先至，虏其王。以定汉等言为然。而欲侯宠姬李氏，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赵始成为军正，故浩侯王恢使导军，而李哆为校尉，制军事。是岁太初元年也。……

(一) 贰师城唐时曰东曹，曰率都沙那，今乌拉塔拍(Ura-tepe)也。

贰师将军军既西过盐水，当道小国恐，各坚城守，不肯给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数日则去。比至郁成<sup>(一)</sup>，士至者不过数千，皆饥罢。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杀伤甚众。贰师将军与哆、始成等计：“至郁成尚不能举，况至其王都乎？”引兵而还。往来二岁。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使使上书，言：“道远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战，患饥，人少不足以拔宛，愿且罢兵，益发而复往。”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

(一) 郁成音与油斯肯特城(Uzghend)相近。

其夏，汉亡浞野之兵二万余于匈奴。公卿及议者皆愿罢击宛军，专力攻胡。天子已业诛宛，宛小国而不能下，则大夏之属轻汉，而宛善马绝不来。乌孙、仑头<sup>(一)</sup>易苦汉使矣，为外国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邓光等，赦囚徒材官，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骡驴橐驼以万数。多赍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传相奉伐宛，凡五十余校尉。宛王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水，于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而发天下七科适，及载糒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而拜习马者二人为执驱校尉，备破宛择取其善马云。

(一) 仑头，《汉书》作轮台，即新疆轮台县。

于是贰师后复行，兵多，而所至小国莫不迎，出食给军。至仑头，仑头不下，攻数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汉兵到者三万人。宛兵迎击汉兵，汉兵射败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贰师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诈。乃先至宛，决其水源移之，则宛固已忧困。围其城，攻之四十余日。其外城坏，虏宛贵人勇将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贵人相与谋曰：“汉所为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马而杀汉使。今杀王毋寡而出善马，汉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战而死，未晚也。”宛贵人

皆以为然，共杀其王毋寡，持其头，遣贵人使贰师。约曰：“汉毋攻我。我尽出善马，恣所取而给汉军食。即不听我，尽杀善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内，康居居外，与汉军战。汉军熟计之，何从？”是时康居候视汉兵。汉兵尚盛，不敢进。贰师与赵始成、李哆等计：“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所为来诛首恶者毋寡。毋寡头已至，如此而不许解兵，则坚守。而康居候汉罢而来救宛，破汉军必矣。”军吏皆以为然，许之约。宛乃出善马，令汉自择之，而多出食，食给汉军。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而立宛贵人之故待遇汉使善者名昧蔡，以为宛王，与盟而罢兵。终不得入中城，乃罢而引归。

初，贰师起敦煌西，以为人多。道上国不能食，乃分为数军，从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鸿臚壶充国等千余人，别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给食其军。王申生去大军二百里，侦而轻之，责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窥申生军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杀申生等。军破，数人脱亡，走贰师。贰师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闻汉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骑士缚守诣大将军。四人相谓曰：“郁成王汉国所毒，今生将去，卒失大事。”欲杀，莫敢先击。上邽骑士赵弟最少，拔剑击之，斩郁成王，赍头。

弟、桀等遂及大将军。

初，贰师后行。天子使使告乌孙，大发兵，并力击宛。乌孙发二千骑往，持两端不肯前。贰师将军之东，诸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军入献，见天子，因以为质焉。贰师之伐宛也，而军正赵始成力战，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为谋计，军入玉门者万余人，军马千余匹。贰师后行，军非乏食战死，不能多。而将吏贪，多不爱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众。天子为万里而伐宛，不录过，封广利为海西侯。又封身斩郁成王者骑士赵弟为新畴侯。军正赵始成为光禄大夫。上官桀为少府，李哆为上党太守。军官吏为九卿者三人。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余人。千石以下千余人。奋行者官过其望，以适过行者皆绌其劳。士卒赐直四万金。伐宛再反，凡四岁而得罢焉。

汉已伐宛，立昧蔡为宛王而去。岁余，宛贵人以为昧蔡善谀，使我国遇屠，乃相与杀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蝉封为宛王，而遣其子入质于汉。汉因使使赂赐以镇抚之。而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因风览以伐宛之威德。（《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武帝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次作以为歌。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一）（《史记》卷二四

《乐书》)

(一)《汉书·礼乐志》载《天马歌》与此不同：“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徕，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天马徕，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天马徕，执徐时。将摇举，谁与期？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太初四年诛宛王获宛马作。”

### 三 《拾遗记》记渠搜国等

元狩六年，渠搜国<sup>(一)</sup>献网衣一裘。帝焚于九达之道，恐后人徵求，以物奢费。烧之，烟如金石之气。(《拾遗记》卷五)

(一)渠搜即大宛也。《隋书》卷八三云：钵汗国都葱岭之西五百余里，古渠搜国也。《新唐书》卷二二一下云：宁远本拔汗那，或曰钵汗，元魏时，谓破洛那。《魏书》卷一〇二云：破洛那国(原作洛那，兹改正)故大宛国也。拔汗那或破洛那皆为今费尔干那(Ferghana)之别译。《史记·五帝本纪》也有渠廋之名，而《史记·大宛传》记载简略，择用新名而废旧名也。

天汉二年，渠搜国之西有所沦之国。<sup>(一)</sup>其俗淳和，人寿三百岁。有寿木之林，一树千寻，日月为之隐蔽。若经憩此木下，皆不死不病。或有泛海越山，来会其国，

归怀其叶者，则终身不老。其国人缀草茅为绳，结网为衣。似今之罗纨也。（《拾遗记》卷五）

（一）新淦国音与岐兰最相近。岐兰见《新唐书·大食传》，波斯北境省名，处里海西南隅，背有厄耳白斯山（Elburs）气候温和，为著名产丝之地。人寿三百，寿木之林，皆不过寓言而已。

#### 四 汉与康居之交涉

陈汤字子公，山阳瑕丘人也。小好书，博达善属文。家贫，匄食无节，不为州里所称。西至长安求官，得太官献食丞。数岁，富平侯张勃与汤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诏列侯举茂材，勃举汤。汤待迁，父死，不奔丧。司隶奏汤无循行。勃选举故不以实，坐削户二百。会薨，因赐谥曰繆侯。汤下狱论。后复以荐为郎，数求使外国。久之，迁西域副校尉，与甘延寿俱出。

先是宣帝时，匈奴乖乱，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俱遣子入侍，汉两受之。后呼韩邪单于身入称臣朝见。郅支以为呼韩邪破弱降汉，不能自还，即西收右地。会汉发兵送呼韩邪单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偃、坚昆、丁令，兼三国而都之。怨汉拥护呼韩邪而不助己，困辱汉使者江乃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献，因求侍子，愿为内附。汉议遣卫司马谷吉送之。御史



大夫贡禹、博士匡衡以为《春秋》之义，许夷狄者不一而足。今郅支单于乡化未醇，所在绝远，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还。吉上书言：“中国与夷狄有羁縻不绝之义。今既养全其子十年，德泽甚厚，空绝而不送，近从塞还，示弃捐不畜，使无乡从之心。弃前恩，立后怨，不便。议者见前江乃始无应敌之数。知勇俱困，以致耻辱。即豫为臣忧。臣幸得建强汉之节，承明圣之诏，宣谕厚恩，不宜敢桀。若怀禽兽，加无道于臣，则单于长婴大罪，必遁逃远舍，不敢近边。没一使以安百姓，国之计，臣之愿也。愿送至庭。”上以示朝者。禹复争，以为吉往，必为国取悔生事，不可许。右将军冯奉世以为可遣，上许焉。既至，郅支单于怒，竟杀吉等。自知负汉，又闻呼韩邪益强，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胁诸国。郅支数借兵击乌孙，深入至赤谷城，杀略民人，驱畜产，乌孙不敢追。西边空虚，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单于自以大国，威名尊重。又乘胜骄，不为康居王礼，怒杀康居王女及贵人、人民数百，或支解投都赖水（案：都赖似为 *daria* 之译音，即川水之义，而非水名也）中。发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岁乃已。又遣使责阖苏、大宛诸国岁遗，不敢不予。汉遣使三辈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诏。而因都护上书，言居困

厄，愿归计强汉，遣子入侍。其骄嫚如此。

建昭三年，汤与延寿出西域，汤为人沈勇有大虑，多策谋，喜奇功。每过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领外国，与延寿谋曰：“夷狄畏服大种，其天性也。西域本属匈奴，今郅支单于威名远闻，侵陵乌孙、大宛，常为康居画计，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国，北击伊列（《唐书》作伊丽，今作伊犁），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离乌弋，数年之间，城郭诸国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战伐，数取胜，久畜之必为西域患。郅支单于虽所在绝远，蛮夷无金城强弩之守，如发屯田吏士，驱从乌孙众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则无所之，守则不足自保。千载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寿亦以为然，欲奏请之。汤曰：“国家与公卿议大策，非凡所见，事必不从。”延寿犹与不听。会其久病，汤独矫制，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寿闻之惊起，欲止焉。汤怒，按剑叱延寿曰：“大众已集会，竖子欲沮众邪？”延寿遂从之。部勒行陈，益置扬威、白虎、合骑之校，汉兵胡兵合四万余人。延寿、汤上疏自劾奏，矫制陈言兵状。

即日引军分行，别为六校。其三校从南道，逾葱岭，径大宛。其三校都护自将，发温宿国，从北道入赤谷，过乌孙，涉康居界，至阾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闾将数千骑，寇赤谷城东，杀略大昆弥千余人，驱畜产甚多。

从后与汉军相及，颇寇盗后重。汤纵胡兵击之，杀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还付大昆弥，其马牛羊以给军食。又捕得抱阏贵人伊奴毒。入康居东界，令军不得为寇。间呼其贵人屠墨见之，谕以威信，与饮盟遣去。径引行，未至单于城可六十里止营。复捕得康居贵人贝色子男开牟以为导。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单于，由是具知郅支情。

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营。单于遣使问汉兵何以来。应曰：“单于上书，言居困厄，愿归计强汉。身入朝见。天子哀闵单于弃大国，屈意康居，故使都护将军来迎单于妻子，恐左右惊动，故未敢至城下。”使数往来相答报。延寿、汤因让之：“我为单于远来，而至今无名王大人见将军受事者，何单于忽大计，失客主之礼也。兵来道远，人畜罢极，食度且尽，恐无以自还，愿单于与大臣审计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赖水上，离城三里，止营傅陈。望见单于城上立五采幡织，数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余骑往来驰城下。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陈，讲习用兵。城上人更招汉军曰：“斗来！”百余骑驰赴营，营皆张弩持满指之。骑引却。颇遣吏士射城门骑步兵，骑步兵皆入。延寿、汤令军闻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围城，各有所守。穿罅塞门户，鹵楯为前，戟弩为后，仰射城中楼上人。楼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

从木城中射，颇杀伤外人。外人发薪烧木城。夜，数百骑欲出外，迎射杀之。

初，单于闻汉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为汉内应，又闻乌孙诸国兵皆发，自以无所之。郅支已出，复还曰：“不如坚守。汉兵远来，不能久攻。”单于乃被甲在楼上，诸阏氏夫人数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单于鼻，诸夫人颇死。单于下骑，传战大内。夜过半，木城穿。中人却入土城，乘城呼。时康居兵万余骑，分为十余处，四面环城，亦与相应和。夜，数奔营，不利，辄却。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钲鼓声动地。康居兵引却。汉兵四面推鹵楯，并入土城中。单于男女百余人走入大内。汉兵纵火，吏士争入。单于被创死。军候假丞杜勋斩单于首，得汉使节二及谷吉等所赍帛书，诸鹵获以畀得者。凡斩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级，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汉书》卷七〇《陈汤传》）

康居国，王冬治乐越匿地到卑阏城。去长安万二千三百里，不属都护。至越匿地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内九千一百四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万，胜兵十二万人。东至都护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与大月氏同俗，东羁事匈奴。宣帝时，匈奴乖乱，五单于并争。汉拥立呼韩邪单于，而郅支单于怨望，杀汉使者，西阻康居。其

后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发戊己校尉西域诸国兵至康居，诛灭郅支单于。语在甘延寿、陈汤传。是岁，元帝建昭三年也。

至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贡献。然自以绝远，独骄嫚，不肯与诸国相望。都护郭舜数上言：“本匈奴盛时，非以兼有乌孙、康居故也。及其称臣妾，非以失二国也。汉虽皆受其质子，然三国内相输遗，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见便则发。合不能相亲信，离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结配乌孙竟未有益，反为中国生事。然乌孙既结在前，今与匈奴俱称臣，义不可距。而康居骄黠，讫不肯拜使者。都护吏至其国，坐之乌孙诸使下，王及贵人先饮食已，乃饮啖都护吏。故为无所省，以夸旁国，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匈奴百蛮大国，今事汉甚备，闻康居不拜，且使单于有自下之意。宜归其侍子，绝勿复使，以章汉家不通无礼之国。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给使者往来人马驴橐驼食，皆苦之，空罢耗。所过送迎骄黠绝远之国，非至计也。”汉为其新通，重致远人，终羁縻而未绝。

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国，控弦者十余万人，与康居同俗，临大泽无崖，盖北海云。

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苏薺王，治苏薺城，去都护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阳关八千二十五里。二曰附墨王，

治附墨城。去都护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阳关八千二十五里。三曰窳匿王，治窳匿城，去都护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阳关七千五百二十五里。四曰罽王，治罽城，去都护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阳关八千五百五十五里。五曰奥鞬王，治奥鞬城，去都护六千九百六里，去阳关八千三百五十五里。凡五王，属康居（一）。（《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

（一）康居附属五小王所治为今代何地，可参见《新唐书》卷二二一下《康国传》。

## 五 汉与月氏之通使

大月氏国，治监氏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属都护。户十万，口四十万，胜兵十万人。东行都护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与罽宾接。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钱货，与安息同。出一封橐驼。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十余万，故强，轻匈奴。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大夏本无大君长，城邑往往置小长。民弱畏战，故月氏徙来，皆臣畜

之，共禀汉使者。有五翎侯。一曰休密翎侯，治和墨城，去都护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阳关七千八百二里。二曰双靡翎侯，治双靡城，去都护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阳关七千七百八十二里。三曰贵霜翎侯，治护澡城，去都护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阳关七千九百八十二里。四曰肸顿翎侯，治薄茅城，去都护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阳关八千二百二里。五曰高附翎侯，治高附城<sup>(一)</sup>，去都护六千四十一里，去阳关九千二百八十三里。凡五翎侯，皆属大月氏。（《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

（一）高附即迦布逻(Kabul)。

太初二年大月氏国贡双头鸡，四足一尾，鸣则俱鸣。武帝置于甘泉故馆，更以余鸡混之，得其种类，而不能鸣。谏者曰：“诗云‘牝鸡无晨’，一云‘牝鸡司晨，惟家之索’。今雄类不鸣，非吉祥也。”帝乃送还西域。行至西关，鸡反顾，望汉宫而哀鸣。故谣言曰：‘三七末世，鸡不鸣，犬不吠，宫中荆棘乱相系，当有九虎争为帝。’至王莽篡位，将军有九虎之号。其后丧乱弥多，宫掖中生蒿棘，家无鸡鸣犬吠。此鸡未至月支国，乃飞于天汉，声似鷓鴣，翱翔云里。一名暄鸡。昆暄之音相类。（《拾遗记》卷五）

征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支国王遣使献香四两，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国所有，以付

外库。又献猛兽一头，形如五六十日犬子，大似狸而色黄，命国使将入呈。帝见之，使者抱之，似犬羸细秃悴，尤怪其之非也。问使者：“此小物可弄，何谓猛兽？”使者对曰：“夫威加百禽者，不必系之以大小。是以神麟故为巨象之王，鸾凤必为大鹏之宗。百足之虫，制于螭蛇，亦不在于巨细也。臣国去此三十万里。国有常占东风入律，百旬不休，青云干吕，连月不散者，当知中国时有好道之君。我王固将贱百家而贵道儒，薄金玉而厚灵物也。故搜奇蕴而贡神香，步天林而请猛兽，乘鼃车而济弱渊，策驥足以度飞沙，契阔途遥，辛苦蹊路，于今已十三年矣。神香起天残之死疾，猛兽却百邪之魅鬼。夫此二物，实济众生之至要，助政化之升平，岂图陛下反不知真乎？是臣国占风之谬矣。今日仰鉴天姿，亦乃非有道之君也。眼多视则贪色，口多言则犯难，身多动则淫贼，心多饰则奢侈，未有用此四者，而成天下之治也。”武帝愆然不平。又问使者：“猛兽何方而伏百禽？食啖何物，膂力何比，其所生何乡耶？”使者曰：“猛兽所出，或生昆仑，或生平圃，或生聚窟，或生天路。其寿不穷，食气饮露。解人言语，仁慈忠恕。当其仁也，爱护蠢动，不犯虎豹。当其威也，一声叫发，千人伏息，牛马百物，惊断絙系，武士奄忽，失其势力。当其神也，立兴风云，吐嗽雨露，百邪迸走，蛟龙腾鹜。处于



太上之旣，役御狮子，名曰猛兽。盖神光无常，能为大禽之宗主，乃攬天之元王，辟邪之长帅者也。灵香虽少，斯更生之神丸也。疫病灾死者，将能起之，及闻气者即活也。芳又特甚，故难歇也。”于是帝使使者令猛兽发声试听之。使者乃指兽命唤一声。兽舐唇良久，忽叫如天大雷霹雳，又两目如礮礮之交光，光朗冲天，良久乃止。帝登时颠蹶，掩耳震动，不能自止。侍者及武士虎贲皆失仗伏地。诸内外牛马豕犬之属，皆绝绊离系，惊骇放荡，久许咸定。帝忌之，因以此兽付上林苑，令虎食之。于是虎闻兽来，乃相聚，屈积如死虎伏。兽入苑，径上虎头，溺虎口。去十步已来顾视虎，虎辄闭目。帝恨使者言不逊，欲收之。明日失使者及猛兽所在。遣四出寻讨，不知所止。到后元元年，长安城内病者数百，亡者大半。帝试取月支神香烧之于城内。其死未三月者皆活，芳气经三月不歇，于是信知其神物也。乃更秘录余香。后一旦又失之，检函封印如故，无复香也。帝愈懊恨，恨不礼待于使者。益贵方朔之遗语，自愧求李君之不勤，惭卫叔卿于楷庭矣。明年，帝崩于五柞宫。已亡月支国人鸟山震檀却死等香也。向使厚待使者，帝崩之时，何缘不得灵香之用耶？自合命殒矣。（《海内十洲记》）

大月氏国居蓝氏城。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东去

长史所居六千五百三十七里，去洛阳万六千三百七十里。户十万，口四十万，胜兵十余万人。初，月氏为匈奴所灭，遂迁于大夏。分共国为休密、双靡、贵霜、胘顿都密，凡五部翎侯<sup>(一)</sup>。后百余岁，贵霜翎侯丘就郤<sup>(二)</sup>攻灭四翎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sup>(三)</sup>罽宾，悉有其国。丘就郤年八十余死，子阎膏珍代为王。复灭天竺，置将一人，监领之。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

(一) 翎侯，《前汉书》卷七〇《陈汤传》作歙侯，《唐书·突厥传》及《大唐西域记》作叶护，皆突厥语 Yabgu、Shabgu 之译音，华言君长也。五翎侯地点，多不可考。丁谦《后汉书大月氏国五翎侯考》全皆武断臆说。贵霜即迦布逻(Kabul)附近之固山城(Kushan)。今代西史称大月氏人为印度西提亚(Indo-Scythians)人，(此为英文读法，若依德文，则应为印度斯吉吞人Indo-Skythen)。

(二) 丘就郤(Kujula Kadphises)为月氏名王，统一各部后，西破安息，南并高附(Kabul)，尽有阿母河流域。卒，子阎膏珍(Hima Kadphises)嗣位，遂灭罽宾，并西北两印度。疆域北逾阿母河，东逾葱岭，抵天山南路之西，与汉都护所治相接。东南逾印度河，跨印度库斯山。阎膏珍卒，子迦腻色迦(Kanishka)立(即位年代，颇多争论。学者多以为即位于公元七八年，即汉章帝建初三年，卒于

九八年，即汉和帝永元十年）。崇尚佛法，召集第四次佛教大会于札兰特拉（Dschalandhra）地方。高僧马鸣等皆赴会，定以古代梵文编订佛经，为北派佛教所宗。月氏是时实为中央亚细亚最文明之邦也。丁谦《后汉书邱就郤阎膏珍二王考》全为错误。

（三）濮达即拔克脱利亚（Bactria, Bactra）之译音，今代之巴里黑城（Balkh）也。

高附国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国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贾贩，内富于财。所属无常，天竺、罽宾、安息三国，强则得之，弱则失之，而未尝属月氏。《汉书》以为五翎侯数，非其实也。后属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 六 西域传入之植物及音乐

### 蒲陶、苜蓿

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 红蓝花（一）

马志曰：红蓝花，即红花也。生梁汉及西域。《博物志》云：张騫得种子西域，今魏地亦种之。（《本草纲目》卷一五）

（一）红蓝花（safflower）产于埃及、印度、克什弥尔等地，可以用作燕支粉，又可染丝绸，中药用之以活经血也。

### 番红花<sup>(一)</sup>

又名泊夫蓝，又名撒法郎。李时珍曰：出西番回回地面及天方国，即彼地红蓝花。元时以入食馔用。按张华《博物志》言张騫得红蓝花种于西域。则此一种，或方域地气稍有异耳。（《本草纲目》卷一五）

（一）番红花即红蓝花。

### 胡麻<sup>(一)</sup>

李时珍曰：按沈存中《笔谈》云：胡麻即今油麻，更无他说。古者中国止有大麻，其实为蕒。汉使张騫始自大宛得油麻种，故名胡麻，以别中国大麻也。寇宗奭《本草衍义》曰，胡麻诸说参错不一，止是今人脂麻，更无他义。以其种来自大宛，故名胡麻。今胡地所出者，皆肥大，其纹鹄，其色紫黑，取油亦多。《嘉祐本草》白油与此乃一物。但以色言之，比胡地之麻差淡，不全白尔。今人通呼脂麻。（《本草纲目》卷二三）

（一）胡麻又称芝麻（sesame）今代吾国各省皆

产之。

### 蚕豆(一)

李时珍曰:豆荚状如老蚕,故名。《太平御览》云:张骞使外国得胡豆种归,指此也。今蜀人呼此为胡豆,而豌豆不复名胡豆矣。(《本草纲目》卷二四)

(一) 英语曰 horse-bean or kidney bean, 植物学名辞曰 *vicia faba*。

### 葫亦名大蒜(一)

李时珍曰:孙愐《唐韵》云:张骞使西域始得大蒜、葫葵。则小蒜乃中土旧有,而大蒜出胡地,故有胡名。二蒜皆属五葷,故通可称葷。(《本草纲目》卷二六)

(一) 英语曰 chive, 植物学名辞曰 *allium scorodoprasum*。

### 胡葵,亦名香葵,又名荳葵(一)

李时珍曰:葵,许氏《说文》作蓂,云薑属,可以香口也。其茎柔叶细,而根多须。缓缓然也。张骞使西域始得种归,故名胡葵,今俗呼为荳葵。荳乃茎叶布散之貌。俗作芫花之芫非矣。(《本草纲目》卷二六)

(一) 今代英语称之为 *coriander*, 植物学名辞曰 *coriandrum sativum*。

### 苜蓿(一)

李时珍曰:杂记言苜蓿原出大宛,汉使张骞带归中

国。然今处田野有之，陕陇人亦有种者。年年自生，刈苗作蔬，一年可三刈。二月生苗，一科数十茎，茎颇似灰藿，一枝三叶。叶似决明叶，而小如指顶，绿色碧艳。入夏及秋，开细黄花，结小荚，圆扁旋转，有刺，数荚累累。老则黑色，内有米如稔米，可为饭，亦可酿酒。（《本草纲目》卷二八）

（一）《史记·大宛传》亦言汉使取苜蓿、蒲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离宫别观旁极望。唯未指定为张骞带来也。苜蓿蒲陶皆译音，今代里海附近土人，尚称苜蓿曰“白蓿”（buso），伊兰族方言也，今代英语曰Alfalfa。

#### 胡瓜亦名黄瓜（一）

李时珍曰：张骞使西域得种，故名胡瓜。按杜宝《拾遗录》云：隋大业四年，避讳改胡瓜为黄瓜。陈藏器谓北人避石勒讳改呼黄瓜，至今因之。则与杜氏之说微异矣。（《本草纲目》卷二八）

（一）今代英语称黄瓜曰克喀伯尔（cucumber），植物学名辞曰 *cucumis sativus*。阿布曼肃尔（Abu Mansur）称黄瓜曰吉塔（qitta）。阿拉伯及波斯人称之曰锡雅儿（xiyar）。呼罗珊人曰喀汪打（kawanda）。

#### 安石榴（一）

李时珍曰：榴者瘤也，丹实垂之如赘瘤也。《博物

志》云：汉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故名安石榴。（《本草纲目》卷三〇）

（一）今代英语称石榴曰婆梅格拉内忒（pomegranate），植物学名辞曰 *punica granatum*。石榴产于波斯曲儿忒斯坦（Persian Kurdistan），俾鲁芝及阿富汗诸地。喀非儿斯坦（Kafirstan，在帕米尔南）产白石榴，其实明亮如晶。萨马儿罕及俱战提（Khojand）产者亦佳。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十，记大食勿斯离国石榴重五六斤。陆机《与弟云书》首载石榴。贾思勰《齐民要术》亦转载之。唐封演《封氏闻见录》亦载张骞得石榴及苜蓿种子以归。法显《佛国记》载：“自葱岭已前，草木果实皆异。唯竹及安石榴、甘蔗三物与汉地同耳。”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二记印度植物云：“石榴柑橘，诸国皆树。”唐宣宗时，阿拉伯商人苏烈曼之《印度中国闻见录》亦记印度各地盛产石榴。拔都他记印度石榴，每年结果两次。马尔低甫群岛（Maldive Islands）所产者，尤美也。迦布逻产无子石榴，尝以贡献莫卧儿朝阿克巴（Akbar）皇帝。涂林，为梵语 *darim* 之译音。梵语此字或借自伊兰语也。安国今之布哈拉（Bokhara），石国今之塔什干（Tashkend），两国皆见《唐书》。安石国亦可为安息国之别译也。

### 胡桃亦名核桃（一）

苏颂曰：此果本出羌胡。汉时张骞使西域始得种还，植之秦中，渐及东土，故名之。（《本草纲目》卷三〇）

(一) 胡桃, 英名曰 *walnut*, 植物学名辞曰 *juglans regia*。为波斯特产, 由波斯而东传至印度中国, 西传至希腊罗马。由罗马而移植高里 (*Gallia*, 法国古名) 及日耳曼 (*Germania*) 等地。法云《翻译名义集》谓梵语称胡桃曰播罗师, 而实则即波刺斯 (*Parsa*) 之讹音, 以地名为物名也。

### 葡萄(一)

李时珍曰: 葡萄,《汉书》作蒲桃, 可以造酒。人酹饮之则陶然而醉, 故有是名。其圆名草龙珠, 长者名马乳葡萄。白者名水晶葡萄。黑者名紫葡萄。《汉书》言张骞使西域还, 始得此种。而《神农本草》已有葡萄, 则汉前陇西旧有, 但未入关耳。(《本草纲目》卷三三)

(一) 葡萄今代英名曰 *grape-vine*, 植物学名辞曰 *vitis vinifera*。拖玛歇克 (*Tomaschek*)、荆斯密尔 (*T. Kingsmill*) 及夏德 (*Hirth*) 皆谓葡萄为希腊文 *batrus* 之译音。劳费尔 (*B. Laufer*) 谓为伊兰语 *budawa* 之译音。未知孰是。葡萄为伊兰北境及中央亚细亚之特产, 由该处而移植四方。司马迁《史记·大宛传》亦言汉使自大宛取葡萄实来。希腊人及罗马人移植之西方, 由罗马而更西移至高里及莱茵河 (*Rhine*) 流域也。

### 酒杯藤

酒杯藤出西域, 藤大如臂, 叶似葛花, 实如梧桐实,



花坚皆可酌酒。自有文章，暎彻可爱。实大如指，味如豆蔻，香美消酒。土人提酒，来至藤下，摘花酌酒，仍以实销醒。国人宝之，不传中土。张骞出大宛得之。事出《张骞出关志》。（崔豹《古今注》）

### 胡萝卜

有黄红二种，甘甜堪食，可生可熟。昔人题云：“不是张骞通异域，安能佳种自西来。”（一）盖出西域故云。（乾隆重修《肃州新志》）

（一）《本草纲目》记张骞移植中土之植物共十种，而见之《史记》仅苜蓿、葡萄而已。自西域携带植物种子，归来中土，原非难事。汉武帝时遣往西域之使者极多，皆可带来种实，不必为张骞也。而后代著作家皆归功于张骞者，仅因张骞最负盛名而已。

### 张骞传入中国之音乐。

横吹，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军。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具存。世用者，黄鹤、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华子、赤之阳、望行人等十曲。（崔豹《古今注》）

张骞输入横吹外，汉时尚有其他胡乐，输入中国。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四四，转录《续汉书》曰：“灵帝好胡服，

作胡箜篌。”又转录《释名》曰：“琵琶本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琵，引却曰琶，因以为名。”又转录《风俗通》曰：“谨按，琵琶近出，乐家所作，不知谁作也。长三尺五寸，法天地人与五行也。又四弦象四时也。”《风俗通》，汉汝南应劭撰。其中已有琵琶之名，是汉时已输入中国。近有人谓输自阿拉伯。中法汉学研究所出版之《风俗通义》，“不知谁作也”一句下尚有“以手批把，因以为名。”

## 七 月氏人传布佛教于中国（汉以后附）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一）。（《三国志》卷三。《魏书》引《魏略·西戎传》）

（一）此为中国正史上第一次记载佛经传入中国及中国人学佛法。

支娄迦谶亦直云支谶，本月支人。操行纯深，性度开敏，禀持法戒，以精勤著称。讽诵群经，志存宣法。汉灵帝时，游于洛阳（一）。以光和、中平之间，传译梵文。出《般若道行》、《般若舟》、《首楞严》等三经。又有《阿閼世王》、《宝积》等十余部经，岁久无录。安公（道安）校定古今，精寻文体，云似谶所出。凡此诸经，皆审得本旨，了不加饰，可谓善宣法要，弘道之士也。后不知所终。

时有天竺沙门竺佛朔，亦以汉灵之时，赍《道行经》来适洛阳，即转梵为汉，译人时滞，虽有失旨，然弃文存质，深得经意。朔又以光和二年，于洛阳出《般舟三昧》，讖为传言。河南洛阳孟福、张莲笔受。（《高僧传》初集卷一）

（一）据《佛祖统纪》卷三五，支讖以汉桓帝建和元年  
至洛阳，竺佛朔以灵帝光和三年至洛阳。

支曜（一）……以汉灵、献之间，有慧学之誉，驰于京洛。曜译《成具定意经》及《小本起》等。（《高僧传》初集卷一《支讖传》）

（一）支曜之国籍未著，然详审《高僧传》，凡月支人来中国传布佛教者，大抵以支为姓。由是吾人可以毅然断定支曜为月支国即月氏国人也。

支谦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来游汉境。初，汉桓、灵之世，有支讖译出众经。有支亮字纪明，资学于讖，谦又受业于亮，博览经籍，莫不精究。世间伎艺，多所综习。遍学异书，通六国语。其为人细长黑瘦，眼多白而睛黄，时人为之语曰：“支郎眼中黄，形躯虽细是智囊。”汉献末乱，避地（一）于吴。孙权闻其才慧，召见悦之，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与韦曜诸人共尽匡益。但生自外域，故《吴志》不载。谦以大教虽行，而经多梵文，未尽翻译，已妙善方言，乃收集众本，译为汉语。从吴黄武元年至建兴中，所出《维摩》、《大般泥洹》、《法

句》、《瑞应本起》等四十九经，曲得圣义，辞旨文雅。又从《无量寿》中本起，制菩萨、连句、梵唄三契。并注《了本生死经》等，皆行于世。（《高僧传》初集卷一《康僧会传》）

（一）《佛祖统纪》卷三五，谓黄初五年，月氏国优婆塞支谦来洛阳，后避地归吴。

竺昙摩罗刹，此云法护，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燉煌郡<sup>（一）</sup>。年八岁出家，事外国沙门竺高座为师。诵经日万言，过目则能。天性纯懿，操行精苦，笃志好学，万里寻师。是以博览六经，游心七籍，虽世务毁誉，未尝介抱。是时晋武之世，寺庙图像，虽崇京邑。而方等深经，蕴在葱外。护乃慨然发愤，志弘大道，遂随师至西域，游历诸国。外国异言三十六种，书亦如之，护皆遍学。贯综诂训、音义、字体，无不备识。遂大赍梵经，还归中夏。自燉煌至长安，沿路传译，写为晋文。所获《贤劫》、《正法》、《华光赞》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务，唯以弘通为业，终身写译，劳不告倦。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护以晋武之末，隐居深山。山有清涧，恒取澡漱。后有采薪者移其水侧，俄顷而燥。护乃徘徊叹曰：“人之无德，遂使清泉辍流。水若永竭，真无以自给，正当移去耳。”言讫而泉流满涧，其幽诚所感如此。故支遁为之像赞云：“护公澄寂，道德渊美。微令穹谷，枯泉漱水。邈矣护公，天挺弘懿。濯足流沙，

倾拔玄致。”后立寺于长安青门外，精勤行道，于是德化遐布，声盖四远，僧徒数千，咸所宗事。及晋惠西奔，关中扰乱，百姓流移，护与门徒，避地东下，至灑池遘疾而卒，春秋七十有八。……时有清信士聂承远，明解有才，笃志务法。护公出经，多参正文句。《超日明经》初译，颇多烦重。承远删正文偈。今行二卷，其所详定，类皆如此。承远有子道真，亦善梵学。此君父子，比辞雅便，无累于古。又有竺法首、陈士伦、孙伯虎、虞世雅等，皆共承护旨，执笔详校。安公云：护公所出，若审得此公手目，纲领必正。凡所译经，虽不辩妙婉显，而宏达欣畅，特善无生。依慧不文，朴则近本，其见称若此。护世居燉煌，死而化道周洽。时人咸谓燉煌菩萨也。（《高僧传》初集卷一）

（一）法护世居燉煌郡，似为小月氏之苗裔，而非西迁阿母河流域之大月氏。以今代地理区域言之，其人乃华人而非外国人也。少时笃志好学，博览六经。壮乃随师至西域游历诸国，遍习异言三十六种，大赍梵经还归中夏，终身写译，劳不告倦，盖亦法显、玄奘之先导也。

昙摩难提此云法喜，兜佉勒<sup>(一)</sup>人。韶年离俗，聪慧夙成，研讽经典，以专精致业。遍观三藏，闇诵《增一阿含经》。博识洽闻，靡所不综。是以国内远近，咸共推服。少而观方，遍涉诸国。常谓弘法之体，宜宣布未

闻。故远冒流沙，怀宝东入。以苻氏建元中，至于长安。难提学业既优，道声甚盛。苻坚深见礼接。先是中土群经，未有《四含》。坚臣武威太守赵正，欲请出经。时慕容冲已叛，起兵击坚，关中扰动。正慕法情深，忘身为道，乃请安公等于长安城中，集义学僧，请难提译出《中增一二阿含》，并先所出《毗昙心三法度》等，凡一百六卷。佛念传译，惠嵩笔受。自夏迄春，绵涉两载，文字方具。及姚萇寇逼关内，人情危阻。难提乃辞还西域，不知所终。（《高僧传》初集卷一）

（一）兜佉勒即梵语 Tokhara, Tuhara 之译音。《魏书》作吐呼罗，《唐书》作吐火罗，玄奘《西域记》作睹货罗，古之大夏也。《高僧传》此节，为梵语最初之正确汉译。大夏，汉初即臣服于月氏，故昙摩难提虽为兜佉勒人，而亦可列之月氏人中也。

## 八 康居人传布佛教于中国(汉以后附)

又有沙门康巨、康孟详(一)等，并以汉灵、献之间，有慧学之誉，驰于京洛。……巨译《问地狱事经》。并言直理旨，不加润饰。孟详译《中本起》及《修行本起》。先是沙门昙果于迦维罗卫国得梵本，孟详共竺大力译为汉文。安公云：孟详所出，奕奕流便，足腾玄趣也。（《高

僧传》初集卷一《支娄迦讖传》)

(一) 康巨及康孟详二人籍贯,并未注明。然详考《高僧传》康居国人来中国传教者,大抵以康为姓。巨及孟详二人,断定为康居国人,可不致误也。

时又有外国沙门康僧铠(一)者,亦以嘉平之末,来至洛阳,译出《郁伽长者》等四部经。(《高僧传》初集卷一《昙柯迦罗传》)

(一)《佛祖统纪》卷三五,嘉平四年,中天竺沙门康僧铠至洛阳译《无量寿经》,如是则康僧铠乃印度人而非康居人也。惟《佛祖统纪》成于南宋之末,后于《梁高僧传》七百五十余年。梁时已无确实调查,而《佛祖统纪》称之为中天竺人,诚不知其何所据也,故暂置此。

康僧会(一),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阯。会年十余岁,二亲并亡。以至性奉孝,服毕出家,励行甚峻。为人弘雅,有识量。笃志好学。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天文图纬,多所综涉。辨于枢机,颇属文翰。时孙权已制江左,而佛教未行。……时吴地初染大法,风化未全。僧会欲使道振江左,兴立图寺,乃杖锡东游。以吴赤乌十年,初达建业。营立茅茨,设像行道。时国以初见沙门,睹形未及其道,疑为矫异。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称沙门,容服非恒,事应检察。”权曰:“昔汉明梦神,号称为佛。彼之所事,岂其遗风耶?”即

召会诘问，有何灵验。会曰：“如来迁迹，忽逾千载，遗骨舍利，神曜无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万四千，夫塔寺之兴，以表遗化也。”权以为夸诞。乃谓会曰：“若能得舍利，当为造塔。如其虚妄，国有常刑。”会请期七日。乃谓其属曰：“法之兴废，在此一举。今不至诚，后将何及。”乃共洁斋静室，以铜瓶加几，烧香礼请。七日期毕，寂然无应。求申二七，亦复如之。权曰：“此实欺诳。”将欲加罪。会更请三七，权又特听。会谓法属曰：“宣尼有言，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法灵应降，而吾等无感，何假王宪，当以誓死为期耳。”三七日暮，犹无所见，莫不震惧。既入五更，忽闻瓶中铿然有声，会自往视，果获舍利。明旦呈权，举朝集观，五色光炎，照耀瓶上。权自手执瓶，泻于铜盘。舍利所冲，盘即破碎。权大肃然，惊起而曰：“希有之瑞也。”会进而言曰：“舍利威神，岂直光相而已。乃劫烧之火不能焚，金刚之杵不能碎。”权命令试之。会更誓曰：“法云方被，苍生仰泽。愿更垂神迹，以广示威灵。”乃置舍利于铁砧碓上，使力者击之。于是砧碓俱陷，舍利无损，权大叹服，即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因名其地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兴。……会于建初寺译出众经。所谓《阿难念弥陀经》、《镜面王》、《察微王》、《梵皇经》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杂譬喻》等。并妙得经体，文义允



正。又传泥洹呗声，清靡哀亮，一代模式。又注《安般守意》《法镜》、《道树》等三经，并制经序，辞趣雅便，义旨微密，并见于世。至吴天纪四年四月，皓降晋。九月，会遘疾而终，是岁晋武太康元年也。（《高僧传》初集卷一）

（一）康僧会对于中国东南部佛教之传布，可谓为第一功人。佛教大师多精闲幻术。僧会之求舍利，以惑孙权，犹之后代佛图澄之于石勒，丹巴之于元世祖也。康僧会为康居人，而其来至中国，则经由海道也。

康僧渊本西域人（一），生于长安。貌虽梵人，语实中国。容止详正，志业弘深。诵《放光》、《道行》、《二般若》，即大小品也。晋成之世，与康法畅、支敏度等俱过江。畅亦有才思，善为往复，著《人物始义论》等。畅常执麈尾行，每值名宾，辄清谈尽日。庾元规谓畅曰：“此麈尾何以常在？”畅曰：“廉者不取，贪者不与，故得常在也。”敏度亦聪哲有誉，著传《译经录》，今行于世。渊虽德愈畅度，而别以清约自处。常乞匄自资，人未之识。后因分卫之次，遇陈郡殷浩。浩始问佛经深远之理，却辩俗书性情之义。自昼至曛，浩不能屈，由是改观。琅琊王茂弘以鼻高眼深戏之。渊曰：“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时人以为名答。后于豫章山立寺，去邑数十里，带

江傍岭，松竹郁茂，名僧胜达，响附成群，常以持心梵经，空理幽远，故偏加讲说。尚学之徒，往还填委。后卒于寺焉。（《高僧传》初集卷四）

（一）康僧渊传仅言为西域人。以前例推之，必籍康居，可无疑也。鼻高眼深，尤为伊兰民族或阿利安民族之证据也。

沙门宝意，梵言阿那摩低，本姓康，康居人，世居天竺。以宋孝武孝建中，来止京师瓦官禅房。恒于寺中树下坐禅，又晓经律，时人亦号三藏。常转侧数百贝子，立知凶吉。善能神咒，以香涂掌，亦见人往事。宋世祖施其一铜唾壶，高二尺许，常在床前。忽有人窃之，意以坐席一领，空卷之，咒上数遍，经于三夕，唾壶还在席中，莫测其然。于是四远道俗，咸敬而异焉。齐文惠、文宣及梁太祖并敬以师礼焉。永明末，卒于所住。（《高僧传》初集卷三《求那跋陀罗传》）

释昙诃姓康，其先康居人。汉灵帝时移附中国。献帝末乱，移止吴兴<sup>(一)</sup>。诃父彤，尝为冀州别驾。母黄氏，昼寝，梦见一僧呼黄为母，寄一麀尾，并铁镂书镇二枚。眠觉，见两物具存，因而怀孕，生诃。诃年五岁，母以麀尾等示之。诃曰：“秦王所饷。”母曰：“汝置何处。”答云：“不忆。”至年十岁出家。学不从师，悟自天发。后随父之樊、邓，遇见关中僧髻道人，忽唤髻名。髻曰：“童

子何以呼宿老名？”谛曰：“向者忽言阿上是谛沙弥，为众僧采菜，被野猪所伤。不觉失声耳。”瓘经为弘觉法师弟子，为僧采菜，被野猪所伤。瓘初不忆此，乃诣谛父。谛父具说本末，并示书镇麈尾等。瓘乃悟而泣曰：“即先师弘觉法师也。师经为姚萇讲《法华》，贫道为都讲。姚萇饷师二物，今遂在此。追计弘觉舍命，正是寄物之日。复忆采菜之事，弥深悲仰。”谛后游览经籍，过目斯记。晚入吴虎丘寺讲《礼》、《易》、《春秋》各七遍，《法华》、《小品》、《维摩》各十五遍。又善属文翰，集有六卷，亦行于世。性爱林泉，后迁吴兴，入故章昆山，闲居涧饮二十余载。以宋元嘉末卒于山，春秋六十余。（《高僧传》初集卷七）

（一）康居人入居中国，多以康为姓。由汉末至今，子孙繁衍。今代中国南北，以康为姓者，亦正多矣。岂皆康居人之苗裔欤？县谛文集今已佚。

邵硕者，本康居国人。大口丑目，状如狂，小儿得侮慢。时时从酒徒入肆酣饮。后为沙门，号硕公。与志（宝志大士）最善，出入经行，不问夜旦，意欲为之则去。游益州诸县，皆以滑稽言事，能发人欢笑，因劝以善，家家喜之。将亡，谓沙门法进曰：“愿露骸松下，然两脚须著屐。”进诺之。已而化，舁其尸露之。明日往视，失所在。俄有自郫县来者曰：“昨日见硕公着一屐

行市中，曰为我语进公：‘小儿见欺，止与我隻履。’进惊问沙弥。答曰：‘异尸时一履堕，行急不及系也（一）。’”

（《佛祖历代通载》卷九）

（一）此为元魏献文帝天安丁未年（四六七）事。

释慧明姓康，康居人，祖世避地于东吴（一）。明少出家，止章安东寺。齐建元中与沙门共登赤城山石室。见猷公尸骸不朽，而禅室荒芜，高踪不继。乃雇人开剪，更立堂室，造卧佛并猷公像。于是栖心禅诵，毕命枯槁。后于定中见一女神，自称吕姥，云常加护卫。或时有白猿、白鹿、白蛇、白虎，游戏阶前，驯伏宛转，不令人畏。齐竟陵文宣王闻风祇挹，频遣三使殷勤敦请，乃暂出京师。到第，文宣敬以师礼。少时辞还山，苦留不止。于是资给发遣。以建武之末卒于山中，春秋七十。（《高僧传》初集卷一一）

（一）慧明始祖似亦东汉时来中国，逢汉末之乱，避地江左者也。

释道仙一名僧仙，本康居国人，以游贾为业。梁周之际，往来吴蜀，江海上下，集积珠宝，故其所获贖货，乃满两船。时或计者云，直钱数十万贯。既怀宝填委，贪附弥深，唯恨不多，取验吞海，行贾达于梓州新城郡牛头山。值僧达禅师说法曰：“生死长久，无爱不离。自

身尚尔，况复财物。”仙初闻之，欣勇内发。深思惟曰：“吾于生多贪，志慕积聚。向闻正法，此说极乎。若失若离，要必当尔。不如沉宝江中，出家离著，索然无扰，岂不乐哉！”即沉一船深江之中。又欲更沉，众共止之，令修福业。仙曰：“终为纷扰，劳苦自他。”即又沉之，便辞妻子。又见达房，凝水滉漾，知入定信心更重，投灌口山竹林寺而出家焉。初落发日，对众誓曰：“不得道者，不出此山。”即迴绝人踪，结宇岩曲。禅学之侣，相次屯焉。每览经卷，始开见佛在某处，无不哽咽：“我何不值，但见遗文。”而仙挺卓不群，野栖禽狩。或有造问学方者，皆答对善权，冥符正则。自初入定，一坐则以四五日为恒准。客到其门，潜然即觉，起共接晤。若无人往，端坐静室，寂若虚空。有时預告，明当有客至，或及百千，皆如其说，曾无欠长。梁始兴王澹，褰帷三蜀，礼以师敬，携至陕服沮曲。以天监十六年至青溪山，有终焉志也。便薙草止容绳床。于是道馆崇敞，巾褐纷盛，屡相呵斥，甚寄忧心焉。仙乃宴如，曾无屑意。一夕道士忽见东冈火发，恐野火焚害仙也，各执水器来救。见仙方坐大火，猛焰洞然，咸叹火光神德。道士李学祖等，舍田造像，寺塔欵成，远近归信，十室而九。州刺史鄱阳王恢，躬礼受法。天监末，始兴王冥感，于梁泰寺造四天王。每六斋晨，常设净供。仙后赴会，四王顶

上放五色光。仙所执炉，自然烟发。太尉陆法和昔微贱日，数载在山，供仙给使。僧有肆责者，仙曰：“此乃三台贵公，何缘骂辱？”时不测其后贵也。和果遂升袞服。仙或劳疾，见缥衣童子，从青溪水出，碗盛妙药，跪而进服，无几便愈。居山二十八年，复游井络，化道大行。时遭酷旱，百姓请祈。仙即往龙穴，以杖扣门，数曰：“众生忧苦，何为嗜睡如此？”语已，登即玄云四合，大雨滂注。民赖斯泽，咸来祷赛，饮若天神。有须舍利，即为祈请。应念即至，如其所须。隋蜀王秀作镇岷络。有闻王者，寻遣追召，全不承命。王勃然动色，亲领兵仗，往彼擒之。必若固踪，可即加刃。仙闻兵至，都无畏惧。索僧伽梨，被已端坐念佛。王达山足，忽云雨杂流，雹雪崩下，水涌满川，藏军无计。事既窘迫，乃遥归忏礼。因又天明雨霁，山路清夷，得至仙所，王躬尽敬。便为说法，重发信心。乃邀还成都之静众寺，厚礼崇仰，举郭恭敬，号为仙阁梨焉。开皇年中，返于山寺。道路自净，山神前扫。一夜客僧止房，仙往曳出，房因即倒。年百余岁，端坐而卒，乃葬彼山。益州今犹有木景白叠尚存，云是圣人仙阁梨许。（《高僧传》二集卷三四）

（一）案道仙被僧伽梨，端坐念佛，云雨杂流，雹雪崩下，水涌满川，蜀王之兵遂窘，乃全为幻术。此类幻术，可

参观《马哥李罗游记》卷一第三十一章附注二。

释智嶷姓康，本康居王胤也。国难东归，魏封于襄阳，因累居之，十余世矣。七岁初学，寻文究竟。无师自悟，敬重佛宗。虽昼拥俗缘，令依学侣，而夜私诵《法华》，竟文纯熟，二亲初不知也。十三拜辞，即蒙剃落。更谕大部，情用弥著。二十有四，方受具足。携帙洛滨，依承慧远。传业《十地》及以《涅槃》，皆可敷导。后入关中，住静法寺。仁寿置塔，敕召送舍利于瓜州崇敬寺。初达定基，黄龙出现于州侧大池，牙角身尾，合境通瞩，具表上闻。嶷住寺多年，常思定慧。非大要事，不出户庭，故往参候，罕睹其面。末以年事高迈，励业弥崇，寺任众务，并悉推谢。唐初卒也，年七十余矣。（《高僧传》二集卷三六）

（一）汉魏之际，康居国人多迁移中国，惜各种文字中，皆无详细记载也。

释明达姓康氏，其先康居人也。童稚出家，严持斋戒。初受十戒，便护五根。年及具足，行业弥峻。胁不著席，日无再饭。外仪轨则，内树道因。广济为怀，游行在务。以梁天监初，来自西戎，至于益部。时巴峡蛮夷，鼓行抄劫。州郡徵兵，克期诛讨。达愍其将苦，志存拯拔。独行诣贼，登其堡垒。慰喻招引，未狎其情。俄而风雨晦冥，雷霆震击。群贼惊骇，恻尔求哀。达乃

教具千灯，祈诚三宝。营办始就，昏霾立霁，山泽通气，天地开朗。翕然望国，并从王化。樛负排藪，獼兽前趋者，其徒充泽。遂使江路肃清，往还无阻，兵威不设，而万里坦然，达之力也。后因行役中，路逢有人缚狨在地，声作人语曰：“愿上圣救我。”达即解衣，赎而放之。尝于夜中索水洗脚，弟子如言，而泥竟不脱。重以汤洗，如前不去，乃自以水灌之。其脚便净。达曰：“此鱼膏也。”更莫测其所从。行至梓州牛头山，欲构浮图及以精舍，不访材石，直觅匠工，道俗莫不怪其言也。于时三月水竭，即下求木。乃于水中得一长材，正堪剝柱，长短合度，金用欣然，仍引而竖焉。至四月中，涪水大溢。木流翳江，自泊村岸，都无溜者。达率合皂素通皆接取，从横山积，创修堂宇，架塔九层。远近并力，一时缮造，役不逾时，歎然成就。而躬袭三衣，并是粗布，破便治补，寒暑无革。有时在定，据于绳床，赫热火起，众往扑灭，唯觉清凉。有沙门僧救者，积患挛臂，来从乞瘥。达便授杖令行，不移晷景，骤步而返。斯阴德显济，功不可识，其例甚矣。又布萨时，身先众坐。因有偷者穿墙负物，既出在外，迷闷方所，还来投寺，遂喻而遣之。故达化行楚蜀，德服如风之偃仆也。故使三蜀氓流，或执炉请供者，或散华布衣者，或舍俗归忏者，或剪落从法者，日积岁计，又不可纪。以天监十五年，随



始兴王还荆州。冬十二月，终于江陵，春秋五十有五。达形长八尺，容式伟然。敷宏律训，及以讲诵，乍讽俗书，用悟昏识。铨序罪福，无待重寻。故详略而传矣。（《高僧传》二集卷三九）

##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隋时期 中国与中亚之交通

### 一 三国

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三国志》卷三〇《魏书》）

北新道（一）西行，至东且弥国、西且弥国、单桓国、毕陆国、蒲陆国、乌贪国（二），皆并属车师后部王。王治于赖城（三）。魏赐其王壹多杂守魏侍中，号大都尉，受魏王印。转西北，则乌孙、康居，本国无增损也。北乌伊别国在康居北。又有柳国，又有岩国，又有奄蔡国（四）一名阿兰。皆与康居同俗。西与大秦，东南与康居接。其国多名貂，畜牧逐水草，临大泽。故时羁属康居，今不属也。呼得国在葱岭北，乌孙西北，康居东北，胜兵万余人。随畜牧，出好马，有貂。坚昆（五）国在康居西北，胜兵三万人，随畜牧，亦多貂，有好马。丁令国（六）在康居北，胜兵六万人，随畜牧，出名鼠皮，白昆子、

青昆子皮。此上三国，坚昆中央，俱去匈奴单于庭安习水七千里，南去车师六国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或以为此丁令即匈奴北丁令也，而北丁令在乌孙西，似其种别也。……短人国(七)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长三尺，人众甚多，去奄蔡诸国甚远。康居长老传闻，常有商度此国，去康居可万余里。(《三国志》卷三〇《魏书》引《魏略·西戎传》)

(一) 汉时，从燉煌玉门关入西域有二道。三国时，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即所谓北新道也。

(二) 东且弥国、西且弥国、单桓国、毕陆国、蒲陆国、乌贪国皆在我国新疆境内。

(三) 于赖城不可考。

(四) 岩国、奄蔡皆见《后汉书》。

(五) 坚昆，唐曰结骨，曰黠戛斯。元时曰吉利吉思。英文曰 Kirghiz。其人种今代仍散处于里海之东北及我国新疆等地，与《魏略》所言相同。

(六) 丁令在今俄比河(Obi)上流。

(七) 短人国去康居可万余里，吾意在今欧洲俄国北境矣。

## 二 晋

大宛西去洛阳万三千三百五十里，南至大月氏，北接康居，大小七十余城。土宜稻麦，有葡萄酒，多善马，马汗血。其人皆深目多须。其俗娶妇，先以金同心指环为聘，又以三婢试之，不男者绝婚。奸淫有子，皆卑其母。与人马乘，不调坠死者，马主出敛具。善市贾，争分铢之利。得中国金银，辄为器物，不用为币也。太康六年，武帝遣使杨颢拜其王蓝庚为大宛王。蓝庚卒，其子摩之立，遣使贡汗血马。（《晋书》卷九七）

康居国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与粟弋、伊列邻接。其王居苏薤城。风俗及人貌、衣服，略同大宛。地和暖，饶桐、柳、蒲萄，多牛羊，出好马。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献善马。（《晋书》卷九七）

先是，梁熙遣使西域，称扬坚之威德，并以缯彩赐诸国王，于是朝献者十有余国。大宛献天马千里驹，皆汗血，朱鬣、五色、凤膺、麟身，及诸珍异五百余种。坚曰：“吾思汉文之返千里马，咨嗟美咏。今所献马，其悉返之。庶克念前王，仿佛古人矣。”乃命群臣作《止马诗》而遣之，示无欲也。其下以为盛德之事，远同汉文。于是献诗者四百余人（一）。（《晋书》卷一一三《苻坚传上》）

(一) 此晋孝武帝太元三年,公元三七八年事也。

鄯善王、车师前部王来朝,大宛献汗血马,肃慎贡楛矢,天竺献火浣布,康居、于阗及海东诸国,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贡其方物(一)。(《晋书》卷一一三《苻坚传上》)

(一) 此晋孝武帝太元六年事也。

### 三 北魏

悉万斤国(一),都悉万斤城,在迷密西,去代一万二千七百二十里。其国南有山,名伽色那山,出师子。每使朝贡。

(一)《新唐书·西域传》康国条,悉万斤亦曰萨末鞬,亦曰飒秣建,皆为撒马儿罕(Samarkand)之译音。悉万斤古代读音,亦同萨末鞬。伽色那即 Ghazna 之译音。《诸蕃志》作吉慈尼,《元史·西北地附录》作哥疾宁。

忸密国(一),都忸密城,在悉万斤西,去代二万二千八百二十八里。

(一)《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云,安者,一曰布谿,又曰捕喝,元魏谓忸密。即今代之布哈拉(Bokhara)。布哈拉距撒马儿罕不远,而《魏书》及《北史》谓其距代二万二千八百二十八里,较之悉万斤去代多万余里,

故吾意书中必有误刊。二万二千八百二十八里或为一万二千八百二十八里，似稍近确情也。

洛那国<sup>(一)</sup>，故大宛国也。都贵山城，在疏勒西北，去代万四千四百五十里。太和三年，遣使献汗血马。自此每使朝贡。

(一) 洛那当作破洛那。考《太武帝纪》太延三年及五年，均书破洛那朝贡。此外无所谓洛那者。故此方洛那上必脱去破字无疑。《新唐书·西域传》，宁远本拔汗那，或曰钹汗，元魏谓之破洛那，皆为 Ferghana 之译音。今代地图上多译作费尔干那。

粟特国<sup>(一)</sup>，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sup>(二)</sup>已三世矣。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自后无使朝献。

(一) 粟特似为俄粟特 (Ossethi) 之讹音，略去其首音俄字也。俄粟特民族今代仍居高加索山系间，即古代阿兰 (Alans) 或阿思 (As) 人之苗裔。粟特不可与索格多 (Sogdo) 相混。索格多乃伊兰人称康居也。阿兰人亦印度日耳曼系，至元时，来居中国者甚众，留名《元史》者不一其人。所谓大泽，即里海也。阿兰族详情，可参观第一册《中国与欧洲之交通》。

(二) 忽倪,夏德 (F.Hirth) 谓即匈奴阿提拉 (Attila) 大王之少子 Hernae 云。读音相近,时代亦同,其说可信。

色知显国(一),都色知显城,在悉万斤西北,去代一万二千九百四十里。土平,多五果。

(一) 此国不可考。

伽色尼国(一),都伽色尼城,在悉万斤南,去代一万二千九百里。土出赤盐,多五果。

(一) 伽色尼似即《诸蕃志》之吉慈尼国,读音及地位皆相同。玄奘《西域记》卷一二,漕矩叱国都城曰鹤悉那 (Ghazna)。

薄知国(一),都薄知城,在伽色尼南,去代一万三千三百二十里。多五果。

(一) 薄知读音与巴尔梯 (Baltistan) 相近,唯在吉慈尼之东,不在其南也。

牟知国,都牟知城,在忸密西南,去代二万二千九百二十里。土平,禽兽草木类中国。

阿弗太汗国,都阿弗太汗城,在忸密西,去代二万三千七百二十里。土平,多五果(一)。

(一) 以上二国不可考。

呼似密国(一),都呼似密城。在阿弗太汗西,去代二万四千七百里。土平,出银、琥珀,有师子,多五果。

(一) 呼似密国即《新唐书·西域传》康国分支之火寻，一曰货利习弥，一曰过利，元时之花刺子模国。国在阿母河下流，今代基华汗国(Khanate of Khiva)即古代花刺子模旧壤。花刺子模(Khorazm)之名，已见于拜火教之《增德阿维斯塔》(Zendavesta)圣经中，又见于拍赛波力斯(Persepolis, 古代波斯都城)之楔形文字之碑刻，古波斯语，低地义也。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已有喀拉斯迷亚(Qarasmiah)之名。马期顿大王亚历山大灭波斯后，货利习弥王法拉斯曼(Pharasmanes)率一千五百骑来附。自称其国与阔尔吉(Kolkhi)及女人国为邻。罗马地理家斯脱拉波(Strabo)及白里内(Pliny)二人皆谓货利习弥在阿母河下流。货利习弥湖(Lake Khorasm)亦名阿拉耳湖(Aral)，在其东北。

诺色波罗国(一)，都波罗城，在忸密南，去代二万三千四百二十八里。土平，宜稻麦，多五果。

(一) 诺色波罗国即尼沙不耳城(Nishapur)。名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元史》卷一《太祖本纪》十七年壬午，拖雷克匿察兀儿等城。《元史》卷一二二《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作你沙卜里。卷一二〇《曷思麦里传》作你沙不儿城。不儿者，印度日耳曼系语，城市也。印度人曰普儿(pur)，希腊人曰波力斯(polis)，德人曰堡格(burg)，英人曰博罗(borough=burg)。丁谦《魏书西域



传考证》谓即《唐书》之那色波，亦曰小史。《元史·西北地附录》作那黑沙不城云。余查那色波即 Nakhshab 之译音，其末尾无罗字音。以地位论，那色波（今代之喀尔西 Karshi）在布哈拉（即忸密）之东南，去代里数，应较忸密尤少，而反较多，其非那色波明矣。

早伽至国，都早伽至城，在忸密西，去代二万三千七百二十八里。土平，少田植，取稻麦于邻国，有五果。

伽不单国，都伽不单城，在悉万斤西北，去代一万二千七百八十里。土平，宜稻麦，有五果（一）。

（一）以上二国不可考。唯既在布哈拉及撒马儿罕之西，则必皆在阿母河下流，可以断然无疑。《魏书》谓其土皆平，亦与确情相吻合。阿母河下流，上古时代皆为海底，逐渐淤积，而为有史时代之状况。

者舌国（一），故康居国，在破洛那西北，去代一万五千四百五十里。太延三年，遣使朝贡，自是不绝。

（一）《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云：“石或曰柘支，曰柘析，曰赭时，汉大宛北鄙也。”者舌即柘支之转音。《元史·西北地附录》作察赤（Chach）。算端巴伯儿（Sultan Baber）《史记》谓塔什干城（Tashkend）普通皆称为沙胥（Shash），又有称之为察赤（Chach）者。《魏书》谓为故康居国者，盖康居附庸也。

伽倍国，故休密翕侯，都和墨城（一），在莎车西，去

代一万三千里。人居山谷间。

(一) 和墨城读音与今代地图上之库尔姆 (Khulm) 相近,或即其地也。

折薛莫孙国,故双靡翁侯,都双靡城(一),在伽倍西,去代一万三千五百里。人居山谷间。

(一) 库尔姆西有锡伯尔干 (Shibirgan) 城,其前三字,音与双靡相近。古人译音简略,或者即其地也。

钳敦国,故贵霜翁侯,都护澡城(一),在折薛莫孙西,去代一万三千五百六十里。人居山谷间。

(一) 喀尔西 (Karshi) 之南,有胡撒儿城 (Hussar),音与护澡相近,在锡伯尔干西北,阿母河北岸。

弗敌沙国,故胖顿翁侯,都薄茅城(一),在钳敦西,去代一万三千六百六十里。居山谷间。

(一) 库尔姆之南有巴緬城 (Bamian)。《元史·西北地附录》作巴某,音与薄茅最相近,唯不在钳敦之西耳。查今代地图,胡撒儿之西,皆平原,而此处云居山谷间,情形与巴緬相合,史或有误记也。

阎浮谒国,故高附翁侯,都高附城(一),在弗敌沙南,去代一万三千七百六十里。居山谷间。

(一) 高附音与迦布逻 (Kabul) 相近,必即其地,唯在巴緬东面,略偏南而已。

大月氏国，都卢监氏城(一)，在弗敌沙西，去代一万四千五百里。北与蠕蠕接，数为所侵，遂西徙，都薄罗城(二)，去弗敌沙二千一百里。其王寄多罗(三)勇武。遂兴师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陀罗以北五国，尽役属之。世祖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四)。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

(一)《史记·大宛传》大夏都曰蓝氏城，《前汉书》谓大月氏国王治监氏城，《魏书》此处谓都于卢监氏城，《北史》作臚监氏城。吾查阿母河流域城市之名，无有音似蓝氏或监氏或卢监氏者。唯臚监氏读音与昔刺思(Serakhs)最相近，其地在木鹿城(Maru=Marv)西南，途思(Tus)之东，亦古城也。为古代波斯王所建。昔刺思之名，见于《元史》卷一《太祖本纪》十六年冬十月。皇子拖雷克马鲁察叶可(Maruchak)，马鲁(Maru)、昔刺思等城。《元史·西北地附录》作撒刺哈夕，阿拉伯地理家多有记此城者，城位于海里鲁特河(Herirud)畔。吾人由是可以断定《史记》、《汉书》实有缺文，《魏书》之卢字为误刊，其真确译名，应从《北史》，作臚监氏。据《史记》大月氏最初居妫水(即阿母河)北，何时迁至大夏旧都臚监氏，无史可稽。何时为蠕蠕所侵，亦不可考。

(二) 薄罗城音与博罗尔 (Bolor) 最相近。唯博罗尔乃一区域之名, 在帕米尔高原南部, 太偏于东。故吾意以为薄罗城即巴里黑城 (Balkh) 也。《元史·太祖本纪》作班勒纥, 《长春真人西游记》作班里, 班里与薄罗音亦相近。

(三) 寄多罗王生于汉初, 当月氏为匈奴所破, 率领其众西奔者也。上文言为蠕蠕所破, 恐即匈奴之误。东晋初, 大月氏败于印度笈多王朝。公元第五世纪末, 乃为嚧哒所灭。

(四) 今代骨克察河 (Kokcha) 上流, 仍有著名之琉璃矿 (Lapis lazuli)。其地为玄奘《西域记》之屈浪拿国旧壤。《新唐书》卷二二一下, 亦载吐火罗国北有颇黎山, 开元天宝间, 数献红碧玻璃。盖其地自古即以制琉璃驰名世界, 而中国之制琉璃术, 据此乃来自大月氏者也。

阿钩羌国(一), 在莎车西南, 去代一万三千里。国西有悬度山, 其间四百里中, 往往有栈道, 下临不测之渊, 人行以绳索相持而度, 因以名之。土有五谷诸果。市用钱为货。居止立宫室。有兵器。土出金珠。

(一) 阿钩羌国似即《前汉书》之乌秣国。乌秣国音与乌菴国 (Udyana) 相似, 地位亦相合。

波路国(一), 在阿钩羌西北, 去代一万三千九百里。其地湿热, 有蜀马, 土平。物产国俗与阿钩羌同。

(一) 波路国, 《魏书》同卷除弥国条, 又作钵卢勒国,

皆为 Bolor 之译音。据吾所知,《魏书》实为世界上各种文字中最先记该地者也。波路近代译音为博罗尔。

小月氏国,都富楼沙城(一)。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罗子也。寄多罗为匈奴所逐,西徙后,令其子守此城,因号小月氏焉。在波路西南,去代一万六千六百里。先居西平、张掖之间,被服颇与羌同。其俗以金银钱为货,随畜牧移徙,亦类匈奴。其城东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佛塔初建计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谓百丈佛图也(二)。

(一) 此国实已在今巴基斯坦境内,为其与月氏同族,特序之于此耳。富楼沙,法显《佛国记》作弗楼沙,《西域记》作布路沙布逻,皆为梵语 Purushapura 之译音。布逻 (Pura), 梵语城市也,其地今代名曰白沙瓦 (Peshawar), 在北纬三十四度八分,东经七十一度三十分。

(二) 城东佛塔,《佛国记》亦有记载,为迦腻色迦王 (Kanishka,《佛国记》作罽膩伽) 所建。迦腻色迦王约即位于公元十年,即新莽建国二年。武定八年即西五百五十年。由迦腻色迦王以至元魏之末,亦不过五百四十一年。而此处云八百四十二年,记载有误无疑也。

吐呼罗国(一),去代一万二千里。东至范阳国(二),西至悉万斤国。中间相去二千里。南至连山,不知名(三)。北至波斯国。中间相去一万里。国中有薄提

城(四),周匝六十里。城南有西流大水,名汉楼河(五)。土宜五谷,有好马、驼、骡。其王曾遣使朝贡。

(一)吐呼罗国,《隋书》、《唐书》作吐火罗。《梁高僧传·昙摩难提传》作兜佉勒,古之大夏也。

(二)范阳国即玄奘《西域记》之梵衍那国,慧超《五天竺国传》之犯引国,《新唐书·西域传》之帆延或望衍也。

(三)其南面之连山,即大雪山,今代名曰印度库斯山(Hindukush)。

(四)薄提似即《后汉书·西域传》大月氏条之濮达。薄提与濮达,似皆自 Bactria 译音。然《魏书》同卷嚙哒条之拔底延亦为 Bactria 之译音。拔底延城北有乌许水(即阿母河)向西流。

(五)汉楼音与海里路特(Herirud)颇相近,亦向西流。唯该河之畔,又无一城音与薄提相类者。

嚙哒国,大月氏之种类也(一),亦曰高车之别种,其原出于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阗之西。都乌许水南二百余里,去长安一万一百里。其王都拔底延城(二),盖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里余,多寺塔,皆饰以金。风俗与突厥略同。其俗兄弟共一妻。夫无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数,更加角焉。衣服类加以纓络。头皆剪发。其语与蠕蠕、高车及诸胡不同,众可十万。无城邑,依随水草,以毡为屋,夏迁凉

土，冬逐煖处。分其诸妻，各在别所，相去或二百三百里。其王巡历而行，每月一处，冬寒之时，三月不徙。王位不必传子，子弟堪任，死便授之。其国无车有舆，多驼马。用刑严急，偷盗无多少，皆腰斩，盗一责十。死者，富者累石为藏，贫者掘地而埋，随身诸物，皆置冢内。其人凶悍，能斗战。西域康居、于阗、沙勒、安息及诸小国三十许皆役属之。号为大国。与蠕蠕婚姻。自太安以后，每遣使朝贡。正光末，遣使贡师子一。至高平，遇万俟丑奴反，因留之。丑奴平，送京师。永熙以后，朝献遂绝。初，熙平中，肃宗遣王伏子统宋云、沙门法力等使西域，访求佛经。时有沙门慧生者，亦与俱行。正光中还。慧生所经诸国，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数，盖举其略云(三)。其国去漕国千五百里，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四)。(《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

(一) 公元第四世纪时(东晋时)，匈奴人之后裔，自蒙古西迁。其一支渡窝尔加河(Wolga)至欧洲，引起欧史上之民族大迁徙(Volkerwanderung)。至阿提拉(Attila)而匈奴人在欧洲之势力，达于高潮。其别枝嚙哒(Die Ephthaliten)又曰白匈奴(Die Weissen Hunnen)者沿阿母河而布势力，灭月氏贵霜翁侯(Das Reich der Kuschan bei Kabul)，入印度，屡犯波斯萨珊王朝。公元五百年(齐东昏侯永元二年，魏宣武景明元年)，征

服乾陀罗 (Gandhara)。印度笈多王朝 (Die Guptas) 屡为新来之外族摧败，疆土多为所攘。匈奴人以彭甲伯 (Pendschab) 为根据，逐渐征服印度中部。第六世纪初 (梁武帝时)，匈奴王密希拉古拉 (Mihiragula) 都于彭甲伯省之萨喀拉 (Sakala) 城，君临北印度。麻拉瓦 (Malava) 有匈奴亲王，就封。瓦拉比 (Valabhi) 亦为附庸，朝贡甚谨。哈烈 (Herat) 及巴里黑 (Balkh) 则共两都也。笈多王朝势力，仅限于摩揭陀 (Magadha) 而已。后有佛陀笈多 (Buddhagupta) 王，起兵抗匈奴，为匈奴将陀拉曼 (Toraman) 所败，割麻拉瓦西部以和。笈多王朝末主巴奴笈多 (Bhanugupta) 卒于公元五一〇年 (梁武帝天监九年)。稍后，有雅梭达磨 (Yasodharma) 王者，起于摩揭陀，纠集印度诸王以抗匈奴。五三三年 (梁武帝中大通五年，魏孝武帝永熙二年)，大败匈奴于麦尔塘 (Multan) 省之柯鲁耳 (Kohrur) 地方，匈奴遂衰。稍后，五六〇年时，波斯人与北方新起之突厥人联兵，共击嚙哒。嚙哒在中央亚细亚之威望全坠。五七〇年时 (周武帝天和五年，陈宣帝大建二年)，白匈奴国乃全灭亡，疆土悉为突厥所有。据西史，嚙哒与月氏，全不相同。丁谦《魏书西域传考证》谓嚙哒为大月氏改名云云，盖沿宋人所修《新唐书》卷二二一下《吐火罗传》之误也。该传云：“挹怛国，汉大月氏之种……嚙哒王姓也。后裔以姓为国，讹为挹怛亦曰挹阇。”月氏王不姓嚙哒。嚙哒乃另一民族也。

(二) 拔底延即拔克脱利亚 (Bactria) 之讹音。《唐



书·谢颺国传》作缚底野，慧超《五天竺国传》作缚底耶，皆即玄奘《西域记》卷一之缚喝国。玄奘亦曰：“人皆谓之小王舍城也。伽蓝百有余所，僧徒三千余人，并皆习学小乘法教。”

（三）《洛阳伽蓝记》卷五，宋云、惠生取经天竺，尝道出嚧哒，记其国情况云：“十月初旬，入嚧哒国。土田庶衍，山泽弥望。居无城郭，游军而治。以毡为衣，随逐水草。夏则随凉，冬则就温。乡土不识文字，礼教俱阙。阴阳运转，莫知其度，年无盈闰，月无大小，用十二月一藏。受诸国贡献。南至牒罗，北尽敕勒，东被于阗，西及波斯，四十余国，皆来朝贡。王居大毡帐，方四十步，周回以毡数为壁。王着锦衣，坐金床，以金凤皇为床脚。见大魏使人，再拜跪，受诏书。至于设会，一人唱则客前，后唱则罢会，唯有此法，不见音乐。嚧哒国王妃亦著锦衣，垂地三尺，使人擎之，头戴一角。长（衣？）八尺，奇（角？）长三尺，以玫瑰五色装饰其上。王妃出则舆之，入坐金床，以六牙白象四狮子为床。自余大臣妻，皆随伞，头亦似有角，团圆下垂，状似宝盖，盖观其贵贱，亦有服章。四夷之中，最为强大，不信佛法，多事外神，杀生血食，器用七宝。诸国奉献，甚饶珍异。按嚧哒国去京师二万余里。”

（四）按《魏书》同卷，嚧哒国之后，尚有朱居国、渴槃陀国、钵和国、波知国、赊弥国，皆役属于嚧哒。朱居国即《唐书·西域传》之朱俱波，亦名朱俱槃，今新疆之叶尔羌。渴槃陀原音为 Gorbant，其地为今代撒里库尔（Sarikol），

其河即叶尔羌河也。钵和国即《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之萨蜜，亦曰达摩悉铁帝国，或曰馊品，其地为今之瓦汉（Wakhan）。波知在今赤特拉尔（Chitral）之西南。赊弥即《西域记》之商弥国，在赤特拉尔附近。

## 四 梁

滑国者，车师之别种也。汉永建元年，八滑从班勇击北虏有功，勇上八滑为后部亲汉侯。自魏晋以来不通中国。至天监十五年，其王厌带夷栗随始遣使献方物。普通元年，又遣使献黄师子、白貂裘、波斯锦等物。七年，又奉表贡献。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犹为小国，属芮芮。后稍强大，征其旁国波斯、盘盘、罽宾、焉耆、龟兹、疏勒、姑墨、于阗、句盘等国，开地千余里。土地温暖，多山川树木，有五谷。国人以麩及羊肉为粮。其兽有师子、两脚骆驼，野驴有角。人皆善射，着小袖长身袍，用金玉为带。女人被裘，头上刻木为角，长六尺，以金银饰之。少女子，兄弟共妻。无城郭，毡屋为居，东向开户。其王坐金床，随太岁转，与妻并坐接客。无文字，以木为契。与旁国通，则使旁国胡为胡书，羊皮为纸。无职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则出户祀神而后食。其跪一拜而止。葬以木为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

讫即吉。其言语待河南人译然后通(一)。(《梁书》卷五四《诸夷》)

(一) 丁谦《梁书夷貊传考证》谓滑即嚙哒，滑与活国音相近，其言是也。玄奘《西域记》卷一二活国，即今阿母河南之昆都斯城(Kunduz)。《梁书》此处略序滑国之原来，谓当元魏之居桑乾也，公元四世纪滑犹为小国，属芮芮，后始强大，征服诸国，似与西史所记白匈奴西徙相合也。魏晋以来，不通中国者，其名尚未显也。其通于梁，似先经魏地，由魏人作翻译者。故有“待河南人译然后通”之语也。厌带夷栗随即 Ephthalite = Hephthalite 之译音，非王名，乃部族之名。最初国王或有以是为名者，而在梁天监时，嚙哒王名密希拉古拉(Mihiragula)也。梁武帝时，嚙哒对中国南北两朝皆有交通。盘盘及句盘二国，皆不可考。其国事天神、火神，可知佛教及祆教皆行于其国。《梁书》滑国之下，尚有周古柯国、呵跋檀国、胡蜜丹国、白题国，周古柯国即玄奘《西域记》卷一二之斫句迦国(旧曰沮渠)。斫句迦国《魏书》、《唐书》皆作朱俱波国，或朱俱槃国。《历代三宝记》卷一二作遮拘迦，又作遮拘槃。研究《西域记》者，皆承认为今新疆之叶尔羌(Yarkand)。注谓旧曰沮渠者，误也。沮渠乃沮渠蒙逊之姓，西晋时，尝据姑臧，斫句与沮渠仅音相近耳。呵跋檀，丁谦谓即《魏书》之伽不单，吾意不然。伽不单尚在悉万斤之西北，不在滑旁。《梁书》之呵跋檀，与周古柯及胡蜜丹并列，尤证明其非即伽不单也。呵跋檀非他，即《西域记》之

竭盘阨国，慧超《五天竺国传》作渴饭檀，《梁书》同卷又作渴盘阨国，通使时期不同，前后异译而已。胡蜜丹国，伊兰土语 Humaedan 之译音。印度人称连山曰库斯(Kush)，伊兰人曰柯(Koh)，再变为贺(Ho)或胡(Hu)，伊兰人谓中曰蜜丹(maedan)。等于英语之 middle，德语之 mittel。胡蜜丹者，伊兰语“山之中间”之义。《新唐书·西域传》作护蜜国，略去尾音丹字也（参见堀谦德《解说西域记》第 954 面）。白题国，丁谦谓即今巴勒提(Balti)。其言是也。其先亦为匈奴别种胡，或与嚙哒同时迁入阿母河流域，为嚙哒之附庸。

## 五 北周

嚙哒国，大月氏之种类，在于阗之西，东去长安一万八百里。其王治拔底延城，盖王舍城也。其城方十余里。刑法风俗，与突厥略同。其俗又兄弟共娶一妻，夫无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数，更加帽角焉。其人凶悍能战斗。于阗、安息等大小二十余国，皆役属之。大统十二年遣使献其方物。魏废帝二年、明帝二年并遣使来献。后为突厥所破，部落分散<sup>(一)</sup>，职贡遂绝。（《周书》卷五〇《异域传》）

（一）《周书》此处所言多与《魏书·嚙哒传》相同。唯此处又记大统以后，与中国尚有三次之交通。后为突厥

所破，部落分散，亦与西史相合。周武帝天和五年，即公元五一〇年，嚙哒为突厥、波斯瓜分也。

粟特国在葱岭之西，盖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治于大泽，在康居西北。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献方物<sup>(一)</sup>。（《周书》卷五〇《异域传》）

（一）粟特即阿兰，已见前文。保定四年，即公元五六四年。

## 六 隋

隋炀帝时，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使于西蕃诸国。至罽宾得码瑙杯，王舍城得佛经，史国得十舞女、师子皮、火鼠毛而还。复令闻喜公裴矩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之。其有君长者四十四国。矩因其使者入朝，略以厚利，令其转相讽谕。大业年中，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隋书》卷四《炀帝本纪》，大业十一年春正月，突厥、新罗、靺鞨、毕大辞、河咄、傅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诃多、沛汗、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国，并遣使朝贡）。因置西域校尉，以应接之。《隋书》所载葱岭以西诸国情形如下：

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恒故地。自汉以来，相承不绝。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支庶

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世失毕，为人宽厚，甚得众心。其妻突厥达度可汗女也。都于萨宝水上阿祿迪城。多人居，大臣三人，共掌国事。其王索发，冠七宝金花，衣绫罗锦绣白叠。其妻有髻，幪以皂巾。丈夫剪发，锦袍。名为强国，西域诸国多归之。米国、史国、曹国、何国、安国、小安国、那色波国、乌那曷国、穆国皆归附之。有胡律，置于袄祠，将决罚，则取而断之。重者族，次罪者死，贼盗截其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髯。善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婚姻丧制与突厥同。国立祖庙，以六月祭之，诸国皆助祭。奉佛为胡书。气候温，宜五谷，勤修园蔬，树木滋茂。出马、驼、驴、犏牛、黄金、硃沙、罽香、阿薛那香、瑟瑟、麀皮、氍毹、锦叠。多葡萄酒，富家或致千石，连年不败。大业中，始遣使贡方物，后遂绝焉<sup>(一)</sup>。（《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北史》卷九七，《隋书》卷八三）

（一）此节应为《隋书》，而见于《魏书》者，后人误增也。《魏书》又将大业改为太延，尤为牵强附会。康国之名，隋唐始见，以前皆作康居。康国何时为匈奴所破而西迁，史无明文。世夫毕，《隋书》作代失毕，考康居人（Sogdians）称王曰斯色万（Xsevan），音与世失毕相近，故改正之。其世夫毕及代失毕，皆误刊也。达度可汗，《唐

书》作达头可汗。萨宝水似即今之柴拉夫香河(Zarafshan River)。阿祿迪城不可考。米国等小国考见下文。

丁谦《隋书四夷传考证》谓康国“本汉大月氏地，安得云康居之后。唐修《隋史》，因汉时康居强于西域，彼时无闻，遂望文生义，竟以康为康居之后，与以安即汉安息，同一谬妄。”余意大月氏地，尚在撒马尔罕之南，阿母河两岸是也。汉代之康居，其中心点虽不在撒马尔罕。然断不能若多种历史地图，移至楚河(Chu R.)及巴勒喀什湖(Balkash)之北也。隋唐时代，距古不远，康居与中国，交通未尝中绝。康即康居，谅不致误。安即安息，善意亦必有因。安即布哈拉，汉时为安息属地，以后其王族或为安息王朝之支庶，故隋唐时中国人简称之曰安也。康国王姓温，为月氏国人，或为汉时西迁之大月氏，于六朝时间，自阿母河南入居康居。王族为月氏人，而大半国民则昔时康居之后裔也。

安国，汉时安息国也。王姓昭武氏，与康国王同族，字设力登。妻，康国王女也。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环以流水，宫殿皆为平头。王坐金驼座，高七八尺。每听政，与妻相对，大臣三人评理国事。风俗同于康国，唯妻其姊妹及母子递相禽兽，此为异也。炀帝即位之后，遣司隶从事杜行满使于西域，至其国，得五色盐而返。国之西百余里有毕国，可千余家。其国无君长，安国统之。大业五年，遣使贡献，后遂绝焉(一)。(《隋

书》卷八三)

(一) 据《新唐书》卷二二一下，安者一曰布豁，又曰捕喝，即今之布哈拉(Bokhara)也。汉时，其国或为安息附庸，故此处言其为汉时安息国也。那密水即今之柴拉夫香河(Zarafshan River)。回教著家皆谓布哈拉为世界最古城市之一，波斯古史中，屡得见之。

石国居于药杀水，都城方十余里。其王姓石名涅。国城之东南立屋，置座于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烧余之骨，金瓮盛之，置于床上，巡遶而行，散以花香杂果，王率臣下设祭焉。礼终，王与夫人出就别帐，臣下以次列坐，享宴而罢。有粟、麦，多良马。其俗善战，曾贰于突厥，射匱可汗兴兵灭之，令特勤旬职摄其国事。南去钹汗六百里，东南去瓜州六千里。旬职以大业五年遣使朝贡。其后不复至(一)。(《隋书》卷八三)

(一) 石国为今之塔什干(Tashkend)。突厥人谓石为塔什，干则犹言地方城市也。药杀水即 Yaxartes 之译音，罗马人称之亦以是名。伊兰人称之曰锡耳河(Syrdaria)，阿拉伯人称之曰西洪河(Sihun)。《元史》上作忽章河。石国，《魏书》卷一〇二作者舌，《唐书·西域传》作柘支，或柘折，玄奘《西域记》作赭时国，《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察赤，皆 Chach = Shash 之译音也。察赤者，塔什干城之古名也。算端巴伯尔(Sultan Baber)谓



古书中，多称塔什干为沙胥(Shash)，亦有作察赤(Chach)者。公元七一二年(唐睿宗先天元年)，阿拉伯勇将屈底波(Kutaiba)攻陷沙胥城。同时，阿拉伯地理家依宾霍克尔(Ibn Haukal)等书中，皆有记载。十一世纪时，阿尔比鲁尼(Albiruny)谓沙胥城即古代拖雷美(Ptolemy)《地理书》之石塔(Stone Tower)地方。骆驼商队由此东至赛里斯国(Seres, 古代罗马人中国之名称)贩运丝物者也。元初，塔什干何时为蒙古人攻陷，《元史》无明文。多桑(D'Ohsson)《蒙古史》沙胥或察赤之名，亦不得见。塔什干之名，仅于其书第四册第557页，公元一三〇六年(元成宗大德十年)一见之。明初，帖木儿时，塔什干始为西域重镇。夏德(F. Hirth)谓赭时、者舌、柘支、柘折，皆由突厥语帖阿胥(Tyash)变形而来，帖阿胥与塔什(tash)相同。《隋书》及《唐书》之石国，皆译义也。

拔汗国(一)，都葱岭之西五百余里，古渠搜国也。王姓昭武，字阿利柒。都城方四里，胜兵数千人。王坐金羊床，妻带金花。俗多朱砂、金、铁。东去疏勒千里，西去苏对沙那国五百里，西北去石国五百里，东北去突厥牙二千余里，东去瓜州五千五百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隋书》卷八三)

(一) 拔汗即费尔干那(Ferghana)，《唐书》作拔汗那。渠搜国，唐尧时尝来朝，共与中国有交通，由来尚矣。苏对沙那，玄奘《西域记》作率堵利瑟那国，位于费尔干那

及撒马儿罕之间，今代油拉塔泼(Ura-Tape)市即苏对沙那故址也，在俱战提(Khojend)西南四十英里，塔什干西南一百英里。

隋文帝时，大宛国(一)献千里马，驥曳地，号曰师子驄。上置之马群，陆梁人莫能制。上令并群驱来，谓左右曰：“谁能馭之？”郎将裴仁基曰：“臣能制之。”遂攘袂向前，去十余步。踊身腾上，一手撮耳，一手扼目，马战不敢动，乃鞫乘之。朝发西京，暮至东洛。后隋末不知所在。唐文武圣皇帝敕天下访之。同州刺史宇文士及访得其马，老于朝邑市面家，挠磴，驥尾焦秃，皮内穿穴，及见之，悲泣。帝自出长乐坡，马到新丰，向西鸣跃，帝得之甚喜。齿口并平，饲以钟乳，仍生五驹，皆千里足也。后不知所在矣。(张鷟《朝野僉载》)

(一) 此处所谓大宛必即拔汗也。《隋书》无大宛之名，而张鷟用之者，袭古名也。

吐火罗国(一)，都葱岭西五百里，与挹怛杂居。都城方二里，胜兵者十万人，皆习战。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迭寝焉。每一人入房，户外挂其衣以为志。生子，属其长兄。其山穴中有神马。每岁牧牝马于穴所，必产名驹。南去漕国千七百里，东去瓜州五千八百里。大业中遣使朝贡。(《隋书》卷八三)

(一) 吐火罗即《魏书·西域传》之吐呼罗国。挹怛即《魏书》之嚙哒。漕国即《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之谢颀,玄奘《西域记》作漕矩吒,其王居曰鹤悉那城,《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哥疾宁(Ghiznin = Ghazna)。

挹怛国(一),都乌浒水南二百余里,大月氏之种类也。胜兵者五六千人,俗善战。先时国乱,突厥遣通设字诘强领其国。都城方十余里。多寺塔,皆饰以金。兄弟同妻。妇人有一夫者,冠一角帽。夫兄弟多者依其数为角。南去漕国千五百里,东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隋书》卷八三)

(一) 挹怛即嚙哒之异译。挹怛已于周武帝天和五年(公元五七〇年)为突厥所灭,而《隋书》此处谓其于大业中尚遣使贡方物,岂其国商人冒充欤?

米国(一),都那密水西,旧康居之地也。无王。其城主姓昭武,康国王之支庶,字闭拙。都城方二里,胜兵数百人。西北去康国百里,东去苏对沙那国五百里,西南去史国二百里,东去瓜州六千四百里。大业中频贡方物(《隋书》卷八三)

(一) 据《新唐书·西域传》,米或曰弥末,曰弭秣贺。英国比耳(S. Beal)注《西域记》谓即今马江(Maghian),距撒马儿罕东南五十英里。

史国(一),都独莫水南十里,旧康居之地也。其王

姓昭武，字逖遮，亦康国王之支庶也。都城方二里，胜兵千余人。俗同康国。北去康国二百四十里，南去吐火罗五百里，西去那色波国二百里，东北去米国二百里，东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隋书》卷八三）

（一）据《新唐书·西域传》，史或曰佉沙，曰羯霜那（见玄奘《西域记》，）大业中，其君狄遮始通中国，号最强盛，筑乞史城。佉沙、乞史皆古名 Kash 之译音。阿拉伯人称之为 Kiss。详考见下方《唐书》史国案语。

曹国（一），都那密水南数里，旧是康居之地也。国无主，康国王令子乌建领之。都城方三里，胜兵千余人，国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东诸国并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焉，金破罗阔丈有五尺，高下相称。每日以驼五头、马十四、羊一百口祭之，常有千人食之不尽。东南去康国百里，西去何国百五十里，东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隋书》卷八三）

（一）据《新唐书·西域传》有东曹及西曹二国，西曹即隋时曹也，详见下方《新唐书》曹国案语。得悉神未悉为何教之神，吾意以为即 Deus 之译音，印度日尔曼系诸族上帝之称谓也。

何国（一），都那密水南数里，旧是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国王之族类，字敦。都城方二里，胜兵

千人。其王坐金羊座。东去曹国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国三百里，东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隋书》卷八三）

（一）据《新唐书·西域传》，何或曰屈霜你迦，曰贵霜匿。详见下方《唐书》何国案语。

乌那曷国（一），都乌浒水西，旧安息之地也。王姓昭武，亦康国种类，字佛食。都城方二里，胜兵数百人。王坐金羊座。东北去安国四百里，西北去穆国二百余里，东去瓜州七千五百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隋书》卷八三）

（一）乌那曷即巴里黑（Balkh）也。有甚多民族，不能将乌（V）及白（B）二音分辨清晰。例如斯拉夫人有时将塞尔维亚（Servia）读作塞尔比亚（Serbia，巴尔干国名），赛瓦斯夺泊尔（Sevastopol）又作赛拔斯托泊尔（Sebastopol，俄国南方港名）。东北去安国，恐为西北去安国之误刊也。安国即布哈拉（Bokhara），布哈拉在巴里黑西北。穆国见下文。

穆国（一），都乌浒水之西，亦安息之故地，与乌那曷为邻。其王姓昭武，亦康国之种类也，字阿滥密，都城方三里，胜兵二千人。东北去安国五百里，东去乌那曷二百余里，西去波斯国四千余里，东去瓜州七千七百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隋书》卷八三）

(一) 丁谦谓穆国即今谋夫城(Merv=Maru), 其言是也。汉时曰木鹿城,《元史》作马鲁(见《太祖本纪》), 又作麻里兀(见《地理志·西北地附录》)。袄教圣经《增德阿维斯塔》(Zendavesta)中,常见马鲁之名。阿拉伯地理家有作马鲁(Maru)者,有作美路(Meru)者,有作麻甫(Marv)者。诸家又皆记有美路沙黑章(Meru Shahidjan)及美路阿尔路德(Meru-al-Rud)二城。皆在美路路德河(Meru-rud)畔。此河又名谋格哈伯(Murghab)。成吉思汗西征时,麻甫城数次被劫。美路沙黑章较为繁华,蒙古人所劫者,似即该城。美路阿尔路德亦名马鲁察克(Meruchak)。《元史》卷一,太祖十六年辛巳冬十月,皇子拖雷克马鲁察叶可、马鲁、昔刺思等城。马鲁察叶可即马鲁察克也。马鲁察克今仍存留,在谋格哈伯河畔,距谋夫城东南一百一十英里。

## 第三章 唐代中国与中亚之交通

### 一 昭武诸国

#### 1. 《新唐书》记昭武诸国

康者，一曰萨末鞞，亦曰飒秣建，元魏所谓悉斤者。其南距史百五十里，西北距西曹百余里，东南属米百里，北中曹五百里。在那密水<sup>(一)</sup>南，大城三十，小堡三百。君姓温，本月氏人，始居祁连北昭武城<sup>(二)</sup>，为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岭，即有其地。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寻，曰戊地，曰史。世谓九姓，皆氏昭武。土沃宜禾，出善马，兵强诸国。人嗜酒，好歌舞于道。王帽毡，饰金杂宝。女子盘髻，幪黑巾，缀金花。生儿以石蜜啖之，置胶于掌，欲长而甘言，持璫若粘云。习旁行书<sup>(三)</sup>。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国，利所在，无不至<sup>(四)</sup>。以十二月为岁首。尚浮图法，祠袄神<sup>(五)</sup>。出机巧技<sup>(六)</sup>。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交泼为乐。隋时，其王屈木支<sup>(七)</sup>娶西突厥女，遂臣突厥。武德十年（武德无十年，有误），始遣使来献。贞

观五年(此时突厥已灭),遂请臣。太宗曰:“朕恶取虚名,害百姓。且康臣我,缓急当同其忧。师行万里,宁朕志邪?”(八)却不受。俄又遣使献师子兽,帝珍其远,命秘书监虞世南作赋。自是岁入贡,致金桃、银桃,诏令植苑中。高宗永徽时,以其地为康居都督府,即授其王拂呼纒为都督。万岁通天中,以大首领笃娑钵提(九)为王。死,子泥涅师师立。死,国人立突昏为王。开元初,贡锁子铠、水精杯、玛瑙瓶、驼鸟卵及越诺、侏儒、胡旋女子(一〇)。其王乌勒伽与大食亟战不胜,来乞师(一一),天子不许。久之,请封其子咄曷为曹王,默啜为米王,诏许。乌勒伽死,遣使立咄曷,封钦化王,以其母可敦(一二)为郡夫人。

(一) 康国即撒马儿罕,撒马儿罕在柴拉夫香河(Zarafshan)南,此言在那密水南,是那密必即柴拉夫香河。《隋书》及《北史》皆言初“为匈奴所破”,而《唐书》此处改为突厥所破,误矣。突厥魏时始强大,康国王族西迁,必较魏为更早。

(二) 《甘州府志》卷四古迹云:昭武古城,在府城东北四十里。土人云遗址尚存,在今板桥东南古月氏城,而汉县因之。晋避景帝讳改临泽。后魏时废。北凉有临池郡亦其地也。又同卷名胜云“昭武流霞,地当山麓。前临水湄,材埠林椒,天然幽胜。其夕日返照,明霞片片落黑水中。而板屋烟树,掩映斜阳,寻常巷陌不啻仙源也。”



(三) 中国以前各史，皆不言康居有文字。《唐书》始言其习旁行书（《旧唐书》言习胡书）。是唐时始有文字也。西书记载如何，未能查悉。康居文字(Sogdian)，晚近在外蒙古鄂尔坤河畔回纥旧都哈喇巴尔格森(Kara Balgasun)发现之《九姓廻鹞口登里罗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上见之（见李文田《和林金石录》）。碑有汉文、突厥文及康居文三种。据西人考，畏吾儿文（即回纥文）或即仿康居文造者。有谓自爱斯脱浪概罗文(Estranghelo)者，似不确也。畏吾儿文为蒙古文之源，而蒙古文又为今满洲文之源也。

(四) 康国人善商贾，自昔已然。《旧唐书》云：“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傍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康国人唐时来中国贸易者，必甚众也。

(五) 尚浮图法，祠袄神，可知佛教及袄教并行其国也。《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记颉利建国云：“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为道。有寺两所，迥无僧居。客僧投者，诸胡以火烧逐，不许停住。法师初至，王接犹慢。经宿之后，为说人天因果，赞佛功德，恭敬福利。王欢喜，请受斋戒，遂至殷重。所从二小师，往寺礼拜，诸胡还以火烧逐。沙弥还以告王。王闻，令捕烧者。得已，集百姓，令截其手。法师将欲劝善，不忍毁其肢体，救之。王乃重笞之，逐出都外，自是上下肃然，咸求信事。遂设大会，度人居寺。其变革邪心，诱开蒙俗，所到如此。”据玄奘所

记,唐初回教未兴以前,撒马儿罕佛教亦甚衰微,袄教较盛也。

(六) 玄奘《西域记》亦云康国人机巧之技,特工诸国也。

(七) 屈木支《旧唐书》作屈朮支,不知孰是。

(八) 唐太宗时,康国等之请求内附者,畏新兴回教徒之逼也。太宗却之,亦必深悉西域情形也。

(九) 笃娑钵提《旧唐书》作笃婆钵提,未知孰是。

(一〇) 越诺,布也。亦见《隋书》卷八三《波斯传》,樊绰《蛮书》小婆罗门国产越诺布。又见《宋史》卷四九〇《大食国传》、赵汝适《诸蕃志》白达国条。夏德谓为轻白棉布,间以金丝。其原音尙未能悉也。胡旋,外国跳舞也。《近事会元校勘记》(见《畿辅丛书》)有胡旋之详细记载。《新唐书》卷二一《礼乐志》云,胡旋舞,舞者立球上,旋转如风。

(一一) 开元初,康国王乌勒伽与大食战。本书《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中,曾自《册府元龟》录其所上表文。

(一二) 《旧唐书》卷一九八《康国传》所记与《新唐书》基本相同,唯不及《新唐书》之详耳。

安者,一曰布豁,又曰捕喝(一),元魏谓忸密者。东北至东安,西南至毕,皆百里所。西濒乌浒河(二),治阿滥谧城,即康居小君长罽王故地。大城四十,小堡千余。募勇健者为柘羯。柘羯者,犹中国言战士也(三)。

武德时，遣使入朝。贞观初，献方物。太宗厚慰其使曰：“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诸胡大悦。其王诃陵迦又献名马。自言一姓相承二十二世云。是岁东安国亦入献。言子姓相承十世云。东安或曰小国，曰喝汗，在那密水之阳。东距河二百里许，西南至大安四百里。治喝汗城<sup>(四)</sup>，亦曰窳斤。大城二十，小堡百。显庆时，以阿滥为安息州。即以其王昭武杀为刺史。窳斤为木鹿州，以其王昭武闲息为刺史。开元十四年，其王笃萨波提遣弟阿悉烂达拂耽发黎来朝，纳马豹。后八年，献波斯骥二，拂菻绣毼毼一，郁金香、石蜜等。其妻可敦献柘辟大毼毼二、绣毼毼一，丐赐袍带铠仗及可敦袿褊装泽。

(一) 安国已见上方《隋书》卷八三《西域传》，即今之布哈拉(Bokhara)。

(二) 乌浒河即今之阿姆河(Amur-daria)，近代西人又多称之为鄂克速斯河(Oxus River)。阿拉伯人称之为纪浑河(Djihun)。玄奘《西域记》称之为缚刍河。亨利玉尔谓乌浒及缚刍二名，原音皆为瓦克胥(Wakhsh)。瓦克胥今仍为鄂克速斯河之重要支流。玉尔更谓即今名鄂克速斯亦由瓦克胥音转而来。瓦克胥古代为全河之名，今仅一支流而已。阿拉伯地理家爱德利奚(Edrisi)详言纪浑河及其支流，谓瓦克胥阿伯(Wakhsh-ab)发源于突厥国，流至瓦克胥国。回教著作家又言纪浑河亦名阿姆河

(Amu), 或阿母夜河(Amuyeh)。阿伯尔肥达(Abulfeda)记布哈拉对岸阿母河西一英里有阿母城(Amol, Amu, Amuyeh)。阿母河之名,即由此而来也。

(三)柘羯,即玄奘《西域记》之赭羯,突厥语 Sagas 之译音,华言战士也。

(四)圣马丹指定今之克密内(Kermine)城为古之喝汗。唐初,安息州、木鹿州等名,不过随意命名,并非古代其地真为安息及木鹿也。据玄奘《西域记》捕喝国为中安国,喝捍国(即喝汗)为东安国。捕喝西四百余里至伐地国,唐言西安国,今之拜的克(Betik)地方也。

东曹或曰率都沙那、苏对沙那、劫布旦那、苏都识匿(一),凡四名。居波悉山(二)之阴,汉贰师城地也。东北距俱战提(三)二百里,北至石,西至康,东北宁远,皆四百里许。南至吐火罗五百里。有野叉城(四),城有巨窟,严以关钥。岁再祭,人向窟立,中即烟出,先触者死。武德中,与康同遣使入朝。其使曰:“本国以臣为健儿,闻秦王神武,欲隶麾下。”高祖大悦。西曹者(五),隋时曹也。南接史及波览。治瑟底痕城。东北越于底城有得悉神祠,国人事之。有金具器,款其左曰:“汉时天子所赐。”武德中入朝。天宝元年,王哥逻仆罗遣使者献方物,诏封怀德王。即上言:“祖考以来,奉天可汗,愿同唐人受调发,佐天子征讨。”十一载,东曹王设

阿忽与安王请击黑衣大食，玄宗慰之，不听。中曹者，居西曹东，康之北。王治迦底真城。其人长大，工战斗。

(一) 东曹或曰率都沙那，曰苏对沙那，曰苏都识匿，皆为梵语 *Sutrishna* 之译音。阿拉伯地理家多有记载。地在费尔干那及撒马儿罕之间。今代曰乌拉塔拍 (*Ura Tape, Uratippa Ura-tiube*)，在俱战提 (*Khojend*) 西南四十英里，塔什干西南一百英里。北纬三十九度五十七分，东经六十九度五十七分。劫布旦那名见玄奘《西域记》乃另一国。曹国有四，东曹、中曹、西曹、曹是也。玄奘谓曹即劫布旦那，东曹即率都沙那。欧阳修等修《新唐书》同列之一处，可谓谬矣。劫布旦那即今之米塘 (*Mitan*) 地方。

(二) 波悉山原音，余尚未得查悉。撒马儿罕北之土耳其斯坦山脉 (*Turkestan Range*) 或即是也。

(三) 俱战提，《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忽毡。据阿拉伯史家记载，俱战提于公元七一二年 (唐睿宗先天元年) 与拔汗那 (*Ferghana*) 境内他城，同时为屈底波 (*Kutaiba*) 所攻陷。阿伯尔肥达 (*Abulfeda*)《地理书》称此城为 *Khodjanda*，音与唐人俱战提之读法尤为相近。算端巴伯儿 (*Sultan Baber*) 谓俱战提城甚古，产水果甚佳，尤以石榴为美。耶律楚材《西游录》作苦盞城，亦言其地多石榴，其大如拱，甘而差酸，凡三五枚，绞汁盈盂，渴

中之尤物也。《元史》卷一五一《薛塔刺海传》作忽缠。

(四) 野叉城又作夜叉城，事见《酉阳杂俎》卷四：“苏都识匿国有夜叉城。城旧有野叉，其窟见在。人近窟住者五百余家，窟口作舍，设关籥。一年再祭，有逼窟口，烟气出先触者死。因以尸塞窟口，其窟不知深浅。”

(五) 《新唐书》之西曹，亦为玄奘《西域记》劫布旦那国之一部。东曹以外，劫布旦那包含中曹西曹曹三部族，其中心即今之米塘也。波览、瑟底痕及越于底三城皆不可考。迦底真城亦不可考。

石(一) 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时，汉大宛北鄙也，去京师九千里。东北距西突厥，西北波腊(二)，南二百里所抵俱战提，西南五百里康也。周千余里，右涯素叶河(三)。王姓石，治柘折城，故康居小王窟匿城地。西南有药杀水，入中国，谓之真珠河，亦曰质河。东南有大山，生瑟瑟。俗善战，多良马。隋大业初，西突厥杀其王，以特勒匍职统其国。武德、贞观间，数献方物。显庆三年，以瞰羯城(四)为大宛都督府，授其王瞰土屯摄舍提于屈昭穆都督。开元初，封其君莫贺咄吐屯，有功，为石国王。二十八年，又册顺义王。明年，王伊捺吐屯屈勒上言：“今突厥已属天可汗，惟大食为诸国患，请讨之。”天子不许。天宝初，封王子那俱车鼻施为怀化王，赐铁券。久之，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劾其无藩臣

礼，请讨之。王约降。仙芝遣使者护送至开远门，俘以献，斩阙下。于是西域皆怨。王子走大食乞兵，攻怛逻斯城<sup>(五)</sup>，败仙芝军，自是臣大食。宝应时，遣使朝贡。

(一) 石国即今之塔什干城(Tashkend)。

(二) 波腊亦见《隋书》卷四。其国在塔什干西北，以地理位置考之，即回教著作家之不拉儿(Bular Bolar)。不拉儿者，即窝尔加河以东之布尔加利族(Bulgar，又作布尔加利)也。《元朝秘史》续一作孛刺儿。历史上此族有两支，一支居于窝尔加河以东，公元第十世纪初，阿拉伯人依宾福次兰(Ibn Fozlan)尝记之，同时东罗马著作家亦有记此族者。其都城遗迹，即今之喀桑省(Kazan)斯巴思克(Spask)区之乌斯彭思柯夜(Uspenskoye)，又曰博尔加斯柯夜(Bolgarskoye)村也。俄国学者有详细考证。参观拙译《马哥孛罗游记序言》第二章注二。其他一支，即今多脑河下流之布尔加利国(Bulgaria)也，与在窝尔加河东者同族。东罗马史家尝记此族在黑海及高加索山系之北。阿提拉之匈奴大帝国解纽后，此族始强。公元第五世纪末，此族渡多脑河，奠居于麦西亚(Moesia)及脱雷斯(Thrace)两地，直至于今。窝尔加河之布尔加利族为芬兰(Finns)、斯拉夫(Slavs)及突厥(Turks)之混合人种。多脑河之布尔加利族自发现于历史以来，人皆以斯拉夫种目之，操斯拉夫方言，甚早即奉基督教也。

(三) 素叶河即碎叶川，今之楚河(Chu River)也。

(四) 瞰羯城不可考。

(五) 怛逻斯即 Talas 之译音。战争详情，可参见《旧唐书》卷一百九《李嗣业传》。

有碎叶(一)者，出安西西北千里所，得勃达岭(二)，南抵中国，北突骑施南鄙也。西南至葱岭赢二千里。水南流者，经中国入于海。北流者，经胡入于海。北三日行，度雪海，春夏常雨雪。繇勃达岭北行赢千里，得细叶川。东曰热海，地寒不冻。西有碎叶城。天宝七载，北庭节度使王正见伐安西毁之。川长千里，有异姓突厥兵万数，耕者皆擐甲，相掠为奴婢。西属怛逻斯城(三)，石常分兵镇之。自此抵西海矣。三月讫九月，未尝雨。人以雪水溉田。

(一) 碎叶城，玄奘《西域记》作素叶水城。在大清池(或名热海，又谓咸海即亦息渴儿海 Issikul)西北五百余里，城周六七里，诸国商胡杂居。土宜糜麦、葡萄，林树稀疏，气序风寒，人衣毡褐。碎叶为唐初四镇之一，号焉耆都督府。贞观十八年，灭焉耆，置有碎叶城。调露元年(公元六七九年)，都护王方翼筑四面十二门，为屈曲，隐出伏没之状云。(见《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天宝七载，(公元七四八年)为王正见所毁，故无遗迹可考。素叶、细叶及碎叶，皆一音之转，为今之楚河(Chu river)。阿拉伯史家塔巴里(Tabari)书中有税阿伯河(Suy-ab,阿伯,阿拉伯语河也)。素叶、碎叶，速读之，音与税相



同。诸国商胡杂居，可知其地在当时为往来要冲也，地址近西辽都城拜拉萨贡(Belasagun)。

(二) 勃达岭即今拜打尔(Bedal)山系。玄奘称之为凌山。凌山非山之本名，因其积雪，而随意呼之耳，其实乃天山之一部。

(三) 素叶城西行四百余里，至千泉。“千泉西行百四五十里，至怛逻私城，城周八九里，诸国商胡杂居也。土宜气序，大同素叶。南行十余里，有小孤城三百余户，本中国人也。昔为突厥所掠，后遂鳩集同国共保此城，于中宅居，衣服去就，遂同突厥，言辞仪范，犹存本国。”(见玄奘《西域记》卷一)怛逻私城今已毁。白莱脱胥乃窠(Bretschneider)及徐楼(Schuyler)二人指定怛逻私河(Taras)畔之奥李阿塔市(Aulie-ata)为古代怛逻私城。公元五六九年(周武帝天和四年，陈宣帝大建元年)，东罗马蔡马库斯(Zemarchus)《奉使西突厥纪行》中，已有怛逻私(Talas)之名，波斯古史上时见怛逻私(Taras)之名。公元第九世纪，阿刺伯地理家依宾库达特拔(Ibn Khurdadbih)及第十世纪时之霍克尔(Ibn Haukal)皆谓怛逻私为突厥人与回教徒通商要地。十二世纪时爱德利奚(Edrisi)及阿伯尔肥达(Abulfeda)，十三世纪时拔都他(Ibn Batuta)，及其他阿拉伯地理家，皆言怛逻私为土耳其斯坦境内一城，距阿母河有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路程。波斯史家拉施特记公元一二一〇年(宋宁宗嘉定三年)，花刺子模国摩哈美德汗败契丹(Karakhitai, 即西辽)兵于怛逻私城。一

二五三年(宋理宗宝祐元年,蒙古宪宗三年),法国卢白鲁克(Rubruck)奉使蒙古,记怛逻私城有日耳曼俘虏居住云。一二五五年,小亚美尼亚王海敦(Haithon)入朝蒙古大汗于和林,其纪行书谓自蒙古西归,道经怛逻私,得晤蒙哥大汗之弟旭烈兀云。现代舆图中,怛逻私之名,已消灭矣。

石东南千余里,有怖捍者<sup>(一)</sup>,山四环之,地瘠腴,多马羊。西千里,距堵利瑟那,东临叶叶水<sup>(二)</sup>,水出葱岭北原,色浊。西北流入大碛。无水草,望大山,寻遗鬣,知所指,五百余里即康也。

(一) 怖捍即钹汗,今之费尔干那(Ferghana),《唐书》作拔汗那。堵利瑟那上缺去率字,率堵利瑟那(Sut-rishna)见《西域记》,即东曹国,即今之油拉塔泼(Ura-tape),已详上文。

(二) 叶叶水据今代地图观之,即为锡耳河(Syr daria)。此河发源于葱岭,西北流入阿拉尔海也。

米<sup>(一)</sup>或曰弥末,曰弭抹贺。北百里距康,其君治钵息德城。永徽时,为大食所破。显庆三年,以其地为南谿州,授其君昭武开拙为刺史,自是朝贡不绝。开元时,献璧、舞筵、师子、胡旋女。十八年,大首领末野门来朝。天宝初,封其君为恭顺王,母可敦郡夫人。

(一) 米国考已见上方所引《隋书·西域传》,兹不

赞述。

何(一)或曰屈霜你迦，曰贵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城左有重楼，北绘中华古帝，东突厥、婆罗门，西波斯、拂菻等君王。其君旦诣拜则退。贞观十五年遣使者入朝。永徽时上言：“闻唐出师西讨，愿输粮于军。”俄以地为贵霜州，授其君昭武婆达地刺史。遣使者钵底失入谢。

(一)何国或曰屈霜你迦，曰贵霜匿，皆伊兰语 Kusanik 之译音。阿拉伯人称其地为苦桑尼耶(Kusanija)，波斯人曰苦桑匿(Kusani)，皆一音之转也。瓦脱斯(Watters)指定在今撒马儿罕之西北六十英里排香倍(Peishambe)地方。比耳则谓即撒马儿罕与布哈拉中间之喀沙尼亚(Kashania)地方，在撒马儿罕西六十英里。据回教著作家之记载，为索格多国内要地，风景优美。其城左有重楼，北绘中华古帝，东突厥、婆罗门，西波斯、拂菻等君王，可知其地在当时实为世界交通之中心点也。

火寻(一)或曰货利习弥，曰过利，居乌浒水之阳。东南六百里距戍地(二)，西南与波斯接，西北抵突厥曷萨(三)，乃康居小王奥鞞城故地。其君治急多廝遮城(四)。诸胡惟其有车牛，商贾乘以行诸国。天宝十载，君稍施芬遣使者朝，献黑盐。宝应时，复入朝。

(一)火寻或曰货利习弥，曰过利，皆为 Khwarism

之讹音。《唐会要》卷一〇〇作火辞弥。《魏书》作呼似密，《元史》作花刺子模。过利二字，仅取其首二音而已。货利习弥国甚古，罗马地理家斯脱拉波(Strabo)及白里内(Pliny)二人书中，亦有货拉斯弥亚(Khorasmia)之名，其地在阿母河下流。货利习弥湖亦名阿拉尔海(Aral)在其东北。今之基华汗国约略包括古代货利习弥之大部。唐初，康国支庶皆受中国官爵，而货利习弥贞观十八年三月亦遣使贡方物。天宝、宝应二朝时，又来献方物，通好于唐。

(二) 戍地应作伐地国，今之拜帖克(Betik)。《西域记》谓即西安国也。由布哈拉往呼罗珊者，皆于拜帖克渡阿母河。

(三) 曷萨即可萨(Khazars)。唐初，为俄国南部大国。西起多脑河口，绵亘以至里海东北，皆其壤土也。与突厥同种，故冠以突厥之名。可萨族之名，常见于波斯史。波斯王库思老阿奴细儿汪筑长城于高加索山系，以防可萨人、阿兰人之侵入。里海，波斯人亦称之为可萨海(Sea of the Khazars)。可萨之名，亦见于《新唐书·波斯传》及《拂菻传》。

(四) 急多颶遮城似即阿拉伯地理家所传之教德家尼亚(Djordjania)城。《元史》称之为玉龙杰赤(Urghe-ndj)城，盖古名也。汉时之奥鞬城，仅取其首音 Urghen也。公元第十世纪之后半，阿拉伯地理家伊思塔克里(Istakhri)及伊宾霍克尔(Ibn Haukal)二人，皆详记货利

习弥，其都城曰喀特(Kath)，在纪浑河北涯。霍克尔并记喀特之外，又有教德家尼亚(Djordjanieh)城，亦为要邑。教德家尼亚为阿拉伯人玉龙杰赤城之称号。此外又有基华城(Khiva)，今基华汗国之都城也。公元十二世纪初叶，阿拉伯地理家爱德利奚(Edrisi)记教德家尼亚城为花刺子模之都城，市跨纪浑河两岸，有桥连络，以便交通。元初，花刺子模为西域强国。其领土包有阿母河北诸地及伊兰高原，都城曰玉龙杰赤。公元一二二一年(元太祖十六年，辛巳岁)，蒙古人陷玉龙杰赤，毁其城，然不久即恢复。现今其地仍存在，名苦尼玉龙杰赤(Kunia Urghe-ndj)，苦尼者，土语旧也。又有夜尼玉龙杰赤，(Yeni Urghendj)夜尼者，土语新也。新城在阿母河西，基华都城之东北旧城距新城西北九十英里，离阿母河现道西二十七英里。玉龙杰赤城元太祖时虽被毁，后百年间，裴哥罗梯(Pegolotti)之《通商指南》及拔都他(Ibn Batuta)之《游记》，皆言城已恢复原状。公元一三三九年(元顺帝后至元五年)，马黎诺里(Marignolli)奉使东方，道过其地，称其地为乌尔干基(Urghanj)。公元一三八八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帖木儿(Timur)复毁其城，然后又兴。十三世纪，小亚美尼亚亲王海敦(Haithon)之《亚洲诸国记》言花刺子模国(Corasm)极东边界约有一百口路程，西至甲斯便海(Chaspis，即里海)，北界可曼尼亚国(Comania)，南界土耳其斯坦。国内城邑甚多，王都亦曰花刺子模(Corasm)。见白莱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二卷第91—94页。

史(一)或曰佉沙,曰羯霜那,居独莫水南,康居小王苏薤城故地。西百五十里距那色波(二),北二百里属米,南四百里吐火罗也。有铁门山(三),左右巉峭,石色如铁,为关以限二国,以金锢阖城。有神祠,每祭必千羊。用兵类先祷乃行。国有城五百。隋大业中,其君狄遮始通中国,号最强盛。筑乞史城,地方数千里。贞观十六年,君沙瑟毕献方物。显庆时,以其地为佉沙州,授君昭武失阿喝刺史。开元十五年,君忽必多献舞女、文豹。后君长数死立,然首领时时入朝。天宝中,诏改史为来威国。那色波亦曰小史,盖为史所役属。居吐火罗故地。东扼葱岭,西接波刺斯,南雪山。

(一) 史或曰佉沙,曰羯霜那,今之碣石城(Kash)也。《隋书》作乞史,《明史·外国传》作渴石,碣石城为帖木儿之诞生地。常称夏儿萨泼斯(Shahr Sebz),华言碧城也。今代地图上,仅称夏儿城(Shahr,Shehr)。公元一三八〇年三月,帖木儿筑避暑宫于此,遂为其国第二都市。建新城,宫墙尚白,因谓之曰阿克赛莱(Akserai),华言白宫也。花刺子模全境法官、医生、学士、文人、商贾,皆聚集碣石城。碣石与撒马儿罕中间山名阿麻克(Amak dayan)。山石多运至碣石,作建筑之用。一四〇四年(明成祖永乐二年),西班牙国遣往帖木儿朝廷之大使克拉维局(Clavijo)路过碣石,谓帖木儿建大教堂于此,以葬其父。克氏留该城时,工程尚未竣也。另作他寺,为将来自己百

岁后之用。帖木儿长子哲罕其儿(Jehanghir)早歿,亦葬于此。夏儿城今隶布哈拉。碣石之名,已消灭矣。今城边有河名碣石喀(Kashka Daria),为古碣石城遗留之纪念。独莫水,亦即此也。羯籍那为梵语 Kasanna 之译音。(见白莱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二卷第 273—274 页)

(二) 那色波,《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那黑沙不,皆 Nakhshab 之译音也。据《经世大典·西北地图》那黑沙不在撒麻耳于西南,不花刺东南。那色波城甚古。费杜西之《帝纪》(Shahnameh)中,屡见其名。萨珊朝库思老阿奴细尔汪在位时(公元五三五至五七九,西魏大统元年至周静帝大象元年),中国可汗侵阿母河北诸地,击败海特雷汗(Khan of the Heitaleh)之军于那黑沙不地方。依宾霍克尔谓那黑沙不东距碣石山系二日路程,据平原间。纪浑河与那黑沙不城之中间有沙漠。多桑(D'Ohsson)《蒙古史》那黑沙不之名,凡数见。蒙古人初现于阿母河北时,花刺子模王摩哈美德离撒马儿罕,由那黑沙不大道西遁。撒马儿罕既陷,成吉思汗驻军二城之间。一二二〇年(太祖十五年,庚辰岁),全夏,驻蹕该地。今名喀儿西(Karshi),始于十四世纪初叶(元之中叶),察合台国喀拔克汗(Kepék)于距那黑沙不约十五华里地方,建大宫殿,赐名曰喀儿西,旧城因废。后帖木儿复建卫城于该处。(见白莱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二卷第 60 页)

(三)《唐书》所传之铁门关,玄奘亲至其地。《大慈

《恩寺三藏法师传》云：“铁门峰壁狭峭，而崕石多铁矿。依之为门扉，又铸为铃，多悬于上，故以为名。即突厥之美塞地。”其地有天然铁矿，耸于两侧，狭隘细径，以通道路，具铁门，因名铁门关。印度人称之为白次哈拉汗那(Buzghala Khana)，华言饲羊处也。今杜尔本(Derbent)地方西十二俄里是也。关隘延长二俄里，狭处仅五步，广者不过三十六步而已。

循缚台水北，有咀蜜种(一)，亦自国，东西六百里所。又东逾四种，有镞沙者(二)，广三百里，长五百里，东界骨咄(三)，接葱岭有十八种。南有揭职(四)，稍大，幅员准千里，陵阜连属，多菽麦，气寒烈。东南抵雪山六百里。(《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

(一) 咀蜜种即《元史·西北地附录》之忒耳迷(Ter-med)。玄奘《西域记》作咀蜜国。此城甚古，费杜西之《帝纪》中亦见之。帖木儿时代，由撒马儿罕往巴里黑(Balkh)者，皆于忒耳迷渡阿母河。今代山铁门关(iron gate)往巴里黑，在稍西地方渡河。一二二〇年秋，忒耳迷为成吉斯汗攻陷。《元史》卷一五一《薛塔刺海传》作帖里麻。

(二) 镞沙国见《西域记》卷一。比耳(Beal)谓即瓦克霄(Wakhsh)。在许漫(Shuman)及柯脱兰(Khotlan)之北。

(三) 骨咄，《西域记》作珂咄罗。其原音为 Khotl。爱德利奚《地理书》作 Kutl。在今库拉伯(Kulab)地方之



东北。

(四) 揭职名见《西域记》，其原音为 Gachi = Gaz, 在巴里黑(Balkh)南山中，一日程。《新唐书》此处，将国作种，谬矣。

## 2. 玄奘、慧超记昭武诸国

赭时国周千余里，西临叶河，东西狭，南北长。土宜气序同葱赤建国。城邑数十，各别君长。既无总主，役属突厥。从此东南千余里，至怛捍国。

怛捍国周四千余里，山周四境，土地膏腴，稼穡滋盛，多花果，宜羊马，气序风寒，人性刚勇，语异诸国，形貌丑弊。自数十年，无大君长，酋豪力竞，不相宾伏。依川据险，划野分都。从此西行千余里，至率堵利瑟那国。

率堵利瑟那国周千四五百里，东临叶河。叶河出葱岭北原，西北而流，浩汗浑浊，汨湍漂急。土宜风俗，同赭时国。自有王，附突厥。从此西北入大沙碛，绝无水草，途路弥漫，疆境难测。望大山，寻遗骨，以知所指，以记经途。行五百余里，至飒秣建国(唐言康国)。

飒秣建国周千六七百里，东西长，南北狭。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极险固，多居人。异方宝货，多聚此国。土地沃壤，稼穡备植，林树蓊郁，花果滋茂，多出善

马。机巧之技，特工诸国。气序和畅，风俗猛烈。凡诸胡国，此为其中。进止威仪，近远取则。其王豪勇，邻国承命，兵马强盛，多是赭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视死如归，战无前敌。从此东至弭秣贺国(唐言米国)。

弭秣贺国周四五百里，据川中。东西狭，南北长。土宜风俗同颯秣建国。从此北至劫布咀那国(唐言曹国)。

劫布咀那国周千四五百里，东西长，南北狭。土宜风俗同颯秣建国。从此国西三百余里，至屈霜你迦国(唐言何国)。

屈霜你迦国周千四五百里，东西狭，南北长。土宜风俗同颯秣建国。从此国西二百里，至喝捍国(唐言东安国)。

喝捍国周千余里。土宜风俗同颯秣建国。从此西四百余里，至捕喝国(唐言东安国)。

捕喝国周千六七百里，东西长，南北狭。土宜风俗同颯秣建国。从此国西四百余里，至伐地国(唐言西安国)。

伐地国周四百余里。土宜风俗同颯秣建国。从此西南五百余里，至货利习弥伽国。

货利习弥伽国顺縛葛河两岸。东西二三十里，南北五百余里。土宜风俗同伐地国，语言少异。从颯秣

建国西南行三百余里，至羯霜那国（唐言史国）。

羯霜那国周千四五百里。土宜风俗同飒秣建国。从此西南行二百余里，入山。山路崎岖，溪径危险，既绝人里，又少水草。东南山行三百余里，入铁门。铁门者，左右带山，山极峭峻，虽有狭径，加之险阻，两傍石壁，其色如铁。既设门扉，又以铁锢，多有铁铃，悬诸户扇，因其险固，遂以为名。（《大唐西域记》卷一）

从大寔国已东，并是胡国，即是安国、曹国、史国、石骡国、米国、康国。中虽各有王，并属大寔所管。为国狭小，兵马不多，而能自护土地。出驼、骡、羊、马、叠布之类。衣著叠衫、袴带及皮毯。言音不同诸国。又此六国，总事火祆，不识佛法。唯康国有一寺有一僧，又不解敬也（一）。此中胡国，并剪须发，爱著白毡帽子。极恶风俗，婚姻交杂，纳母及姊妹为妻。波斯国亦纳母为妻。（《五天竺国传》）

（一）慧超所记为唐玄宗时西域情况，故云诸国并属大食也。回教已盛行，而慧超不言及之，亦诚异矣。

### 3. 杜环、韦节、段成式记昭武诸国

康国在米国西南三百余里，一名萨末建。土沃人富，国小。有神祠名祆，诣国事者，本出于此。（《经行

记》，转录《通典》卷一九三）

石国，其国城一名赭支，一名大宛。天宝中，镇西节度使高仙芝擒其王及妻子归京师。国中有二水，一名真珠河，一名质河，并西北流。土地平敞，多果实，出好犬、良马。（《经行记》，转录《通典》卷一九三）

《西蕃记》云：康国人并善贾。男年五岁，则令学书，少解，则遣学贾，以得利多为善。其人好音声。以六月一日为岁首。至此日，王及人庶，并服新衣，剪发须。在国城东林下，七日马射，至欲罢，日置一金钱于帖上，射中者，则得一日为王。俗事天神，崇敬甚重。云神儿七月死，失骸骨，事神之人，每至其月，俱著黑叠衣，徒跣，抚胸号哭，涕泪交流。丈夫妇女三五百人，散在草野，求天儿骸骨，七日便止。国城外，别有二百余户，专知丧事，别筑一院，其院养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内，令狗食之。肉尽，收骸骨埋殓，无棺槨。（《通典》卷一九三）

苏都瑟匿国有夜叉城。城旧有野叉，其窟见在。人近窟住者五百余家，窟口作舍，设关籥，一午再祭。人有逼窟口，烟气出，先触者死。因以尸置窟口，其窟不知深浅。（《酉阳杂俎》卷四）

苏都瑟匿国西北有蛇磧。南北蛇原五百余里，中间遍蛇，毒气如烟。飞鸟坠地，蛇因吞食，或大小相噬，

及食生草。

私诃条国(一)金辽山寺中有石鼈。众僧饮食将尽，向石鼈作礼，于是饮食悉具。

(一)私诃条即 Sogdo 之译音，波斯人康居国之称号也。《酉阳杂俎》为中国书中最早记有私诃条国者。金辽山不可考。

俱振提国(一)尚鬼神。城北隔真珠江(二)二十里有神。春秋祠之时，国王所须什物金银器，神厨中自然而出，祠毕亦灭。天后使验之，不妄。(《酉阳杂俎》卷一〇)

(一)俱振提即《新唐书》东曹东北之距战提(Kho-djenda)。

(二)真珠河即药杀水(Yaxartes)，又曰锡耳河(Syr Daria)。其上流入中国境者谓之真珠河。

#### 4. 《册府元龟》等记昭武诸国

康国者，康居之后，迁徙不常。其地有胡律，置于祆祠，决罚则取而断之。重死者族，次重者死，贼盗截其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笛。婚姻丧制与突厥同。国立祖庙，以六月祭之，诸侯皆来助祭。俗奉佛。为胡书。气候温，宜五谷，勤修园蔬，树木滋茂。出马、驼、驴、封牛、黄金、饶沙、贻香、阿萨那香、瑟瑟、罽皮、毼毼、锦毡。多蒲萄

酒，富家或致千石，连年不败。丈夫剪发或辫发。其王冠毡帽，饰以金宝。妇人盘髻，幪以皂巾，饰以金花。人多嗜酒，好歌舞于道路。生子必以石蜜内口中，以胶置掌内，欲其成，口尝甘言，持钱如胶之粘物。俗习胡书，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傍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以十二月为岁首。有婆罗门为其占星候气，以定吉凶。颇有佛法。至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相泼盛为戏乐。（《册府元龟》卷九六一）

康国本康居之苗裔。唐武德七年，其王曰屋本支。显庆三年其王曰拂呼发。是年高宗列其地为康居府，以拂呼发为都督。万岁通天元年，则天封其大首领笃婆钵提为王。钵提寻卒，又册立其子泥湿师师为王。泥湿师师卒，册立其子突昏为王。开元十九年，其王乌勒卒，上表请封其子咄曷为曹国王，许之。二十七年，乌勒卒，遣使册咄曷袭其父位。（《册府元龟》卷九六六）

唐高祖武德七年七月，康国、曹国并遣使来朝。高祖以二国远至，劳之甚厚。康国使者罗什支顿首曰：“陛下圣德远被，臣故不远万里。”曹国使者曰：“臣本国以臣为健儿，闻秦王神武，愿在麾下。”高祖大悦，因厚遇之。（《册府元龟》卷一七〇）

太宗贞观元年（六二七）五月，何国、康王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八年(六三四)十二月,石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九年(六三五),康国献狮子。(《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十一年(六三七),康国献金桃、银桃,诏令植之于苑囿。(《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十二年(六三八)十一月,安国遣使贡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十三年(六三九)二月,康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十六年(六四二)春正月,康国、曹国、贺国、史国遣使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十七年(六四三)正月朔,康国遣使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十八年(六四四)正月朔,康国遣使献方物。三月,火辞弥国遣使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十九年(六四五)正月庚午朔,康国遣使来贺贡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二十年(六四六)正月,遣使贡献。(《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二十一年(六四七)正月,石国、康国并贡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二十一年(六四七)三月,帝以远夷各贡方物、珍果咸至,其草木杂物有异于常者,诏皆使详录焉。……康国献黄桃,大如鹅卵,其色黄金,亦称为金桃。(《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二十二年(六四八)正月,康国、石国并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二十三年(六四九)二月,安国王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永徽三年(六五二)十月,曹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永徽四年(六五三)十一月,曹国嗣主新立,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永徽五年(六五四)四月,曹国、康国、安国并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唐显庆三年(六五八),史国列其所治为佉沙州。以其王昭武失阿曷为刺史。开元十五年(七二七),其王曰阿忽必多延屯。二十七年卒。册立其子阿忽钵为王。二十九年(七四一),其王斯谨提立。(《册府元龟》卷九六六)

咸亨二年(六七二)五月,吐火罗、波斯、康国、罽宾国各遣使来朝,贡其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调露元年(六七九)十月,康国、拔汗那、护密国各



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永淳元年（六八二）九月，石国遣使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万岁通天元年（六九六）九月，封康国王大首领左玉铃卫将军笃婆钵提为康国王。（《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万岁通天二年（六九七）四月，安国献两头犬。（《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圣历元年（六九八）七月，册立泥涅师师为康国王。（《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神龙三年（七〇九）六月，康国王突氏遣使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开元五年（七一七）三月，安国遣使献方物。康国王遣使献毛锦、青黛。（《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六年（七一八）二月，米国、石并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六年四月，米国王遣使献拓壁舞筵及铦。是年康国遣使贡献锁子甲、水精杯、玛瑙瓶、驼鸟卵及越诺之类。（《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七年（七一九）三月，安国遣使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八年（七二〇）十二月，石国遣使来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九年(七二一)二月,石国王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二年(七二四)四月,康国王乌勒遣使献侏儒一人、马狗各二。(《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四年(七二六)二月,安国遣使献豹,雄雌各一。(《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四年五月,安国王波婆提遣其弟可悉烂达千拂耽发黎来朝,献马及豹。(《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四年十一月,康国王遣使献豹及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五年(七二七)五月,康国献胡旋女子及豹。史国献胡旋女子及葡萄酒。安国献马。七月,史国王阿忽必多遣使献胡旋女子及豹。十一月,米国遣使献狮子。(《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七年(七二九)正月,米使献胡旋女子三人及豹、狮子各一。(《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八年(七三〇)四月,米国、石国各遣使来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九年(七三一)四月,康国王乌勒遣使上表,请封其子咄褐为曹国王,默为米王。并许之。降书报乌勒曰:“卿僻在遐荒,久修诚款。情深本国,志慕钦风。节义著于家邦,忠孝兼于臣子。言念悬到,叹美良

深。所请各依，可知朕意。”（《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开元二十六年（七三八）十月，诏康国王乌勒卒，封其子咄喝为嗣。（《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开元二十六年十月，曹国王没羨卒，封其弟苏都仆罗为嗣。史国王延屯死，封其子忽钵为嗣。皆死在他年，今从赴也。（《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开元二十七年（七三九）四月，史国王斯谨提遣使献表起居。（《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二十八年（七四〇）三月，以石国蕃王莫贺咄吐屯有功，封为石国王，加特进，仍赐旌节。翌日，又册为顺义王。册曰：“维开元二十八年，岁次庚辰，三月丁亥朔，二十二日戊申，皇帝若曰：于戏！茂秩攸升，疏封有命。宠荣斯及，必在英贤。咨尔石国王莫贺咄吐屯，代袭诚节，器禀果断，尽忠向化，作扞蕃陲。顷以苏祿残妖，尚为边患。乃能纳其邻国，授以良图。候彼疆场，相为表里。致令克清边徼，远辑殊方。实赖心膂，载宣勋力，静言褒异，非尔而谁？是用册尔为顺义王。尔宜敬慎王猷，抚宁部众，永保藩辅，可不慎欤！”（《册府元龟》卷九六四。又见《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九）

开元二十八年十月，安国遣使献宝床子及驼鸟卵、杯。康国遣使献宝香炉及白玉环、玛瑙、水精眼药瓶子。（《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二十八年(七四〇)三月,加拓羯王斯谨鞬(一)特进,赏平苏祿可汗之功,册曰:“维开元二十八年,岁次庚辰,三月丁亥朔,二十六日壬子,皇帝若曰:于戏!乃瞻阴方,代有君长,至于膺我盛礼,荣彼殊邻,必择其人,谅无虚授。咨尔突厥苾伽骨咄祿可汗,气稟崆峒,材雄朔漠,见事无惑,执心不渝。迄先代以来,结好中国。自纘承旧业,克继前修,远遣使臣,来朝阙下。义之所感,情实嘉焉。不有褒称,孰彰忠顺。是用册尔为可汗。今遣从弟左金吾将军质持节礼册,往钦哉,可汗其丕承徽章,益励名节,永保多福,以贻后昆,可不慎欤!”。(《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一) 拓羯非国名也。《新唐书》卷二二〇下《西域传》安国条,拓羯者犹中国言战士也。斯谨鞬为史国王,此名见于《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开元二十七年四月,史国王斯谨提遣使献表起居。斯谨提助西碛节度使盖嘉运平定突骑施苏祿可汗之子吐火仙于碎叶城,及加拜为特进事亦见于《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骑施别种车鼻施噉苏祿条中。册文称之为突厥苾伽骨咄祿可汗,《册府》编者王钦若等似有错误。苾伽骨咄祿可汗之名,亦见于《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乃东突厥伊然可汗之弟也。左金吾卫将军李质持册为登利可汗事亦见《突厥传》。

开元二十九年(七四一),石国王伊吐屯屈勒遣使

上表曰：“奴自千代以来，于国忠赤。只如突厥骑施可汗忠赤之中，部落安贴。后背天可汗，脚底大起。今突厥已属天可汗。在于西头为患，惟有大食，莫逾突厥。伏乞天恩不弃突厥部落，讨得大食，诸国自然安贴。”（《唐会要》卷九九）

开元二十九年（七四一）三月，史国王斯谨提遣首领勃帝米施来朝贺正，具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元年正月丁巳，石国王遣使上表，乞授长男那居车鼻施官。诏拜大将军，赐一年俸料。（《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天宝元年（七四二）三月，曹国王哥逻仆罗、石国王特勤并遣使献马及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西曹国王哥逻仆罗氏昭武，与康国同族。天宝元年，遣使贡方物。诏封怀德王。请内属表曰：“宗祖以来，向天可汗忠赤，尝受征发。望乞慈恩，将奴国土，同为唐国小州。所须驱遣，奴身一心忠赤，为国征讨。”（《全唐文》卷九九九）

天宝二年（七四三）十二月，石国王特勤遣女婿康国大首领康染颊献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三载（七四四）三月，安国王屈底波<sup>（一）</sup>遣大首领来朝并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一）此处安国王屈底波与开元初大食勇将屈底波

(Kutaiba) 同名,然不可混为一人。大食将屈底波卒于开元初年。

天宝三载七月,大食、康国、史国、西曹国、米国、谢颺国、吐火罗国、突骑施、石国,并遣使献马及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三载七月,赐曹国王号为怀德王,米国王为恭顺王,康国王为钦化王。(《册府元龟》卷九六五)

天宝三载七月癸酉,封曹国王、米国王、康国王母可敦并为郡夫人。(《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天宝四载(七四五)七月,安国王屈底波遣使朝贡,遂封屈底波为归义王。(《册府元龟》卷九六五又两见卷九七一)

天宝四年(七四五),曹国王哥逻仆罗遣使上表自陈:“宗祖以来,向天可汗忠赤,尝受征发,望乞慈恩,将奴国土同为唐国小州,所须驱遣奴身,一心忠赤,为国征讨。”(《册府元龟》卷九七七)

天宝四载七月,石国王特勒(应作勤)遣使来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五载(七四六)三月,石国王遣使来朝,并献马十五匹。石国副王伊捺吐屯屈遣使献方物。闰十月,石国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五载(七四六)闰十月,史国米国遣使来朝。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六载(七四七)石国王遣使献马。(《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八载(七四九)八月,石国王子远恩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九载(七五〇)正月,康国王咄褐遣大首领未野门献马十匹及方物。安国王屈底波遣使来朝,献马一百匹。(《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载(七五一)火寻国、康国、安国并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一载(七五二)十二月,康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二载(七五三)五月,火寻国遣使献紫麀皮、白生石蜜、黑盐。七月,安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二载(七五三)十月,封石国王男邦车俱鼻施<sup>(一)</sup>为怀化王。(《册府元龟》卷九六五)

(一)男邦车俱鼻施,下方《唐大诏令》作男那俱车鼻施。以吾所见之《册府元龟》及《唐大诏令》两书校勘优劣观之,似以《唐大诏令》为是。且《册府》卷九六六亦作那偈车鼻施。

维天宝十二载,岁次癸巳,十月戊辰朔十四日辛

已，皇帝若曰：“咨尔故石国顺义王男那俱车鼻施，夫柔远之道，必先文德。录诚之美，是加命礼。卿之先代，累宾朝化，列在蕃王。卿又能效节输忠，克复居宇。捍边率下，循职修贡。信彰夷落，义贯幽明。言念悬诚，良多嘉尚。今授卿特进，仍封怀化王，并赐丹书铁券，以表忠赤。宜执于恭顺，保其始终。每资犄角之用，永固山河之宠，可不美欤？”（《唐大诏令》卷六四）

天宝十二载十二月，石国遣使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三载（七五四）四月，米国遣使来朝。九月，康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三载闰十一月，东曹国王设阿及安国副王野解及诸胡九国王，并遣上表，请同心击黑衣，辞甚切至。帝方务以怀柔，皆劳赐，慰喻遣之，以安西域。（《册府元龟》卷九七三）

天宝十四载（七五五）三月，康国副王、火寻国王稍芬、曹国王设阿忽并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四载（七五五）三月丁卯，康国王、石国副王并遣使朝贡，各授折冲都尉，赐紫袍、金带、鱼袋七事，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乾元元年（七五八）六月辛丑朔，康国长史康忠义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乾元二年（七五九）三月，安国使安莫纯瑟来朝。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乾元二年（七五九）十二月戊申，宴蕃、胡、拓羯于三殿，各赐物三十段。（《册府元龟》卷九七六）

宝应元年（七六二）十二月，火寻、石国并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二）

大历七年（七七二）十二月，康国、米国等各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二）

石国，唐显庆三年（六五八）列其地为大宛府，以其王噉吐屯掇舍提于屈昭穆为都督。开元初，封其王莫贺咄吐屯为石国王。九年，封其王伊吐屯屈昭。天宝五载，封其王子那伽车鼻施为怀化王。（《册府元龟》卷九六六）

康国马，康居国也，是大宛马种，形容极大。武德中，康国献四千匹。今时官马，犹是其种。（《唐会要》卷七二）

火辞弥<sup>（一）</sup>与波斯接，风俗亦与波斯同。贞观十八年（六四四）三月，遣使贡方物，与摩罗游使者偕来。（《唐会要》卷一〇〇）

（一）火辞弥即 Khwarizm 之译音，《唐书》作火寻或曰货利习弥。

永徽中（六五〇至六五五），其国（康国）频遣使告

为大食所攻，兼征赋税。（《唐会要》卷九九）

## 二 拔汗那

### 1. 《新唐书》记拔汗那

宁远者，本拔汗那<sup>(一)</sup>，或曰辘汗。元魏时谓破洛那。去京师八千里，居西鞬城，在真珠河<sup>(二)</sup>之北。有大城六，小城百，人多寿。其王自魏晋相承不绝。每元日，王及首领判二朋。朋出一人被甲斗，众以瓦石相之，有死者止，以卜岁善恶。贞观中，王契苾为西突厥瞰莫贺咄所杀，阿瑟那鼠匿夺其城。鼠匿死，子遏波之立契苾兄子阿了参为王，治呼闷城<sup>(三)</sup>。遏波之治渴塞城<sup>(四)</sup>。显庆初，遏波之遣使朝贡，高宗厚慰谕。三年，以渴塞城为休循州都督府，授阿了参刺史，自是岁朝贡。玄宗开元二十七年，王阿悉烂达干助平吐火仙，册拜奉化王。天宝三载，改其国号宁远。帝以外家姓赐其王曰窈，又封宗室女为和义公主，降之。十三载，王忠节遣子薛裕朝，请留宿卫，习华礼，听之，授左武卫将军。其事唐最谨。（《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

（一）拔汗那即Ferghana之译者，汉时大宛国也。《西域记》作怛得。

（二）真珠河即药杀水(Yaxartes)之上流，见上方所

录《唐书·石国传》。

(三) 西鞬城及呼闷城皆不可考。

(四) 汉时其都城曰贵山城，今之柯伤(Kasan)也。渴塞即贵山之转音。

## 2. 玄奘、慧超、杜环、段成式记拔汗那

怛捍国周四千余里，山周四境，土地膏腴，稼穡滋盛。多花果，宜羊马。气序风寒，人性刚勇，语异诸国，形貌丑弊。自数十年，无大君长，酋豪力竞，不相宾伏。依川据险，划野分都。从此西行千余里，至率堵利瑟那国。（《大唐西域记》卷一）

从康国已东，即跋贺陀国，有两王。缚叉大河当中西流，河南一王属大寔，河北一王属突厥。所管土地，亦出驼、骡、羊、马、叠布之类。衣著皮裘叠布，食多饼麩。言音各别，不同余国。不识佛法，无有寺舍僧尼。（《五天竺国传》）

拔汗那国在怛逻斯南千里，东隔山，去疏勒二千余里，西去石国千余里。城有数十，兵有数万。大唐天宝十年，嫁和义公主于此。国土有波罗林，林下有球场。又有野鼠，遍于山谷。土宜蒲萄、菴罗果、香枣、桃、李。从此国至西海，尽居土室。衣羊皮叠布，男子妇人皆著鞞。妇人不饰铅粉，以青黛涂眼而已。（《经行记》，转录

《通典》卷一九二)

拔汗那,十二月十九日,王及首领分为两朋。各出一人,着甲,众人执瓦石,东西捧杖,东西互击,甲人先死,即止,以占当年丰俭。(《酉阳杂俎》卷四)

### 3. 《册府元龟》记拔汗那

咸亨二年(六七〇)三月,拔汗那遣使来朝,贡其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咸亨二年(六七〇)八月,富那国(一)王尸利提婆跋摩遣使来朝,贡其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一)富那国即拔汗那也,为 Ferghana 之更近译音。

上元二年(六七五)正月,拔汗那王献碧颇黎及蛇黄。(《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调露元年(六七九)十月,拔汗那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开元二十一年(七三三)三月,可汗那(一)王易米施遣使献马。(《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可汗那王易米施遣使首领婆延达干等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一)可汗那(Kokana),拔汗那国内一城,约在东经七十一度,北纬四十一度,锡耳河南岸。

开元二十七年(七三九)四月,拔汗那王阿悉烂达

干遣使献表起居。（《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二十九年（七四一）正月，拔汗那王遣使献马。三月，拔汗那王遣首领阿解支达干思伽来朝贺正，具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三载（七四四）闰二月，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遣大首领来贺正并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三载（七四四）十二月，封宗女为和义公主，降宁远国。制曰：“呼韩来享，位列侯王。乌孙入和，义通姻好。怀柔之道，今古攸同。宁远国奉化王骠骑大将军烂达干，志慕朝化，誓为边扞。渐声教而有孚，勤职贡而无阙。诚深内附，礼异殊邻。爰锡嘉偶，特申殊渥。四从弟前河南府告成县令叅第四女，质稟幽闲，性惟纯懿。承姆师之训道，实宗人之光仪。固可以保合戎庭，克谐邦选。宜膺远好，以宠名蕃。可封和义公主降宁远国奉化王。”（《册府元龟》卷九七九）

天宝四载（七四五）九月，宁远国奉化王、特进骠骑大将军、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遣使来贺正。（《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五载（七四六）十一月，威远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八载（七四九）宁远国王子屋磨来朝。又十一月，宁远国奉化王阿悉烂达干遣使贺正。（《册府元龟》卷

九七一)

天宝十载(七五一)二月,宁远国奉化王阿悉烂达干遣使献马二十二匹及豹、天狗各一。九月,宁远国奉化王阿悉烂达干遣使献马二十匹。是月,又献马四十四。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一载(七五二)十二月,舍磨国、宁远国遣使来朝。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一载(七五二)十二月,己卯,舍磨国、宁远国并遣使来朝,皆赐锦袍、金带、鱼袋七事,放还蕃。 (《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天宝十二载(七五三)八月,宁远国遣使朝贡。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三载(七五四)四月,宁远国遣使来朝。九月,宁远奉化王遣使献胡马及方物。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四载(七五五)六月壬子以宁远国王子奚薛裕为左武卫员外将军,赐金袍、钿带、鱼袋七事,放还蕃。 (《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乾元二年(七五九)三月,宁远国使乌物来朝。八月,宁远国使葛等来朝。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宝应元年(七六二)六月,宁远国遣使朝贡。八月,又朝贡。十二月又朝贡。 (《册府元龟》卷九七二)

### 三 勃律

#### 1. 《新唐书》等记勃律国

大勃律或曰布露(一)，直吐蕃西，与小勃律接，西邻北天竺乌菴。地宜郁金，役属吐蕃。万岁通天逮开元时，三遣使者朝。故册其君苏弗舍利支离泥为王。死，又册苏麟陀逸之嗣王。凡再遣大首领，贡方物。

(一) 勃律，《魏书》作波路国，又作钵卢勒国，为Bolor之译音也。其地所在，可参见拙译《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三十二章。

小勃律去京师九千里而羸，东少南三千里距吐蕃赞普牙，东八百里属乌菴，东南三百里大勃律，南五百里箇失蜜(一)，北五百里当护密之娑勒城(二)。王居孽多城(三)，临娑夷水。其西山巔有大城曰迦布罗(四)。开元初，王没谨忙来朝。玄宗以儿子畜之，以其地为绥远军。国迫吐蕃，数为所困。吐蕃曰：“我非谋尔国，假道攻四镇尔。”久之，吐蕃夺其九城。没谨忙求救。北廷节度使张孝嵩遣疏勒副使张思礼率锐兵四千，倍道往。没谨忙因出兵，大破吐蕃，杀其众数万，复九城。诏册为小勃律王。遣大首领察卓那斯摩没胜入谢。没谨忙死，子难泥立。死，兄麻来兮立。死，苏失利之立。为吐

蕃阴诱，妻以女，故西北二十余国，皆臣吐蕃，贡献不入。安西都护三讨之无功。天宝六载，诏副都护高仙芝伐之。前遣将军席元庆驰千骑见苏失利之曰：“请假道趋大勃律。”城中大酋五六，皆吐蕃腹心。仙芝约元庆：“吾兵到，必走山。出诏书召慰，赐绘采。缚酋领待我。”元庆如约。苏失利之挟妻走，不得其处。仙芝至，斩为吐蕃者，断娑夷桥。是暮，吐蕃至，不能救。仙芝约王降，遂平其国。于是拂菻、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恐，咸归附。执小勃律王及妻归京师。诏改其国号归仁，置归仁军，募千人镇之。帝赦苏失利之不诛，授右威卫将军，赐紫袍、黄金带，使宿卫。（《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

（一）箇失密即克什弥尔。

（二）娑勒城或即帕米尔高原之撒尔哈德城（Sardhad）也。

（三）孽多城或即今之几力几特城（Gilgit），娑夷水即几力几特河。

（四）迦布罗，《元史·西北地附录》作可不里（Kabul），阿富汗国东部大城也。

高仙芝（一），本高丽人也。父舍鸡，初从河西军，累劳至四镇（二）十将诸卫将军。仙芝美姿容，善骑射，勇决骁果。少随父至安西，以父有功，授游击将军。年



二十余，即拜将军，与父同班秩，事节度使田仁琬、盖嘉运，未甚任用。后夫蒙灵警累拔擢之。开元末，为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小勃律国王为吐蕃所招，妻以公主，西北二十余国，皆为吐蕃所制，贡献不通。后节度使田仁琬、盖嘉运并灵警累讨之，不捷。玄宗特敕仙芝以马步万人为行营节度使往讨之。时步军皆有私马。自安西行十五日至拨换城<sup>(三)</sup>。又十余日，至握瑟德<sup>(四)</sup>。又十余日，至疏勒<sup>(五)</sup>。又二十余日，至葱岭守捉<sup>(六)</sup>。又行二十余日，至播密川<sup>(七)</sup>。又二十余日，至特勒满川。即五识匿国也<sup>(八)</sup>。仙芝乃分为三军，使疏勒守捉使赵崇玘统三千骑趣吐蕃连云堡，自北谷入。使拨换守捉使贾崇瓘自赤佛堂路入。仙芝与中使边令识自护密国<sup>(九)</sup>入。约七月十三日辰时，会于吐蕃连云堡<sup>(一〇)</sup>，堡中有兵千人。又城南十五里，因山为栅，有兵八九千人。城下有婆勒川<sup>(一一)</sup>，水涨，不可渡。仙芝以三牲祭河，命诸将选兵马，人赍三日乾粮，早集河次。水既难渡，将士皆以为狂。既至，人不湿旗，马不湿鞵，已济而成列矣。仙芝喜谓令诚曰：“向吾半渡，贼来，吾属败矣。今既济成列，是天以此贼赐我也。”遂登山挑击，从辰至巳，大破之。至夜，奔逐，杀五千人，生擒千人，余并走散。得马千余匹，军资器械，不可胜数。玄宗使术士韩履冰往视日，惧不欲行。边

令诚亦惧，仙芝留令诚等以羸病羸弱三千余人守其城。仙芝遂进三日，至坦驹岭<sup>(一二)</sup>，直下峭峻四十余里。仙芝料之曰：“阿弩越<sup>(一三)</sup>胡若速迎，即是好心。”又恐兵士不下，乃先令二十余骑，诈作阿弩越城胡服上岭来迎。既至坦驹岭，兵士果不肯下。云：“大使将我欲何处去？”言未毕，其先使二十人来迎云：“阿弩越城胡并好心奉迎。”娑夷河<sup>(一四)</sup>藤桥已斫讫，仙芝阳喜以号令，兵士尽下。娑夷河即古之弱水也，不胜草芥毛发。下岭三日，越胡果来迎。明日，至阿弩越城。当日令将军席元庆、贺娄余润先修桥路，仙芝明日进军。又令元庆以一千骑先谓小勃律王曰：“吾取汝城，亦不斫汝桥。但借汝路过，向大勃律去。”城中有首领五六人，皆赤心吐蕃。仙芝先约元庆云：“军到，首领百姓必走入山谷。招呼，取以救命，赐采物等。首领至，齐缚之以待。”元庆既至，一如仙芝之所教。缚诸首领。王及公主走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斩其为吐蕃者五六人，急令元庆斫藤桥，去勃律犹六十里。及暮，才斫了，吐蕃兵马大至，已无及矣。藤桥阔一箭道，修之一年方成。勃律先为吐蕃所诈借路，遂成此桥。至是，仙芝徐自招谕，勃律及公主出降，并平其国。天宝六载八月，仙芝虏勃律王及公主，趣赤佛堂路班师。九月，复至娑勒川连云堡与边令诚等相见。其月末，还播密川，令刘单草告捷

书，遣中使判官王廷芳(一五)告捷。(《旧唐书》卷一〇四《高仙芝传》)

(一)《新唐书》卷一三五亦有《高仙芝传》。两本相校，《旧唐书》实为清晰。吾故取《旧唐书》节录之也。

(二)四镇者，龟兹(贞观二十年平龟兹置)、毗沙(本于阗国，贞观二十二年内附，高宗正元二年置府)、焉耆(贞观十八年灭焉耆置，有碎叶城，调露元年，都护王芳翼筑四面十二门，为屈曲隐出伏没之状云)、疏勒(贞观九年疏勒内附置)四都督府也。咸亨元年(公元六七〇)，吐蕃陷安西，因罢四镇。长寿二年(六九四年)复置，西尽波斯国，皆隶安西都护府。都护初治西州，又徙治高昌故地，最后徙治龟兹，今之库车(Kucha)也。

(三)拨换城，据贾耽安西入西域道云，即姑墨州，一曰威戎城，今之阿克苏(Aksu)也。又有谓即今之拜城者，亦有谓即哈拉玉尔滚者。

(四)握瑟德即贾耽之据史德城，一曰郁头州。以地图观之，及行程日数计之，约在今巴楚邻近也。

(五)疏勒即今喀什噶尔(Kashgar)。

(六)葱岭守捉在疏勒西南，故羯盘陀国，今之撒里库尔(Sarikol)也。开元中，置守捉，安西极边之戍。

(七)播密川即今之帕米尔河(Pamir River)。

(八)识匿国，玄奘《西域记》作尸弃尼，今为锡克南(Shignan)。特勒满川当即锡克南境内之阿母河上流。仙芝在此处分军为三，一取东道，一取西道，而自取中道也。

(九) 护密国,《西域记》作达摩悉铁帝国,即今之瓦汉(Wakhan)。

(一〇) 连云堡似即赤特拉尔(Chitral)。

(一一) 婆勒川即 Beilam River 之译音。此河又名库纳儿(Kunar)。周世棠、孙海环之《二十世纪中外大地图》作赤特拉尔河。此河经赤特拉尔城东而南流。

(一二) 坦驹岭即达尔库特山口(Darkot Pass)之译音。

(一三) 阿弩越城即几力几特(Gilgit)。

(一四) 娑夷河即几力几特河,在城东,吐蕃人由东面而来也。

(一五)《新唐书》于班师后,增入“于是拂菻、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慑降附”数语。

李嗣业初为中郎将,玄宗天宝七年,安西都知兵马使高仙芝奉诏总管军,专征勃律,选嗣业马郎将田珍为左右陌刀将,子时吐蕃取十万众于婆勒城,据山因水,堑断崖谷,编木为城。仙芝夜行军,渡信图河,奄至城下。仙芝谓嗣业与田珍曰:“不午时,须破此贼。”嗣业引步军,持长刀,乱上山。山头抛礮,蔽空而下,嗣业独引一旗于绝险处先登,诸将因之齐上。贼不虞汉军暴至,大溃,填溪谷,投水溺死仅十八九,遂长驱至勃律城,擒勃律王、吐蕃公主。(《册府元龟》卷三九六,又见卷

三八五)

高仙芝为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小勃律国王为吐蕃所招，妻以公主。西北二十余国皆为吐蕃所制，贡献不通，节度使田仁琬、盖嘉运、夫蒙灵警累讨之不捷。天宝五载，特敕仙芝以马步万人为行营节度往讨之。自安西行十五日至拨换城，三十余日至握瑟德，又十余日至疏勒，又二十余日至葱岭守捉，又二十余日至播密川，又二十余日至特勒蒲川。仙芝乃分为三军，使疏勒守捉赵崇泚统三千骑趣吐蕃连云堡，直北谷入。使拨换守捉贾崇瓏自赤佛堂路入。仙芝与中使边令诚自护密国入，约七月十三日辰时会于连云堡。遂登山挑击，从辰至巳，大破之，至夜奔逐杀四五百人，生擒千人，余并走散，得马千余匹，军资器械不可胜数。仙芝遂进至勃律国，招谕其王并公主出降，并平其国。六载八月，仙芝虏勃律王及公主，取赤佛堂路班师，制授仙芝鸿胪卿，摄御史中丞，代灵警为四镇节度使。九载，将兵讨石国，平之，获其王以归。（《册府元龟》卷三五八）

## 2. 慧超记勃律国

迦叶弥罗国东北隔山十五日程，即是大勃律国、杨同国、娑播慈国<sup>(一)</sup>。此三国并属吐蕃所管，衣著、言音、人风并别。著皮裘、氍衫、靴裤等也。地狭小，山川

极险。亦有寺有僧，敬信三宝。……

又迦叶弥罗国西北，隔山七日程，在小勃律国。此属汉国所管。衣著、人风、饮食、言音与大勃律相似。著氎衫及靴，剪其发，头上缠叠布一条，女人在发。贫多富少，山川狭小，田种不多。其山樵机，原无树木，及于诸草。其大勃律原是小勃律王所住之处，为吐蕃来逼，走入小勃律国坐。首领百姓在彼，大勃律不来。（《往五天竺国传》）

（一）慧超之在勃律，约当唐玄宗开元十五年（七二七）。杨同国即羊同国，在我国西藏西北部。

### 3. 《册府元龟》等记勃律

则天垂拱九年（一）十二月，勃律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一）垂拱无九年，此处有误刊。

万岁通天二年（六九七）十月，勃律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开元四年（七一六）闰十二月，勃律国遣大首领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五年（七一七）五月，册命勃律国王苏弗舍利支离泥为勃律王。册曰：“维开元五年，岁次丁巳，五月庚子朔，二十七日丙寅，皇帝若曰：于戏！夫象贤踵德，

匪直诸华。开国承家，无隔殊俗。咨尔勃律国王苏弗舍利支离泥，卿历代曾渠，执心忠肃。遥申诚款，克修职贡。谢知信繇其远略，郭虔瓘所以足兵。行观郁成授首，何止匈奴断臂。是用命尔为勃律国王，尔宜善始令终，长奉正朔，宁人保国，庆及苗裔。往钦哉！其先膺典册，祇朕宠命，可不慎欤！”（《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开元七年（七一九）七月，佛律国苏弗舍利遣使来朝，谢册立恩也。（《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八年（七二〇）六月，遣使册勃律国王苏麟陀逸之为勃律国王。（《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开元十二年（七二四）二月丙申，勃律遣大首领苏磨罗来贺正，进阶游击将军，各赐帛五十匹，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十六年（七二八）十月丁丑，勃律大首领吐毛檐没师来朝，授折冲，赐紫袍金带，放还。（《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十九年（七三一）四月，册小勃律国王难泥为共国王。降书谓之曰：“惟尔代雄荒服，为国藩卫。居万里之外，竭一心之忠。用能潜应王师，克剪悖寇。葱河失险，青海无波。使我威灵远加，繇尔诚节克著。言念功效，叹美良深。今册尔为本国王，并赐衣带，王宜领取。”（《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开元二十一年(七三三)闰三月，勃律国王没谨忙遣使大首领察卓那斯磨没胜来朝，谢册立之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二十三年(七三五)四月甲午，勃律国大首领拔舍伽来朝，授郎将。赐帛五十匹，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二十九年(七四一)二月，小勃律国王卒。册立其兄麻号来嗣位。册曰：“于戏！王泽无偏，义弘于远迩。朝荣所厚，谅敦于款诚。咨尔麻号来，代袭君长，家传忠信。地虽限于绝域，心每归于本朝。爰逮尔躬，足继前绪。素有馭下之略，益坚奉上之志。是用册尔为勃律国王。尔共敬膺典册，无忘节义。永保土宇，以贻子孙，可不慎欤？”（《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天宝四载(七四五)七月，小勃律遣僧大德三藏伽罗密多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七载(七四八)正月，勃律归仁国(一)王遣使献金花。（《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一) 归仁国即勃律国所改，见《新唐书》卷二二一下《勃律传》。

天宝七载八月戊午，勃律国王苏失利芝及三藏大德僧伽罗密多并来朝。授伽罗密多鸿胪员外卿，放还蕃。赐苏失利芝紫袍金带，留宿卫，给官宅。（《册府元



龟》卷九七五)

天宝十一载(七五二)八月,归仁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一载(七五二)九月壬戌,归仁国遣使朝贡,授中郎将,赐紫袍、金带、鱼袋七事,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天宝十二载(七五三)三月,归仁国遣使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四载(七五五)八月,归仁国王遣使谢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乾元元年(七五八)八月丁卯,归仁国使来朝,并宴于紫宸殿。(《册府元龟》卷九七六)

敕勃律国王苏没谨忙:得王斛斯表、卿所与斛斯书,知卿忠赤输诚,闻有外贼相诱,执志无二。又闻被贼侵寇,颇亦艰虞。能自支持,且得退散,并有杀获,朕用嘉之。卿兄麻来兮及首领已下,各量与官赏,具如别敕。今赐物三百匹,银盃瓶、银盘各一,衣一副。并金钿带七事,至宜领取。夏中甚热,卿及首领已下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七张九龄)

## 四 吐火罗

### 1. 《新唐书》记吐火罗

吐火罗或曰土豁罗，曰覩货逻，元魏谓吐呼罗者。居葱岭西，乌浒河之南，古大夏地。与挹怛(一)杂处，胜兵十万。国土著，少女多男。北有颇黎山(二)，其阳穴中有神马(三)，国人游牧牝于侧，生驹，辄汗血。其王号叶护(四)。武德、贞观时再入献。永徽元年献大鸟，高七尺，色黑，足类橐驼，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噉铁，俗谓驼鸟。显庆中，以其阿缓城为月氏都督府(五)，析小城为二十四州，授王阿史那都督。后二年，遣子来朝。俄又献玛瑙鐙树，高三尺。神龙元年，王那都泥利遣弟仆罗入朝，留宿卫。开元、天宝间，数献马骥、异药、乾陀婆罗二百品、红碧玻璃。乃册其君骨吐祿顿达度为吐火罗叶护、挹怛王。其后邻胡羯师谋引吐蕃攻吐火罗，于是叶护失里忙伽罗丐安西兵助讨。帝为出师破之。乾元初，与西域九国发兵为天子讨贼，肃宗诏隶朔方行营。

(一) 挹怛人(Ephthalite)即白匈奴人，宇文周之末，为波斯及突厥所瓜分。大夏亡于月氏，月氏亡于挹怛，挹怛(即嚙哒)亡于西突厥，而突厥又亡于唐。此阿母河以

南诸地之历史也。

(二) 颇黎山亦自昔有名。参见《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二十九章及附注。

(三) 吐火罗有神马，可以参见拙译《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二十九章。

(四) 叶护与《后汉书·月氏传》之翎侯同音，皆突厥语 Yabgu, Shabgu 之译音，王之义也。用突厥语称号，可以知其人为突厥族也。

(五) 唐高宗时，中国未尝用兵于吐火罗境，而归附中国者，盖其地隶突厥，突厥亡，其地当然亦望风款附也。吐火罗境内详细分划，可参见《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

挹怛国，汉大月氏之种。大月氏为乌孙所夺，西过大宛，击大夏臣之，治蓝氏城。大夏即吐火罗也。嚙哒，王姓也<sup>(一)</sup>，后裔以姓为国，讹为挹怛，亦曰挹阇。俗类突厥。天宝中遣使朝贡<sup>(二)</sup>。

(一) 《唐书》谓嚙哒为吐火罗王姓，完全谬误。嚙哒乃另一民族，其来阿母河流域，远在吐火罗之后也。

(二) 唐玄宗时，吐火罗与中国及大食之交涉，可参见本书《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编中。

俱兰<sup>(一)</sup>或曰俱罗弩，曰屈浪拿，与吐火罗接。环地三千里，南大雪山<sup>(二)</sup>，北俱鲁河<sup>(三)</sup>。出金精，琢石取之。贞观二十年，其王忽提婆遣使者来献，书辞类浮

屠语。

(一) 俱兰或曰俱罗弩，曰屈浪弩，名见玄奘《西域记》卷十二，其原音为 Kuran，在今骨克察河 (Kokcha R.) 上流，拉其瓦特 (Lajward) 地方是也，以产琉璃驰名。

(二) 大雪山即印度库斯山 (Hindukush)。

(三) 俱鲁河似即骨克察河。

劫者(一)居葱岭中，西及南距赊弥(二)，西北挹怛也，去京师万二千里。气常热。有稻、麦、粟、豆，畜羊、马。俗死弃于山。武德二年，遣使者献宝带、玻璃、水精杯。

(一) 劫，巴达克山南之乞脱拉尔 (Chitral)，速读之，音稍相近也。

(二) 赊弥，《西域记》作商弥国，地近乞脱拉尔。在北纬三十五度三十五分，东经七十二度二十七分。

越底延(一)者，南三千里距天竺，西北千里至赊弥，东北五千里至瓜州。居辛头水(二)之北。其法不杀人，重罪流，轻罪放。无租税。俗剪发，被锦袍。贫者白氍毹，自澡洁。气温。多稻、米、石蜜。(《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

(一) 越底延即 Udyana 之译音，他书多译作乌菴，或乌仗那者也。丁谦《唐书西域传考证》谓即《魏书·嚧哒传》之拔底延城，实属大谬。拔底延乃希腊人之拔克脱利

亚(Bactria)讹音,今之巴里黑城(Balkh)。《唐书》所举四邻地名,无一相合。何可因有底延二字相同,即武断谓同一地耶?

(二) 辛头水即印度斯河(Indus)。

西域府十六,州七十二。 龙朔元年,以陇州南由令王名远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自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凡十六国。以其王都为都督府,以其属部为州县。凡州八十八,县百一十,军府百二十六,皆隶安西都护府。

月支都督府,以吐火罗叶护阿缓城置,领州二十五。

蓝氏州(以钵勃城置)大夏州(以缚叱城置)汉楼州(以俱祿鞬城置)弗敌州(以乌逻毡城置)沙律州(以咄城置)劬水州(以羯城置)盎越州(以忽婆城置)忸密州(以乌罗浑城置)伽倍州(以摩彦城置)粟特州(以阿捺腊城置)钵罗州(以兰城置)双泉州(以悉计密悉帝城置)杞惟州(以昏磨城置)迟散州(以悉密言城置)富楼州(以乞施嚙城置)丁零州(以泥射城置)薄知州(以析面城置)桃槐州(以阿腊城置)大檀州(以颊厥伊城具阌达官部落置)伏卢州(以播萨城置)身毒州(以乞涩职城置)西戎州(以突厥施怛馱城置)篋颀州(以骑失帝城置)叠仗州(以发部落城置)苑汤州(以拔特山城置)(一)

(一) 以上二十五州，多不可考。拔特山似即元时之巴答哈伤，今代之巴达克山(Badakshan)。

大汗都督府，以仄达部活路城(一)置，领州十五。

附墨州(以弩那城置)奄蔡州(以胡路城置)依耐州(以婆多楞萨达健城置)犁州(以少俱部落置)榆令州(以乌漠言城置)安屋州(以遮瑟多城置)闾陵州(以数始城置)碣石州(以迦沙纷遮城置)波知州(以羯滂支城置)乌丹州(以乌捺斯城置)诺色州(以速利城置)迷密州(以顺问城置)盼顿州(以乍城置)宿利州(以颂施谷部落置)贺那州(以汗曜部落置)

(一) 活路城，似即今之Khulm，玄奘《西域记》作忽露摩国。

条支都督府，以诃达罗支国(一)伏宝瑟颠城置，领州九。

细柳州(以护闻城置)虞泉州(以赞候瑟颠城置)犁蕲州(以據瑟部落置)崦嵫州(以遏忽部落置)巨雀州(以乌离难城置)遗州(以遗兰部落置)西海州(以郝萨大城置)镇西州(以活恨部落置)乾陀州(以缚狼部落置)

(一) 诃达罗支国即谢颯国，又曰漕矩叱(Jaguda)。

天马都督府，以解苏国(一)数瞞城置，领州二。

洛那州(以忽论城置)束离州(以达利薄纆城置)

(一) 解苏国即《西域记》之揭职国，其原音为 Gaz-Gachi, 在巴里黑(Balkh)南山中，一日程。

高附都督府，以骨咄(一)施沃沙城置，领州二。

五翎州(以葛逻鞬城置)休蜜州(以乌斯城置)

(一) 骨咄或曰珂咄罗，其原音为 Khotl。爱德利奚(Edrisi)《地理书》作 Kutl, 在库拉伯(Kulab)东北。

修鲜都督府，以罽宾国(一)遏纥城置，领州十。

毗舍州(以罗漫城置)阴米州(以贱那城置)波路州(以和蓝城置)龙池州(以遗恨城置)乌弋州(以塞奔你罗斯城置)罗罗州(以滥鞬城置)檀特州(以半制城置)乌利州(以勃迸城置)漠州(以鹞换城置)悬度州(以布路鞬城置)

(一) 罽宾国为今之克什弥尔(Kashmir), 不隶吐火罗, 实北印度境也。

写凤都督府，以帆延国(一)罗烂城置，领州四。

解谷州(以肩捺城置)冷沧州(以俟麟城置)悉万州(以缚时伏城置)钳敦州(以未腊萨旦城置)

(一) 帆延或曰望衍, 曰梵衍那, 曰犯引, 曰范阳, 即今巴緬城(Bamian)。

悦般州都督府，以石汗那国(一)艳城置，领州一。

双靡州(以俱兰城置)

(一)《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谢昶条云：石汗那或曰斫汗那，似即巴里黑东南之铎汗那(Dogana)。俱兰或曰俱罗弩，曰屈浪拿，见玄奘《西域记》卷一二。其原音为Kuran，在骨克察河Kokcha上流，拉共瓦特(Lajward)地方是也。其地以产琉璃(Lapis lazuli)驰名。

奇沙州都督府，以护时健国(一)遏密城置，领州二。

沛隶州(以漫山城置)大秦州(以睿密城置)

(一)护时健国，玄奘《西域记》卷一作胡实健国，在呼罗珊坦刺健(Talikan)之东南，巴里黑之西南，近大雪山(Hindukush)。

姑墨州都督府，以怛没国(一)怛没城置，领州一。

栗弋州(以弩羯城置)

(一)怛没国，玄奘《西域记》作咀蜜国(Termed)《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忒耳迷，位于阿母河北。

旅獒州都督府，以乌拉喝国(一)摩喝城置。

(一)乌拉喝国，《隋书·西域传》作乌那曷，即巴里黑(Baikh)之异译。摩喝音与缚喝相近。

昆墟州都督府，以多勒建国(一)低宝那城置。

(一)多勒建国，玄奘《西域记》作坦刺健国(Talikan)在巴里黑西南呼罗珊(Khorassan)境内。巴达克山(Badakhshan)境内亦有多勒建。《元史·西北地附录》作塔里干。《元史·太祖本纪》十七年壬午，作塔里寒。据阿拉伯著



作家之记载，亚洲西境有数城或地域，皆名塔里干。伊思塔克里(Istakhri)于公元第十世纪时(五代宋初)，言波斯东北爱尔不斯山(Elburs Mountains)旁，可疾云城(Kazvin)(名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之北，有塔里干城(Talekan)，人口不众，地邻低帘(Dilem)(名见《西北地附录》)。阿伯尔肥达《地理书》有同样记载。波斯地理家莫斯陶肥(Mostaufi)谓塔里干在可疾云城东，境内多山。元初，旭烈兀征没里奚国，塔里干亦被陷。伊思塔克里《地理书》中，复有一塔里干，在巴里黑之东，近巴达克山，吐火罗(Tokharestan)之都城也。此地名又可拚作塔伊康(Taikan)，与《马哥孛罗游记》中之拚法相同，地点亦同。《元经世大典·西北地图》，塔里干在巴里黑西北，似即玄奘之咀刺健国，唯方向不同，或为元人误置也。阿尔比鲁尼(卒于一〇三八年)将呼罗珊境内者写作塔里干(Taliqan)，近巴达克山者写作塔伊康(Tayiqan, Taikan)。十一世纪时，爱德利奚《地理书》亦载巴里黑城东之塔里干在吐呼罗境内，城西之塔里干在呼罗珊境内。阿伯尔肥达之《地理书》将在吐火罗境者写作塔伊康(Taikan)，在呼罗珊者作塔里干(Talekan)。《唐书》之多勒建既列在吐火罗道内，似即巴里黑城东面之塔里干，然亦不能断定也。玄奘之咀刺健虽在巴里黑西南，然据其上下文记载，尚未出睹货逻境，当亦隶于睹货逻也。

至拔州都督府，以俱密国<sup>(一)</sup>褚瑟城置。

(一) 俱密国亦见《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识匿条，治山中，在吐火罗东北，南临黑河。此即古代拖雷美《地理书》之科美第国(Comedi)。玄奘《西域记》卷一作拘谜阇国，据大葱岭中。黑河即缚葛河，亦名阿母河也。

乌飞州都督府，以护密多国(一)摸遼城置，领州一。

钵和州(以娑勒色河城置)

(一) 护密多即《梁书》卷五四《诸夷传》之胡蜜丹国，皆 Humacdan 之译音。《新唐书》识匿条又作护密国，略去末尾丹字音。玄奘称之为达摩悉铁帝国。

王庭州都督府，以久越得隗国(一)步师城置。

(一) 久越得隗国即昆度斯(Kunduz)南之喀塔干(Kataghan)也。久越二字之古音速读之，与喀相近。其地有盐矿，自昔驰名。

波斯都督府，以波斯国疾陵城置(一)。(《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

(一) 唐代波斯都督府所辖境域，仅波斯东部边地而已。回教初兴时，赛其斯坦(Sejistan)之首府曰柴兰其(Zaranj)音与疾陵亦相近。柴兰其近古代鲁斯吐姆(Rustum)王之都城法尔斯(Fars)。法国鲍梯(M. Pauthier)谓疾陵城或即泄刺失(Shiraz)。然详考之，殊与当时情形不合也。龙朔元年(公元六六一年)，泄刺失已陷于大食人之手，中国断不能在该处设立都督府也。丁谦谓即波斯

都宿利城（即赛流开雅 Seleukia），其不可信亦与鲍梯之说相等也。

吐火罗及昭武九姓，中国所设之府州，究保守若干年始失去，亦为吾人所欲知者。考之西史阿拉伯勇将屈底波（Kutaiba）于玄宗开元初年，席卷西部土耳其斯坦而有之。中国之失葱岭以西诸国，大约即于是时。屈底波没后，诸国似仍与中国交通不绝，直至安史乱后始止。《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云，高宗遣使分往康国、吐火罗访其风俗物产，画图以闻，诏史官撰次，许敬宗领之。显庆三年，上《西域图志》六十卷。又程士章有《西域道里记》二卷。此二书皆为研究唐时西域要书，惜今皆佚矣。

## 2. 玄奘记吐火罗

出铁门至睹货逻国<sup>(一)</sup>。其地南北千余里，东西三千余里。东阨葱岭，西接波刺斯，南大雪山，北据铁门。缚葛大河中境西流。自数百年，王族绝嗣，酋豪力竞，各擅君长，依川据险，分为二十七国。虽画野区分，总役属突厥。气序既温，疾疫亦众。冬末春初，霖雨相继。故此境已南，滥波已北，其国风土，并多温疾。而诸僧徒，以十二月十六日入安居，三月十五日解安居。斯乃据其多雨，亦是设教随时也。其俗则志性恇怯，容貌鄙陋，粗知信义，不甚欺诈。语言去就，稍异诸国。字源二十五言，转而相生，用之备物，书以横读，自左向

右，文记渐多，逾广率利(二)。多衣氍，少服毼。货用金银等钱，模样异于诸国。顺缚葛河北，下流至咀蜜国。

(一) 睹货逻为梵语 Tukhara 之译音。阿拉伯地理家称之为托喀里斯坦 (Tokharistan)，中国上古史之大夏 (应读若杜货 Tu Ho) 即由梵语字根 Tuhar 译音也。张骞西使时之大夏，即希腊人所建拔克脱利亚国 (Baktria)。拔克脱利亚国与索格多国 (Sogdo, 康居) 以阿母河为界。玄奘则谓铁门以南，即睹货逻，是阿母河北亦为睹货逻境矣。与汉唐时代不同者，疆界变迁故也。玄奘谓自数百年，王族绝嗣，或指希腊王朝也。今代西人在古睹货逻境内发现希腊时代古钱甚多，种类纷杂，亦足以证明当时之拔克脱利亚非一完全统一国家，各省长官，可以自由铸钱也。司马迁《史记》大夏条云：“其兵弱畏战，善贾市。”与玄奘之“志性恒怯”，相呼应也。晚近西人在中央亚细亚发现吐火罗文字。言语学家考证，谓亦印度日耳曼系也。

(二) 率利国名，亦为人种名。《西域记》同卷云：“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地名率利，人亦谓焉。文字语言，亦随称矣。字源简略，本二十余言，转而相生，其流浸广，粗有书记，竖读共文。”

咀蜜国东西六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东西长，南北狭。伽蓝十余所，僧徒千余人。诸率堵波(一)(所谓浮图也，又曰输婆，又曰塔婆，

又曰私输簸，又曰藪斗波，皆讹也)及佛尊像，多神异，有灵鉴。东至赤鄂衍那国。

(一) 胆蜜国即怛没国，考已详前。

(二) 率堵波，梵语stupa之译音，佛塔也。

赤鄂衍那国(一)东西四百余里，南北五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伽蓝五所，僧徒鲜少。东至忽露摩国。

(一) 赤鄂衍那原音为 Chaghanian。比耳谓或即希撒儿(Hissar)城，位于北纬三十八度二十九分，东经六十九度十七分。

忽露摩国(一)东西百余里，南北三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其王奚素突厥也。伽蓝二所，僧徒百余人。东至榆漫国。

(一) 亨利玉尔谓忽露摩原音为 Garm，瓦克胥河(Wakhsh)畔，喀拉太京(Karateghin)区之首府也。

榆漫国(一)东西四百余里，南北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六七里。其王奚素突厥也。伽蓝二所，僧徒寡少。西南临缚葛河，至鞠和衍那国。

(一) 榆漫即阿拉伯地理家之 Shuman 之译音，在库拉伯(Kulab)附近。

鞠和衍那国(一)东西二百余里，南北三百余里。国

大都城，周十余里。伽蓝三所，僧徒百余人。东至馊沙国。

(一) 鞠和衍那国即今库巴的安(Kubadian)，在北纬三十七度二十一分，东经六十八度九分。距库尔姆(Khulm)东北五十七英里。

馊沙国(一)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五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六七里。东至珂咄罗国。

(一) 馊沙即瓦克胥(Wakhsh)之异译，在榆漫与珂咄罗(Khotlan)之北。

珂咄罗国(一)东西千余里，南北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东接葱岭，至拘谜陁国。

(一) 珂咄罗即阿拉伯地理家之 Khotl, Kutl 之译音，在库拉伯(Kulab)东北。

拘谜陁(一)国东西二千余里，南北二百余里，据大葱岭中。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西南邻缚葛河，南接尸奔尼国(二)，南渡缚葛河(三)至达摩悉铁帝国(四)、钵钵创那国、淫薄健国、屈浪拿国、咽摩咀罗国、钵利曷国、訖栗瑟摩国、曷逻胡国、阿利尼国、曹健国。自活国东南至阎悉多国、安咀罗缚国，事在回记。活国西南至缚伽浪国。

(一) 拘谜陁国即拖雷美《地理书》之科美第国(Komedai)。《新唐书·识匿传》作俱蜜。

(二) 尸赤尼国或曰识匿，曰瑟匿，今代曰锡克南(Shignan)。

(三) 缚翳河即阿母河。

(四) 达摩悉铁帝等国，见下文。

缚伽浪国(一)东西五十余里，南北二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南至纥露悉泐健国。

(一) 缚伽浪原音为 Baghlan，在昆度斯(Kunduz)南三十四英里，昆度斯河之上流。

纥露悉泐健国(一)周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十四五里。西北至忽憐国。

(一) 纥露悉泐健原音为Rui-Samangan，在库尔姆河(Khulm)上流。鲁邑(Rui)，库拉姆(Kuram)及海拔克(Haibak)等城，皆在其境内。海拔克旧名撒曼干(Samangan)，在缚伽浪西四十二英里。

忽憐国(一)周八百余里。国大都城，周五六里。伽蓝十余所，僧徒五百余人。西至缚喝国。

(一) 忽憐原音即库尔姆(Khulm)，在巴里黑(Blakh)之东。

缚喝国(一)东西八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北临缚翳河，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人皆谓之小王舍城也。其城虽固，居人甚少。土地所产，物类尤多。水陆诸花，难以备举。伽蓝百有余所，僧徒三千余人，并皆习学小

乘法教。城外西南，有纳缚(唐言新)僧伽蓝，此国先王之所建也。大雪山北，作论诸师，唯此伽蓝，美业不替。其佛像则营以名珍，堂宇乃饰之奇宝。……大城西北五十余里，至提谓城，城北四十余里，有波利城。城中各有一窠堵波，高余三丈。……城西七十余里，有窠堵波，高余二丈，昔迦叶波佛时之所建也。从大城西南入雪山阿，至锐秣阇国。

(一) 缚喝国即巴里黑(Balkh)城，其地佛迹甚多，差可与摩揭陀国之大王舍城相比，故人谓之小王舍城也。

锐秣阇国东西五六十里，南北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西南胡实健(一)国。

(一) 锐秣阇原音为Jumada，胡实健原音为Juskan。详细地点，尚未能定。唯在雪山之阿，玄奘固已明言之矣。

胡实健国东西五百余里，南北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多山川，出善马。西北至咀刺健国。

咀刺健国(一)东西五百余里，南北五六十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西接波刺斯国界。从缚喝国南行百余里至揭职国。

(一) 咀刺健原音为 Talikan，在呼罗珊边境，位于麦格哈伯河(Murghab)流域。

揭职国(一)东西五百余里，南北三百余里。国大都



城，周四五里。土地磽确，陵阜连属。少花果，多菽麦。气序寒烈，风俗刚猛。伽蓝十余所，僧徒三百余人。并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二)。东南入大雪山，山谷高深，峰岩危险。风雪相继，盛夏含冻，积雪弥谷，蹊径难涉。山神鬼魅，暴纵妖祟，群盗横行，杀害为务。行六百余里，出睹货逻国境，至梵衍那国。(《大唐西域记》卷一)

(一) 揭职国原音为 Gachi 或 Gaz，其地在巴里黑南二十英里。阿拉伯地理家依宾霍克尔(Ibn Haukal)亦谓巴里黑南方多山之地为揭职(Ghaz)云。

(二) 一切有部，梵语曰 Sawastivadas 小乘教中一派也。

安咀罗缚国(一)，睹货逻国故地也，周三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十四五里。无大君长，役属突厥。山阜连属，川田隘狭。气序寒烈，风雪凄劲。丰稼穡，宜花果。人性犷暴，俗无纲纪。不知罪福，不尚习学，唯修神祠，少信佛法。伽蓝三所，僧徒数十，然皆遵习大众部法(二)。有一窳堵波，无忧王建也。从此西北入谷逾岭，度诸小城，行四百余里，至阔悉多国。

(一) 安咀罗缚原音为 Andarab 或 Indarab，在北纬三十五度四十分，东经六十九度二十七分。

(二) 大众部梵语曰 Mahasangika，为佛学之一派。无忧王即阿输迦王(Asokaraja)，译其义者也。

阔悉多国(一), 睹货逻国故地也, 周三千余里。国大都城, 周十余里。无大君长, 役属突厥。山多川狭, 风而且寒。谷稼丰, 花果盛。人性犷暴, 俗无法度。伽蓝三所, 僧徒鲜少。从此西北, 逾山越谷, 度诸城邑, 行三百余里, 至活国。

(一) 阔悉多原音为 Khost。玉尔谓在塔里干及安咀罗缚之间, 今阿富汗库拉姆河(Kuram)流域之南, 仍有阔悉多(Khost)区。

活国(一), 睹货逻国故地也, 周三千余里。国大都城, 周二十余里。无别君长, 役属突厥。土地平坦, 谷稼时播, 草木荣茂, 花果异繁, 气序和畅。风俗淳质, 人性躁烈。衣服毡毼, 多信三宝, 少事诸神。伽蓝十余所, 僧徒数百人。大小二乘, 兼功综习。其王突厥也, 管铁门已南诸小国, 迁徙鸟居, 不常其邑。从此东入葱岭。葱岭者, 据贍部洲中。南接大雪山, 北至热海千泉, 西至活国, 东至乌铎国。东西南北, 各数千里。崖岭数百重, 幽谷险峻, 恒积冰雪, 寒风劲烈。地多出葱, 故谓葱岭。又以由崖葱翠, 遂以名焉。东行百余里, 至曹健国。

(一) 活国即昆度思城(Kunduz)。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玄奘往印度时, 经过活国。由印度归中国时, 又经活国。《慈恩传》卷二云: “活国即叶护可汗长子呬度设

(设者官名)所居之地，又是高昌王妹婿。高昌王有书至其所，比法师到，公主可贺敦已死，咀度设又病。闻法师从高昌来，又得书，与男女等呜咽不能止。因请曰：‘弟子见师目明，愿少停息。若差，自送师到婆罗门国。’时更有一梵僧，至为诵咒，患得渐除。其后娶可贺敦年少，受前儿嘱，因药以杀其夫。设既死，高昌公主男小，逐被前儿特勤篡立为设，仍妻后母。为逢丧故，淹留月余。彼有沙门，名达摩僧伽，游学印度，葱岭已西，推为法匠，其疏勒于阗之僧，无敢对谈者。法师欲知其学深浅，使人问师解几部经论。诸弟子等闻皆怒。达摩笑曰：‘我尽解，随意问。’法师知不学大乘，就小教《婆沙》等问数科。不是好通，因谢服。门人皆惭，从是相见欢喜，处处誉赞，言已不能及。时新设既立，法师从求使人及郇落，欲南进向婆罗门国。设见云：‘弟子所部，有缚喝罗国（《西域记》作缚喝国，无罗字），北临缚乌河，人谓小王舍城，极多圣迹，愿师暂往观礼，然后取乘南去。’时缚喝罗僧数十人，闻旧设死，子又立，共来迎慰。法师与相见，言共意。彼曰：‘即当便去，彼有好路。若更来此，徒为迂会。’法师从共言，即与设辞，取乘随彼僧去。”《慈恩传》卷五，归程时，玄奘复记云：“活国居缚乌河侧，即睹货罗东界，都城在河南岸。因见叶护可汗孙王，睹货罗自称叶护。至衙，停一月。叶护遣卫送，共商侣东行，二日至普健国。”

普健国(一)，睹货罗国故地也，周四百余里。国大

都城，周十五六里。土宜风俗，大同活国。无大君长，役属突厥。北至阿利尼国。

(一) 耆健原音为 Mungan。巴达克山之一部，在昆度斯之东，塔里干(Talikan)及康纳拔德(Khanabad)两地是也。今巴达克山之南，骨克察河(Kokcha)及葛格达什脱河(Gogardasht)两源之间，仍有地曰耆章(Munjan)。

阿利尼国(一)，睹货逻国故地也。带缚鲁河两岸，周三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宜风俗，大同活国。东至曷逻胡国。

(一) 亨利玉尔谓即昆度斯北二十英里之哈资腊亦马姆(Hazrat Imam)，古代名曰阿伦(Ahleng)也。

曷逻胡国(一)，睹货逻国故地也。北临缚鲁河，周二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宜风俗，大同活国。从耆健国东逾峻岭，越洞谷，历数川城，行三百余里，至訖栗瑟摩国。

(一) 玉尔谓即巴达克山北面骨克察河及阿母河间之拉曷(Ragh)邑也。

訖栗瑟摩国(一)，睹货逻国故地也。东西千余里，南北三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宜风俗，大同耆健国。但其人性暴恶有异。北至钵利曷国。

(一) 訖栗瑟摩国原音为 Khrishmà 或 Kishm。在塔里下东三十二英里。

钵利曷国(一), 睹货逻国故地也。东西百余里, 南北三百余里。国大都城, 周二十余里。土宜风俗, 大同讫栗瑟摩国。从讫栗瑟摩国东逾山越川, 行三百余里, 至咽摩咀罗国。

(一) 钵利曷原音为 Parika, Farkhar, 在瓦尔撒克河 (Varsakh River) 附近。此河为骨克察河之支流。

咽摩咀罗国(一), 睹货逻国故地也。周三千余里, 山川迥迤, 土地沃壤, 宜谷稼, 多宿麦, 百卉滋茂, 众果具繁。气序寒烈。人性暴急, 不识罪福, 形貌鄙陋, 举措威仪, 衣毡皮褐, 颇同突厥。其妇人首冠木角, 高三尺余。前有两岐, 表夫父母。上岐表父, 下岐表母, 随先丧亡, 除去一岐, 舅姑俱没, 角冠全弃。其先强国, 王释种也。葱岭之西, 多见臣伏。境邻突厥, 遂染其俗。又为侵掠, 自守其境, 故此国人, 流离异域。数十坚城, 各别立主。穹庐毳帐, 迁徙往来。西接讫栗瑟摩国。东谷行二百余里, 至钵铎创那国。

(一) 咽摩咀罗原音为 Himatala, 其义犹云“雪山之下”也。玉尔谓即达雷姆 (Daraim) 也。妇人冠木角之俗, 与《魏书·嚙哒传》相同。

钵铎创那国(一), 睹货逻国故地也, 周二千余里。国大都城, 据山崖上, 周六七里。山川迥迤, 沙石弥漫。土宜菽麦, 多蒲荷、胡桃、梨柰等果。气序寒烈, 人性刚

猛，俗无礼法，不知学艺。其貌鄙陋，多衣毡毼。伽蓝三四所，僧徒寡少。王性淳质，深信三宝。从此东南，山谷中行二百余里，至淫薄健国。

(一) 钵钵创那原音为 Badaksana，即今之巴达克山 (Badakshan)。玉尔氏谓其中心为今之肥柴拔德 (Feizabad)。

淫薄健国(一)，睹货逻国故地也，周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山岭连属，川田隘狭。土地所产，气序所宜，人性之差，同钵钵创那，但言语少异。王性苛暴，不明善恶。从此东南逾岭越谷，峡路危险。行三百余里，至屈浪拿国。

(一) 淫薄健原音为 Yamgan。玉尔谓骨克察河流域，自哲尔姆 (Jerm) 以上，古代名曰鸦姆干，即淫薄健之原音也。

屈浪拿国(一)，睹货逻国故地也，周二千余里。土地山川，气序时候，同淫薄健国。俗无法度，人性鄙暴，多不营福，少信佛法。其貌丑弊，多服毡毼。有山岩中，多出金精，琢析其石，然后得之。伽蓝既少，僧徒亦寡。其王淳质，敬崇三宝。从此东北登山入谷，途路艰险。行五百余里，至达摩悉铁帝国 (亦名镇侃，又谓护蜜)。

(一) 屈浪拿原音为 (Kuran)，骨克察河上流，拉其瓦

特(Lajward)邻近皆是也。

达摩悉铁帝国<sup>(一)</sup>在两山间,睹货逻国故地也。东西千五六百余里,南北广四五里,狭则不逾一里。临缚刍河,盘纡曲折,堆阜高下。沙石流漫,寒风凄烈。唯植麦豆,少树林,乏花果。多出善马,马形虽小,而耐驰涉。俗无礼义,人性犷暴,形貌鄙陋,衣服毡毳。眼多碧绿,异于诸国。伽蓝十余所,僧徒寡少。昏馱多城,国之都也,中有伽蓝。此国先王之所建立,疏崖奠谷,式建堂宇。……逾此国大山北,至尸弃尼国。(《西域记》卷一二)

(一) 达摩悉铁帝国原音为 Dharmasthiti,华言山中间也。达摩(Dharma)者,梵语中庸或中间之义。悉铁帝(Sthiti)者,位置所在之义。《唐书》称此曰护蜜国。其地约当今瓦汉(Wakhan)之南,山间之一带也。玄奘谓国都曰昏馱多,而《唐书》谓王居塞(有作塞字者误也)迦审城,岂皆一地欤?塞迦审即 Ish kashim,在瓦汉河向北转湾处。

玄奘前云睹货逻国分为二十七国而所录者,已有二十九国,其中或有二国,不属睹货逻,而偶然列入也。据《西域记》,尚有梵衍那国、迦毕试国、尸弃尼国、商弥国等四国,其文字皆同睹货逻,而语言不同也。

### 3. 慧超、段成式记吐火罗

从此犯引国<sup>(一)</sup>北行廿日,至吐火罗国。王住城名

为缚底野，见今大寔兵马在彼镇押。其王被逼走向东一月程，在蒲持山住，见属大寔所管，言音与诸国别，共属宾国少为相似，多分不同。衣著皮裘毳布等，上至国王，下及黎庶，皆以皮裘为上服。土地足驼、骡、羊、马、毳布、蒲桃。食唯爱饼。土地寒冷，冬天霜雪也。国王首领及百姓等甚敬三宝，足寺足僧，行小乘法，食肉及葱韭等，不事外道。男人并剪须发，女人在发。土地足山。（《往五天竺国传》）

（一）犯引国又作范阳国，又作帆延国，《西域记》作梵衍那，即今巴城（Bamian）。

俱德建国（一），乌浒河中，滩派中，有火袄祠。相传袄神本自波斯国乘神通来此，常见灵异，因立袄祠。内有象。于大屋下置大小炉。舍檐向西，人向东礼。有一铜马，大如次马，国人言自天下，屈前脚在空中，而对神立，后脚入土。自古数有穿视者，深数十丈竟不及其蹄。西域以五月为岁，每岁日，乌浒河中有马出，其色如金，与此铜马嘶相应，俄复入水。近有大食王不信，入袄祠将坏之，忽有火烧其兵，遂不敢毁。（《酉阳杂俎》卷一〇）

（一）俱德建即上方所录《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吐火罗道之久越得鞬国。久越二字速读之，即俱字也。



#### 4. 吐火罗人来中国传播摩尼教 及基督教

开元七年,吐火罗国支汗那(一)王帝矰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阇:“其人智慧幽深,问无不知。伏乞天恩唤取慕阇,亲问臣等事意及诸教法。知其人如此之艺能,望请令共供奉,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养。”(《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又卷九九七)

(一) 支汗那即《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谢颯条内之石汗那或曰斫汗那也。慕阇者,摩尼教中僧正也。见京师图书馆所藏《摩尼教经》。教主摩尼精天文,故其徒亦多通天文也。

希腊纪元一千零九十二年,已故吐火罗国巴里黑城僧密理斯(Milis)之子,克姆丹(Kumdan)王城大僧,及总主教叶侯布锡德(Yesbusid)建立此碑。刻救世主之训诫,先代授中国皇帝之教言,俾垂不朽。(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阴叙利亚文译文)

(一) 据叙利亚文记载,树立景教碑者,乃吐火罗国巴里黑城僧密理斯之子叶侯布锡德,述文者,则景净也。希腊纪元,亦名马期顿历。其元年早于公元三一一年。亚历山大大王死后第十二年,其部将赛流柯斯(Seleucos Nicator)占据巴比伦城,建立希腊人在东方之王国。故在

东方之希腊人，皆以此年为纪元。以后东方受希腊文化陶浴诸国，皆行用之，至十五世纪始被废。克姆丹乃亚洲西部人长安之称号也。唐初，东罗马史家席摩喀塔（Theophylactus Simocata）即用之，作库伯丹（Khubdan）。唐末，阿拉伯人之中国纪行书中亦见之，作克姆丹（Khumdan）。麻素提爱德利奚阿伯尔肥达等书中，皆得见之。法国鲍梯谓克姆丹即长安二字之转音。诺耳曼（Neumann）谓长安有皇帝之宫殿。克姆丹即宫殿二字之讹音。日本人佐伯好郎（Saeki）谓长安在唐时为关内道地境，关内二字，日本人读音如康丹（Kan-dan）。日本人之汉字读音，皆学自唐人，故认克姆丹为关内二字之讹音（见《景教碑文研究》及 Nestorian Monument）。亨利玉尔对于鲍梯及诺耳曼之说，因碑文明言皆不满意。吾谓佐伯之说，亦不可信，克姆丹实由京都二字之讹音，为王城也。唐时，日本一切皆模仿唐制。西京之建筑，市街之布置，皆仿长安。长安外城十六门，内城九门，西京亦皆如之，甚至诸门之名皆相似。西京古名京都，亦必效长安者。洛阳唐时号东都。长安在当时，必号曰京都。西方人往克姆丹，必由此而来，可无疑也。元时，欧洲人来华游历者，皆称宋之都城杭州为京师（Kinsay）。与此盖亦相类矣。

大施主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赐紫袈裟僧伊斯<sup>(一)</sup>，和而好惠，闻道勤行，远白王舍之城<sup>(二)</sup>，聿来中夏，术高三代，艺博十全。始效节

于丹庭，乃策名于王帐。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公子仪，初总戎于朔方也，肃宗俾之从迈。虽见亲于队内，不自异于行间。为公爪牙，作军耳目，能散祿赐，不积于家。献临恩之颇黎，布辞憩之金罽。或仍其旧寺，或重广法堂，崇饰廊宇，如翬斯飞。更效景门，依仁施利，每岁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备诸五旬。馁者米而饭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节达娑(三)，未闻斯美，白衣景士，今见其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一) 伊斯(Isaac)乃普通基督教徒之名也。

(二) 据玄奘《西域记》有大王舍城(Rajagriha)，在中天竺摩伽陀国(Magadha)。其地在恒河下流，约北纬二十四度八分，东经八十五度八分，距今之加尔喀达(Calcutta)不远。又有小王舍城，即巴里黑城也。景教徒(即聂思脱里派 Nestorians)在中世纪时，于该城建有主教处。碑中叙利亚文已言僧密理斯来自巴里黑城矣，故由各种情形推测之，景教碑此节之王舍城，为玄奘之小王舍城，《魏书》嚧哒国都城拔底廷，毫无疑议也。

(三) 达娑，梵语 Dasa 之译音，华言奴仆也。欧洲士人研究景教碑者，如维理(Wylie) 雷盖(Legge)等，皆译为佛教徒。施雷格(Schlegel) 谓为波斯文 tarsa 之译音。《长春真人西游记》有“铁屑头目”，铁屑，亦 tarsa 之译音，指基督教徒而言，而在波斯文原义，则为“畏上帝者”(Fearer

of God)。吾意景教碑上之达娑，断不指基督教徒而言。伊斯既为景教僧正，此碑之立，又专为其徒颂扬功德者，何必诋謫所有同教，而仅褒誉一人耶？故指佛教徒而言，毫无疑义也。碑文前节，有“圣历年，释子用壮，腾口于东周。先天末，下士大笑，汕谤于西镐”，下节之“清洁达娑，未见斯美”，二句正以与前文呼应对峙者也。

### 5. 《册府元龟》记吐火罗

吐火罗国在葱岭西，与挹怛杂居，胜兵共五万，其国土多男子，少妇人，故兄弟通室。妇人五夫则角饰戴五角，十夫则戴十角。男子无兄弟者则与他人结为昆季，方始得妻，不然者终身无妇矣。被服文字与于阗略同。城北有屋数。颇梨山南崖穴中有神马，国人每牧牝马于其侧，时产名驹，皆汗血，多善马。有屋宇杂以穹庐。著小袖袍、小口袴，大头长裾、帽，女子被发为辮。其地与益州邻，尝通同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教其书记，为之辞译，稍桀黠矣。一说多畜，逐水草，无城郭，后稍为宫室，人民犹以氈庐百子帐为行屋。地尝風寒，人行平沙中，沙砾飞起，行迹皆灭。肥地则有雀鼠同穴，生黄紫花。瘦地辄有瘴气，使人断气。牛马得之，疲汗不能行。（《册府元龟》卷九六一）

贞观九年（六三五）五月，吐火罗遣使来朝贡方物。

(《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十九年(六四五)正月庚午朔,吐火罗叶护遣使来贺,贡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二十年(六四六)闰三月,俱兰国(一)遣使贡献,俱兰亦名俱罗,其王表曰:“如雪如珠,如云如月。洁白高远,是文夫枝。清凉一切,如须弥山。又如大海,威力自在。如那罗延,如日光明。大王中王,大汉国胜天子名流四海,俱罗那国王忽提婆谨修礼拜。”(《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又《全唐文》卷九九九)

(一)俱兰,《大唐西域记》作屈浪拿国,又吐火罗道悦般州都督府所领双靡州之治所也。

贞观二十二年(六四八)正月,吐火罗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永徽元年(六五〇)五月,吐火罗国献大鸟,高七尺,其足如驼,有翅而能飞,行日三五百里,能啖铜铁,夷俗呼为驼鸟。(《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吐火罗国,唐永徽三年(六五二),列其地为月氏府,以其叶护阿史那乌湿波为都督。开元七年,其叶护曰支汗那。十七年,册其首领骨咄祿顿达度为叶护。天宝八载,其叶护失里忙伽罗并遣使朝贺。(《册府元龟》卷九六六)

永徽五年(六五四)四月,吐火罗遣使朝贡。(《册

府元龟》卷九七〇)

显庆二年(六五七)正月庚申朔,吐火罗国献师子。

(《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咸亨二年(六七一)五月,吐火罗、波斯、康国、罽宾国各遣使来朝,贡其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永隆二年(六八〇)五月,吐火罗国遣使献马及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开耀元年(六八一)十二月,吐火罗进金衣领,帝不受。(《册府元龟》卷一六八)

开元六年(七一八)十一月丁未,阿史特勒仆罗上书诉曰:“仆罗兄吐火罗叶护部下管诸国王都督刺史总二百一十二人,谢颺国王统领兵马二十万众,罽宾国王统领兵马二十万众,骨吐国王、石汗那国王、解苏国王、石匿国王、悒达国王、护密国王、护时健国王、范延国王、久越得建国王、勃特山王,各领五万众。仆罗祖父已来,并是上伴诸国之王,蕃望尊重。仆罗兄般都泥利承嫡继袭,先蒙恩敕,差使持节,就本国册立为王。然吐火罗叶护积代已来,于大唐忠赤,朝贡不绝。本国缘接近大食、吐蕃,东界又是西镇,仆罗兄每徵发部落下兵马,讨论击诸贼,与汉军相知,声援应接,在于边境,所以免有侵渔。仆罗兄前后屡蒙圣泽,愧荷国恩,遂发遣仆罗入朝,侍卫玉阶,至愿献忠殉命,以为臣妾。仆罗

至此，为不解汉法，鸿臚寺不委蕃望大小，有不比類流例，高下相悬，即奏拟授官。窃见石国、龟兹并余小国王子首领等入朝，元无功效，并缘蕃望，授三品将军。况仆罗身恃勤（上方作特勤，此处作恃勤，皆误。应作特勤，突厥语 tegin 之译音，酋长之义。《元史》上译作的斤），本蕃位望，与亲王一种比類，大小与诸国王子悬殊，却授仆罗四品中郎，但在蕃王子弟娑罗门瞿昙金刚、龟兹王子白孝顺等，皆数改转位，至诸卫将军。唯仆罗最是大蕃，去神龙元年蒙恩敕授左领军卫翊府中郎将，至今经一十四年，久被沦屈，不蒙准例授职，不胜苦屈之甚。”敕鸿臚卿准例定品秩，勿令称屈。（《册府元龟》卷九九九）

开元七年（七一九）四月，吐火罗叶护及俱密国并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七年六月，大食、吐火罗国、康国、南天竺国遣使朝贡。其吐火罗国支汗那（<sup>①</sup>）王帝矰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阁：“其人智慧幽深，问无不知。伏乞天恩唤取慕阁，亲问臣等事意及诸教法。知其人是如此之艺能，望请令共供奉，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养。”（《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八年（七二〇）六月，吐火罗国遣使献马及骖。（《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二年(七二四)七月,吐火罗国遣使献胡药乾陀婆罗等三百余品。(《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四年(七二六)十一月,吐火罗国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四年(七二六)十一月己卯,吐火罗遣使持健来朝,授中郎将,赐紫袍、金鱼袋,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十七年(七二九)正月,册吐火罗骨咄祿颉达度为吐火罗叶护、挹怛王。(《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开元十七年三月壬寅,吐火罗叶护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十七年七月,吐火罗使僧难陀献须那伽帝释陵等药。(《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八年(七三〇)五月,吐火罗僧难陀来朝,贡献瑞表香药等。(《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二十一年(七三三)十二月乙未,石汗那王易米施遣大首领婆延达于来朝,授中郎将,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二十三年(七三五)九月辛巳,吐火罗国遣使来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二十六年(七三八)正月,吐火罗国遣大首领伊难如达干罗底睺来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二十六年（七三八）二月癸丑，吐火罗遣大首领伊难如达干罗底蹉来献方物，授果毅，赐绯袍、银带、鱼袋及帛三十匹，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二十九年三月，吐火罗遣使献红颇黎、碧颇梨、生玛瑙、生金精及质汗等药。（《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二年（七四三）二月己丑，解苏国<sup>（一）</sup>阿德悉遣大首领车鼻施达干罗顿毅等二十人来朝，且献方物，名授中郎将，赐紫袍、金带、鱼袋，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一）解苏国在巴里黑南山中天马都督府治所。

天宝四载（七四五）吐火罗遣使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八载（七四九）四月，吐火罗国遣使献马。（《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八载，吐火罗叶护夫里尝（《唐会要》卷九九作失里忙）伽罗遣使来朝。献表曰：“臣邻境有一胡，号曰竭帅。居在深山，恃其险阻，违背圣化，亲辅吐蕃。知勃律地狭人稠，无多田种，镇军在彼，粮食不充，于箇失密市易盐米，然得支济，商旅来往，皆著竭帅国过，其王遂受吐蕃货，求于国内置吐蕃城堡，捉勃律要路。自高仙芝开勃律之后，更益兵二千人，勃律因之。竭帅王与吐蕃乘此虚危，将兵拟入。臣每忧思，一破凶徒，若开

得大勃律已东，直至于阆、焉耆，臥凉、瓜、肃已来，吐蕃更不敢停住。望安西兵马来载，五月到小勃律，六月到大勃律。伏乞天恩，允臣所奏。若不成，请斩臣为七段。缘箇失密王向汉忠赤，兵马复多，土广人稠，粮食丰足。特望天恩，赐箇失密王敕书宣慰，赐衣物并宝钲腰带，使感荷圣恩，更加忠赤。”帝览表许之。（《册府元龟》卷九九九）

天宝九载（七五〇）三月，册羯帅国王勃特没兄素伽为王。册曰：“于戏！赏劳之制，必崇名器。怀柔之典，无替畴庸。咨尔羯帅国王勃特没兄素伽，代竭忠诚，僻居遐裔。夙怀智识，早闻勇义。顷以勃特没于乡不孝，于国不忠，而卿抱屈既深，久被沦弃。今恶党已殄，凶结就擒。卿遂能输忠赤于朝廷，表仁惠于蕃部。永言效节，宜膺旌赏。是用册尔为羯帅国王。尔其丕荷国恩，克修蕃礼。子孙万代，长保宠荣。岂不美欤？可不慎欤？”（《册府元龟》卷九六五）

天宝十二载（七五三）八月，吐火罗叶护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三载（七五四）四月，吐火罗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乾元元年（七五八）五月壬申朔，诏以吐火罗三藏山那及弟子达摩首领安延师等来诣阙。以三藏为光祿

少卿，达摩可折冲都尉，延师可左清道率并员外置。仍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六）

乾元元年六月辛丑朔，吐火罗叶护使乌利多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乾元元年七月，吐火罗叶护乌那多并九国首领来朝，请助国讨贼。帝令赴朔方行营。（《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七载（七四八）六月，挹怛国<sup>（一）</sup>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七载八月庚戌，挹怛国遣使朝贡，授将军。赐二色绫袍、金带、鱼袋七事。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一）据《唐书》挹怛与吐火罗杂处，两族同在一境，故列之于此。

## 五 谢颺及帆延

### 1. 《新唐书》记谢颺及帆延

谢颺居吐火罗西南，本曰漕矩吒，或曰漕矩。显庆时，谓诃达罗支，武后改今号。东距罽宾，东北帆延，皆四百里。南婆罗门，西波斯，北护时健。其王居鹤悉那城，地七千里，亦治阿娑你城。多郁金、瞿草，灋泉灌田。国中有突厥、罽宾、吐火罗种人杂居。罽宾取共子

弟，持兵以御大食。景云初，遣使朝贡，后遂巨鬪宾。开元八年，天子册葛达罗支颀利发誓屈尔为王。至天宝中，数朝献(一)。

(一) 漕矩吒原音为 Jaguda，名见《西域记》卷一二。古代希腊地理家称其地为阿拉柯西亚 (Arachosia)，阿拉伯人称曰阿拉贺其 (Arokhoj)。鬪宾今之克什弥尔 (Cashmere)，帆延今之巴緬 (Bamain)。护时健，《西域记》作胡实健，考已见上文。鹤悉那即 Ghazna, Ghizni 之译音，《诸蕃志》作吉慈尼，《元史·西北地附录》作哥疾宁，其城今仍存在。阿娑你城即《西域记》之鹤萨罗城，其原音为 Ghasala。法国学者圣马丹 (St. Martin) 谓为哈柴拉 (Hazara) 地方。英国恭尼翰 (Cunningham) 详考哈柴拉地方，成吉斯汗后，始有其地，故另以海尔曼得河 (Helmand) 畔之古柴里斯坦 (Guzaristan) 地方当之。拖雷美作俄座拉 (Ozola)，其音与鹤萨罗亦相近。瞿草，《西域记》作兴瞿草，为梵语 Hingu 之译音，《唐书》脱去兴字也。上方已载诃达罗支国伏宝瑟颠城为条支都督府矣。

帆延者，或曰望衍，曰梵衍，居斯毕莫运山之旁。西北与护时健接，东南距鬪宾，西南诃达罗支，与吐火罗连境。地寒，人穴处。王治罗烂城。有大城四五。水北流入乌浒河。贞观初，遣使者入朝。显庆三年，以罗烂城为写凤都督府，缚时城为悉万州。授王葡萄写凤州都督，管内五州诸军事，自是朝贡不绝。石汗那或曰斫

汗那。自缚底野南入雪山行四百里得帆延。东临乌浒河，多赤豹。开元天宝中，一再朝献<sup>(一)</sup>。(《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

(一) 帆延，《魏书·西域传》吐呼罗条作范阳国。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作犯引国，为今之巴緬城(Bāmiān)。斯毕莫运山即印度库斯山。亨利玉尔尝至巴緬城，见有古代石窟甚多，绵亘六七英里之长，其为古人穿掘以为住处者无疑也(见《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中《巴緬城石窟和彫像》一文)。《诸蕃志》亦记吉慈尼国“地近西北，极寒，冬雪至春不消，国有大山围绕”。巴緬城尚在吉慈尼西北，其寒更可知。巴緬城东面向北流入乌浒水之川，即昆度斯河(Kunduz Daria)。石汗那或曰斫汗那，即今之铎汗那(Dogana)。宋人修史，突然增入此句，不知是何命意，且上下文气亦不接也。缚底野即拔克脱利亚(Bactria)之讹音，《元史》之巴里黑城(Balkh)也。谓东临乌浒河者，亦全谬误。巴緬东面所临者，非乌浒水，乃昆度斯河也。

## 2. 玄奘记漕矩吒及梵衍那

漕矩吒国周七千余里。国大都城，号鹤悉那，周三十余里。或都鹤萨罗城，城周三十余里，并坚峻险固也。山川嶮嶙，畴垄塹圯，谷稼时播，宿麦滋丰，草木扶疏，花果茂盛。宜郁金香，出兴瞿草，草生罗摩印度川。鹤萨罗城中，踊泉流派，国人利之，以溉田也。气序寒

烈，霜雪繁多，人性轻躁，情多诡诈。好学艺，多技术，聪敏未善。日诵数万言，文字言辞，异于诸国。多饰虚谈，少成事实。虽祀百神，敬崇三宝。伽蓝数百所，僧徒万余人，并皆习学大乘法教。今王淳信，累叶承统，务兴胜福，敏而好学。无忧王所建率堵波十余所，天祠数十，异道杂居。计多外道，其徒极盛。宗事耨那天，其天神昔自迦毕试国阿路猱山徙居此国，南界耨那咽罗山中。作威作福，为凶为暴。信求者遂愿，轻蔑者招殃。故远近宗仰，上下祇惧。邻国异俗，君臣僚庶，每岁嘉辰，不期而会，或资金银奇宝，或以羊马驯畜，竞兴贡奉，俱伸诚素，所以金银布地，羊马满谷，无敢覬觐。唯修施奉，宗事外道，克心苦行。天神授其呪术，外道遵行多效，治疗疾病，颇蒙痊愈。（《大唐西域记》卷一二）

梵衍那国东西二千余里，南北三百余里，在雪山之中也。人依山谷，逐势邑居。国大都城，据崖跨谷，长六七里，北背高岩。有宿麦，少花果。宜畜牧，多羊马。气序寒烈，风俗刚犷。多衣皮毼，亦其所宜。文字风教，货币之用，同睹货逻国。语言少异，仪貌大同。淳信之心，特甚邻国。上自三宝，下至百神，莫不输诚，竭心宗敬。商估往来者，天神现征祥，示崇变，求福德。伽蓝数十所，僧徒数千人。宗学小乘，说出世部。王城东北

山阿，有立佛石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曜，宝饰灿烂。东有伽蓝，此国先王之所建也。伽蓝东有鎡石释迦佛立像，高百余尺，分身别铸，总合成立。城东二三里伽蓝中，有佛入涅槃卧像，长千余尺。其王每此设无遮大会。上自妻子，下至国珍，府库既倾，复以身施。群官僚佐，就僧酬赎。若此者，以为所务矣。（《大唐西域记》卷一）

东南入大雪山，行六百余里，出睹货罗境，入梵衍那国。国东西二千余里。在雪山中，涂路艰危，倍于凌磧之地。凝云飞雪，曾不暂霁。或逢尤甚之处，则平涂数丈。故宋云称西方之艰，层冰峨峨，飞雪千里，即此也。嗟乎！若不为众生求无上正法者，宁有禀父母遗体而游此哉！昔王遵登九折之坂，自云我为汉室忠臣；法师今涉雪岭求经，亦可谓如来真子矣。如是渐到梵衍那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

### 3. 慧超记谢颺及犯引

从此罽宾国西行七日，至谢颺国。彼自呼云社护罗萨他郎。土人是胡，王及兵马即是突厥。其王即是罽宾王侄儿。自把部落兵马，住此于国，不属余国，亦不属阿叔。此王及首领，虽是突厥，极敬三宝，足寺足僧，行大乘法。有一大突厥首领，名娑钵干，每年一回，

设金银无数，多于彼王。衣著人风，土地所出，与罽宾王相似。言音各别。

又从谢颺国北行七日，至犯引国。此王是胡，不属余国，兵马强多，诸国不敢来侵。衣著氍布、衫、皮裘、氍衫等类。土地出羊、马、叠布之属。甚足蒲桃。土地有雪，极寒。住多依山。王及首领百姓等，大敬三宝。足寺足僧，行大小乘法。此国及谢颺等，亦并剪于须发。人风大分与罽宾相似。别异处多，当土言音不同余国。（《往五天竺国传》）

#### 4. 《册府元龟》记谢颺及帆延

睿宗景云元年（七一〇）十月，谢颺国遣使贡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开元八年（七二〇）九月，谢颺国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八年九月，遣使册葛达罗支颺利发誓屈尔为谢颺国王。（《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开元八年十二月，谢颺国遣使来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二年（七二四）八月，谢颺国王特勒遣使罗火拔来朝。火拔奏曰：“谢颺国去箇失密国一千五百里，其箇失密国去吐蕃金城公主居处七日路程。公主去年



五月遣汉使二人偷道向箇失密国传言曰：‘汝赤心向汉，我欲走出投汝。容受我否？’箇失密王闻共言大喜，报曰：‘公主但来，竭心以待。’时箇失密王又遣使报臣国王曰：‘天子女欲走来投我国。必恐吐蕃兵马来逐，我力不敌，乞兵于我。’即冀吐蕃破散，公主得达臣国。王闻之极欢。遣使许诺于箇失密王。令臣入朝，面取进止。”帝甚然之。赐帛百匹，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九）

开元二十六年（七三八）十月，诏谢颯国王誓颯卒，封其子如沒拂达为嗣。（《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天宝四载（七四五）三月，谢颯遣使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五载（七四六）四月，拔蜜国（一）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一）拔蜜国即巴緬(Bamian)之转音，《唐书》作帆延。

天宝十二载（七五三）三月，谢颯国遣使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 六 识匿、俱蜜、护蜜、骨咄

### 1. 《新唐书》记识匿、俱蜜、护蜜、骨咄

识匿或曰尸弃尼（一），曰瑟匿，东南直京师九千里，

东五百里距葱岭守捉所(二)，南三百里属护蜜，西北五百里抵俱蜜。初治苦汗城(三)，后散居山谷。有大谷五，酋长自为治，谓之五识匿(四)。地二千里，无五谷。人喜攻剽，劫商贾。播蜜川(五)四谷稍不用王号令。俗窟室。贞观二十年，与似没、役槃(六)二国使者偕来朝。开元十二年，授王布遮波资金吾卫大将军。天宝六载，王跌失伽延从讨勃律，战死。擢其子都督、左武卫将军，给祿居藩。似没者，北接石。土俗与康同。役槃亦与康邻，出良马。俱蜜(七)者，治山中，在吐火罗东北，南临黑河。其王突厥延陀种。贞观十六年，遣使者入朝。开元中，献胡旋舞女。其王那罗延颇言为大食暴赋，天子但慰遣而已。天宝时，王伊悉烂俟斤又献马。护蜜者(八)，或曰达摩悉铁帝，曰镞侃。元魏所谓钵和者，亦吐火罗故地，东南直京师九千里而羸。横千六百里，纵狭才四五里。王居塞迦审城(九)，北临乌浒河。地寒沍，堆阜曲折，沙石流漫。有豆麦，宜木果，出善马。人碧瞳。显庆时，以地为鸟飞州。王沙钵罗颀利发为刺史。地当四镇，入吐火罗道，故役属吐蕃。开元八年，册其王罗旅伊陀骨咄祿多毗勒莫贺达摩萨尔为王。十六年，与米首领米忽汗同献方物。明年，大酋乌鶻达干复朝。王死，册其从弟护真檀嗣王，二十九年，身入朝，宴内殿。拜左金吾卫将军，赐紫袍金带。天宝初，王子颀

吉匐请绝吐蕃，赐铁券。八载，真檀来朝，请宿卫。诏可，授右武卫将军。久乃遣。又遣首领朝贡。乾元元年，王纆设伊俱鼻施来朝，赐氏李。（《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

（一）识匿或曰尸弃尼，名见《西域记》，其原音为 Shighnan。《清续文献通考·四裔考》作锡克南。

（二）葱岭守捉，开元中，唐平喝盘陀(Gorband)后所置，安西极边戍也。

（三）苦汗城不可考。

（四）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谓有九个识匿国，其言似较《唐书》为可信也。

（五）播蜜即帕米尔(Pamir)，播蜜川即今之帕米尔河，发源于维多利亚湖(Victoria Lake)，流至瓦汉(Wakhan)而入阿母河。

（六）似没，役槃北接石与康，其确实地点不可考，然大约在帕米尔高原之北麓也。

（七）俱蜜即古代拖雷美《地理书》之科美第国(Comedi)，玄奘《西域记》作拘迷陀国。今代打尔哇慈(Darwaz)或拉胥忒(Rasht)流域，即其地也。古代西方骆驼商队，经此往东方贩运丝者也。今代其地首府仍曰喀拉库姆(Kala Kum)，库姆音与俱蜜（古代读法如 Kiu Mi）相近，或即古代俱蜜国所遗留之纪念也。所临之黑河，似即彭甲河(Panja River，即阿母河上流)。《新唐书》卷四三

下《地理志》安西都护府所领吐火罗道十六都督府中有至拔州都督府，下注以俱蜜国楮瑟城置，故其地在唐初，亦中国领土也。

(八) 护蜜即护蜜多，《梁书》作胡蜜丹国。达摩悉铁帝名见《西域记》卷一二，其原音为 Dharmasthiti，梵语两山中间之义也。

(九) 塞迦市乃 Skashim 之译音，今锡克南之南，彭甲河向北转流处，南岸有地名亦塞迦市(Iskashim)即其地也。伊兰人读 S 字母，其前辄冠亦字 I 音。

骨咄或曰珂咄罗(一)，广长皆千里。王治思助建城。多良马赤豹，有四大盐山(二)，山出乌盐。开元十七年，王俟斤遣子骨都施来朝。二十一年，王颉利发献女乐。又遣大首领多博勒达干朝贡。天宝十一载，册其王罗金节为叶护。(《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

(一) 骨咄或曰珂咄罗，名见《西域记》卷一，其原音为 Khotl，在库拉伯(Kulab)东北。《唐书·地理志》高附都督府以骨咄施沃沙城置。

(二) 巴达克山境内有盐矿，《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二十八章曾言之。《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记出铁门后，“东南行，山根有盐泉流出，见日即为白盐，因收二斗，随行日用。又东南上分水岭，西望高濶若冰，乃盐耳。山上有红盐如石，亲尝见之。东方惟下地生盐，此方山间亦出盐”。

## 2. 玄奘、慧超记识匿、胡蜜

逾此国(护蜜)大山,北至尸弃尼国。尸弃尼国周二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五六里。山川连属,沙石遍野。多菽麦,少谷稼。林树稀疏,花果寡少。气序寒烈。风俗犷勇,忍于杀戮,务于盗窃,不知礼义,不识善恶。迷未来祸福,惧现世灾殃。形貌鄙陋,皮褐为服。文字同睹货逻国,语言有异。(《大唐西域记》卷一二)

胡蜜国(一)北山里,有九个识匿国(二),九个王各领兵马而住。有一个王属胡蜜王,自外各并自住,不属余国。近有两窟王,来投于汉国。使命安西,往来不绝。唯王首领,衣著叠布、皮裘。自余百姓,唯是皮裘氎衫。土极寒,为居雪山,不同余国。亦有羊马牛驴。言音各别,不同诸国。彼王常遣三二百人于大播蜜川,劫彼商胡及于使命。纵劫得绢,积在库中,听从坏烂,亦不解作衣著也。此识匿等国,无有佛法也。(《往五天竺国传》)

(一)胡蜜,《新唐书》作护蜜,《梁书》作胡蜜丹国,《唐书·地理志》又作护蜜多。

(二)慧超记有九个识匿,而《唐书》仅言五识匿。慧超所言就亲见而言,故可信也。

从吐火罗国东行七日至胡蜜,王住城,当来于吐

火罗国。逢汉使入蕃，略题四韵，取辞五言：“君恨西蕃远，余嗟东路长。道荒宏雪岭，险涧贼途倡。鸟飞惊峭嶷，人去偏梁虽。平生不扞泪，今日洒千行。”冬日在吐火罗逢雪述怀，五言：“冷雪牵冰合，寒风擘地烈。巨海冻塙坛，江河凌崖啮。龙门绝瀑布，井口盘蛇结。伴火上骸歌，焉能渡播蜜（一）。”此胡蜜王兵马少弱，不能自护，见属大寔所管，每年输税绢三千匹。住居山谷，处所狭小，百姓贫多。衣著皮裘氈衫，王著绫绢叠布。食唯饼麩。土地极寒，甚于余国。言音与诸国不同，所出羊牛极小不大，亦有马骡。有僧有寺，行小乘法。王及首领百姓等，总事佛，不归外道。所以此国无外道，男并剪除须发。女人在头，住居山里。其山无有树木及于白草。（《往五天竺国传》）

（一）播蜜今译作帕米尔（Pamir）。

### 3. 《册府元龟》等记识匿、俱蜜、 护蜜、骨咄等国

贞观二十年（六四六）三月，瑟匿国遣使贡献。（《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开元十二年（七二四）三月，识匿国王遣使献马及金精。（《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三年（七二五）三月，识匿国遣使献马。（《册

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五年(七二七)十月,识匿国遣使贺正。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贞观十六年(六四二)四月,俱密国遣使献方物。  
(《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咸亨二年(六七一)八月,鳩密国(一)王尸利鳩摩遣使来朝,贡其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一)鳩密国据古音读之即俱密也。

开元七年(七一九)四月,俱密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七年五月,俱密国遣使献胡旋女子及方物。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载(七五一)二月,俱密国王伊悉闾俟斤遣使献胡马二十六匹。九月,俱密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调露元年(六七九)十月,康国、拔汗那、护密国各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开元八年(七二〇)三月,封护密国王罗施伊具骨咄祿多比勒莫贺咄达靡萨尔为护密王,赐紫袍金带七事,并杂彩五十匹。(《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开元十五年（七二七）四月，护密国王遣米国大首领米忽汗来朝，贡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六年（七二八）四月己巳，护密国王遣米国大首领米忽汗来朝，且献方物，授将军，赐紫袍金带，放还戎。（《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十七年（七二九）三月，护密国大首领乌鹘达干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八年（七三〇）十月甲寅，护密国王罗真檀来朝，献方物。赐帛兼袍银钿带，留宿卫。（《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二十年（七三二）九月，护密王发卒，封其弟护真檀为护密国王。（《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开元二十一年（七三三）九月，护密国王真檀来朝，宴于内殿。授左金吾卫将军员外，置赐紫袍、金带、鱼袋等七事及帛百匹，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天宝元年（七四二）九月，以护密国王子颀吉里匐遣使上表，请北吐蕃来属。赐铁券曰：“维天宝元年，岁次壬午，九月癸卯朔，十六日戊午，皇帝若曰：咨尔护密王子颀里匐，夫藩扞可寄，惟信是从。节义可积，虽远无隔。卿之先代，尝附国朝。通使有赏，书译相次。自卿父继立，近阻强邻，被制凶威，有乖夙志。今遂能献诚款，潜托归怀。自非心晤远图，何以克存先意。念此



诚悬，嘉尚尤深。今赐卿丹书铁券，以旌忠孝，长表信义，永传子孙，日月同明，山河齐久。可不美欤？可不慎欤？”（《册府元龟》卷九八一，又《唐大诏令集》卷六四）

天宝八载（七四九）八月乙亥，护密国王罗真檀来朝，请宿卫。授左武卫将军，留宿卫。（《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天宝十二载（七五三）十二月，护密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二载十二月丁亥，护密国遣大首领朝贡。赐锦袍金带鱼袋七事，事毕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肃宗至德三年（七五八）正月，护密国王使大首领罗友文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乾元元年（七五八）二月乙卯，护密国王使大首领罗友文来朝。加特进左武卫大将军。仍听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乾元元年七月癸未，护密国王纥设伊俱鼻施来朝，帝嘉之，赐姓李，改名崇信。（《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八年（七二〇）四月，遣使册立乌长国王、骨咄国王、俱位国王，并降册文，皆赐彩二百段。三国在安西之西。与大食邻境。大食煽诱为虐，俱守节不从，潜布款诚于朝廷。帝深嘉之。（《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开元十七年(七二九)正月庚戌,骨咄侯斤遣男骨都施来朝,献马二匹。授郎将,赐帛三十段,放还蕃。三月,骨咄国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二十一年(七三三)二月,骨咄王頡利发遣使献马并女乐。(《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二十一年八月,骨咄王遣大首领如达干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二十八年(七四〇)正月,骨咄国大首领多揽达干弥羯搓来朝,授果毅,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二十八年(七四〇)三月,骨咄国遣使首领多博勒达干刺勿来朝。命有司享之。(《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又九七五)

天宝五载(七四六)十月,南郡骨咄王遣使献马十五匹。(《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九载(七五〇)正月,骨咄国王罗全节遣大首领鹞汗达干来朝,献口四十三,胡马三十匹。(《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一载(七五二)正月壬寅,册骨咄国王罗全节为叶护。册曰:“维天宝十一载,岁次壬辰(原作寅误),正月己卯,二十四日壬寅(原作辰误)皇帝诏曰:于戏!畴赏懋功,无隔于中外。怀荒恤远,谅归于典谟。”

咨尔骨咄国王罗全节，夙遵声教，志尚忠节。作捍边疆，勤效斯著。顷者以群丑拨动，方欲脅从，而忠悬不渝，始终弥固。言念于此，嘉尚良深。是用授尔骠骑大将军，仍册为叶护。尔其祇膺典礼，慎守封疆，貽庆子孙，受兹宠锡。可不美欤？”（《册府元龟》卷九六五）

天宝十二载（七五三）四月甲戌，骨咄国人史难之、康丁真表乞度为僧，许之。（《册府元龟》卷九九九）

天宝十三载（七五四）四月，俱位国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敕识匿国王书》 敕识匿国王乌讷没莫贺咄：卿比与护密相为唇齿，而发匈凶狡，劫杀商胡，罪不容诛，走投异域。朕知其恶积，改立真檀，遽闻却来，还占本国。卿等仇疾顽暴，相率诛之。累岁逋逃，一朝翦灭。永言忠义，深所嗟称。今授卿将军，赐物二百匹，锦袍金钿带七事。已下节级，亦有衣物，各宜领取。夏末甚热，卿及百姓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七张九龄）

《敕护密国王书》 敕护密国王真檀：朕知卿忠赤，能保国境。所以前加礼命，用叶蕃情。卿感此殊恩，尽力外御。闻有凶寇，能伸远绩。以义动众，虽弱必强。岂独人心，亦有神鉴。朕用嘉叹，不可忘也。冬末甚寒，卿及将士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

八七张九龄)

《敕护密国王书》 敕护密国王真檀:发匄积恶,自取灭亡。想所具知,不复烦述。卿比者虽受册立,缘此未得还蕃。彼既伏辜,固无隔阂。卿宣扬国命,慰抚远人。保我西陲,长守诚节。突骑施凶悖,恣其抄掠。卿宜善计,勿令不觉其来。已西商胡,比遭发匄劫掠,道路遂断。远近吁嗟。卿宜还国,必须防禁。蕃中事意,远路难闻。可量彼权宜,便与王斛斯计会。夏末甚热,卿及首领百姓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七张九龄)

## 七 西域音乐舞艺之传入

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其后牛弘请存鞞、铎、巾、拂等四舞,与新伎并陈。(《隋书》卷一五《音乐》下)

康国起自周武帝娉北狄为后,得其所获西戎伎,因其声。歌曲有戢殿农和正。舞曲有贺兰钵鼻始、末奚波地、农惠钵鼻始、前拔地惠地等四曲。乐器有笛、正鼓、加鼓、铜拔等四种,为一部,工七人。

疏勒、安国、高丽并起自后魏平冯氏，及通西域，因得其伎。后渐繁会共声，以别于太乐。……安国歌曲有附萨单时，舞曲有末奚，解曲有居和祇。乐器有箜篌、琵琶、五弦、笛、箫、箏、双箏、正鼓、和鼓、铜拔等十种，为一部。工十二人。（《隋书》卷一五《音乐》下）

周武帝聘虜女为后，西域诸国来媵，于是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之乐，大聚长安。……康国乐：工人皂丝布头巾、绯丝布袍、锦领。舞二人，绯袄锦领、袖绿、绶裆袴、赤皮靴、白袴帑。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乐用笛二、正鼓一、和鼓一、铜拔一。安国乐：工人皂丝布头巾、锦襦领、紫袖袴。舞二人，紫袄、白袴帑、赤皮靴。乐用琵琶、五弦琵琶、箜篌、箫、横笛、箏、正鼓、和鼓、铜拔。箜篌、五弦琵琶今亡。（《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

凡大燕会，则设十部之伎于庭，以备中外：一曰燕乐伎，有景云乐之舞、庆善乐之舞、破阵乐之舞。二曰清乐伎。三曰西凉伎。四曰天竺伎。五曰高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安国伎。八曰疏勒伎。九曰高昌伎。十曰康国伎。（《唐六典》卷一四）

## 第四章 唐代在中国之中亚人 及其后裔

### 一 僧人

释神会俗姓石，本西域人也。祖父徙居，因家于岐，遂为凤翔人矣。会至性悬解，明智内发，大璞不耀，时未知之。年三十，方入蜀，谒无相大师，利根顿悟，冥契心印。无相叹曰：“吾道今在汝矣。”尔后德充慧广，郁为禅宗。其大略寂照灭境，超证离念，即心是佛，不见有身。当其凝闭无象，则土木共质。及夫妙用默济，云行雨施，蚩蚩群眈，陶然知化，睹貌迁善，闻言革非。至于廓荡，昭洗执缚。上中下性，随分令入。以贞元十年十一月十二日示疾，俨然加趺坐灭，春秋七十五，法腊三十六。沙门那提得师之道，传授将来。以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门人弟子缁俗，迁座于本院之北隅。襦慕师德，号哭之声，山林为之变色。初，会传法在坤维，四远禅徒，臻萃于寺。时南康王韦公臬最归心于会，及卒，哀咽追仰。盖粗入会之门，得其禅要。为立碑，自

撰文并书，禅宗荣之。（《宋高僧传》三集卷九）

释法藏字贤首，姓康，康居人也（一）。风度奇正，利智绝伦。薄游长安，弥露锋颖。寻应名僧义学之选，属奘师译经，始预其间。后因笔受证义润文，见识不同而出译场。至天后朝传译，首登其数。实叉难陀赍《华严》梵夹至，同义净、复礼译出新经。又于义净译场，与胜庄、大仪证义。昔者敦煌杜顺传《华严》法界观，与弟子智俨讲授此晋译之本。智俨付藏，藏为则天讲《新华严经》，至天帝网义十重玄门、海印三昧门、六相和合义门、普眼境界门，此诸义章，皆是《华严》，总别义纲。帝于此茫然未决。藏乃指镇殿金师子为喻。因撰《义门径捷易解》，号金师子章，到十门总别之相。帝遂开悟其旨。又为学不了者设巧便，取鉴十面，八方安排，上下各一，相去一丈余。面面对，中安一佛像，然一炬以照之，互影交光，学者因晓刹海涉入无尽之义。藏之善巧化诱，皆此类也。其如宣翻之寄，亦未能舍。盖帝王归信缙伍所凭之故。洎诸梵僧罢译，帝于圣历二年己亥十月八日，诏藏于佛授记寺讲大经，至华藏世界品，讲堂及寺中地皆震动。都维那僧恒景具表闻奏。敕云：“昨请敷演微言，阐扬秘蹟，初译之日，梦甘露以呈祥。开讲之辰，感地动以标异。斯乃如来降迹，用符九会之文。岂朕庸虚，敢当六种之震。披览来状，欣惕于

怀云。”其为帝王所重，实称非虚。所以华严一宗，付授澄观，推藏为第三祖也。著《般若心经疏》，为时所贵，天下流行，复号康藏国师是欤。（《高僧传》三集卷五）

（一）《佛祖统纪》卷二九，法藏，其祖康居国人，来居长安，法藏乃生于长安者也。

释僧伽者，葱岭北何国<sup>（一）</sup>人也。自言俗姓何氏，亦犹僧会本康居国人，便命为康僧会也。然合有胡梵姓名，名既梵音，姓涉华语。详其何国，在碎叶国<sup>（二）</sup>东北，是碎叶附庸耳。伽在本土，少而出家。为僧之后，誓志游方。始至西凉府，次历江淮，当龙朔初年也。登即隶名于山阳龙兴寺，自此始露神异。初将弟子慧俨同至临淮，就信义坊居人，乞地下标志之，言决于此处，建立伽蓝。遂穴土获古碑，乃齐国香积寺也。得金像，衣叶刻普照王佛字。居人叹异云：“天眼先见，吾曹安得不舍乎。”其碑像由贞元、长庆中，两遭灾火，因亡踪矣。尝卧贺跋氏家，身忽长其床榻，各三尺许，莫不惊怪。次现十一面观音形。其家举族欣庆，倍加信重，遂舍宅焉。其香积寺基，即今寺是也。由此奇异之踪，旋萌不止。中宗孝和帝景龙二年，遣使诏赴内道场。帝御法筵，言谈造膝，占对休咎，契若合符。仍褒饰其寺曰普光王。四年庚戌，示疾。敕自内中往荐福寺安置。三月二日，俨然坐亡，神彩犹生，止瞑目耳。俗龄八十



三，法腊罔知。在本国三十年，化唐土五十三载。帝惨悼黯然。于时秽气充塞，而形体宛如，多现灵迹。敕有司给绢三百匹，俾归葬淮上。令群官祖送，士庶填衢。五月五日抵于今所。帝以仰慕不忘，因问万回师曰：“彼僧伽者，何人也？”对曰：“观音菩萨化身也。经可不云乎，应以比丘身得度者，故现之沙门相也。”（《高僧传》三集卷一八）

（一）《新唐书》卷二二一下《康国传》，何国者，康之支庶也。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何国一名屈霜你迦国，在劫布咀那国（曹国）西三百余里，喝捍国东二百余里。据西人考证，即撒马儿罕与布哈拉中间之喀歇尼亚（Kashania）。为索格多国（Sogdo，即康国）重镇，风景优雅。其国实在葱岭之西北。

（二）碎叶，玄奘《西域记》作素叶，皆为楚（Chu, Chui）之转音。今代地图上，仍有楚河之名，即唐之碎叶川也。白菜脱胥乃窞谓即回纥白库可汗（Buku Khan，即《唐书·回纥传》之毗伽阙可汗）所建之拜拉萨贡城（Belasagun），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也。三城皆在一处。（白菜脱胥乃窞《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226、227页及注583）《高僧传》此节谓“何国在碎叶国东北，是碎叶附庸”，皆误也。吾人应以玄奘《西域记》为是。何国应在碎叶西南约二千里，为康国之附庸也。

僧伽跋摩者，康国人也。少出流沙，游步京辇，禀

素崇信，戒行清严，檀捨是修，慈悲在念。以显庆年内，奉敕与使人相随，礼覲西国。到大觉寺，于金刚座广兴荐设。七日七夜，燃灯续明，献大法会。又于菩提陀内无忧树下，雕刻佛像及观自在菩萨像。盛兴庆赞，时人叹希。后还唐国，又奉敕令往交趾采药。于时交州，时属大俭，人物饥饿。于日日中，营办饮食，救济孤苦，悲心内结，涕泣外流。时人号为常啼菩萨也。才染微疾，奄尔而终。春秋六十余矣。（《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释弥陀山，华言寂友，睹货逻国人也。自幼出家，游诸印度，遍学经论，《稜伽俱舍》最为穷覈。志传像法，不憚乡邦。杖锡孤征，来臻诸夏。因与实叉难陀共译《大乘入稜伽经》。又天授中，与沙门法藏<sup>(一)</sup>等，译《无垢淨光陀罗尼经》一卷。其经佛为劫比罗战荼婆罗门说，延其寿命，译毕进内。寻辞帝归乡。天后以厚礼钱之。（《高僧传》三集卷二）

（一）法藏，康居国僧也，见上文。

佛陀达摩者，即睹货速利国<sup>(一)</sup>人也。大形模，足气力，习小教。常乞食，少因兴易，遂届神州云。于益府出家，性好游涉，九州之地，无不履焉。后遂西遄，周观圣迹。淨于那烂陀见矣。后乃转向北天，年五十许。（《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目录，注明佛陀跋摩为睹货罗人也。速利国之名，又见《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北方诸胡，睹货罗及速利国等，其法复别。”义净之速利国即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之率利也。《西域记》云：“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地名率利，人亦谓焉。文字语言，即随称矣。”其地大约在松湖(Son-Kul)及楚河(Chu R.)之间也。

## 二 西突厥人

唐代突厥内附，西突厥人入仕于唐者亦复不少，见于《新唐书》有专传者，有史大奈(《新唐书》卷一一〇)、哥舒翰(《旧唐书》卷一〇四，《新唐书》卷一三五)、李克用(《新唐书》卷二一八)等人，可参阅，兹不具录，下同。

## 三 月氏人

中亚各族入居中原，史有专传者尚有月氏人王世充(史称：“本姓支，西域胡人。”按就其姓氏及古时蕃人多以族称姓观之，其为月支即月氏国人无疑也。其祖已来中国，当在宇文周或西魏时也。见《隋书》卷八五，《旧唐书》卷五四，《新唐书》卷八五)。

## 四 安国人

安兴贵、安修仁(见《新唐书》卷八六《李轨传》)

李抱玉、李抱真(见《新唐书》卷一三八《李抱玉传》，林宝《元和姓纂》卷四安姓注，《全唐文》卷七八四穆员《相国义阳郡王李公墓志铭》)

安思顺(见《全唐文》卷四五二邵说《代郭令公请雪安思顺表》)

安延(洛阳出土之《安延墓志铭》，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安神俨(洛阳出土之《安神俨墓志铭》，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安令节(长安出土之《安令节墓志铭》，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安万善(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安金藏(见《旧唐书》卷一八七上《安金藏传》，又桑原隲藏《隋唐时代来住支那之西域人》)

李国臣(见《新唐书》卷一三六《李国臣传》)

## 五 何国人

何潘仁(见《资治通鉴》卷一八四)

何妥(见《隋书》卷七五《何妥传》)

何稠(见《隋书》卷六八《何稠传》)

何祿(见宋姚宽《西溪丛语》卷下《牧护歌》，又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 六 康国人

康艳典(见罗振玉《鸣沙石室逸书·沙州图经》，又见伯希和《沙州都督府图经及蒲吕海之康居部落》，冯承钧译)

康拂耽延(见桑原隲藏《隋唐时代来住支那之西域人》第55—56页)

康萨陀(见《画录》、《画谱》)

康昆仑(见段安节《乐府杂录》)

康老胡雏(见李白《乐府·上云乐》)

康欻、康达□、康武通、康续、康磨伽、康留买、康庭兰、康洽(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康谦(见《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孙孝哲传》)

康植、康日知(见《新唐书》卷一四八《康日知传》)

安祿山(见《新旧书》卷二二五上《安祿山传》)

康阿义屈达干(见《全唐文》卷三四二颜真卿《康公神道碑铭》)

## 七 曹国人

曹保、曹善才、曹刚(见桑原隲藏《隋唐时代来住支那之西

域人》，又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曹触新、曹者素(见陈旸《乐书》卷一七三《弄婆罗门》及卷一八三《霓裳舞》)

曹明照(见长安出土之《曹明照墓志》，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 八 米国人

唐中世以前，中国史书中无米姓之人，至中世以后始得见之，然皆为西域胡人。林宝《元和姓纂》无米姓。至宋时，米姓始见于姓谱中。南宋初期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二四：“米，西域米国胡人，入中国者，用以为姓。”(见桑原隲藏《隋唐时代来往支那之西域人》)

米嘉荣、米和(米和郎、米莱加)(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米都知(见钱易《南部新书》癸)

米遂(见《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子类明堂经脉类)

米暨(见《资治通鉴》唐会昌六年二月)

米志诚(见桑隲藏《隋唐时代来往支那之西域人》)

米萨宝(见长安出土之《米萨宝墓志》，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 九 石国人

石万年(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石崇俊(见长安出土《石崇俊墓志》，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石敬瑭(见桑原隲藏《隋唐时代来往支那之西域人》)

石宝山(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石演芬(见《新唐书》卷一九三)

## 一〇 史国人

史大奈 为西突厥人。原先或为史国人，混籍于西突厥人中者也。(见《新唐书》卷一一〇)

史思明(见《新唐书》卷二二五上)

史怀恩(见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

## 第五章 唐人所记中亚 之动植物(唐以后附)

### 一 动物

#### 却火雀

顺宗时,拘弭国(一)贡却火雀,纯黑,大似燕,其声清。置于火中,火自散去。遂盛以水晶笼,悬于寝殿。夜则宫人持蜡炬烧之,终不能损其一毛。(张岱《史阙》卷一〇)

(一) 拘弭即《唐书》之俱密国。

#### 大尾羊

康居出大尾羊,尾上旁广,重十斤。又僧玄奘至西域大雪山高岭下,有一村,养羊大如驴。罽宾国出野青羊,尾如翠色,土人食之。(《酉阳杂俎》卷一六)

#### 猎虫鹿

阿萨部(一)多猎虫鹿。剖其肉,重叠之,以石压沥汁。(《酉阳杂俎》卷四)

(一) 阿萨部即可萨部(Khazars),突厥之一部。盛唐



时，西起多脑河口，东至阿拉尔海，皆其领土也。

### 蜘蛛

刘郁《西使记》云：赤木儿城有虫如蛛。毒中则烦渴，饮水立死，惟饮葡萄酒至醉，吐则解。（《本草纲目》卷四〇）

### 蛇角

李时珍曰：按《辍耕录》云：“骨咄犀，大蛇之角也。……”《唐书》有古都国亦产此，则骨咄又似古都之讹也。（《本草纲目》卷四三）

### 驼鸟

陈藏器曰：驼鸟如驼，生西戎。高宗永徽中，吐火罗献之。高七尺，足如橐驼，鼓翅而行，日三百里，食铜铁也。（《本草纲目》卷五〇下）

### 底野迦

苏恭曰：出西戎。彼人用猪胆作之，状似久坏丸药，赤黑色。胡人时将至此，甚珍重之。试用有效。（《本草纲目》卷五〇下）

### 狮

李时珍曰：狮子出西域诸国，为百兽长。《唐史》载高宗时，伽毗耶国献天铁兽，能擒狮象，则狮虽强悍，又有制之者也。西域畜之。七日內，取其未开目者，调习之。若稍长，则难驯矣。（《本草纲目》卷

五一上)

### 月支牛

《玄中记》云：出西胡及大月氏国，今日割取肉，明日其创即复合也。（《本草纲目》卷五一上）

### 灵猫

刘郁《西使记》云：黑契丹出香狸，文似土豹，其肉可食，粪溺皆香如麝气。（《本草纲目》卷五一上）

### 膃肭兽

陈藏器曰：骨肭兽生西番突厥国，胡人呼为阿慈勃他你。其状似猫而大，长尾，脐似麝，身黄赤色如烂骨。（《本草纲目》卷五一下）

## 二 植物

### 番木鳖，亦名马钱子

李时珍曰：生回回国（一）。今西土邛州诸处，皆有之。（《本草纲目》卷一八上）

（一）《辽史》、《元史》称花刺子模国（Khwarizm）为回回国。

### 阿儿只

刘郁《西使记》云：阿儿只出西域，状如苦参。主治打扑伤损，妇人损胎。用豆少许，咽之自消。又治鱼鼠

疮。(《本草纲目》卷二一)

### 阿息儿

刘郁《西使记》云：阿息儿出西域，状如块骨皮。治妇人产后衣不下，又治金疮，脓不出，嚼烂涂之，即出。

(《本草纲目》卷二一)

### 奴哥撒儿

《西使记》又云：奴哥撒儿出西域，状如结梗。治金疮及肠与筋断者，嚼烂傅之自续也。(《本草纲目》卷二一)

### 娑罗树

《进娑罗树枝状》 右臣所管四镇境天竺山压枝园枝，国有拔汗那，最为密近。乃有娑罗树，时称奇绝。不比凡草，不栖恶禽。耸干无惭于松柏，成阴不愧于桃李。但以生非得地，誉终因人。荣枯长在于异方，委叶不闻于中土。陛下高视三代，横制四夷。威信浹于君长，仁惠沿于草木。前件树枝，臣去载已进讫。臣伏以凡遵播殖，贵以滋多。今属阳和之时，愿助生成之德。近差官于拔汗那计会，又采前件树枝二百茎，并堪进奉。如得托根长乐，擢颖建章。布叶垂柯，邻月中之丹桂，连枝接影，对天上之白榆。于物无遗，在人知感。谨差将军李滔押领赴京。(《全唐文》卷三七五张谓(一))

(一) 张谓字正言，河南人，天宝二年进士。乾元中为尚书郎，大历中官礼部侍郎。

## 附录一 西突厥始末

### 一 突厥族概述

公元第六、七两世纪时，亚洲北部中部，有突厥族崛起，在中西交通史上有重要之关系。兹就《周书》、《隋书》、《唐书》之《突厥传》，摘编于下：

突厥阿史那氏，盖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阳，为茹茹（又称柔然，后魏世祖以其无知，状类于虫，故改其号为蠕蠕）铁工。金山（即今阿尔泰山）形似兜鍪，其俗谓兜鍪为突厥，遂因以为号焉。最初有訶都六者，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为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訶都六死，十母子内，欲择立一人，乃相率于大树下，共为约曰：“向树跳跃能最高者，即推立之。”阿史那子年幼，而跳最高者，诸子遂奉以为主，号阿贤设。阿贤设卒，子吐务立，号大叶护。长子曰土门伊利可汗，次子曰室点蜜，亦曰瑟帝米，部落稍盛。西魏文帝大统十二年（公元五四六年），土门遣使献方物于魏。魏废帝元年（公元五五二年）正月，土门发兵击茹茹，大破之于怀荒北。茹茹主阿那瓌自杀，其子庵罗辰奔齐，余众复立阿那瓌叔父邓叔子为主。土门遂自号伊利可汗（一），犹古之单于也。号其妻为可贺敦，亦犹古之闾氏也。土门死，子科罗立。科罗号乙息记可汗（二），又破叔子于沃野北木赖山。科罗死，弟俟斤立，号木杆可汗（三）。

俟斤一名燕都，勇而多智，专务征伐，乃率兵击邓叔子，破之。叔子以其众奔于周，他部西走欧洲，降于东罗马，即西史所称之阿瓦儿(Avars)民族也。又布尔加利族(Bulgars)、裴奇内格族(Petchenegs)，亦皆东方人种，与阿瓦儿人同时侵入东罗马帝国。俟斤又西破嚧哒(四)，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其地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遣使至周，请诛邓叔子等。周太祖许之，收叔子以下三千人，付其使者，杀之于青门外。俟斤又袭破吐谷浑(在今青海)。俟斤在位二十年死，弟他钵可汗立，控弦数十万。中国惮之，周齐争结婚好，倾府藏以事之。佗钵益骄，每谓其下曰：“我在南两儿常孝顺，何患贫也。”佗钵卒，子庵罗嗣。庵罗让国摄图，是为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一号沙钵略。以木杆可汗之子大逻便为阿波可汗。庵罗降居独洛水(五)，称第二可汗。沙钵略勇而得众，北夷皆归附之。隋文帝受禅，沙钵略妻宇文氏之女，曰千金公主。自伤宗祀绝灭，每怀复隋之志，日夜言之于沙钵略，由是悉众为寇，控弦之士四十万。文帝震怒，下诏布告海内，命将出塞击之。诏书中有“东夷诸国，尽挟私仇；西戎群长，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徒，切齿磨牙，常伺其便。达头前攻酒泉，其后于阗、波斯、挹怛三国，一时即叛。”等语。沙钵略率阿波、贪汗二可汗拒战。皆败走遁去，死者极众。突厥由是遂弱。既而沙钵略以阿波驍悍，忌之。因其先归，袭击其部，大破之，杀阿波之母。阿波还无所归，西奔达头可汗。达头者名玷厥，沙钵略之从父也，旧为西面可汗。既而大怒，遣阿波率兵而东，其部落归之

者将十万骑，遂与沙钵略相攻。又有贪汗可汗素睦于阿波，沙钵略夺其众而废之。贪汗亡奔达头。沙钵略从弟地勤察别统部落，与沙钵略有隙，复以众叛归阿波，连兵不已，各遣使诣阙，请和求援。沙钵略既为达头所困，又东畏契丹，遣使称臣告急，请将部落度漠南寄居，有诏许之。已而遣其第七儿窟舍真等，奉表以闻。文帝下诏曰：“沙钵略称雄漠北，多历世年。百蛮之大，莫过于此。往虽与和，犹是二国。今作君臣，便成一体。情深义厚，朕甚嘉之。荷天之休，海外有截。岂朕薄德，所能致此。已敕有司，肃告郊庙。宜普颁天下，咸使知闻。”自是诏答诸事，并不称其名以异之。其妻可贺敦，周千金公主，赐姓杨氏，编之属籍，改封大义公主。策拜窟舍真为柱国，封安国公。宴于内殿，引见皇后，赏劳甚厚。沙钵略大悦，于是岁时贡献不绝。沙钵略死，遗命立其弟叶护处罗侯，是为叶护可汗。处罗侯勇而有谋，以隋所赐旗鼓，西征阿波。敌人以为得隋兵所助，多来降附，遂生擒阿波。处罗侯又西征，中流矢而卒。其众奉沙钵略之子雍虞闾为主，是为颉伽施多那都蓝可汗。沙钵略他子曰染干，号突利可汗，又号意大利珍豆启民可汗，事隋甚恭。启民卒，子咄吉世立，是为始毕可汗。隋大业之乱，华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皆没属。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唐高祖等，崛起虎视，悉臣尊之，控弦且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武德二年，始毕入寇夏州勾注，将侵太原，会病死。其弟俟利弗设立，是为处罗可汗。处罗卒，其弟咄苾嗣，是为颉利可汗，倚父兄余资，兵锐马多，警然骄气，直出百蛮上，视中国为不足与。颉利又

以始毕子什钵苾为突利可汗使居东，频年入寇。贞观元年，薛延陀、回纥、拔野古诸部皆叛，使突利讨之，不胜，轻骑走。颉利怒，囚之。突利由是怨望。明年，突利自陈为颉利所攻，求救。太宗命李世勣、李靖、柴绍、任城王道宗、卫孝节、薛万淑，凡六总管，师十余万，皆受靖节度，以讨之。突利帅所部来奔。四年正月，靖进屯恶阳岭。夜袭颉利。颉利惊退牙碛口，走保铁山，兵犹数万。靖又袭击之，尽获其众。颉利得千里马独奔沙钵罗，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禽之，其国遂亡。颉利至京师，告俘太庙。帝御顺天楼，陈杖卫。士民纵观。吏执可汗至，帝数而赦之。馆于太仆，羸食之。贞观八年，颉利死，葬灊东。

(一) 可汗之号始自柔然丘豆伐可汗。

(二) 此据《周书》卷五〇《突厥传》。《隋书》卷八四《突厥传》作逸可汗，为土门之弟，非子也。

(三) 此据《隋书》。《周书》作木汗可汗。

(四) 《隋书》作挹怛。

(五) 今称图喇河。

西突厥与东突厥原为一国。吐务次子曰室点蜜，亦曰瑟帝米。瑟帝米之子曰达头可汗，亦曰步迦可汗，始与东突厥分乌孙故地有之。东即突厥，西雷鹫海，南疏勒，北瀚海，直京师北七千里。由焉耆西北七日行，得南廷。北八日行，得北廷。与都陆、弩失毕、歌逻祿、处月、处蜜、伊吾诸种杂，其风俗大抵突厥也，言语少异。初，东突厥木杆可汗死，舍其子大逻便而立弟佗钵可汗。佗钵死，先令戒其子庵罗，必立大逻便。国人以其母贱，不肯立，而卒立庵罗。庵罗后以让木杆兄子掘图，

是为沙钵略可汗。而大逻便别为阿波可汗，自臣所部。沙钵略袭击之，杀其母。阿波西走达头。当是时，达头为西面可汗，即授阿波兵十万，使与东突厥战，而阿波竟为沙钵略所禽。及启民可汗时，达头可汗岁以兵相加，而隋常助启民，故达头败奔吐谷浑。始阿波既擒，国人立鞅素特勒之子，是为泥利可汗。达头之奔，泥利亦败。及死，其子达漫立，是为泥撅处罗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国人。泥利卒，向氏又嫁其弟婆实特勒。开皇末，婆实共向氏入朝。遇达头乱，遂留京师。每舍之鸿胪寺，处罗时思其母氏。大业初入贡。七年，入朝，因留从征高丽，赐号曷萨那可汗，又尚信义公主，每从巡幸江都。后降唐。初，曷萨那朝隋，国人皆不欲。既被留不遣，乃共立达头孙，号射匿可汗，与东突厥抗。射匿死，其弟统叶护嗣，是为统叶护可汗。统叶护可汗勇而有谋，战辄胜。因并铁勒，下波斯、罽宾，控弦数十万。徙廷石国北之千泉，遂霸西域诸国，后为诸父莫贺咄所杀。莫贺咄立，是为屈利俟毗可汗。国人不附，弩失毕部自推泥孰莫贺设为可汗。泥孰辞，而迎立统叶护可汗子啞力特勒，是为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与泥孰共击俟毗可汗杀之。肆叶护性猜悖，忌泥孰。国中诸豪乃废之而立泥孰，是为咄陆可汗。遣使诣阙，不敢当可汗号。唐太宗诏鸿胪少卿刘善因持节，册号吞阿婆拔利郅咄陆可汗，赐鼓纛，段彩巨万。泥孰遣使谢。它日，太上皇宴使者两仪殿。谓长孙无忌曰：“今蛮夷率服，古亦有乎？”无忌上千万岁寿。太上皇喜，以酒属帝。帝顿首谢，亦奉觞上太上皇寿。咄陆可汗死，弟同俄设立，是为沙钵罗啞利失可汗。岁三遣使，奉方物，遂请婚。帝



慰而不愈。可汗分其国为十部，号十姓部落云。唃利失死，其子乙屈利失乙毗可汗立，逾年亦死。弩失毕大會迎伽那设之子毕贺咄叶护立之，是为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太宗使使持节，册命，赐鼓纛，建廷虽合水北，谓之南廷。东薄伊列河，龟兹、鄯善、且末、吐火罗、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国，皆隶属焉。叶护可汗为咄陆可汗攻杀，国亦被并。弩失毕不服叛去，遣使至阙下，请所立。太宗遣使持玺，诏与国大臣，择突厥可汗子孙贤者授之。乃立乙屈利失乙毗可汗之子，是为乙毗射匮可汗。阿史那贺鲁反，尽得其地。贺鲁者，室点蜜可汗五世孙。贞观末，贺鲁与执舍地、处木昆、婆鼻三种内附，帝优抚之。会讨龟兹，请先驰为向导。诏授昆丘道行军总管，宴嘉寿殿，厚赐与，解衣衣之，擢累左骁卫将军、瑤池都督。太宗崩，贺鲁引而西，取前突厥故地，建牙于千泉，自号沙钵罗可汗。遂统十姓部落，胜兵至数十万，遂寇廷州，败数县，杀掠数千人去。永徽四年，遣左屯卫大将军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率诸将进讨。明年，知节击歌逻祿、处月，斩千级，收马万计。副将周智度击处木昆城，拔之，斩馘三万。前军苏定方击贺鲁别帐鼠尼施于鹰娑川，斩首，虏获马甚众，贼弃铠仗弥野。显庆初，擢定方伊丽道行军大总管，率燕然都护任雅相、副都护萧嗣业、左骁卫大将军瀚海都督回纥婆闰等穷讨。诏右屯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左屯卫大将军阿史那步真为流沙道安抚大使，分出金山道。俟斤獫独祿等万余帐迎降。定方以精骑至曳咥河西，击处木昆破之。贺鲁举十姓兵，十万骑来拒。定方以万人当之。虏见兵少，以骑绕唐军。定方令步卒据原，撒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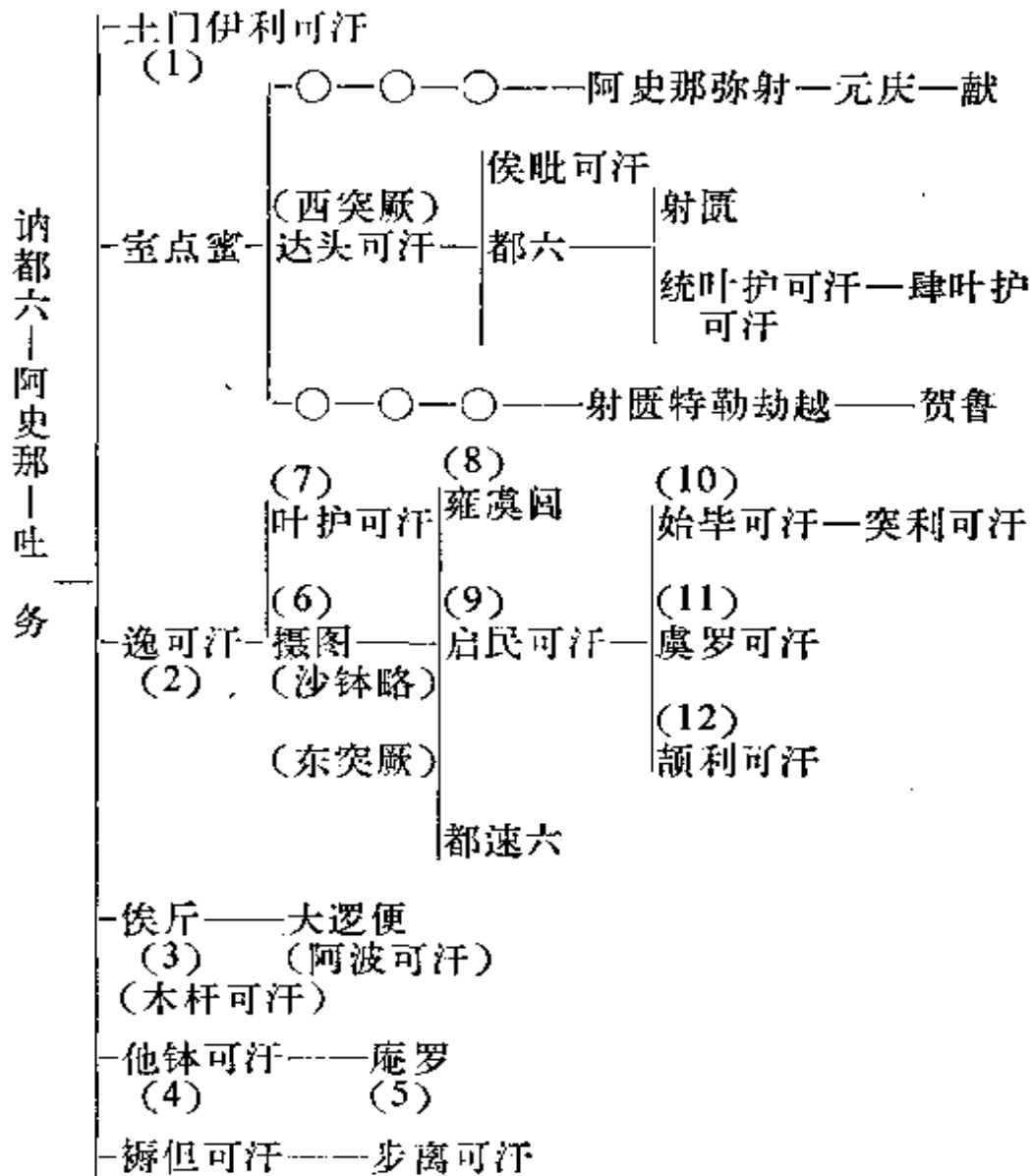
外注，自以骑陈于北。贺鲁先击原上军，三犯，军不动。定方纵骑乘之，虏大溃。追奔数十里，俘斩三万人，杀其大酋都搭达干等二百人。明日，蹶北。五弩失毕皆降。五咄陆闻贺鲁败，趋南道，降步真。定方命嗣业、婆闰趋邪罗斯川追虏，任雅相提降兵踵后。会大雪，军中请须霁。定方曰：“今霁晦风冽，虏谓我不能师，掩其不虞可也，缓则远矣。省日兼功，上策也。”于是昼夜进，收所过人畜。至双河与弥射，步真会。军饱气张。距贺鲁牙二百里，陈而行，抵金牙山。贺鲁众适猎。定方纵兵破其牙，俘数万人，获鼓纛器械。贺鲁跳度伊丽水。嗣业次千泉。弥射至伊丽。处月处蜜诸部皆下。次双河，贺鲁先以步失达干据栅战。弥射攻之溃。定方追贺鲁至碎叶水，尽夺其众。贺鲁啞运将奔鼠麴设，至石国苏咄城，马不进。众饥，赍宝入城，且市马。城主伊涅达干迎之。既入，拘送石国。会弥射子元爽与嗣业兵至，取之。乃悉散诸部兵，开道置驿，收露髓，问人疾苦。贺鲁所掠悉还之民。西域平，贺鲁谓嗣业曰：“我亡虏也，先帝原我，我则背之。今天降怒罚，尚何道？且闻汉法杀人，必都市。我愿就死昭陵，谢罪于先帝也。”帝曰：“先帝赐贺鲁二千帐主之。今罪人既得，献昭陵共可乎？”许敬宗曰：“古者军凯还，则饮至于庙。若诸侯献馘天子，未闻献于陵。然陛下奉园寝与宗庙等，可行不疑。”于是执而献昭陵，赦不诛。贺鲁已灭，裂其地为州县，以处诸部。木昆部为匐延都督府，突骑施索葛莫贺部为温鹿都督府，突骑施阿利施部为絜山都督府，胡祿屋闾部为盐泊都督府，摄舍提嚧部为双河都督府，鼠尼施处半部为鹰娑都督府，又置昆陵濛池二都护府以统

之。其所役属诸国皆置州，西尽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以阿史那弥射为兴昔亡可汗，兼驃骑大将军，昆陵都护，领五咄陆部。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兼驃骑大将军，濛池都护，领五弩失毕部。各赐帛十万，以光祿卿卢承庆持册命之。贺鲁死，诏葬颉利冢旁，纪其概于石。

阿史那弥射亦室点蜜可汗五世孙，贞观中，率所部来降，拜右监门卫大将军。从征高丽，封平壤县伯，迁右武卫大将军。族兄步真亦于贞观中入朝，拜左屯卫大将军。及平贺鲁，乃同为可汗。弥射、步真素不睦，龙朔二年，二人皆以兵从颉海道总管苏海政讨龟兹。步真诬弥射谋反，海政不能察，即集军吏计议，先发诛之。其部鼠尼施、拔塞干叛走。海政进平之。步真死乾封时。咸亨二年，以西突厥部酋阿史那都支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匁延都督，以安辑其众。仪凤中，都支自号十姓可汗，与吐蕃连和，寇安西。诏吏部侍郎裴行俭讨之。行俭请毋发兵，可以计取。即诏行俭册送波斯王子，并安抚大食，若道两蕃者，都支果不疑，率子弟上谒，遂擒之以归。西姓自是益衰，部人离散。乃擢弥射子元庆，步真子斛瑟罗为将军，袭父所领及可汗号。长寿中，元庆被诬腰斩，流其子献于振州。圣历二年，斛瑟罗与其部人六七万内迁，死长安。擢子怀道为右武卫将军。长安中，以阿史那献为右骁卫大将军，袭兴昔亡可汗，安抚招慰十姓大使，北庭大都护。四年，以怀道为十姓可汗，兼濛池都护。未几，擢献碛西节度使，击斩叛徒，收碎叶以西帐落三万内属，玺书嘉慰。终以娑葛强狠不能制，归死长安。以怀道子昕为十姓可汗，开府仪同三司，濛池都护，册其妻凉

国夫人李为交河公主，遣兵护送。听至碎叶西俱兰城，为突骑施莫贺达干所杀。交河公主与其子忠孝亡归，授左领军卫员外将军。西突厥遂亡。

突厥民族，关系重要。为便利查考之故，其历代可汗世系，特表列如下：



(阿史那弥射族兄)

阿史那步真——斛瑟罗——怀道——昕——忠孝

(西突厥)

鞅素特勒  
(西突厥) — 婆实特勒  
— 泥利可汗 — 达漫(泥撅处罗可汗赐号曷萨那可汗  
母向氏中国人)  
— 达度(阙可汗)

莫贺设  
(西突厥) — 泥孰(咄陆可汗为众所推代肆叶护为可汗)  
— 同俄设(啞利失可汗——乙屈利失乙毗可汗——乙毗  
射匮可汗(国为贺鲁所夺))  
— 步利设

伽那设——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

(为乙毗咄陆可汗所杀)

欲谷设(乙毗咄陆可汗与啞利失分国)

(西突厥)

西突厥部落，据《唐书》，咄陆有五啜：处木昆律，胡祿屋阙、撮舍提噉、突骑施贺逻施、鼠尼施处半等。弩失毕有五俟斤，曰：阿悉结阙俟斤、哥舒阙俟斤、拔塞干噉沙钵俟斤、阿悉结泥孰俟斤、哥舒处半俟斤。所谓啜及俟斤皆部落也。又有一部在极西，不见于突厥正传，而散见于《西域传》各国条中者，即可萨部也。康国条下云：“火寻或曰货利习弥，曰过利，居乌浒水之阳。东南六百里，距戍地，西南与波斯接，西北抵突厥曷萨。”波斯条下云：“东与吐火罗康接，北邻突厥可萨

部。”拂菻条下云：“在苦西，北直突厥可萨部。”曷萨及可萨，皆 Khazars 之译音。考之西史，可萨人于公元六二六年（唐高祖武德九年）侵入欧洲东部。唐初时，其领土在里海与黑海之北岸。据白洛克尔曼之《回教古今史》（*Der Islam von sein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公元七五〇年时之《大食全图》，所有今俄国南部，自多脑河口以东，迄阿拉尔海以北，皆可萨国壤土。里海以东，则突厥民族也。元初，西欧之游历家，如卢白鲁克、马哥孛罗等游记，皆称克里米亚（Crimea）半岛为可萨利亚（Gazzaria），盖即可萨民族所遗留之纪念品也。可萨亦突厥之一部，突厥既为中国征服，则可萨必望风款附，可无庸疑也。唐时亚美尼亚（Armenia）之著作家，称里海北岸可萨人及他种族为中国人，可以明矣。（见 St. Martin, *Armenie*, ii, 19, 20.）吾尝读《新唐书·地理志》西域都督府下注：“龙朔元年，以陇州南由令王名远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自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凡十六国，以其王都为都督府，以其属部为州县。凡州八十八，县百一十，军府百二十六。”云云。初不解唐朝并未用兵于吐火罗境内，何竟突然遣人为置州县使。后读《隋书·西域传》挹怛国条云：“先时国乱。突厥遣通设字诘强领其国。”又玄奘《西域记》卷一，睹货逻（即吐火罗）条云：“自数百年，王族绝嗣，酋豪力竞，各擅君长，依川据险，分为二十七国。虽画野区分，总役属突厥。”乃悟突厥既灭，其藩部必皆望风而降也。往昔突厥邻境诸国，畏惧突厥，以突厥为上邦者，至是移其景慕之心，以视中国矣。

## 二 《资治通鉴》关于平定 西突厥之记载

唐太宗贞观十二年(公元六三八年)冬十二月。初,西突厥啜利失可汗分其国为十部。每部有酋长一人。仍各赐一箭,谓之十箭。又分左右厢。左厢号五咄陆,置五大噉,居碎叶以东。右厢号五弩失毕,置五大俟斤,居碎叶以西。通谓之十姓。啜利失失众心,为其臣统吐屯所袭。啜利失兵败,与其弟步利设走保焉耆。统吐屯等将立欲谷设为大可汗,会统吐屯为人所杀,欲谷设兵亦败,啜利失复得故地。至是西部更立欲谷设为乙毗咄陆可汗。乙毗咄陆既立,与啜利失大战,杀伤甚众。因中分其地,自伊列水(一)以西属乙咄陆,以东属啜利失。处月、处密与高昌共攻拔焉耆五城,掠男女一千五百人,焚其庐舍而去。(《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一)伊列水即伊犁河。法人沙畹著《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谓《旧唐书》此处有误。盖咄陆属地在伊列河之东而不在西,啜利失属地在伊列河之西而不在东。其理由为:(1)伊列河东之地为西突厥之东北部,伊列河西之地为其国之西南部。咄陆居地名北庭,啜利失之后可汗叶护可汗居地为南庭。(2)咄陆属国如拔悉弥、骏马、结骨、触木昆皆在西突厥之北或东。(3)叶护可汗国东境以伊列河为界,足证其国在伊列河之西。(4)啜利失及叶护二可汗所属部落乃弩失毕部落也(见冯译《西突厥史料》第二六页注二三)。

唐太宗贞观十三(公元六三九年)十二月,西突厥啜利失可汗之臣俟利发与乙毗咄陆可汗通谋作乱。啜利失穷蹙,逃奔钹汗而死。弩失毕部落迎其弟子薄布特勒立之。是为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沙钵罗叶护既立,建庭于虽合水(一)北,谓之南庭。自龟兹、鄯善、且末、吐火罗、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国皆附之。咄陆建牙于馱曷山西,谓之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弥、驳马、结骨、火焮、触水昆(二)等国皆附之,以伊列水为境。(《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一) 虽合水即碎叶川之别音。《西域图志》卷二六谓为热海东北之一水。

(二) 厥越失不可考。拔悉弥即拔悉密,在葛逻祿之西。《新唐书》卷二一七下:“驳马或曰弊刺,曰遏罗支,直突厥之北,距京师万四千里。以马耕田,马色皆驳,因以名国。”结骨,古坚昆国,当伊吾西焉耆北,白山之旁。坚昆后讹为结骨,稍后号纥骨,亦曰纥挖斯,又曰黠戛斯(Kinghiz)。火焮或为货利习弥伽,亦曰过利。居乌浒水之阳,元时曰花刺子模。触水昆,咄陆五部落中有处木昆。似为一名。

唐太宗贞观十五年五月,西突厥沙钵罗叶护可汗数遣使入贡。秋七月甲戌,命左领军将军张大帅持节即其所号立为可汗,赐以鼓纛。上又命使者多赍金帛,历诸国市良马。魏徵谏曰:“可汗位未定而先市马,彼必以为陛下志在市马,以立可汗为名耳。使可汗得立,荷德必浅。若不得立,为怨实深。诸国闻之亦轻中国,市或不得,得亦非美。苟能使彼安宁,则



诸国之马，不求自至矣。”上欣然止之。乙毗咄陆可汗与沙钵罗叶护互相攻。乙毗咄陆浸强大，西域诸国多附之。未几，乙毗咄陆使石国吐屯击沙钵罗叶护，擒之以归，杀之。（《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唐太宗贞观十六年（公元六四二年）九月，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既杀沙钵罗叶护，并其众，又击吐火罗，灭之，自恃强大，遂骄傲。拘留唐使者，侵暴西域，遣兵寇伊州。郭孝恪将轻骑二千，自乌骨邀击，败之。乙毗咄陆又遣处月、处密二部围天山（一）。孝恪击走之，乘胜追拔处月俟斤所居城，追奔至遏索山（二），降处密之众而归。（《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一）西州西南有南平、安昌两城，又百二十里至天山军。

（二）沙畹《西突厥史料》法三四云：遏索山在迪化西三百余里之哈屯诸山之中。《西域图志》卷二一云：“按唐处月为金满州，今为迪化州以东博克达鄂拉以北之地。处密部居处月西，在今玛纳斯河左右。当哈屯博克达鄂拉之北。咄陆以处月处密兵进围天山者，迪化东境之博克达鄂拉也。郭孝恪追北之会，先拔处月城，后抵遏索山，是遏索山必在处月之西，为今之哈屯博克鄂拉。而处密居山之北，兵至其境故降也。”《西域图志》此处确定处月、处密两部落之居地，甚为重要。处密昔居玛纳斯河沿岸，大概言之，在迪化以西之地。处月则在迪化以东，昔金满州，后为北庭都护府治，今孚远县北二十余里地曰护堡子是也（见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三）。《新唐书》卷四三下

云：金满州都督府，永徽五年（公元六五四年）以处月部落置为州，隶轮台。龙朔二年（公元六六二年）为府。

唐太宗贞观十六年九月，乙毗咄陆西击康居，道过米国，破之。虏获甚多，不分与其下。其将泥熟啜辄夺取之。乙毗咄陆怒，斩泥熟啜以徇。众皆愤怨，泥熟啜部将胡祿屋袭击之。乙毗咄陆众散走，保白水胡城（一）。于是弩失毕诸部及乙毗咄陆所部屋利啜等遣使诣阙，请废乙毗咄陆，更立可汗。上遣使赍玺书，立莫贺咄之子为乙毗射匱可汗。乙毗射匱既立，悉礼遣乙毗咄陆所留唐使者，帅所部击乙毗咄陆于白水胡城。乙毗咄陆出兵击之。乙毗射匱大败。乙毗咄陆遣使招其故部落。故部落皆曰：“使我千人战死，一人独存，亦不汝从。”乙毗咄陆自知不为众所附，乃西奔吐火罗。（《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一）白水胡城在怛逻斯城西南二百里，见《大慈恩寺法师传》。

唐太宗贞观二十年六月丁卯，西突厥乙毗射匱可汗遣使入贡，且请婚。上许之，且使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五国以为聘礼。（《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四月，初，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以阿史那贺鲁为叶护。居多逻斯水（一）。在西州北千五百里，统处月、处密、始苏、歌逻祿、失毕（二）五姓之众。乙毗咄陆奔吐火罗，乙毗射匱可汗遣兵迫逐之，部落亡散。乙亥，贺鲁帅其余众数千帐内属。诏处之于庭州（三）莫贺城，拜左骁卫将军。贺鲁闻唐兵讨龟兹，请为向导，仍从数十骑入朝。上以为昆丘道行军总管，厚宴赐而遣之。（《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一) 此处之多逻斯并非高仙芝败军之地怛逻斯。《西域图志》卷三考订此处之多逻斯为喀喇额尔齐斯，因在西州(吐鲁蕃)之北也。沙畹引用《新唐书》卷一三三《王忠嗣传》以证之。忠嗣于七四四年纵反间于拔悉密与葛逻祿、回纥三部，攻多逻斯城，涉昆水，斩米施可汗。若以多逻斯位于喀喇额尔齐斯，则完全可以解释也。(《西突厥史料》)

(二) 《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阿史那贺鲁所统诸部有处密、处月、始苏、歌逻祿，弩失毕五姓之众，与此处相较，始苏应作姑苏，失毕应作弩失毕。冯承钧于沙畹著《西突厥史料》注四三谓姑苏为哥舒之别音，其言是也。

(三) 庭州即新疆孚远，土名济木萨，唐时金满县之转音也，以后北庭都护治所也。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三，巴尔库勒淖尔所受水下云，莫贺城即唐之沙钵镇，在今双岔河堡西。双岔河在孚远县西五十里。

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秋七月庚寅，西突厥相屈利啜请师所部从讨龟兹。(《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九月庚辰，昆丘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击处月、处密，破之。余众悉降。(《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十二月戊寅，以昆丘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将军阿史那贺鲁为泥伏沙钵罗叶护，赐以鼓纛，使招讨西突厥之未服者。(《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六五一年)春正月,左骁卫将军、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招集离散,庐帐渐盛,闻太宗崩,谋袭取西、庭二州。庭州刺史骆弘义知其谋,表言之。上遣通事舍人桥宝明驰往慰抚。宝明说贺鲁,令长子啞运入宿卫,授右骁卫中郎将,寻复遣归,啞运乃说其父拥众西走,击破乙毗射匱可汗,并其众,建牙于双河及千泉(一),自号沙钵罗可汗。咄陆五啜、弩失毕五俟斤皆归之,胜兵数十万,与乙毗咄陆可汗连兵,处月、处密及西域诸国多附之。以啞运为莫贺咄叶护。(《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一)《通鉴》胡注:“自双河西南抵贺鲁牙帐二百里。千泉属石国界。又在贺鲁牙帐西南。”《新唐书》曰:“素叶城西四百里至千泉,地赢二百里,南雪山,三垂平陆,多泉地,因名之。”《西域图志》卷二二及二五谓双河今伊犁北之博罗塔拉河。千泉在今奥李阿塔(Aulie-ata)稍东地百五十里地方。

同年秋七月,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寇庭州(一),攻陷金岭城及蒲类县,杀略数千人。诏左武侯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弓月道(二)行军总管,右骁卫将军高德逸、右武侯将军薛孤、吴仁为副,发秦、成、岐、雍府兵三万人及回纥五万骑以讨之。(《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一)《通鉴》胡注:“西州交河县北行八十里入谷,又百三十里经柳谷渡金沙岭百六十里至庭州。蒲类县属西州。后属庭州,又改为后庭县。”金岭城在今吐鲁蕃北博格多山奇台县。蒲类海今巴里坤湖(Barih-Kul),县在其

旁境。

(二) 弓月城在庭州西千有余里，今名乌苏。

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六五二年)春正月癸亥，梁建方、契苾何力等大破处月朱邪孤注于牢山(一)，孤注夜遁。建方使副总管高德逸轻骑追之，行五百余里，生擒孤注，斩首九千级。军还。御史劾奏梁建方兵力足以追讨，而逗留不进。高德逸敕令市马，自取骏者。上以建方等有功，释不问。大理卿李道裕奏言，德逸所取之马，筋力异常，请实中厩。上谓侍臣曰：“道裕法官，进马非其本职，妄希我意。岂朕行事不为臣下所信耶？朕方自咎，故不复黜道裕耳。”(《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一) 牢山，沙畹《西突厥史料》(冯译)第七八——七九页，注二，谓牢山之名，见《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坚昆部落有牢山剑水。唯此处之牢山是否即坚昆之牢山，不敢必也。处月部在新疆孚远县，而坚昆则在外蒙古唐奴乌梁海境内也。剑水即克木河也。

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六五三年)，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卒。其子颉苾达度设号真珠叶护，始与沙钵罗可汗有隙。与五弩失毕共击沙钵罗，破之，斩首千余级。(《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唐高宗永徽五年夏国四月丙子，以处月部置金满州(一)。(《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一) 金满州在迪化东孚远县北二十里，护堡子地方。

唐高宗永徽六年(公元六五五年)夏五月癸未，以右屯卫

大将军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以讨西突厥沙钵罗可汗。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唐高宗永徽六年十一月，西突厥颉苾达度设遣使请兵讨沙钵罗可汗。甲戌，遣丰州都督元礼臣册拜颉苾达度设为可汗。礼臣至碎叶城(一)，沙钵罗发兵拒之，不得前。颉苾达度设部落多为沙钵罗所并，余众寡弱，不为诸姓所附。礼臣竟不册拜而归。(《资治通鉴》卷二〇〇)

(一) 碎叶城即托克玛克城(Tokmak)。

唐高宗显庆元年(公元六五六年)八月辛丑，葱山道行军总管程知节击西突厥与歌逻祿、处月二部，战于榆慕谷(一)，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副总管周智度攻突骑施处木昆(二)等部于咽城(三)，拔之，斩首三万级。(《资治通鉴》卷二〇〇)

(一) 榆慕谷似在今孚远县西境。

(二) 《西域图志》卷三地图，位置突骑施在博罗塔拉河两岸，在别一时代在热海之东。处木昆部在塔尔巴哈台(楚呼楚克)地域内。

(三) 咽城即处木昆所居。

唐高宗显庆元年十二月，程知节引军至鹰娑川(一)，遇西突厥二万骑，别部鼠尼施(二)等二万余骑继至。前军总管苏定方帅五百骑驰往击之，西突厥大败。追奔二十里，杀获千五百余人，获马及器械，绵亘山野，不可胜计。副大总管王文度害其功，言于知节曰：“今兹虽破贼，官军亦有死伤。乘危轻脱，乃成败之法耳，何急而为此。自今常结方陈，置辎重在内，遇贼则战，此万全策也。”又矫称别得旨，以知节恃勇轻敌，委文

度为之节制。遂收军不许深入。士卒终日跨马，被甲结陈，不胜疲顿，马多瘦死。定方言于知节曰：“出师欲以讨贼，今乃自守，坐自困敝，若遇贼必败。懦怯如此，何以立功。且主上以公为大将，岂可更遣军副专共号令。事必不然，请囚文度，飞表以闻。”知节不从。至恒笃城(三)，有群胡归附。文度曰：“此属伺我旋师，还复为贼。不如尽杀之，取其资财。”定方曰：“如此乃自为贼耳。何名伐叛？”文度竟杀之，分其财。独定方不受。师旋，文度坐矫诏当死，特除名。知节亦坐逗留，追贼不及，减死免官。（《资治通鉴》卷二〇〇）

（一）沙畹《西突厥史料》（冯译）第五三页注二九，以鹰娑川为即焉耆西北之珠勒都斯河(Yulduz)。

（二）鼠尼施在珠勒都斯河流域。

（三）《新唐书》卷一一一《苏定方传》作怛笃城。卷二二五下《西突厥传》亦作怛笃城。

唐高宗显庆二年（公元六五七年）春正月癸巳，分哥逻祿部置阴山、大漠二都督府。闰月庚戌，以左屯卫将军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总管，帅燕然都护渭南任雅相、副都护萧嗣业，发回纥等兵，自北道讨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嗣业，巨之子也。初，右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及族兄左屯卫大将军步真，皆西突厥酋长。太宗之世，帅众来降。至是诏以弥射、步真为流沙安抚大使，自南道招集旧众。（《资治通鉴》卷二〇〇）

唐高宗显庆二年十二月，苏定方击西突厥沙钵罗可汗至金山北(一)。先击处木昆部，大破之。其俟斤嬾独祿等帅万余帐来降。定方抚之，发其千骑与俱。右领军郎将薛仁贵上言：

“泥熟部素不伏贺鲁，为贺鲁所破，虏其妻子。今唐兵有破贺鲁诸部得泥熟妻子者，宜归之。仍加赐赉，使彼明知贺鲁为贼，而大唐为之父母，则人致其死，不遗力矣。”上从之。泥熟喜，请从军，共击贺鲁。定方至曳咥河西(二)。沙钵罗帅十姓兵且十万来拒战。定方将唐兵及回纥万余人击之。沙钵罗轻定方兵少，直进围之。定方令步兵据南原，攒稍外向，自将骑兵陈于北原。沙钵罗先攻步军，三冲不动。定方引骑兵击之。沙钵罗大败，追奔三十里。斩获数万人。明日，勒兵复进。于是胡祿屋(三)等五弩失毕悉众来降。沙钵罗独与处木昆屈律啜数百骑西走。时阿史那步真出南道。五咄陆部落闻沙钵罗败，皆诣步真降。定方乃命萧嗣业、回纥婆闰将胡兵趋邪罗斯川(四)追沙钵罗。定方与任雅相将新附之众继之。会大雪，平地二尺。军中咸请俟晴而行。定方曰：“虏恃雪深，谓我不能进。必休息士马，亟追之可及。若缓之，彼遁逃浸远，不可复追。省日兼功，在此时矣。”乃蹶雪，昼夜兼行。所过收其部众。至双河，与弥射、步真合。去沙钵罗所居二百里。布陈长驱，径至其牙帐。沙钵罗与其徒将猎。定方掩其不备，纵兵击之，斩获数万人，得其鼓纛。沙钵罗与其子唃运、婿阿啜等脱走，趣石国。定方于是息兵，诸部各归所居，通道路，置邮驿，掩骸骨，问疾苦，画疆场，复生业。凡为沙钵罗所掠者悉括还之。十姓安堵如故。乃命萧嗣业将兵追沙钵罗，定方引军还。沙钵罗至石国西北苏咄城(五)，人马饥乏，遣人赏珍宝入城市马。城主伊沮达官诈以酒食出迎，诱之入，闭门执之，送于石国。萧嗣业至石国，石国人以沙钵罗授之。乙丑，分西突



厥地置濛池、崑陵二都护府。以阿史那弥射为左卫大将军、崑陵都护、兴昔亡可汗，押五咄陆部落。阿史那步真为右卫大将军、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押五弩失毕部落。遣光祿卿卢承庆持节册命。仍命弥射、步真与承庆据诸姓降者，准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授刺史以下官。（《资治通鉴》卷二〇〇）

（一）此金山似即吐鲁蕃北之博克达山也。

（二）曳咥河在伊丽河东，今绥来西之玛纳斯河上流龙骨河也。

（三）胡祿屋，《西域图志》地图考在阿雅尔淖尔 Ajar nor 附近。

（四）邪罗斯川即雅罗斯川。巴拖尔特《土耳其斯坦史》附图，怛罗私河（Talas）东面有枝河曰 Gar-su，其读音与雅罗斯完全相同。地位亦相合。有小城市亦名雅罗斯，在河边，由碎叶往西至石国之驿道先经此城，再西经二小市而至奥李阿塔（怛罗私城）。萧嗣业似与步真同出南道也。

（五）苏咄城似即《巴图》上之苏艾脱 Syat，城在塔什干西北不远。锡尔河西岸地方。

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六五八年）十二月，阿史那贺鲁既被擒，谓萧嗣业曰：“我本亡虏，为先帝所存。先帝遇我厚而我负之。今日之败，天所怒也。吾闻中国刑人必于市，愿刑我于昭陵之前，以谢先帝。”上闻而怜之。贺鲁至京师，甲午，献于昭陵。敕免其死，分其种落为六都督府。其所役属诸国，皆置州府，西尽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贺鲁寻死，葬于颡利墓

侧。（《资治通鉴》卷二〇〇）

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六五九年）三月壬午，西突厥兴昔亡可汗与真珠叶护战于双河（一），斩真珠叶护。（《资治通鉴》卷二〇〇）

（一）双河今伊犁北之博罗塔拉河。

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六六二年），西突厥寇庭州。刺史来济将兵拒之。谓其众曰：“吾久当死，幸蒙存全，以至今日，当以身报国。”遂不释甲冑，赴敌而死。（《资治通鉴》卷二〇〇）

唐高宗咸亨二年（公元六七一年）夏四月甲申，以西突厥阿史那都支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匭延都督，以安集五咄陆之众。（《资治通鉴》卷二〇二）

唐高宗调露元年（公元六七九年）六月初，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别帅李遮旬与吐蕃连和，侵逼安西。朝议欲发兵讨之。吏部侍郎裴行俭曰：“吐蕃为寇，审礼覆没，干戈不息，岂可复出师西方。今波斯王卒，其子泥洹师为质在京师，宜遣使者送归国。道过二虏，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从之，命行俭册立波斯王，仍为安抚大食使。行俭奏肃州刺史王方翼以为己副，仍令检校安西都护。（《资治通鉴》卷二〇二）

唐高宗调露元年（公元六七九年）秋七月，初，裴行俭尝为西州长史，及奉使过西州，吏人郊迎。行俭悉召其豪杰子弟千余人自随。且扬言天时方热，未可涉远，须稍凉乃西上。阿史那都支觇知之，遂不设备。行俭徐召四镇诸胡酋长，谓曰：“昔在西州，纵猎甚乐。今欲寻旧赏，谁能从吾猎者？”诸胡子弟争

请从行，近得万人。行俭阳为畋猎，校勒部伍。数日，遂倍道西进。去都支部落十余里，先遣都支所亲，问其安否。外示闲暇，似非讨袭，续使促召相见。都支先与李遮旬约秋中拒汉使，猝闻军至，计无所出，帅其子弟迎谒，遂擒之。因传其契箭，悉召诸部酋长，执送碎叶城（一）。简其精骑轻赍，昼夜进掩遮旬。途中获都支还，使与遮旬使者同来。行俭释遮旬使者，使先往谕遮旬，以都支已就擒，遮旬亦降。于是囚都支、遮旬以归。遣波斯王自还其国。留王方翼于安西，使筑碎叶城。（《资治通鉴》卷二〇二）

（一）碎叶城，焉耆都督府治所也。方翼筑四面十二门，为屈曲隐出伏没之状。（《通鉴·胡注》）

唐高宗永淳元年（公元六八二年）春二月，西突厥阿史那车薄帅十姓反。（《资治通鉴》卷二〇三）

唐高宗永淳元年夏四月辛未，以礼部尚书闻喜献公裴行俭为金牙道行军大总管，帅右金吾将军阎怀且等三总管分道讨西突厥，师未行，行俭薨。（《资治通鉴》卷二〇三）

唐高宗永淳元年夏四月，阿史那车薄围弓月城。安西都护王方翼引军救之。破虏众于伊丽水，斩首千余级。俄而三姓咽麴与车薄合兵拒方翼，方翼与战于热海。流矢贯方翼臂，方翼以佩刀截之，左右不知。所将胡兵谋执方翼以应车薄，方翼知之，悉召会议，阳出军资赐之。以次引出斩之。会大风，方翼振金鼓以乱其声，诛七千余人，其徒莫之觉。既而分遣裨将袭车薄、咽麴，大破之，擒其酋长三百人。西突厥遂平，阎怀且竟不行。方翼寻迁夏州都督，征入议边事。上见方翼衣有

血渍，问之。方翼具对热海苦战之状。上视疮叹息，竟以废后近属，不得用而归。（《资治通鉴》卷二〇三）

则天皇后垂拱元年（公元六八五年）冬十一月，初，西突厥兴昔亡、继往绝可汗既死，十姓无主，部落多散亡。太后乃擢兴昔亡之子、左豹韬卫、翊府中郎将元庆为左玉铃卫将军兼昆陵都护，袭兴昔亡可汗，押五咄陆部落。（《资治通鉴》卷二〇三）

则天皇后垂拱二年（公元六八六年）秋九月丁未，以西突厥继往绝可汗之子斛瑟罗为右玉铃卫将军，袭继往绝可汗，押五弩失毕部落。（《资治通鉴》卷二〇三）

则天皇后天授元年（公元六九〇年）冬十月，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来为东突厥所侵掠，散亡略尽。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斛瑟罗，收其余众六七万人，入居内地。拜右卫大将军，改号竭忠事主可汗。（《资治通鉴》卷二〇四）

唐则天皇后圣历二年（公元六九九年），突厥默啜立其弟咄悉匐为左厢察，骨笃祿子默矩为右厢察，各主兵二万余人。其子匐俱为小可汗，位在两察上。主处木昆等十姓，兵四万余人，又号为拓西可汗。（《资治通鉴》卷二〇六）

唐则天皇后长安四年（公元七〇四年）春正月丙申，册拜右武卫将军阿史那怀道为西突厥十姓可汗。怀道、斛瑟罗之子也。（《资治通鉴》卷二〇七）

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七一二年）冬十月辛酉，沙陀金山遣使入贡。沙陀者，处月之别种也。姓朱邪氏。胡注：处月居金娑山（一）之阳，蒲类之东，有大碛名沙陀，故号沙陀。（《资治通鉴》卷二一〇）

(一) 金娑山即今吐鲁蕃之博格多鄂拉山。

唐玄宗开元二年(公元七一四年)十二月壬戌,沙陀金山入朝。(《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唐玄宗开元四年八月,突厥默啜既死,奚契丹拔曳固等诸部皆内附。(《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唐肃宗广德二年(公元七六四年)冬十月,吐蕃围凉州,士卒不为用。杨志烈奔甘州,为沙陀所杀。沙陀姓朱耶,世居沙陀碛,因以为名。(《资治通鉴》卷二二三)

### 三 平定西突厥之有关人物

裴行俭为秦州镇抚右军总管,仪凤二年,讨西突厥,擒其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别帅李遮旬以归。初,都支、遮旬与吐蕃连和,侵逼安西,议者欲发兵讨之。行俭上言曰:“吐蕃叛扰,干戈未息,敬玄、审理失律丧师,安可更为西方生事?今波斯王身没,子泥涅帅师充质在此,差使往波斯册立,即路经二蕃,便宜从事,可不劳而有功也。”高宗从之,因命行俭册送波斯王,乃为安抚大食使,至西州,人吏郊迎。行俭召其豪杰子弟千余人,随己而西,扬言给其下曰:“今正炎蒸,热坂难冒,自秋凉之后,方可渐行。”都支觐知,遂不设备,行俭徐乃召四镇诸蕃酋长谓曰:“昔任西州长史,忆此从禽,未尝厌倦,虽还京辇,无时暂忘。今因是行,欲寻旧赏,谁能从吾猎也?”蕃酋子弟投募者仅万人,行俭假为畋游,较试部伍数日,遂倍道而进,去都支部落十余里。先遣都支使亲问其安否,外示闲暇,似非讨袭。续又使人从召相见。都支先与遮旬通谋,秋中拟拒汉使,

卒闻军到，计无所出，自率子侄首领等五百余骑，就营来谒，遂擒之。是日传其契箭，召诸部酋长悉诣，命并执送碎叶城。简其精骑，赍粮晓夜前进，掩遮旬。旬闻都支就擒，据诣行俭降。于是将吏已下，立碑于碎叶城，以纪其功。调露元年，为定策道行军大总管，大破突厥于黑山，擒其首领。初，行俭率众行至朔州，谓其下曰：“兵法尚诈者，谓以权谋制敌也。若御其下，则非诚信不可行也。萧嗣业运粮被抄，兵多饿死，所以败也。狡寇忸怩，不可以不备。”乃诈为粮车三百乘，每车伏壮士五人，各赍陌刀劲弩，以羸兵数百人援之，兼伏精兵居险以待之。贼果大下，羸兵弃车散走，驱车就泉井，解鞍牧马，方拟取粮，车中壮士齐发，伏兵亦至，杀获殆尽，余众奔溃。自是续遣粮运，莫敢近之者。（《册府元龟》卷三六六）

王方翼为安西都护时，突厥车薄反叛，围弓月城。方翼引军救之，至伊丽河而贼众来拒，纵击大破之，斩首千余级，俄而三姓咽麴悉发众与车薄合势，以拒方翼。方翼屯兵热海，与贼连战，流矢贯臂，徐以佩刀截之，左右莫有觉者。既而所将蕃兵谋执方翼以应贼。方翼密知之，悉召会议，并出军资以赐之，续引出，斩之。会大风，又振金鼓以乱其声，遂诛七千余人，分遣裨将袭车薄、咽麴等。贼既无备，因是大溃，擒首领三百人，西域遂定。（《册府元龟》卷三六六又卷三九六）

休璟为左武卫右金吾二卫将军，则天长安中，西突厥乌质勒与诸蕃不和，举兵相持。安西道绝，表奏相继。则天令休璟

与宰相商度事势，俄顷间草奏，便遣施行。后十余日，安西诸州表请兵马应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画。则天谓休璟曰：“恨用卿晚。”已，迁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又谓魏元忠及杨再思、李峤、姚元崇、李迥秀等曰：“休璟谄练边事，卿等十不当一也。”郭元振，中宗景龙中为金山道行军大总管。先是婆葛与阿史那阙啜忠节不和，屡相侵掠，阙啜兵众寡弱，渐不能支。元振奏请追阙啜入朝宿衙，移其部落，入于瓜沙等州安置，制从之。阙啜行至播仙城，与经略使左威卫军周以悌相遇。以悌谓之曰：“国家以高班厚秩待君者，以君统摄部落，下有兵众故也。今轻身入朝，是一老胡耳，在朝之人谁复喜见？非唯官赏难得，亦恐性命在人。今宰相有宗楚客、纪处讷并专权用事，何不厚赂二公，留不行，发安西兵并引吐蕃以击婆葛，既得报仇，又存部落，如此与入朝受制于人，岂复同也？”阙啜然其言，便勒兵攻于阗坎城，获金宝及生口，遣人问道纳贿于宗、纪。元振闻其谋，遽上疏曰：“往者吐蕃所争，唯论十姓四镇，国家不能舍与，所以不通和，今吐蕃不相侵扰者，不是愿国家和信不来，直是其国中诸豪及泥婆罗门等属国自有搆贰。故赞普躬往南征，身殒寇庭，国中大乱，嫡庶共立，将相争权，自相屠灭，兼以人畜疫疠，财力困穷，人事天时，俱不称遂，所以屈志，且共汉和，非是本心能忘情于十姓四镇也。如国力殷足之后，则必争，小事方便继和，纵其丑徒，来相吞扰，此必然之计也，今忠节乃不论国家大计，直欲为吐蕃作向导主人，四镇危机恐从此启。顷年缘默啜凭陵所应处，兼四镇兵士岁久贫羸，其势不能为忠节经略，非是怜突骑施也，忠节不体国家中

外之意，而别求吐蕃，吐蕃得志，则忠节在其掌握，若为复得事汉，吐蕃于国非有恩，有力犹欲争十姓四镇，今若效力树恩之后，或请分于阗、疏勒，不知欲何理抑之？又共国中诸蛮及婆罗门等国，见今携背，忽请汉兵助共除讨，亦不知欲以何词拒之？是以古之贤人，皆不愿受夷狄妄惠，非是不欲共力，惧后求货无厌。故臣愚以为用吐蕃之力，实为非便。”疏奏不省。楚客等既受阙曷之贿，遂议遣摄御史中丞冯嘉宾持节安抚阙曷，以牛师奖为安西副都护，便领甘凉巴西兵，兼募征吐蕃兵以讨婆葛，婆葛进马使娑腊知楚客计，驰还报。娑葛是日发兵五千骑出安西，五千骑出拔换，五千骑出焉耆，五千骑出疏勒。时元振在疏勒，于河口栅不敢动。阙曷在计舒河口候见嘉宾。娑葛兵掩至，生擒阙曷，杀嘉宾等。又杀牛师奖，放火烧城，遂陷安西，四镇路绝。楚客又奉请周以悌代元振统众，征元振将陷之，使阿史那献为十姓可汗，置军焉耆，以取娑葛。娑葛遗元振书曰：“与汉本来无恶，只仇于阙曷，而宗尚书取阙曷金，枉拟破奴部落，冯中丞、牛都护相次而来，奴等岂坐受死。又闻史献欲来，徒扰乱军州，恐未有宁日。乞大使商量处置。”元振以娑葛状奏于朝廷，楚客怒，奏元振有异图。元振使其子鸿问道具奏其状，以悌竟得罪而流于白州。后以元振代以悌，赦娑葛罪，册为十姓可汗。（《册府元龟》卷三六六）

《夏州都督王公（王方翼）神道碑》：公讳方翼，字仲翔（一），太原祁（二）人，王周之后也。……授沙州刺史。未至，改拜肃州。以为慢防启寇，非重困也。乃大筑雉堞，严备櫓械，人知有



恃，戎亦来威。仪凤岁，河西尽蝗，独不入州境。邻郡凑稔，提挈如云。公倾私泉以资乏，引激水以立磴。举火百灶，日哺千人。遂有芝草丛生，丰年屡降。人之咏德，刊石存焉。裴吏部(三)名立波斯，实取遮旬。伟公威厉，飞书荐请。诏公为波斯军副兼安西都护上柱国。以安西都护怀宝为庭州刺史。大城碎叶(四)，街郭回互，夷夏纵观，莫究端倪。三十六蕃，承风谒贺，泊于海东，肃如也。无何，诏公为庭州刺史。以波斯使领金山都护。前使杜怀宝更统安西，镇守碎叶。朝廷始以镇不宁蕃，故授公代宝。又以未不失镇，复命宝代公。夫然有以见诸蕃之心摇矣。于是车薄啜首唱寇兵，群蕃响应，蝟毛而竖。公在碛西，猷捷无虚岁。蹙车薄于弓月，陷咽麵于热海(五)。剿叛徒三千于麾下，走乌鹞(六)十万余城外。皆以少覆众，以诚动天。葛水(七)暴长，祭撤而三军涉渡。叶河(八)无舟，兵叩而七月冰合。由是士卒益勇，戎狄益惧。玺书下问，皇灵远烁。迁夏州都督，征诣奉天宫。热海之役，流矢贯臂，陈血染袖。事等殷轮。帝顾而知之，视疮歎歎曰：“为国致身，乃吾亲也。”妖贼白铁余，据城平以反(九)。奉诏与程务挺讨擒之。善公有发石坏城之计，反风焚栅之感，封太原郡公。元珍寇边，受命讨击。公以无甲，乃发思造六片木排，袴关钮解，合画为虎文。北至关，先与虏合战。若驱猛兽，蒙泉比，莫之敌也。胡马奔骇，获其二啜，桑乾、金利(一〇)两部来降。(《文苑英华》第九一三卷张说撰碑)

(一) 王方翼，《新唐书》卷一一一有传。《旧唐书》在卷一八五上。此碑文叙事较详于《新唐书》传文，故特录

出,与《新唐书》互相校正。

(二) 祁今山西祁县。

(三) 裴吏部,裴行俭也。据《新唐书》卷一〇八《裴行俭传》,行俭名送波斯王子泥涅师而阴图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事在仪凤二年。

(四) 据《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四镇都督府州下注,王方翼城碎叶,事在调露元年(公元六七九年)。

(五) 王方翼战败阿史那车薄及三姓咽麴为高宗永淳元年(公元六八二年)夏四月之事。见《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弓月城在新疆乌苏县是也。热海今之亦息喝儿。

(六) 乌鹘即回鹘也。据《新唐书》卷一一一《王方翼传》有“乌鹘引兵遁去。擒首领突骑施等三百人”。按《通鉴》卷二〇五,“则天皇后圣历二年(公元六九九年)秋八月癸巳,突骑施乌质勒遣其子遮弩入见”。在《通鉴》上突骑施之名,始见此年。《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骑施传》谓“开元五年(公元七一七年)始来朝”。据《新唐书·王方翼传》则突骑施在高宗时已与中国入接触矣。据《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唐太宗贞观三年时(公元六二九年时)已来朝献方物矣。

(七) 葛水似为噶逻祿部之水。噶逻祿在今新疆塔城与阿尔泰境内。葛水或即今代喀喇额尔齐斯河之首音。河水流入斋桑泊。

(八) 叶河即额米尔河(Imil),流入阿拉库里湖(Alakul)。

(九)《新唐书》卷一一一《王方翼传》作“白铁余以绥州反”。查杨守敬《唐地理志图》，绥州为今陕西省绥德县，城平县在今清涧县西，安定县东，中间有交界铺地方，或即唐时之城平县治也。

(一〇) 桑乾、金利二部不可考。《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传》及卷二一七《回鹘传》中皆不见此名。

盖嘉运为碛西节度使，开元二十七年大破突骑施于碎叶城之东贺逻岭，擒可汗吐火仙，及叶护特勒及弟拔斯，获驼马牛羊数千计。初嘉运衔命招辑突骑施、拔汗那、巴西诸国，会突骑施可汗苏祿死，其子吐火仙嗣立，与叶护特勒首领都磨度窃据碎叶城，又引黑姓可汗尔微特勒据怛逻斯城，以拒官军。嘉运自率精兵，攻碎叶，与火仙接战，火仙弃旗而走，遂擒之。分遣疏勒镇守使夫蒙灵督统骁雄与拔汗那王俱进，掩其不备，遂入怛逻城，斩可汗尔微特勒及弟拔斯，其党遂遁。及入曳建城，因收得交河公主及护苏祿可敦、尔微可敦，遂收诸散落百姓凡数万人，悉付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以归，诸国皆来降附。（《册府元龟》卷三五八）

#### 四 唐在西突厥设置之州府

濠池都护府 贞观二十三年，以阿史那贺鲁部落置濠池都督府。永徽四年废。显庆二年擒贺鲁，分其地置都护府二，都督府八，其役属诸胡皆为州。

昆陵都护府

匐延都督府(以处木昆部置)

嗢鹿州都督府(以突骑施索葛莫贺部置)

洁山都督府(以突骑施阿利施部置)

双河都督府(以摄舍提曷部置)

鹰娑都督府(以鼠尼施处半部置)

盐泊州都督府(以胡祿屋阙部置)

阴山州都督府(显庆三年,分葛逻祿(一)三部置三府,以谋落部置)

(一) 葛逻祿,《元史》作哈刺鲁(Karluks)。

大漠州都督府(以葛逻祿炽侯部置)

玄池州都督府(以葛逻祿踏实部置)

金附州都督府(析大漠州置)

轮台州都督府

金满州都督府(永徽五年,以处月部落置为州,隶轮台。龙朔二年为府)

咽麵州都督府(初,玄池、咽麵为州,隶燕然,长安二年为都督府,隶北庭)

盐祿州都督府

哥系州都督府

孤舒州都督府

西盐州都督府

东盐州都督府

叱勒州都督府

迦瑟州都督府

凭洛州都督府

沙陀州都督府

答烂州都督府

右隶北庭都护府(《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

## 五 贾耽记往西突厥之道路

安西西出柘厥关，渡白马河，百八十里西入俱毗罗磧。经苦井，百二十里至俱毗罗城。又六十里至阿悉言城。又六十里至拨换城，一曰威戎城，曰姑墨州南临思浑河。乃西北渡拨换河、中河。距思浑河北二十里，至小石城。又二十里至于阆境之胡芦河。又六十里至大石城，一曰于祝，曰温肃州。又西北三十里至粟楼烽。又四十里度拔达岭。又五十里至顿多城，乌孙所治赤山城也。又三十里渡真珠河。又西北渡乏驿岭，五十里渡雪海。又三十里至碎卜戍。傍碎卜水五十里至热海。又四十里至冻城。又百一十里至贺猎城。又三十里至叶支城。出谷至碎叶川口，八十里至裴罗将军城。又西四十里至碎叶城，城北有碎叶水，水北四十里有羯丹山，十姓可汗每立君长于此。自碎叶西四十里至米国城。又三十里至新城。又六十里至顿建城。又五十里至阿史不来城。又七十里至俱兰城。又十里至税建城。又五十里至怛罗斯(一)城。(《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

(一) 贾耽此节所记各地名，多就土人原名译音，故多不可考。就其可考者而观之，大约即玄奘出高昌后向西北行之道也。姑墨州即今之阿克苏城(Aksu)。思浑河

似即阿克苏河。拔达岭即今之拜达尔岭(Bedal),玄奘作凌山。真珠河即药杀水(Yaxartes)之上流。乏驿岭即今之塔斯克尔塔山。热海见《西域记》,今为亦息渴儿(Issyk-kul)。碎叶城即玄奘之素叶水城,唐初为四镇之一。米国城非即玄奘之弭秣贺国,不可混误。怛罗斯,玄奘作坦逻私。贾耽、玄奘二人所记各地距离里数甚不相同,皆约略之数而已,非有真确测量也。

## 六 玄奘、杜环记西突厥各地状况

国(指跋祿迦国,今之阿克苏)西北行三百余里,度石碛,至凌山,此则葱岭北原。水多东流矣。山谷积雪,春夏含冻,虽时消泮,寻复结冰。经途险阻,寒风惨烈,多暴龙难,凌犯行人。由此路者,不得赭衣持瓠大声叫,微有违犯,灾祸目睹。暴风奋发,飞沙雨石,遇者丧没,难以全生(一)。山行四百余里,至大清池(二)(或名热海,又谓咸海)。周千余里,东西长,南北狭,四面负山,众流交凑,色带青黑,味兼咸苦,洪涛浩汗,惊波汨潏,龙鱼杂处,灵怪间起。所以往来行旅,祷以祈福。水族虽多,莫敢渔捕。

(一)凌山为今之拜达尔岭(Bedal),天山之一部也。《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序过凌山云:“其山险峭,峻极于天。自开辟以来,冰雪所聚,积而为凌,春夏不解,凝沍汗漫,与云连属,仰之皑然,莫睹其际。其凌峰摧落,横路侧者,或高百尺,或广数丈。由是蹊径崎岖,登涉艰阻。加以风雪杂飞,虽复履重裘,不免寒战。将欲眠食,复无

燥处可停。唯知悬釜而炊，席冰而寝。七日之后，方始出山。徒侣之中，馁冻死者，十有三四，牛马逾甚。”

(二) 大清池即亦息渴儿(Issyk-Kul)，为突厥语，华言热海也。《慈恩传》云：“清池亦云热海。见其对凌山不冻，故得此名，其水未必温也。周千四五百里，东西长，南北狭，望之森然，无待激风，而洪波数丈。”

清池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水城。城周六七里，诸国商胡杂居也。土宜糜麦、蒲萄。林树稀疏，气序风寒，人衣毡褐。素叶已西数十孤城，城皆立长，虽不相禀命，然皆役属突厥。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地名罕利，人亦谓焉。文字语言，即随称矣。字源简略，本三十余言，转而相生，其流浸广。粗有书记，竖读其文，递相传授，师资无替。服毡褐，衣皮毳，裳服褊急，齐发露顶，或总剪剃，缯彩络额，形容伟大，志性惟怯。风俗浇讹，多行诡诈。大抵贪求，父子计利，财多为贵，良贱无差。虽富巨万，服食粗弊，力田逐利者杂半(一)矣。

(一) 素叶水城即《新唐书·康国传》中之碎叶城。玄奘在素叶城遇突厥叶护可汗，其详情见《慈恩传》卷二，兹不重录。罕利，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作速利。

素叶城西行四百余里，至千泉。千泉者，地方二百余里，南面雪山，三陔平陆，水土沃润，林树扶疏。暮春之月，杂花若绮，泉池千所，故以名焉。突厥可汗每来避暑，中有群鹿。多饰铃镮，驯狎于人，不甚惊走。可汗爱赏，下命群属，敢加杀害，有诛无赦，此群鹿得终其寿(一)。

(一) 《慈恩传》卷二云“屏丰此曰千泉”，其地为今之

明白腊克(Myn-bulak),又曰 Bingheul,即屏聿之译音。明白腊克在由奥李阿塔(Aulicata)至脱尔沙(Tersa)大道之北,乌尔塔克涛山(Urtaktau)麓。吉利吉思(Kirghizes)人至今仍以明白腊克为楚河及锡耳河间最适宜之避暑地焉。俄人赛维塞甫(Severtsof)谓“其地有泉甚多,草木丰茂,适于畜牧”。

千泉西行百四五十里至坦逻私城。城周八九里,诸国商胡杂居也。土宜气序,大同素叶。南行十余里,有小孤城,三百余户,本中国人也。昔为突厥所掠,后遂鸠集同国,共保此城,于中宅居。衣服去就,遂同突厥,言辞仪范,犹存本国。从此西南行二百余里,至白水城(一),城周六七里。土地所产,风气所宜,逾胜坦逻私。

(一)白水城即波斯著作家之亦思菲甲伯(Isfijab),亦白水之义。亦思菲甲伯即《元史·西北地附录》之赛兰城(Sairam)也。

西南行二百余里至恭御城。城周五六里,原隰膏腴,树林蓊郁。从此南行四五十里,至笈赤建国。

笈赤建国周千余里,地沃壤,备稼穡,草木郁茂,华果繁盛,多蒲萄,亦所贵也。城邑百数,各别君长,进止往来,不相禀命,虽则画野区分,总称笈赤建国(一)。从此西行二百余里,至赭时国(唐言石国)。《大唐西域记》卷一)

(一)恭御国不可考。笈赤建即阿拉伯地理家爱德利奚之奈笈喀特(Nejkath),在塔什干之东。



碎叶国。从安西西北千余里，有敦达岭。岭南是大唐北界，岭北是突骑施南界，西南至葱岭二千余里。其水岭南流者，尽过中国而归东海。岭北流者，尽经胡境而入北海。又北行数日，度雪海，其海在山中，春夏常雨雪，故曰雪海。中有细道，道傍往往有水孔，嵌空万仞，转堕者莫知所在。敦达岭北行千余里，至碎叶川。其川东头有热海，兹地寒而不冻，故曰热海。又有碎叶城。天宝七年，北庭节度使王正见薄伐，城壁摧毁，邑居零落。昔交河公主所居之处，建大云寺犹存。其川西接石国，约长千余里。川中有异姓部落，有异姓突厥，各有兵马数万。城堡间杂，日寻干戈。凡是农人，皆擐甲冑，专相虏掠，以为奴婢。其川西头，有城名曰怛罗斯，石国大镇，即天宝十年高仙芝军败之地。从此至西海以东，自三月至九月，天无云雨。皆以雪水种田。宜大麦、小麦、稻禾、豌豆、毕豆。饮葡萄酒、麩酒、醋乳。（《经行记》，转录《通典》卷一九三）

## 七 《册府元龟》记西突厥

西突厥居无常处，多在乌孙故地。其俗每五月、八月相聚祭神，岁遣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焉。（《册府元龟》卷九六一）

西突厥本与北突厥同祖，其官有叶护，有设特勒，尝以可汗子弟及宗族为之，又有乙斤、屈利啜、阔汉达、颡利发、吐屯、俟斤等官，世袭其位。（《册府元龟》卷九六二）

唐高祖武德二年（六一九）七月，西突厥叶护可汗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武德三年(六二〇)正月、三月,西蕃突厥叶护可汗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武德四年(六二一)三月,西突厥叶护可汗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武德五年(六二二)四月,西突厥叶护可汗遣使献狮子皮。又八月,遣使献名马。(《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唐高祖武德五年(六二二),西突厥叶护可汗遣使请婚。(《册府元龟》卷九七八)

武德六年(六二三)四月,西突厥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武德七年(六二四)六月,西突厥莫贺咄可汗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武德八年(六二六)三月、六月,西突厥叶护可汗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武德八年(六二八)四月,宴西蕃突厥使,时中国以突厥为患,故遣使与西突厥连和,以备北狄。于是叶护请婚,帝谓侍中裴矩曰:“西突厥一与我悬远,有急不得相助。今来请婚,其意如何?”对曰:“西蕃悬远,诚如圣旨。但北寇盛强,数为边害,当今之计,须远交而近攻,权可许婚,以近颉利,且羁縻之。待一二年后,中国完实,足抗北夷,然后徐思其宜,此盖一时之计之策也。”帝然之,令高平王道立至其国。统叶护大悦。遇颉利频岁入寇,西蕃路梗,由是未果。(《册府元龟》卷九七八)

太宗贞观元年(六二七)正月、十月,西突厥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太宗贞观元年(六二七),西突厥统叶护为伯父所杀。帝闻统叶护之死,甚悼之,遣赍玉帛至其死所,祭而焚之。会其国内乱,不果至而止。(《册府元龟》卷九七四)

贞观二年(六二八)四月,西突厥遣使贡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七年(六三三)十月,西突厥奚利瑟咄陆可汗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九年(六三五)正月,西突厥同娥设八月、十二月,西突厥遣使来朝,贡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十二年(六三八)十月,西突厥、乌罗国、喝罗国并遣使贡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十五年(六四一)七月,命左领军将军张大师持节立西突厥弩失毕贺咄叶护为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赐以鼓纛。(《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贞观十七年(六四三)八月,突厥咄陆可汗遣使求婚。帝谓曰:“尔数年阙朝献而敢留我使人,此如摘丛林一叶,盗海水一滴耳,于我大国无损,在尔褊识不足。”竟不许之。(《册府元龟》卷九七八)

贞观十七年(六四三)十一月,同娥、西蕃处般啜等国各遣使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十九年(六四五)正月庚午朔,沙钵罗叶护同娥遣使来贺,贡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二十年(六四六)六月,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遣使朝贡,仍求婚焉。帝玺书报其善心,优抚至甚。(《册府元龟》卷

## 九七八)

贞观二十一年(六四七)三月,帝以远夷各贡方物,珍果咸至,其草木杂物有异于常者,诏皆使详录焉。……西蕃突厥献马蹄羊,其蹄似马。(《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贞观二十二年(六四八)四月,西突厥贺鲁以王师问罪龟兹,固请前驱,愿为向导,仍以数十骑驰来谒帝。诏授以昆丘道行军总管,宴之于嘉寿殿,及文武三品,毕景甚欢。赐贺鲁綾彩,仍解所服之衣以赐之。(《册府元龟》卷九七三、九七四)

贞观二十二年(六四八)七月,西突厥国相屈利啜请率所部从讨龟兹。(《册府元龟》卷九七三)

贞观二十二年(六四八)二月,西蕃沙钵罗叶护率众归附。四月,西突厥泥伏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率众属于庭州。(《册府元龟》卷九七七)

贞观二十三年(六四九)二月,西突厥肆叶护可汗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高宗永徽二年(六五一)瑤池都督阿史那贺鲁叛,西据咄陆可汗之地,进寇庭州,回纥婆闰等诸部属请讨之。帝前后遣梁建方、契苾何力、程知节等率兵遣讨,皆不克而还。帝乃擢苏定方为大总管,领回纥等兵与阿史那弥射步真等分出西州金山两道以经略之。定方至金山之北,其俟斤颯独祿率万余帐来降。定方发其千骑进至曳咥河之西。贺鲁率十姓兵马且十万来拒战,定方领回纥及汉兵万余人迎击。贼轻定方兵少,四面围之。定方令步兵据其原,攒稍外向,自领汉骑阵于北原。贼先击步兵,三冲不动,定方乘胜击之,贼遂大败,追奔三

十里，斩获数万人。明日，总兵复追贺鲁之众，五弩失毕部落相次来降，五咄陆部落闻贺鲁败，各向南道降于步真。所至蕃人皆相率归降曰：“我旧主也。”定方至双河，与弥射步真相会，两军合势，去贺鲁所居三百里，布阵长驱，径至金牙山贺鲁牙所。时贺鲁集诸众欲猎，定方与弥射纵兵击之，尽破其牙帐，生擒数万人，并获其鼓纛器械。贺鲁遂与啞运及其女夫阎噉等脱走，投石国。（《册府元龟》卷九七三）

永徽六年（六五五），遣礼臣往西突厥册拜颉苾达度设为可汗。（颉苾达度设者，咄六可汗之子也，初为埒珠叶护，与其父不遵朝化。及贺鲁之叛，咄六死后，方遣使归顺，频表请兵诛讨贺鲁，故有此授焉。礼臣至碎叶城西，贺鲁兵拒之，不得前，又真珠未护部下庐帐并被贺鲁兼并，人众寡弱，不为群夷所附，礼臣遂不册而归。）（《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显庆元年（六五六），西突厥贺鲁犯边，诏程知节、苏定方等领兵并回纥大破贺鲁于阴山，再破于牙山。（《册府元龟》卷九七三）

显庆二年（六五七）十二月，伊丽道行军总管右屯卫将军苏定方大破阿史那贺鲁于金牙山，尽收其所据之地，西域悉平。诏分其地，置濛池、昆陵二都护府，以右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为驃骑大将军、昆陵都护、兴昔亡可汗。屯卫大将军阿史那步真为驃骑大将军行右大将军、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各赐物十万匹。仍遣光祿卿卢承庆持节册命。（《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永徽三年（六五二）正月，弓月道行军总管梁建方、契苾何

力等，大破处月朱邪孤注于牢山。初，咄陆及阿史那贺鲁之叛也，招诱处月、处密等部，相率皆叛。及建方军至，咄陆大惧，远迹西遁。朱邪孤注既杀果毅单道惠，乃据守中牢山。其山险绝，建方分兵数道并进，鼓而登，四面攻之，贼众大溃。孤注携所亲夜遁，建方使副总管高德逸轻骑追之，行五百余里。孤注据险拒战，于阵生擒斩之，斩首九千级，虏渠帅六十余人。（《册府元龟》卷九八六）

永淳元年（六八二）四月，以裴行俭为金牙道行军大总管，与将军阎怀且等三总管兵分道讨十姓突厥阿史那车薄（行俭未行而卒）。安西副都护王方翼破车薄咽麴，西域平。（《册府元龟》卷九八六）

咸亨元年（六七〇）四月，以西突厥首领阿史那都之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匐延都督，以安辑五咄六及咽麴之众。（《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则天垂拱二年（六八六）九月，册拜右玉铃卫将军阿史那斛瑟罗袭其父继往绝可汗。（《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圣历三年（七〇〇）腊月，司礼卿兼池州大都护竭忠事上可汗，阿史那斛瑟罗为左卫大将军，仍充平西军大总管，镇抚碎叶。（《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长安四年（七〇四）正月，册拜右武威卫大将军阿史那怀道为十姓可汗。（《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西突厥者，木杆可汗之子大逻便也。与沙钵略有隙，因分为二。大逻便为处罗侯所执，其国立鞅素特勒之子，是为泥利可汗。泥利卒，子达漫立，号泥撅处罗可汗。隋大业中，从炀

帝征高丽，赐号为昌（《隋书》、《唐书》皆作曷）萨那可汗，唐武德中来奔，为北突厥使人所杀。初，萨那之朝藩也，国人立萨那之叔父曰射匿可汗。射匿卒，弟统叶护可汗代立，统叶护为其伯父所杀而自立，是为莫贺咄候突屈利俟毗可汗。俟毗先分统突厥种类为小可汗。及此自称大可汗。国人不附，弩失毕部共推泥孰莫贺设为可汗，泥孰不从。时统叶护之子啞力特勒亡在康居，遂迎立之，是为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泥孰遂适焉耆。肆叶护卒，国人迎泥孰于焉耆而立之，是为咄陆可汗。泥孰卒，其弟同娥设立，是为沙钵罗啞利失可汗。啞利失为其统吐屯所袭，国人欲立谷设为乙毗咄陆可汗。啞利失奔馊汗而死。弩失毕部落酋帅迎其弟伽那之子薄布特勒立之，是为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唐贞观十五年，咄陆可汗为部下所废，遣使诣阙，请立可汗。太宗遣使赍玺书立莫贺乙毗可汗之子，是为乙毗射匿可汗。寻为叶护阿史那贺鲁所并。显庆二年（六五七），既平贺鲁，三年，诏置昆陵、濠池二都护府，乃册阿史那弥射为兴昔亡可汗，兼昆陵都护。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兼濠池都护。乾封二年（六六七），二可汗既死，余众附于吐蕃。调露元年（六七九），以碎叶、龟兹、于阗、疏勒为四镇。垂拱元年（六八五）以步真子左玉铃卫将军阿史那元庆袭其父兴昔亡可汗。二年以弥射子右玉铃卫将军阿史那斛瑟罗袭其父继往绝可汗（《册府元龟》此处记阿史那元庆为阿史那步之子，阿史那斛瑟罗为阿史那弥射之子，与《新、旧唐书·突厥传》所记不同，《册府》恐有误也）。圣历中（六九八——六九九）突骑施首领嚙祿州都督乌质勒移衙于碎叶，则天授以瑤池

都督。神龙中(七〇五——七〇六)乌质勒死,子婆(应作婆)葛代立,仍封金河郡王,俄为默啜所杀。其部将苏祿鳩聚众至二十万,自立为可汗。开元十三年(七二五),诏册苏祿为忠顺可汗。二十六年(七三八),为莫贺咄达干所杀,其别部都摩友立苏祿之子吐火仙为可汗。二十九年(七四一),以斛瑟罗之孙、怀道之子昕为可汗,遣之。天宝元年(七四二),昕至碎叶西南俱兰城,为莫贺咄所杀。诏立共曾长为伊地米里骨咄祿毗伽可汗。十三年(七五四),又别册黑姓种伊罗密施为骨咄祿毗伽突骑施可汗。自至德年后(七五六——七五七),部落衰弱,分为二部,各立可汗,旋又篡夺,因而分散。(《册府元龟》卷九六七)

玄宗先天元年(七一二)十一月,突厥十姓(注十姓者,五咄陆部及五弩失毕部,所谓五噍及五俟斤也)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景龙二年(七〇八)四月己亥,右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濠池都护、十姓可汗阿史那怀道加特进祿料并依品给。(《册府元龟》卷九七四)

景龙二年(七〇八)七月丙辰,突厥鼠尼施首领参有及突骑施首领贺勒哥罗来降,命有司宴之,各赐帛五十匹。(《册府元龟》卷九七四)

景龙二年(七〇八)十月,胡祿屋二万帐诣北庭内属,敕郭虔瓘存恤。遣使赉紫袍金银带等二百余事,锦帛二万段以赐之。(《册府元龟》卷九四七)

景龙三年三月己丑,突厥支旬忌等来朝。帝亲临宴,赐彩



绣金银器物锦等有差，语之曰：“胡祿屋大首领军卫将军员外置支匄忌，卿两庭种落，万里归降，因变取通，背逆从顺，既披诚节，宜立功勋，远自边隅，来朝阙下，言念忠款，朕甚嘉之。卿等既欲还蕃，令宜坐饮，务尽欢畅。”（《册府元龟》卷九七四）（一）

（一）按《册府元龟》，以上两条皆为景龙二年，显然有误，据《资治通鉴》此事发生在开元三年。

肃宗乾元二年（七五九）八月，十姓可汗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玄宗开元二年（七一四）九月，胡祿屋阙及首领胡祿一千三十人来降。十月，胡祿屈二万帐诣北庭内属。（《册府元龟》卷九七七）

开元三年（七一五）二月，突厥十姓部落，左厢五咄之啜、右厢五怒失毕、五侯（俟）斤等各率其众自突厥相继内属，前后二千余帐。（《册府元龟》卷九七七）

开元六年（七一八），突厥贺鲁阿波属下首领倍罗、贺鲁、曳辞等投降。（《册府元龟》卷九七七）

开元二十七年（七三九）九月，处木昆匄延阙律啜部落、拔塞干部落、鼠尼施部落、阿悉告部落、弓月部落、哥系部落，皆遣使谢恩，请内属，许之。其表曰：“臣等生在荒裔，久阙朝宗，国乱土薨，互相攻杀。赖陛下圣恩遐布，愍念苍生，令碛西节度使盖嘉运统领兵马抚臣远蕃。诛暴拯危，存恤蕃部。臣等伏愿稽首圣颜，兼将部落于安西管内安置，永作边扞，长为臣子。今者载驰，骧首天路，不任嘉跃之至。”（《册府元龟》卷九七七）

唐西突厥王叶护可汗勇而有谋，邻国争附之，控弦之士数

十万，据旧乌孙之地，遂霸西国。自隋末与中国绝，高祖初复通。叶护可汗，西突厥也。叶护立，遂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旧据乌孙之地，又移庭于石国北千泉，其西域诸国王悉受颉利调发，并遣土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西戎之盛，未之有也。（《册府元龟》卷一〇〇〇）

乙毗沙钵罗，西突厥也，自龟兹、鄯善、且末、吐火罗、焉耆、石国、史国、何国、穆国、康国，皆受其节度。累遣使朝贡，太宗降玺书慰勉之。（《册府元龟》卷一〇〇〇）

## 八 突骑施

### 1. 两《唐书》记突骑施

突骑施乌质勒者，西突厥之别种也，初隶在斛瑟罗下，号为莫贺达干，后以斛瑟罗用刑严酷，众皆畏之。尤能抚恤其部落，由是为远近诸胡所归附。其下置都督二十员，各统兵七千人，尝屯聚碎叶西北界，后渐攻陷碎叶，徙其牙帐居之。东北与突厥为邻，西南与诸胡相接，东南至西廷州。斛瑟罗以部众削弱，自则天时入朝，不敢还蕃。其地并为乌质勒所并。景龙二年（七〇八），诏封为西河郡王，令摄御史大夫解琬就加册立，未至，乌质勒卒。其长子娑葛代统其众，诏更立娑葛为金河郡王，仍赐以宫女四人。初娑葛代父统兵。乌质勒下部将阙啜忠节甚忌之，以兵部尚书宗楚客当朝任势，密遣使赍金七百两以赂楚客，请停娑葛统兵。楚客乃遣御史中丞冯嘉宾充

使至其境，阴与忠节等共事，并自致书以申意。在路为娑葛游兵所获，遂斩嘉宾，仍进兵攻陷火烧等城，遣使上表以索楚客头。景龙三年，娑葛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于其兄，遂叛入突厥，请为向导，以讨娑葛。默啜乃留遮弩，遣兵二万人，与其左右来讨娑葛，擒之而还。默啜顾谓遮弩曰：“汝于兄弟尚不和协，岂能尽心于我？”遂与娑葛俱杀之。默啜兵还。娑葛下部将苏祿鸠集余众自立为可汗。（《旧唐书》卷一九四下）

苏祿者，突骑施别种也，颇善绥抚，十姓部落渐归附之，众二十万，遂雄西域之地。寻遣使来朝。开元三年制授苏祿左羽林军大将军，金方道经略大使，进为特勤，遣侍御史解忠顺赍玺书册立为忠顺可汗。自是每年遣使朝献。上乃立史怀道女为金河公主以妻之。时杜暹为安西都护，公主遣牙官赍马千匹，诣安西互市。使者宣公主教与暹，暹怒曰：“阿史那氏女岂合于宣教与吾节度耶？”杖其使者，留而不遣，其马经雪塞，死并尽。苏祿大怒，发兵分寇四镇。会杜暹入知政事，赵颐贞代为安西都护，城守久之，由是四镇贮积及人畜并为苏祿所掠，安西仅全。苏祿既闻杜暹入相，稍引退，俄又遣使入朝献方物。十八年，苏祿使至京师，玄宗御丹凤楼设宴，突厥先遣使入朝，是日亦来预宴，与苏祿使争长。突厥使曰：“突骑施国小，本是突厥之臣，不宜居上。”苏祿使曰：“今日此宴乃为我设，不令居下。”于是中书门下及百寮议，遂东西幕下两处分坐，突厥使在东，突骑使在西，宴讫，厚赉而遣之。苏祿性尤清俭，每战役有所克获，尽分与战士及诸部落，其下爱之，甚为共用。潜又遣使南通吐蕃，附突厥。突厥及吐蕃亦嫁女

与苏祿。既以三国女为可敦，又分立数子为叶护，费用渐广，先既不为积贮，晚年抄掠所得者留不分之。又因风病，一手挛缩，其下诸部心始携贰。有大首领莫贺达干、都摩度两部落最为强盛。百姓又分为黄姓黑姓两种，互相猜阻。二十六年夏，莫贺达干勒兵夜攻苏祿，杀之，都摩度初与莫贺达干连谋，俄又相背，立苏祿之子吐火仙为可汗，以辑其余众，与莫贺达干自相攻击。莫贺达干遣使告安西都护盖嘉运，嘉运率兵讨之，大败都摩度之众，临阵擒吐火仙，并将得金河公主而还。又欲立史怀道之子昕为可汗以镇抚之。莫贺达干不肯曰：“讨平苏祿，本是我之元谋，若立史昕为主，则国家何以酬赏于我？”乃不立史昕，便令莫贺达干统众。二十七年二月，嘉运率将士诣阙献俘，玄宗御花萼楼以宴之。仍令将吐火仙献于太庙，俄又黄姓黑姓自相屠杀，各遣使降附。（《旧唐书》卷一九四下）

突骑施乌质勒，西突厥别部也。自贺鲁破灭，二部可汗皆先入侍，虜无的君。乌质勒隶斛瑟罗，为莫贺达干，斛瑟罗政残，众不悦，而乌质勒能抚下，有威信，诸胡顺附，帐落寔盛。乃置二十都督，督兵各七千，屯碎叶西北。稍攻得碎叶，即徙共牙居之。谓碎叶川为大牙，弓月城、伊丽水为小牙。其地东邻北突厥，西诸胡，东直西庭州，尽并斛瑟罗地。圣历二年子遮弩来朝，武后厚加慰抚。神龙中封怀德郡王。是岁乌质勒死，其子暹鹿州都督娑葛为左骁卫大将军，袭封爵，是时胜兵三十万。诏十姓可汗阿史那怀道持节册命，赐宫人四。景龙中遣使者入谢。中宗为御前殿，引万骑羽林二仗，引见劳赐。俄与共将阙啜忠节交怨，兵相加暴。娑葛讼忠节罪，请内之京师。

忠节以千金賂宰相宗楚客等，愿无入朝，请导吐蕃击娑葛以报。楚客方专国，即以御史中丞冯嘉宾持节经制。嘉宾与忠节书疏反复，娑葛逻得之，遂杀嘉宾，使弟遮弩率兵盗塞。安西都护牛师奖与战，火烧城。师奖败，死之。表索楚客头以徇。大都护郭元振表娑葛状直，当见赦。诏许，西土遂定。既而与遮弩分治其部，遮弩恨众少，叛归默啜，请为向导，反攻其兄。默啜留遮弩，自以兵二万击娑葛，擒之。默啜归语遮弩曰：“汝兄弟不相协，能尽心事我乎？”两杀之。（《新唐书》卷二一五下）

突骑施别种车鼻施啜苏祿者，哀拾余众，自为可汗。苏祿善抚循其下，部种稍合，众至二十万，于是复雄西域，开元五年始来朝，授右武卫大将军、突骑施都督。却所献不受。以武卫中郎将王惠持节拜苏祿左羽林大将军、顺国公，赐锦袍钿带鱼袋七事，为金方道经略大使。然诡猾，不纯臣于唐，天子羈系之，进号忠顺可汗。其后阅一二岁使者纳贖。帝以阿史那怀道女为交河公主妻之。是岁突骑施鬻马于安西，使者致公主教于都护杜暹，暹怒曰：“阿史那女敢宣教耶？”答其使，不报。苏祿怒，阴结吐蕃，举兵掠四镇，围安西城，暹方入当国而赵颐贞代为都护，乘城久之，出战又败。苏祿略人畜，发困貯，徐闻暹已宰相，乃引去。即遣首领叶支阿布思来朝，玄宗召见飧之。会东突厥使者亦来，与争长，曰：“突骑施国小，且突厥臣，不宜居上。”苏祿使者曰：“宴乃为我，不可下。”遂设东西幄，而苏祿使者西席，乃克宴。始苏祿爱治其人，性勤约，每战有所得，尽以予下，故诸族附悦之，为尽力。又交通吐蕃、突厥二

国，皆以女妻之，遂立三国女并为可敦，以数子为叶护。费口广而无素储，晚年愁窳不聊，故肉获稍留不分，下始贰矣。又病风，一支挛，不事事，于是大首领莫贺达干、都摩支二部方盛，而种人自谓娑葛后者为黄姓，苏祿部为黑姓，更相猜仇。俄而莫贺达干、都摩支夜攻苏祿，杀之，都摩支又背达干立苏祿子吐火仙骨噉为可汗，居碎叶城，引黑姓可汗尔微特勒保怛逻斯城，共击达干。帝使碛西节度使盖嘉运和抚突骑施、拔汗那西方诸国。莫贺达干与嘉运率石王莫贺咄吐屯、史王斯谨提共击苏祿子，破之碎叶城。吐火仙弃旗走，擒之，并其弟叶护顿阿波。疏勒镇守使夫蒙灵督扶锐兵与拔汗那王掩怛逻斯城，斩黑姓可汗与其弟拔斯，入曳建城，收交河公主及苏祿可敦、尔微可敦而还。又料西国散亡数万人，悉与拔汗那王。诸国皆降。处木昆匍延、阙律噉等诸部皆上书谢曰：“生于荒裔，国乱王薨，更相攻屠，赖天子遣嘉运将兵诛暴拯危，愿得稽首圣颜，以部落附安西，永为外臣。”许之。明年，擢阙律噉为左骁卫大将军，册石王为顺义王，加拜史王为特近，显畴其功。嘉运俘吐火仙骨噉献太庙，天子赦以为左金吾卫员外大将军、顺义王，顿阿波为右武卫员外将军，以阿史那怀道子昕为十姓可汗，领突骑施所部，莫贺达干怒曰：“平苏祿，我功也，今立昕谓何？”即诱诸部叛。诏嘉运招谕，乃率妻子及羸官首领降，遂命统其众。后数年，复以昕为可汗，遣兵护送，昕至俱兰城，为莫贺咄所杀。莫贺咄自为可汗，安西节度使夫蒙灵督诛斩之，以大羸官都摩支阙颉斤为三姓叶护。天宝元年突骑施部更以黑姓伊里底蜜施骨咄祿毗伽为可汗，数通使贡。十二载，

黑姓部立登里伊罗蜜施为可汗，亦赐诏册。至德后，突骑施衰，黄黑姓皆立可汗相攻，中国方多故，不暇治也。乾元中，黑姓可汗阿多裴罗犹能遣使者入朝。大历后，葛逻祿盛，徙居碎叶川，二姓微，至臣役于葛祿，斛瑟罗余部附回鹘。及其破灭，有特廐勒居焉耆城，称叶护，余部保金莎领，众至二十万。（《新唐书》卷二一五下）

## 2. 《资治通鉴》记突骑施

唐则天皇后圣历二年（公元六九九年）秋，八月癸巳，突骑施（一）乌质勒遣其子遮弩入见。遣侍御史元城解腕安抚乌质勒及十姓部落。（《资治通鉴》卷二〇六）

（一）突骑施（Turgesh）之名，《通鉴》此年始见，为西突厥咄陆五部之一，在今伊犁河中下游，南北皆是也。地分两部：一曰索葛莫贺部，后为温鹿州都督府，位置在北。二曰阿利施部，后为浩山都督府。在温鹿府西。见《西域图志》卷一〇。又《西域同文志》卷一。

长安三年（公元七〇三年）秋七月庚戌，以夏官尚书、检校凉州都督唐休璟同凤阁鸾台三品。时突骑施酋长乌质勒与西突厥诸部相攻，安西道绝。太后命休璟与诸宰相议其事。顷之，奏上，太后即依其议施行。后十余日，安西诸州请兵接应，程期一如休璟所画。太后谓休璟曰：“恨用卿晚。”谓诸宰相曰：“休璟练习边事，卿曹十不当一。”时西突厥可汗斛瑟罗用刑残酷，诸部不服。乌质勒本隶斛瑟罗，号莫贺达干，能抚其众，诸部归之，斛瑟罗不能制。乌质勒置都督二十员，各将兵七

千人，屯碎叶西北。后攻陷碎叶(一)。徙其牙帐居之。斛瑟罗部众离散，因入朝，不敢复还。乌质勒悉并其地。(《资治通鉴》卷二〇七)

(一) 碎叶城在楚河(R. Chu)南岸，托克玛克(Tokmak)城是也。

唐中宗神龙二年(公元七〇六年)春闰正月甲戌，以突骑施酋长乌质勒为怀德郡王。(《资治通鉴》卷二〇八)

唐中宗神龙二年十二月，安西大都护郭元振诣突骑施乌质勒牙帐议军事。天大风雪，元振立于帐前，与乌质勒语。久之雪深。元振不移足。乌质勒老，不胜寒。会罢而卒。其子娑葛勒兵将攻元振。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之，劝元振夜逃去。元振曰：“吾以诚心待人，何所疑惧？且深在寇庭，逃将安适？”安卧不动。明日，入哭甚哀。娑葛感其义，待元振如初。戊戌，以娑葛袭唃鹿州(一)都督、怀德王。(《资治通鉴》卷二〇八)

(一) 唃鹿州为索葛莫贺部置。地当今伊犁河流域。

唐中宗景龙二年(公元七〇八年)十一月庚申，突骑施酋长娑葛自立为可汗。杀唐使者御史中丞冯嘉宾，遣其弟遮弩等帅众犯塞。初，娑葛既代乌质勒统众。父时故将阙啜忠节不服，数相攻击。忠节众弱不能支。金山道行军总管郭元振奏追忠节入朝宿卫。忠节行至播仙城。经略使右威卫将军周以悌说之曰：“国家不爱高官显爵以待君者，以君有部落之众故也。今脱身入朝，一老胡耳。岂惟不保宠祿，死生亦制于人手。方今宰相宗楚客、纪处讷用事，不若厚赂二公，请留不行，发安西兵及引吐蕃以击娑葛，求阿史那献为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



发拔汗那兵以自助。既不失部落，又得报仇，比于入朝，岂可同日语哉。”郭虔瓘者，历城人，时为西边将。忠节然其言，遣间使赂楚客、处讷，请如以悌之策。元振闻其谋，上疏，以为：“往岁吐蕃所以犯边，正为求十姓、四镇之地不获故耳。比者息兵请和，非能慕悦中国之礼义也，直以国多内难，人畜疫疠，恐中国乘其弊，故且屈志求自昵，使其國小安。岂能忘取十姓、四镇之地哉。今忠节不论国家大计，直欲为吐蕃向导，恐四镇危机将从此始。顷缘默啜凭陵，所应者多。兼四镇兵疲弊，势未能为忠节经略，非怜突骑施也。忠节不体国家中外之意，而更求吐蕃。吐蕃得志，则忠节在其掌握，岂得复事唐也。往年吐蕃无恩于中国，犹欲求十姓、四镇之地，今若破娑葛有功，请分于阗、疏勒，不知以何理抑之。又其所部诸蛮及婆罗门等方不服，若借唐兵助讨之，亦不知以何词拒之。是以古之智者皆不愿受夷狄之惠，盖豫忧其求请无厌，终为后患故也。又彼请阿史那献者，岂非以献为可汗子孙，欲依之以招怀十姓乎？按献父元庆、叔父仆罗、兄倭子及斛瑟罗、怀道等皆可汗子孙也。往昔唐及吐蕃遍曾立之以为可汗，欲以招抚十姓，皆不能致，寻自破灭。何则？此属非有过人之才，恩威不足以动众。虽复可汗旧种，众心终不亲附。况献又疏远于其父兄乎？若使忠节兵力自能诱胁十姓，则不必求立可汗子孙也。又欲令郭虔瓘入拔汗那，发其兵。虔瓘前此已尝与忠节擅入拔汗那发兵，不能得其片甲匹马，而拔汗那不胜侵扰，南引吐蕃，奉倭子，还侵四镇。时拔汗那四旁无强寇为援，虔瓘等恣为侵掠，如独行无人之境，犹引倭子为患。今北有娑葛，急则与之

并力。内则诸胡坚壁拒守，外则突厥伺隙邀遮。臣料虔瓘等此行，必不能如往年之得志。内外受敌，自陷危亡。徒与虏结隙，令四镇不安。以臣愚揣之，实为非计。”楚客等不从，建议“遣冯嘉宾持节，安抚忠节。侍御史吕守素处置四镇，以将军牛师奖为安西副都护。发甘、凉以西兵，兼征吐蕃，以讨娑葛。”娑葛遣使娑腊献马在京师，闻其谋，驰还报娑葛。于是娑葛发五千骑出安西，五千骑出拔换，五千骑出焉耆，五千骑出疏勒，入寇。元振在疏勒，栅于河口，不敢出。忠节逆嘉宾于计舒河口。娑葛遣兵袭之，生擒忠节，杀嘉宾，擒吕守素于僻城，缚于驿柱，刃而杀之。（《资治通鉴》卷二〇九）

唐中宗景龙二年十一月癸未，牛师奖与突骑施娑葛战于火烧城。师奖兵败没。娑葛遂陷安西，断四镇路，遣使上表求宗楚客头。楚客又奏以周以悌代郭元振统众，征元振入朝。以阿史那献为十姓可汗，置军焉耆以讨娑葛。娑葛遗元振书，称“我与唐初无恶，但仇阙啜。宗尚书受阙啜金，欲枉破奴部落。冯中丞、牛都护相继而来，奴岂得坐而待死。又闻史献欲来，徒扰军州，恐未有宁口，乞大使商量处置。”元振奏娑葛书。楚客怒，奏言元振有异图，召将罪之。元振使其子鸿，间道具奏其状，乞留定西土，不敢归。周以悌竟坐流白州。复以元振代以悌，赦娑葛罪，册为十四姓可汗。（《资治通鉴》卷二〇九）

唐中宗景龙三年秋七月，突骑施娑葛遣使求降。庚辰，拜钦化可汗，赐名守忠。（《资治通鉴》卷二〇九）

唐玄宗开元二年（公元七一四年）十二月，突骑施可汗守忠之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于其兄，遂叛入突厥，请为向导以

伐守忠。默啜遣兵二万击守忠，虏之而还。谓遮弩曰：“汝叛其兄，何有于我。”遂并杀之。（《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唐玄宗开元三年（公元七一五年）十二月，突骑施守忠既死，默啜兵还。守忠部将苏祿鸬集余众为之酋长。苏祿颇善绥抚。十姓部落稍稍归之。有众二十万，遂据有四方。寻遣使入见。是岁以苏祿为左羽林大将军，金方道经略大使。（《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唐玄宗开元四年（公元七一六年）八月，突骑施苏祿复自立为可汗。（《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唐玄宗开元五年（公元七一七年）四月，突骑施酋长、左羽林大将军苏祿，部众浸强。虽职贡不乏，阴有窥边之志。五月，十姓可汗阿史那献欲发葛逻祿兵击之。上不许。（《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唐玄宗开元六年（公元七一八年）五月辛亥，以突骑施都督苏祿为左羽林大将军，顺国公，充金方道经略大使。（《资治通鉴》卷二一二）

唐玄宗开元十年（公元七二二年）十二月庚子，以十姓可汗阿史那怀道女为交河公主，嫁突骑施可汗苏祿。（《资治通鉴》卷二一二）

唐玄宗开元十一年（公元七二三年）初，监察御史濮阳杜暹因按事至突骑施。突骑施馈之金，暹固辞。左右曰：“君寄身异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于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虏大惊，度暹追之不及。及安西都护阙，或荐暹往使安西，人服其清慎。时暹自给事中居母忧。（《资治通鉴》卷二

一二)

唐玄宗开元十四年(公元七二六),杜暹为安西都护。突骑施交河公主遣牙官以马千匹,诣安西互市。使者宣公主教。暹怒曰:“阿史那女何得宣教于我。”杖其使者,留不遣,马经雪死尽。突骑施可汗苏祿大怒,发兵寇四镇。会暹入朝,赵颐贞代为安西都护,婴城自守。四镇人畜储积皆为苏祿所掠,安西仅存。既而苏祿闻暹入相,稍引退。寻遣使入贡。(《资治通鉴》卷二一三)

唐玄宗开元十八年(公元七三〇年)十一月,突骑施遣使入贡。上宴之于丹凤楼。突厥使者预焉,二使争长。突厥曰:“突骑施小国,本突厥之臣,不可居我上。”突骑施曰:“今日之宴,为我设也,我不可以居共下。”上乃命设东西幕。突厥在东,突骑施在西。(《资治通鉴》卷二一三)

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公元七三五年)冬十月戊申,突骑施寇北庭及安西拔换城。(《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公元七三六年)春正月,北庭都护盖嘉运击突骑施,大破之。(《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公元七三六年)秋八月甲寅,突骑施遣其大臣胡祿达干来请降。许之。(《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公元七三八年)六月,突骑施可汗苏祿素廉俭,每攻战所得,辄与诸部分之,不留私蓄,由是众乐为用。既尚唐公主,又潜通突厥及吐蕃。突厥、吐蕃各以女妻之。苏祿以三国女为可敦,又立数子为叶护,用度浸广。由是攻战所得,不复更分。晚年病风,一手挛缩,诸部离心。曾

长莫贺达干、都摩度两部最强。其部落又分为黄姓、黑姓。互相乖阻。于是莫贺达干勒兵夜袭苏祿，杀之。都摩度初与莫贺达干连谋，既而复与之异，立苏祿之子骨啜为吐火仙可汗，以收其余众，与莫贺达干相攻。莫贺达干遣使告磧西节度使盖嘉运。上命嘉运招集突骑施、拔汗那以西诸国。吐火仙与都摩度据碎叶城，黑姓可汗尔微特勒据怛逻斯城，相与连兵以拒唐。（《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唐玄宗二十七年（公元七三九年）秋八月乙亥，磧西节度使盖嘉运擒突骑施可汗吐火仙。嘉运攻碎叶城，吐火仙出战败走，擒之于贺逻岭。分遣疏勒镇守使夫蒙灵督与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潜引兵突入怛逻斯城，擒黑姓可汗尔微，遂入曳建城，取交河公主。悉将散发之民数万，以与拔汗那王，威震西陲。（《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九月戊午，处木昆、鼠尼施、弓月等诸部先隶突骑施者皆帅众内附。仍请徙居安西管内。（《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公元七四〇年）三月甲寅，盖嘉运入献捷。上赦吐火仙罪，为左金吾大将军。嘉运请立阿史那怀道之子昕为十姓可汗。从之。（《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夏四月辛未，以昕妻李氏为交河公主。（《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十一月，突骑施莫贺达干闻阿史那昕为可汗。怒曰：“首诛苏祿，我之谋也。今立史昕，何以赏我。”遂帅诸部叛。上乃立莫贺达干为可汗，使统突骑施之众。

命盖嘉运招谕之。十二月乙卯，莫贺达干降。（《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七四二年）四月，上发兵纳十姓可汗阿史那昕于突骑施。至俱兰城（一）为莫贺达干所杀。突骑施大纛官都摩度来降。六月乙未，册都摩度为三姓叶护。（《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一）俱兰城，俱兰国所都城也。俱兰或曰俱罗弩或曰屈浪擎。与吐火罗接。《唐会要》作俱南城。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二作屈浪擎国。在帕米尔高原东南部，今库兰城（Kuran）在骨克察河（Kokchha）上流，印度库士山麓。

唐玄宗天宝三载（公元七四四年）五月，河西节度使夫蒙灵督讨突骑施莫贺达干，斩之。更请立黑姓伊里底蜜施骨咄祿毗伽。（《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唐玄宗天宝三载六月甲辰，册拜骨咄祿毗伽为十姓可汗。（《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唐玄宗天宝八载（公元七四九年）秋七月，册突骑施移拔为十姓可汗。（《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唐玄宗天宝十载春正月，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入朝。献所擒突骑施可汗、吐蕃酋长、石国王、竭师王。加仙芝开府仪同三司。寻以仙芝为河西节度使，代安思顺。思顺讽群胡割耳斲面请留己。制复留思顺于河西。（《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唐玄宗天宝十二载九月甲辰，以突骑施黑姓可汗登里伊罗蜜施为突骑施可汗。（《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 3. 《册府元龟》、《唐大诏令集》记突骑施

圣历二年(六九九)八月,突骑施乌质勒遣其子遮弩来朝。  
(《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中宗神龙二年(七〇六)二月,封突骑施乌质勒为怀道郡王。十二月戊戌,命嗚鹿州都督突骑施娑葛袭父易赞勒为左骁骑大将军,兼卫尉卿怀德郡王。仍令右屯卫大将军十姓可汗阿史那怀道充使册命。(《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景龙三年(七〇九)七月,遣使持节策授左骁卫将军兼卫尉卿金河王突骑施守忠为归化可汗。(《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睿宗景云元年(七一〇)十月欽化可汗突骑施守忠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玄宗先天元年(七一二)九月,突厥骑施守忠遣使来朝。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七年(七一九)十月,册金方道经略大使突骑施苏祿为忠顺可汗。(《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开元五年(七一一)六月,突骑施遣使献橐驼及马,降书谓曰:“卿远贡忠信,诣献驼马,朕玄默为神,淡泊为德,税彼部落,则有劳费,已敕所司,不令辄受,深领厚意,宜体至怀。”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五年(七一一)八月,以〔阿〕史〔那〕怀道女为金河公主以妻突骑施可汗苏祿。先是苏祿颇善绥抚,有众二十万,遂雄西域之地,寻遣使来朝。三年制授左羽林军大将军金方道经略大使,位特进,遣侍御史解忠顺赍玺书册立为忠顺可汗;

至时每年遣使来朝献，帝乃以主妻之。（《册府元龟》卷九七九）

开元六年（七一八）五月，制曰：“王者怀柔，莫不率俾，礼其君长，必备典章。右武卫大将军员外置突骑施都督车鼻施啜苏祿中部贵人，右贤豪绪，族系繁于朔野，郊廛拒于阴塞，自趋风入献，服义来归，爰奉戎索，实司边行，懋勋可纪，忠节是嘉。俾升绝席之尊，仍茂锡圭之宠，可左羽林大将军员外置，仍封顺国公，食邑三千户，余有故，并赐锦袍钿带鱼袋七事，仍充金方道经略大使，所司备礼册拜。”（《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开元七年（七一九）正月，突骑施车鼻施啜苏祿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年（七二二）三月丁卯，突骑施大首领葛罗昆池等八人来朝，并授将军，赐紫袍金带，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十一年（七二三）三月辛巳，北庭十姓大首领沙罗乌卒来朝，授郎将，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十四年（七二六）正月乙亥，突骑施可汗遣首领阿句支来献马，授中郎将，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十七年（七二九）六月癸丑，突骑施大首领叶支阿布思来朝，授郎将，赐紫袍金带鱼袋。（《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二十二年（七三四）六月乙卯，突骑施遣其大首领何羯达来朝，授镇副，赐绯袍银带及帛四十匹，留宿卫。（《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二十四年（七三六）八月甲寅，突厥骑施遣大首领胡



祿达干来求和，许之，宴于内殿。受左金吾将军员外置，赐锦衣一副，帛及彩一百匹，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八〇）

开元二十六年（七三八）八月命中官魏泰使于突厥骑施，降书谓突厥骑施可汗曰：“朕与可汗结为父子，恩义所感，骨肉何殊。可汗乃信彼小子，自生疑阻，前后使往，非不俱论，自尔以来，当所迷也。使至省表，以变其节，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既效忠诚，深可嘉尚，朕本意相待如初，父子之间，更敦前好。凡为君须守信义，不信则身危。若外饰甘言，内藏奸计，未能有损，终必自伤。想可汗通明，固不至于此，巧言似实，深宜察也。若忠信不易，更复何忧。千秋万岁，但享多福。故令中使专达，少申悉朕意焉。”（《册府元龟》卷九八〇）

开元二十六年（七三八）十月，碛西节度使盖嘉运俘吐火仙可汗来献。帝特舍之，授以官爵。制曰：“德以柔远，兵以威敌，服而舍之，古之制也。突骑施吐火仙可汗骨啜弟叶护频阿波等，背北乘边，阻兵恃众。虽蚁聚为梗，或扰疆场，而王师所向，尽捣巢穴。悯其束身就戮，归命而朝。宜加宥过之典，载洽覃恩之命，俾厥弟兄，并膺光宠，或分茅土，复列钩陈。骨啜可左金吾卫员外大将军，仍封为循义王。颢（上方作频）阿波可右武卫员外大将军。”（《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开元二十七年（七三九）四月，突骑施大将索俟斤遣使献表起居。（《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二十八年（七四〇）三月辛酉，以突骑施部落处木昆匐延阙律啜为右骁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洪达为太仆员外卿。（《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开元二十八年（七四〇）十二月，突骑施可汗莫贺达干率其妻子及纛官首领百余人内属。初贺达干与乌苏万雒扇诱诸蕃背叛，帝命盖嘉运宣恩招谕，皆相率而降。（《册府元龟》卷九七七）

天宝元年（七四二）六月，册突骑施大纛官都磨度阙頡斤为三姓叶护，仍授左羽林军大将军。册曰：“维天宝元年，岁次壬午，六月甲戌朔二十二日乙未，皇帝诏曰：于戏！王者无外，不隔遐方。必揆忠款，是加宠命。咨尔骨咄祿毗伽都磨度阙頡斤代袭荣望，名擅骁骑，信义有闻，部众称美。往在蕃任，受制凶威。元恶已除，能革心而向化。牙纛既立，克辅主以归怀，嘉尔诚心，载崇赏秩。是用命尔为三姓叶护。往钦哉，尔其祗奉典册，懋明忠顺，善翊君长，勉树勋庸，可不慎欤？”（《册府元龟》卷九六五）

天宝元年（七四二）六月丙申，赐三姓叶护都磨度阙頡斤（都磨支阙頡斤为三姓叶护，亦见《新唐书》卷二五下突骑施别种车鼻施暉苏祿条末段）铁券曰：“于戏！善于国者，赏必加焉。自古哲王，率繇是道，咨尔三姓叶护左羽林军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咄祿毗伽都磨度阙頡斤，素称骁悍，兼蕴智谋，当苏祿之时，虽力有所屈，而恳诚之至，乃朕则知。元恶既除，效勤弥亮，果能率众，相与归降，斯尽节于朝廷，且立功于疆场，信义若此，嘉尚良深。是用授卿宠章，荣彼蕃部。今赐卿丹书铁券，传之子孙，永固河山，有如日月，可不慎欤！”（《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玄宗开元五年，以康、安国、突骑施等贡献，多是珍异，谓

之曰：“朕所重惟谷，所宝惟贤，不作无益之费，不贵远方之物，故锦绣珠玉焚于殿庭，车渠玛瑙多赐蕃国。今之进献未识朕怀，宜收其情，百中留一，计价酬答，务从优厚，余并却还。”是年突骑施遣使献橐驼及马。降书谓曰：“卿远贡忠信，请献驼马，朕玄默为神，淡泊为德，税彼部落则有劳费，已敕有司，不令辄受，深领厚意，宜体至怀。”（《册府元龟》卷一六八）

天宝二年（七四三）九月，安西黑姓可汗（一）骨咄祿毗伽遣使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一）黑姓可汗者，突骑施别种车鼻施斫苏祿之部酋长也。（《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骑施传》）

天宝三年（七四四）六月，封突骑施伊里底密施骨咄祿毗伽为十姓可汗。册曰：“维天宝三年，岁次甲申六月癸巳朔，十二日甲辰，皇帝诏曰：于戏！覆寿之德，岂隔于华夷。绥怀之道，实贵于忠顺。咨尔突骑施伊里底密施骨咄祿毗伽承其宗绪，达于智谋，能和众心，以致宁静。载执蕃礼，发效悬诚。节义昭明，深可嘉尚。是用命尔为十姓可汗。往钦哉，尔其膺懋典册，祇奉朝化，蹈此忠信，保于始终。用主于远方，以光其宠命，可不慎欤！”（《册府元龟》卷九六五）

天宝五载（七四六），突骑施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六载（七四七）六月戊午，突骑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八载（七四九）八月甲子，十姓突骑施遣使来朝，授中郎将，赐锦袍金带鱼袋二事，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

七五)

天宝八载(七四九)八月,突骑施遣使来朝,十一月,突骑施遣使贺正,并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乾元二年(七五九)八月,十姓可汗遣使来朝,十姓突骑施黑姓可汗阿多裴罗等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八载(七四九)七月,册十姓突骑施移拨(一)为可汗,册曰:“爵以畴庸,德以怀远,乃建蕃国,抑惟旧章。十姓突骑施移拨可汗骨咄祿毗伽俱支效款输诚,志称勇烈,克保忠贞之节,且兼射御之能,信义无愆,边隅是赖。加以不从恶党,远慕华风,言念尔劳,载怀嘉尚,眷兹部伍,必仗雄材。宜式拜于宠命,俾有膺于殊礼,可册为十姓突骑施移拨可汗。(《册府元龟》卷九六五)

(一)移拨可汗之名不见《新唐书·西突厥传》,其世系如何,不可知。

天宝十三载(七五四)四月,突骑施黑姓可汗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四载(七五五)四月,突骑施遣使贺正。(《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赐突骑施黑姓可汗铁券文》维天宝十二年(七五三)岁次癸巳,九月己亥朔,六日甲辰,皇帝若曰:“咨尔骨咄祿毗伽突驰(驰应为骑施之误)黑姓可汗登里伊罗密施,惟皇建极,声教及于遐荒。惟帝念功,礼命加于恭顺。卿虽拥在沙漠,常捍烟尘。识进退存亡之端,知古今成败之数。久率藩部,归化朝廷。兼拒凶威,挫其侵轶。精贯白日,义光青史。绩用累著,

嘉尚良深。今授卿特进，册为突骑施可汗。重爵贵号，以崇其宠，丹书铁券，以表其忠。宜保始终，永固诚节。山河带砺，福祿长存。可不慎欤！”（《唐大诏令集》卷六四）

《册突骑施黑姓可汗文》维天宝十二年岁次癸巳，九月己亥朔，六日甲辰，皇帝若曰：“咨尔骨咄祿毗伽突骑施黑姓可汗特进登里伊罗密施，立国推信，表贤在忠。既效信以推诚，亦旌忠而懋赏。卿才略备举，知勇兼资。强足抗敌，威能率下。故得甲兵孚训，族类怀仁。既向顺以移风，亦事大而知礼。是用载加茂秩，式崇锡命。今授卿特进，为突骑施可汗。卿敬勉良图，光昭盛典。保我疆场，恶我寇仇。俾业固山河，福绥种落，永祇恩宠，可不慎欤！”（《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九）

## 九 《全唐文》中有关 西突厥之文书

《命吕休璟等北伐制》 门下，朕闻守在四夷，盖安人以和众；加于百姓，岂穷兵而黷武。然则日之所出，弗俾于化，故知天之所讨，必龚其罚。自默啜虐刘肆暴，桀骜反常，独为匪人，假命骄子者，有岁时矣。虽奉书就邸，或遵于声朔，而控弦犯塞，已毒于疆场。朕惟务怀柔，每存含忍，遂使庶邦愤积，稽共六月之师，逋寇祸盈，穷此百年之运。金山道前军大使特进贺猎毗伽钦化可汗，突骑施守忠（突骑施守忠之名，见于《册府》卷九六四，景龙三年七月，遣使授为归化可汗。《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开元二年下突骑施可汗守忠下注，谓即娑葛也），二庭贵绪，万里威声，忠而善谋，勇则能断，自膺殊礼，名宠于外藩，

思立大勋，志勤于中国。兼遣弟右监门卫将军守节，长驱沙漠，直指金微，默啜举其种类，来相抗拒，近殄于锋镝之下，已若乱麻，远虑于庙堂之上，将同破竹。坚昆在右，犄角而东，并累献封章，请屠巢穴。朕又闻不得已而用者孰若兵机，不可得而违者迺符人事，永言取乱，宜戒徂征。右领军卫将军兼检校北庭都护、碎叶镇守使、安抚十姓吕休璟，心坚铁石，气横风雷，始则和戎之利，先得晋卿，终而逐虏之功，方邀汉将，可为金山道行军大总管，北庭副都护。郭虔瓘、安处哲等，怀才抱器，蓄锐俟时，惯习军容，备知边要，并可为副大总管，领瀚海、北庭、碎叶等汉兵及骁勇健儿五万骑。金山道前军大使、特进贺猎毗伽欽化可汗突骑施守忠领诸番部落兵健儿二十五万骑，相知计会，逐便赴金山道。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大将军、摄右台大夫、同中书门下三品、上柱国，韩国公张仁奭，文武将相，莫之与京，心腹大臣，是所繫頼，当分阃之任，受升坛之律，常愿身先士卒，不以贼遗君父，与副大总管、右监门卫大将军鲁受信等，领蕃汉兵，募健儿，或用绝群飞骑城傍等十五万骑。赤水军大使、凉州都督司马逸客，外宽内明，正辞直道，标慷慨之节，曾不顾身，蕴经营之志，期于尽敌，与右武卫将军陈邱，右金吾卫，翊府中郎将李元通，副使右骁骑卫、鹿陵府折冲能昌仁，左卫、神山府折冲陈义忠等，领当军及当界蕃汉兵，募健儿七万骑。丰安军大使、灵州都督甄粲，副使张赵璧、常元寂等，领蕃汉兵马六万骑，防御群牧大使、临洮军使甄亶领当军、莫门积石等军马，募及秦兰渭城等州大家子弟总二万骑。建康军使、甘州刺史李守征，玉门军使、肃州刺史汤嘉惠，墨离军

使、瓜州都督李思明，伊吾军使、伊州刺史李春交等，各领当军兵马，与突骑施守忠、吕休璟等计会，共为表里，莫不运共长策，悉心而效六奇，接以短兵，指掌而论七纵，使天阵齐举，云罍备设。贾勇于饮醪之夫，以一当万，扬威于汗血之骑，左紫右拂。威挈鼉斩蛟，曳牛佩豕，必能力簸穷海，声压大荒。刈谷蠡之庭，拔扶渠之垒。不遑渭桥之拜，已见阴山之哭。然则持旌节，执金鼓者，所以问不宾，诛首恶。而比夫不诚，复迷则凶，俾存开网之仁，予軫焚舟之叹。休璟所领兵马甲仗一事，已上仍依别敕处分，主者施行。（《全唐文》卷二五三苏頲）

《请缓令王惠充使往车鼻施奏》 嘉惠表称，突骑施车鼻施勾引大食、吐蕃，拟取四镇，见围拔换及大石城，嘉惠已发三姓葛逻祿兵与史献同掩袭。臣等伏以突骑施等迹已叛涣，葛逻祿等志欲讨除，自是夷狄相攻，元非朝廷所遣，若大伤小灭，皆利在国家，成败之状，即当闻奏。王惠充使，本为绥怀，事意既殊，未可令去，望待以西表至，续更商量。（《全唐文》卷二〇七宋璟）

《册骨咄祿三姓毗方伽颀利发（一）文》 维天宝十二载，岁次癸巳，九月己亥朔六日甲辰，皇帝若曰：咨尔骨咄祿伊难如三姓毗方伽颀利发，夫崇德报功，帝王之事，讲信修睦，人臣之礼。卿久佐蕃部，备吏戎落，知荐居不可，以早宾朝。北蕃之俗，不能自理，远仗皇威，深悟变通，克知成败，岂惟款塞之愚，常有捍边之心，言念披诚，有增嘉叹。今授卿左羽林军大将军，外员置，同正员，兼赐册书铁券，永执蕃礼，无替华风。克终令名，常保祿位，可不慎欤？（《全唐文》卷三九唐玄宗）

(一) 骨咄祿三姓毗方伽頡利发为突骑施可汗，见《册府》卷九六五。

《授盖嘉运金吾卫将军兼北庭都卫制》 门下、右威卫将军兼北庭都护盖嘉运，百夫称勇，万里将军，智则有谋，忠而能毅。顷者狂寇作梗，锐师深入，用奇以往，决胜而归，式酬其庸，言命之赏。宜增秩于中尉，仍握兵于外城。可左金吾卫将军兼北庭都护，余如故。（《全唐文》卷三〇九孙逖）

《贺盖嘉运破贼状》 右高力士宣奉敕示臣等：王尚客奏状，知盖嘉运至突厥施店密城（一），逢贼便斗，多有杀获。且凶党大众，见在边城，方拟经春，图为边患。忽闻嘉运此入，复有破伤，必其惊忙，当有携散，皆是圣略先定，万里悬同。尚客所言，合符前者，臣等不胜庆跃之至。（《全唐文》卷二八九张九龄）

（一）施店密，《新唐书·突厥传》作室点密，亦曰瑟帝米，吐务次子，西突厥之始祖也。此城必为以前室点密所居，故以其名名之也。

《敕北庭经略使盖嘉运书》 敕盖嘉运等：安西去年屡有攻战，丑虏肆恶，悬军可忧。卿深识事宜，以时救援，先声既振，后殿载扬，凶党之间，卷甲而遁，使我边镇，且得休息。然此贼为患，势未必已，可数与王斛斯计会，每事先防，彼将自劳，众则离贰，我因其隙，从此可图，善熟筹之，勿失便也。春晚，卿及将士已下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五张九龄）

《敕北庭经略使盖嘉运书》 敕盖嘉运：卿久在边镇，庶



事用心，又去年出兵，冒远入贼，诸下皆赏，卿岂无功，言念忠勤，不忘褒进。今授卿雄要，仍兼旧官，宜知朕心当重寄也。突骑施虽请和好，其意不真。近敕彼军与天山计会，当审观事势，远著候人。若有形势，事资先据，如无应会，不可虚劳。势在临时，固难遥断。秋后渐冷，卿及将士已下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六张九龄）

《敕瀚海军使盖嘉运书》 敕瀚海军使北庭都护盖嘉运：突骑施凶逆，犯我边陲。自夏以来，围逼疏勒。顷得王斛斯表，见屯边城张羲之等，入据此城，屡与之斗。将上效节，逆虏破伤，已不敢攻围。而顿兵不去，但边城粮少，或为其所知，持久则难，不可不早为计也。卿可简练骁武，扬声大入，仍有所保据，以防不虞。用解边城之围，以挫逆贼之势。临机适变，委卿裁之。仍与王斛斯审筹形势，取万全也。今故令内谒者监王尚客往，一一口具。冬中甚冷，卿及将士已下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六张九龄）

《敕北庭都护盖嘉运书》 敕北庭都护盖嘉运：近得卿表，知旧疾发动，请入都就医。欲遂来表，虑有边要，万一失便，虽悔何追。且苏祿猖狂，方拟肆恶边城，经冬不去。西州近复烧屯，亦有杀伤，想所闻也。此贼诸头抄掠，虏众已疲。亦无能为，正可取便。至如西州近者有贼，其数无多。烽候若明，密与两军作号，首尾邀击，立可诛剪。何为当军自守，信（一）贼公行，未有损伤，去无关键，岂是边镇之意也。且西庭虽无节度，受委固是一家，有贼共除，有患相救。万里之外，何待奏闻。自此之后，必须用意。今遣医人将药往，可善

自将疗。春初余寒，卿及将士并平安好，遗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六张九龄）

（一）信字似为任字之误。

《敕瀚海军使盖嘉运书》 敕瀚海军使、北庭都护盖嘉运及将士已下：苏祿爰自今夏，连犯西陲。犬羊之群，屯结不散。诚欲出其不意，乘虚以入。凶党闻此，必自解围。卿识朕心，有符成料。比王尙客至，闻已出师。穷冬绝漠，荷戈冒险。又闻有所擒获，张我国威。言念忠诚，良深赏叹，在此行也。四镇狂虏，必应抽退。彼既有效，应合叙劳。兼云擒获，人当优赏。宜具实状，一一以闻。然此贼为恶，势将未已。若困穷蹙，实则不知。安西近亦加兵。卿彼士马自足，可与王斛斯计议，逐要图之。春初余寒，卿及将士已下并平安好，遗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六张九龄）

《贺诛贼状》 右盖嘉运奏：北庭解围，仍有杀获。苏祿背德，敢此仇天，尽驱犬羊，来犯军镇。虽肆凶毒，欲逞其心，而边兵无遗饑之费，狂贼有巢尸之祸。此皆陛下圣武，将士襄行。远必叶谋，动无遗策，能令氛祲，坐自廓清。臣等忝奉密谋，屡承献捷，踊跃称庆，倍百恒情。谨奉状陈贺以闻，谨奏。（《全唐文》卷二八九张九龄）

《贺贼苏祿遁走状》 右高力士宣敕示臣等：曹待宣奏状，知苏祿遁走入山出界者，四镇悬远，比被侵逼，将士用命，虽有诛锄，凶党尚多。时有抄掠，兵疲矢尽，为弊亦深，今日奔亡，诚是震惧。圣威及远，氛疹坐销。又北庭救兵，当时回旆，不费军廩，事且无忧。吐蕃纵实西行，苏祿不得相应，其败可必，又

无可忧。边事且宁，不胜庆慰，谨奉状陈贺以闻，谨奏。（《全唐文》卷二八九张九龄）

《敕安西节度王斛斯书》 敕安西副大都护王斛斯：使人曹赵璧近至，省表具之，前已敕卿严加部勒，近得奏请，皆依处置，卿当此信任，必用尽诚，蕃镇之虞，且无西顾。顷者刘涣凶悖，遂起奸谋，朕以偏荒，比加隐忍，而恶迹转露，人神不容。忠义之徒，复知密旨，自闻伏法，自取诛夷。狂愚至深，亦何足道。卿与彼地近，想备知之。突骑施北来窥隙，会须审察，至竟如何，蕃中人来，未可轻信。但当抚养士卒，而临事制宜，必先保全，以此为上。夏初已热，卿及将士以下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四张九龄）

《敕北庭将士已下书》 敕北庭将士、瀚海军使盖嘉运已下：逆胡忿戾，乘此猖狂，驱率匪人，围犯边镇，皆如素虑，不出下策。卿等虽在绝境，且据坚城，将士一心，莫非义勇，观畔而动，取乱在兹。宜临事筹之，无失此便。但苏祿本以奸诈，狂诱群胡，无德在人，何能有国。今乃驱乌合之众，作不义之举，师曲在老，族灭其时。卿可因其不固之心，乘其已疲之众，犄角归路，剪灭逋丑，此亦天与，岂直人谋，仍熟料之，取万全也。国之重赏，惟待奇功，岂在言之，自良图耳。比秋气已冷，卿及将士百姓并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四张九龄）

《敕河西节度牛仙客书》 敕河西节度使牛仙客（一）：戎狄无义，禽兽不若，但当以兵威取此，岂可人道论之。突骑施顷者通和，朕每抚之如子，行李往来，不隔岁时，赐与优饶，非直

君长，而窺我边隙，图陷庭州。阙俟斤所以见诛，天下孰云不当，不思己过，仍敢我仇，率其犬羊，犯我皇堡，是其送死之日，可谓天亡之时。若不因其自来，乘危决策，一失此便，后悔何追，宜密令安西征蕃汉兵一万人，仍使人星夜倍道，与大食计会，取叶护教达等路入碎叶，令王斛斯自领精骑，取其家口。河西节度内发蕃汉二万人取瓜州。比高同伯帐路西入。仍委卿简择骑将统率，仍先与西庭等计会，克日齐入。比已敕朔方军西受降城、定远城及灵州兼取大家子弟，并丰安、新泉等军，共征二万，于瓜州北庭招託。就中简择骁将五千人先入，直赴北庭。从瓜州宜给一月熟粮，若至北庭，粮貯可支五年以上。凡此诸道征发，并限十二月上旬齐集西庭等州。一时讨袭，时不可失，兵贵从权，破虏灭胡，必在此举，卿可火急支计，无失便宜。今故使内侍程元宗催遣兵马，一一口具。秋气渐冷，卿及将士百姓已下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四张九龄）

（一）据《通鉴》卷二一三，牛仙客于开元二〇年九月壬子为河西节度使，此敕或即作于此年，或稍后一二年。开元二四年，仙客已调为朔方节度使矣。九龄此时，适为相也。观此是时连大食以攻突骑施，乃唐朝中央政府所定之国策也。

《敕瀚海军使盖嘉运书》 敕瀚海军使、北庭都护盖嘉运及将吏军士百姓已下：苏祿反虏，敢为寇仇，犯我边城，初闻蚁附，投兵死地，果自冰销。朕始料之，一不差也。近得卿表，知其狼狈，而贼既不利，众必携离，犯顺违天；招殃破国，将在

此举，已见其征。卿等坚守孤城，赤心边徼，言念及此，嗟尚久矣。初解重围，差有劳苦，将士已下，并得如宜。又卿表所云，叶护被杀，事势合尔，殆非妄传，向若安西出兵，乘虚讨袭，碎叶逆丑，皆可成擒，应为悬军，未能越境，逆虏漏刃，莫不由兹。今贼虽请和，恃我张势，以防大食之下，以镇杂虏之心，岂是真情。此其奸数，卿可与王斛斯计会，向其动静，因利乘便，取乱侮亡，不以此时，知待何日？傥成功立业，重赏高班，信若四时，固必然也。近者所有效功，一皆委卿甄录，各据实状，具以名闻。初冬渐寒，卿及将吏军士百姓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四张九龄）

《敕安西节度王斛斯书》 敕王斛斯：得卿表，知诸将接勇，亦有克捷，是卿指麾，获此凶丑。苏祿背德，敢兹寇仇，自毙犬马之群，我无毫厘之失。闻其狼狈，疲羸满道，乘此剪扑，势若摧枯。张羲之等虽各行诛，犹恨共少，古之善用兵者，不必在众，能制敌者，会在出奇。狂贼此来，真亦送死，众既不整，心且非一，乌杂之虏，持久气衰，向有奇决，破之必矣。且如所奏，亦足申威。其将士立功，擒杀有状，各据实闻奏，当加优赏。顷来诸军奏请，所患在于不实，将既虚叙，人则妄求，如此相蒙，自然挠法。朕以信示下，以赏劝劳，岂于其间，亦容有诡。故委卿在远，所寄则深，必取诚实，勿令致此。冬初已冷，卿等及将士以下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四张九龄）

《敕安西节度王斛斯书》 敕四镇节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护王斛斯及将士等：突骑施辄凶暴，侵我西陲。卿等悬军，遇

此狂贼，爰自去夏，以迄于今。攻战相仍，念甚勤苦。近者闻在拨换，兵少贼多。朕每忧之，虑遭吞噬。又闻兵势渐合，将士同心。父子之军，亦不在众。犬羊之类，复何能为。屡有杀获，固其宜也。卿等各负忠勇，为国忘身。锋镝之间，疮痍未免。或致物故，深用哀伤。朱仁惠竟致沦亡，良可悼惜。具有褒赠，以慰营魂。福流子孙，良亦在此。其有颍当矢石，每战有功，义可成名，勇能抗敌，或能出奇以挫凶威，并具状以闻，即有优拔。自余战上，尽力边荒，计其积劳，又在绝远。至于行赏，岂比寻常。勉树功名，即有官爵。且北山云间，虏众又疲。归途既难，必有携贰。张羲之将兵若至河西，北庭兵又大集，灭胡之举，亦在今时。可临事图之，无失便也。一劳永逸，岂不在兹。所奏纵宾轨、魏寔等官，及前年第一立功人官，并依所请乞，告身即差使颁送。初春尚寒，卿及将士已下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五张九龄）

《敕安西节度王斛斯书》 敕四镇节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护王斛斯等：狂贼经冬，犯边为梗。将士守备，不释戈甲。言念勤苦，良深嗟叹。既负忠义，为国竭诚，懦夫所难，志士所重。感激增气，视死如归。古人之言，今知之矣。又闻此贼，寻亦退散。攻围既解，且得休息。朕虽在九重，心悬万里。念虑之至，想所知之。近既加兵，惟忧粮贮。诸处屯种，今复何如？逆贼有谋，还虑残暴。必须善守，无令损失。若诸城有粮，兵复足用，忿戾之虏，行应再来。劳众离心，岂能无隙。乘此一举，荡灭有期。宜善抚我人，以待其弊。小捷小获，何用此为。春晚极暄，卿及将士以下并平安好。今赐卿衣一副，至

宜领取。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五张九龄）

《敕安西节度王斛斯书》 敕王斛斯：得卿表，并大食东面将军呼逻散诃密（一）表，具知卿使张舒耀计会兵马回。此虽远蕃，亦是强国。观其意理，似存信义。若四月出兵是实，卿彼已合知之。还须量意，与其相应，使知此者计会，不是空言。且突骑施负恩，为天所弃。诃密若能助国破此寇仇，录其远劳，即合优赏。但未知事实，不可虚行。卿可观察蕃情，颇有定否。即须随事慰接，令彼知之。若舒耀等虚有报章，未得要领，岂徒不实，当有所惩。绝域行人，不容易也。今秋此贼形候何如，善须防之，勿使侵轶。时暑，卿及将士已下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五张九龄）

（一）呼逻散，《新唐书》卷二二一下《大食传》作呼罗珊。Khorassan 之译音，波斯国东北之地。诃密，《新唐书·大食传》作黠密，《册府》卷九九九，开元七年康国王乌勒伽上表文中作异密，Emir 之译音，大首领之义也。此时呼罗珊省长官之名仍不知也。或者即大食阿拔斯朝 Abbaride 始祖阿蒲罗拔（Abal Abbas）乎？

《敕安西节度王斛斯书》 敕四镇节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护王斛斯及将士已下：朕虽居九重，不忘征戍。况强寇压境，侵轶是虞。言念勤劳，良所叹懣。卿等各怀忠义，不惮荒遐。以此弥年，足见诚节。去岁因有狂贼在彼，屡有战亡。昨得表言，对之怆恻。然卿状但言都数，其中不列姓名。已令勘责，可速以实报。朕当录其死义，赠以官荣。使异域之功，存亡受赏。近日狂虏形候如何？屯收是时，尤须备预。更资一熟，亦

复何忧。兼闻吐蕃与此贼计会。应是要路斥堠须明。事必预知，动即无患耳。夏晚毒热，卿及将士已下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五张九龄）

《敕安西节度王斛斯书》 敕王斛斯：卿在西镇，军务烦劳。皆能用心处置不失。顷与突骑施攻战，历涉三年。降虏生俘，所获过当。悬军能尔，朕甚嘉之。行官已有赏劳。在卿固合优奖。今授卿重职，兼彼领护。且复褒进，终为后图。吐蕃此来，意不徒尔。所有计较，前已略言。先觉预防，无能为也。万里之外，三军之宜，一以委卿。勿失权断。秋后渐冷，卿及将士已下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六张九龄）

《敕四镇节度王斛斯书》 敕四镇节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护王斛斯及将士已下：万里悬军，属此狂寇。屡有攻战，能挫凶威。远闻义勇，孰不增气。卿等激励将士，为国尽诚。决命寇仇，成名当代。奇功壮节，何谢古人。矢石之间，见危致命，良深嗟叹，重其忠烈。又闻朱惠中箭，今复何似？善须救疗，使得不死。前令具奏阵亡将士，欲加褒赠。卿宜识此意，即以实闻。近日与贼交锋，临阵杀敌，事须优赏，并即奏来。所云贼等请和，仍尚顿兵北岭。此虏奸诈，首尾百端，外示求和，内将诱我。卿所防虑，皆中其心。然则盖嘉运北庭近亦深入，颇有所获。想彼知之，虏庭乍闻，当合惊骇。务须分兵守境，诸处防虞。乌合之胡，岂堪劳役。必将自溃，势亦不久。苏祿僬或觉此，革心请和，亦复量宜，以时开纳。仍与嘉运计会，必取良图。近所加兵，且应支用。临事制变，岂待言之。今将绯紫



袍各二十领，若有殊功，应须速赏。并委卿量事赐之。冬中极寒，卿及将士已下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六张九龄）

《敕四镇节度王斛斯书》 敕四镇节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护王斛斯：苏祿忘我大惠，敢作寇仇，屡犯边城，将肆其恶，虽禽兽是似，而天地不容，卿等义心，固所发愤。朕已敕河西节度使牛仙客，令河西于诸军州及在近诸军，简练骁健五千人，并十八年应替兵募五千四百八十人，即相续发遣。卿可与盖嘉运计会，取彼道便，随事进讨，使此贼救首救尾，形势分离。本既乌合，劳则自溃。若以计取，可不战而擒。若守而不攻，益为后患。卿彼诸将，皆是旧人，既谙山川，又能料敌，兼与北庭并力，事亦可图，无为端然连年受弊。所缘边镇要切，委卿临事筹之。可与盖嘉运审量，勿为彼此之计也。所缘兵募行赐，则令所由支遣，已别敕牛仙客讫。四镇蕃汉健儿，并委卿随所召募，可得几许，仍具数奏闻。史震袭父可汗，即令彼招辑，兼与卿计会，并临事处置，无失所宜。冬中甚寒，卿及将士已下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六张九龄）

《敕安西节度王斛斯书》 敕王斛斯：累得卿表，知贼等肆恶，终冬不去。又闻将士与斗，数有杀伤。诸胡携离，将自此始。朕比为料，亦以为然。卿受寄远方，悉心奉国。抚巡将士，皆得输诚。万夫一心，以少击众。虽有狂寇，固无远忧。朕所悬官爵，惟赏忠义。苟能尽节，亦岂忘功。卿可慰勉将士，知朕此意。若有殊效，即具状以闻。且苏祿凶徒，本是乌合。今其师老，必有怨嗟。至如骨咄王子来降，已是其效。何国胡

不受处分，亦是明征。其下离心，已至于此。可令间谍，更诱其余。此贼败亡，将从内溃。且四镇绝远，皆是孤军。卒欲益兵，颇难救急。近已敕牛仙客且送五千人，其余骁勇，亦即继发，并敕北庭计会。卿可与盖嘉运相知，张皇国威，诚在此举。俘灭丑虏，今也共时。勉树边勋，以成不朽。冬中甚寒，卿及将士比并如何，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六张九龄）

《敕突厥可汗书》 敕儿突厥可汗：朕与先可汗结为父子。及儿绍续，情意日深，至于国计，亦欲无别。儿去年东讨，虽有先言，然两蕃既归国家，亦即不合侵伐。朕既与儿无间，终不以此为怀。契丹及奚诸蕃，穷者土地不足以放牧，牛马不足以贪求。远劳师徒，兼冒锋镝，胜不为武，不胜亦危。以此言之，当务其大者。突骑施本非贵种，出自异姓。惟任奸数，诳诱群胡。十数年间，又承国家庇荫。因其荒远，遂得苟存。近日以来，敢兹背德，又知儿意，亦欲破之。前与先可汗举哀，其使不肯就哭。当时辞拒，彼使具知。儿若总兵西行，朕即出师相应。安西瀚海近已加兵。欲以灭之，复何难也？倘事捷之日，羊马土地，总以与儿。子女玉帛，别有优赏。信是长策，可熟思之。与儿情亲，故言及此耳。今有少信物，至宜领取。春初尚寒，儿与平章事首领、百姓已下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六张九龄）

《敕突骑施毗伽可汗书》 敕突骑施毗伽可汗：天地有正位，鬼神有正主。敢此违犯，必有祸殃，不信朕言，但试看取。可汗虽为君长，实在幽荒。阴阳之气，偏僻如此，纵欲自大，其如天何？往年可汗初有册立，以我国常为势援，诸蕃闻此，不

敢动摇。是我有大惠于可汗，行阴德于彼国。自尔以后，二十余年，情义相亲，结为父子。可汗身自不觉，岂不知彼之大援。而戎俗少义，见利生心。故阙俟斤入朝，行至北庭有隙，因此计议，即起异心。何羯达所言，即是彼人自告。踪迹已露，然始行诛。边头事宜，未是全失。朕以擅杀彼使，兼为罪责。北庭破刘涣之家，仍传首于彼。可汗纵有怨望，亦合且有奏论。朕若不依，举兵未晚。而乃总无来状，即起凶谋，侵我西州，犯我四镇。连年累月，马死人亡。于群胡已闻怨嗟，于国家岂能大损？中间使哥德都耽及安胡数半泥临河来此求和，朕亦信受。故遣使相逐，具宣往意。其后审观形势，全是诈欺。故密敕半道令回。岂是元心有负？自尔之后，侵犯不绝。可汗有何兵众，遂此凭陵。诸国闻此，岂不得计。约算已西诸国，未敌我一二大州。可汗亦应先知，何烦遂尔为恶。况安西、北庭将士，皆是铁石为心。可汗具谕，不烦更道。此则承前轻举，彼自无义，却以我为失，无乃重其过乎？可汗向若有礼，以理论奏。阙俟斤下羊马数虽稍多，欲为补答，亦何足难？惟费一州庸调酬还，则已大多。而乃无义为仇，暴我边镇，孤城小堡，仓卒见危，大率而言，其数非少。彼若计索马价，我亦须得此物。忝是有识之类，可不自解思量。又可汗正为寇败，阙伊难如从我界过葱岭，捕获并物奏来。所有蕃书，具言物数。朕皆送还赞普，其中一物不留，可汗亦以此为词，谓言朕留此物。且蕃中贫薄，所见不广，银瓶香子，将作珍奇，黑毯赤縻，亦为好物。我中国虽在贫下，固不以此为贵。可汗宜识此意，勿妄生词。且阙伊难如越界，可汗复边头作梗，如此不捉，更捉何

人？适是边军明其用命。观可汗求和之意，似未有真心。只拟诱引国家，乘便取利。如此等事，何用为之。我国守信如天，终不欺物。谓天无信，物自无知，然于四时，终不差也。可汗若遂能为恶，朕当别有处分。二三年内，试看若为。必其自省前非，更思恩旧，朕即弃舍大过，父子如初。可汗更有何忧，百姓皆得安乐，一任可汗自料，朕亦不复多言，一一在使者口具。秋中渐冷，可汗及公主、衙官、羸官、首领、百姓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六张九龄）

《敕河西节度副大使牛仙客书》 敕河西节度副大使、太仆卿、摄御史大夫牛仙客：突骑施连岁犯边，凶恶如此，若不威服，祇长寇仇。自夏及今，连岁不散。疏勒虽解，边城见侵。虽无如我何，亦为边所患。终须有计以挫凶谋。卿可于西河诸军州，拣练骁雄五千人，即赴安西，受王斛斯部分。朕当发遣十八年安西应替五千四百八十人，与彼相续，足得成师。若无暂劳，何从息甲。且此贼狂悖，不论信义，直肆凶毒，其意已然。不此加兵，以图扑灭。使其骄暴，岂有宁时？已敕盖嘉运与王斛斯市量事宜，临时为计。既为卿探访所管，亦宜随要指麾。兼有别敕发三万人，此但声援而已。可大张威势，远使震慑。又恐安西资用之乏，卿可于凉府将二十万段物往安西，令随事支拟及充宴赐。朕则续支送凉府。冬中甚寒，卿及将士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七张九龄）

《敕天山军使张待宾书》 敕天山军使张待宾：近知贼下烧此，安然即去，竟无斥堠，来不预知。如此防边，无乃疏阔？此一分头抄掠，计其数不至多。向若烽燧稍明，复与北庭计

会，相与来击，贼可无遗。且边镇统军，俱受朝委，共防患害，何异一家。况在绝漠，尤宜相协。已敕盖嘉运讷，可与之筹宜。凶党复来，固须有预。冬天甚寒，卿及将士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七张九龄）

《敕诸国王叶护城使等书》 敕诸国王、叶护城使等：突骑施不道，连年作寇，使我边镇常以为虞。诸处攻阙，所在坚守。能伺其隙，各有诛夷。比卿等赤诚，临事效节。使祇不胜德，氛祲自消。遥料凶谋，还虑再下。且贼众乌合，疲于重来。劳则心离，久必有隙。卿等常须有预，以逸待之。一二年间，奇功可立。富贵之举，彼贼足资。忠烈之怀，此心可度。今各赐卿衣一副。聊慰诚勤。所有勋劳，已令叙定。当续有处分，想亦知之。春暄，卿及将士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全唐文》卷二八七张九龄）

## 一〇 东罗马与西突厥之通使

公元六世纪末，东罗马史家梅南突(Menander Protector)记突厥可汗与东罗马皇帝通聘事甚详。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卷一译载其事，其文如下：

### 〔一〕

哲斯丁皇帝(Emperor Justin)即位之第四年初，即公元五六八年(周武帝天和三年，陈废帝光大二年)，突厥大使抵拜赞廷(Byzantium，即君士旦丁堡)。来使目的，可述之如下：突厥人是对时兵马强盛，索格底亚(一)(Sogdia)人昔臣于愾怛(二)(Ephthalites=Hephthalites)，而今则隶属突厥，故请求

突厥王遣使至波斯国，俾得其国之许可，在其境内贩卖丝货。突厥王的柴白鲁斯(三) (Dizabulus = Silzibul) 应共请，乃以马尼亚克 (Maniach) 为大使，率领索格底亚人多名，往波斯，朝见其王，请求在国内自由贩卖丝货。波斯王不欲境内有突厥人踪迹，故犹豫其辞。今日诿之明日，明日诿之后日，不置答覆，终又以他故却之。索格底亚人固请，波斯王柯斯鲁 (Khosroes) 乃召群臣议之。悒悒人喀塔尔福斯 (Katulphus) 者，其妻尝为悒悒王所污，恨王，乃阴通突厥，而覆其宗国，后又与突厥人不协，乃降波斯，至是献策波斯王，绝不可使丝货入波斯境，而应由政府定价收买，当诸使之前焚之。一以示王之公平无私，再以示其人无需于突厥之丝也(四)。波斯王从之，乃积丝而焚之。突厥大使归国，除途间风景，足以悦目外，其余毫无结果。归报的柴白鲁斯以波斯态度。突厥王是时方欲结欢波斯，乃又遣使者往。既至，波斯王与群臣及喀塔尔福斯集议，金谓西提亚人(五)皆无信义，狡不可恃。波斯与突厥联欢，实非佳策也。波斯王乃阴令人将使者悉鸩杀之，以阻其再来。所有突厥使者，皆因食物中毒丧命，未死者三四人耳。波斯王乃流言于国中曰：“突厥使者，生长于冰雪之乡，离寒地则不能生。来波斯后，因不惯波斯干燥天气，故死也。”的柴白鲁斯为人机敏。使臣客死外国之真状，心已知之。突厥人与波斯人感情乖离之真因，亦即此也。索格底亚酋长马尼亚克乃乘机进言于的柴白鲁斯，为突厥人之利益计，可与罗马人联欢。罗马人用丝，较他国为独多，可将丝之市场，移往罗马也。马尼亚克自愿率从人通聘罗马，以增进两国之友谊。的柴白

鲁斯颺其议，乃遣马尼亚克率随员数人，携丝甚多，价值巨万，以赠罗马皇帝及贵族大臣等。此外并有国书，致罗马皇帝，祝帝圣躬康健，辞意优渥。马尼亚克……既抵拜赞廷，拜谒大臣，朝见皇帝，递呈国书，献上礼物，祈求天佑，不使长途跋涉，徒空劳也。突厥国书乃川西提亚文(Scythian)。翻译后，皇帝陛下览之大悦。命优待突厥使者，并详询突厥国政府如何，风土人情如何。使者答云，国内酋长，共有四人，而全国大权，则总归的柴白鲁斯一人也。使者又述的柴白鲁斯征讨悒怛，使之称臣入贡诸事。皇帝闻之，乃问使者曰：“悒怛人势力已扫尽乎？”使者答曰：“已尽灭矣。”皇帝又曰：“悒怛人居城市，抑居村庄，或别有生活方法乎？”使者答曰：“其人皆居城市。”皇帝又问：“汝等已得管理其全国之都市乎？”使者乃详述所有臣服突厥诸国之名。并请皇帝赞助，使突厥、罗马两国修好亲睦，结为盟国。使者又云：“突厥人时时备戎装，愿代罗马国征讨西方有不庭者。”马尼亚克及其从者言讫，乃皆举手向天发誓，谓所言皆由衷心而发，如有欺妄，愿明神降祸于彼等自身及的柴白鲁斯，更及突厥全国也。突厥国与罗马人结交之故，即如是矣。

(一) 即中国史书上之康居国。隋、唐时曰康国。

(二) 名见《隋书》及《唐书》。《魏书》称之为嚙哒。中国史皆谓为大月氏之别种，西史谓为白匈奴(White Huns)，第五世纪时，势渐强盛，与波斯接壤。公元五〇〇年时，两国以巴里黑城 Balkh 西之塔里寒城 Talikhan 为界。悒怛都城名拔底延，即 Bactria 之译音，《唐书》又作

缚底野，希腊人巴里黑城之名也。公元五六三年至五六七年间，悒悒为西突厥所灭。

(三) 法国沙腕 (Chavannes) 谓即《唐书·突厥传》之室点密可汗。

(四) 实乃中国之丝，由康国人转贩西方，并非突厥之丝也。

(五) 古代罗马人称亚洲北部人之名辞。

〔二〕

突厥人即古代之释启种人 (一) (Sacaе) 也。既遣使哲斯丁皇帝，愿与罗马定约修好，皇帝乃亦决意遣使往彼国报聘。于是简选东方市邑宰官，西里细亚 (二) (Cilicia) 人蔡马库斯 (Zemarchus) 当其任。行装既备，乃于哲斯丁即位第四年之末，拉丁人曰奥古斯都月 (三) (August) 者，蔡马库斯与马尼亚克等离拜赞廷起程往东方。

(一) 音与《史记·大宛传》、《汉书·西域传》之塞种相近。

(二) 在小亚细亚东南部。

(三) 即阴历八月，如是称者，纪念古代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也。

〔三〕

行多日，蔡马库斯及其从人抵索格底亚境。既下马，有突厥人携铁来求售，其意盖欲示其国有铁矿也。在彼国制铁极不易，售铁者，或欲夸示吾人，惟彼国为产铁国也 (一)。又有人来言，能驱逐魔鬼，预阻不祥之兆。围绕蔡马库斯及从人，



取其行李，置众中，摇铃击鼓于其上。又有手持香者，火势熊熊，来往绕走，状类疯狂，指天画地，几若魔鬼诚被其驱除者。咒既读毕，乃请蔡马库斯经过两火间，其人亦自皆陆续走过两火间。谓如是，则妖魔悉可洗净也(二)。除妖礼毕，蔡及从人乃与引路者复前行，往爱克塔山(Ectag)。爱克塔，希腊语金山(三)也。可汗(Khagan)即驻蹕于斯。既至，望见的柴白鲁斯之庭幕，在山谷间，四周皆为金山环绕。蔡马库斯等既至，即蒙可汗召见，垂询一切。可汗在帐幕内，坐金椅上。椅有两轮，欲行动时，可使马一匹挽之。蔡见可汗，即依其国之礼拜之。献呈礼物，有专官收管外国贡献之物。蔡马库斯继乃向众演说，语极谦和，辞甚长，故今不赘也。的柴白鲁斯亦以极谦之辞答之。礼毕，举大宴，在帐中欢乐竟日。帐之四周，垂挂各色丝物。给酒饮之，酒不自葡萄榨压，乃自别物制成者，盖突厥国无葡萄，而其人亦不用葡萄酒也。宴毕，归寓舍，舍乃专为大使而备者也。次日，又抵一幕，幕亦以各种华丽丝绣品装饰之。的柴白鲁斯坐金床上，幕之中央，有饮器坛瓶等物，亦俱以金制成。次又举宴，痛饮欢谈而散。再次日，又于某帐内为酒食之酬酢。帐有木柱支撑，帐之顶盖，全饰以黄金。帐内有金宝座，座之四足，立于四金孔雀之背上。帐幕之前，布列无数车辆。车内银制之盘碟鸟兽，堆集无数。雕镂工夫，不亚于吾国(东罗马)也。突厥可汗豪富奢侈，以至如斯(四)。

(一) 据中国史，突厥先代世为茹茹铁工，后代突厥可汗，不忘祖先之遗俗，故每岁铸铁一块。此方所记情

形，或亦不忘祖先之意也。

(二) 元定宗时，法国勃拉奴克劈尼(Plano Carpini)记进谒拔都汗时，例者请其经过两火间，谓可除去恶意，或藏匿毒物也。又一节，谓蒙古人信火，可清淨一切污秽。外国大使来献方物者，使人及物，皆必须经过两火间，以除一切妖魔毒物。

(三) 爱克塔，突厥语白山也。据《隋书》卷八三《西域传》，龟兹、疏勒皆都白山之南，则白山乃即天山也。此文谓即金山，恐有错误。金山乃阿尔泰山。亦有谓金山即甘肃丹县及永昌县北之金山者。(此金山见《魏书》卷九九《沮渠蒙逊传》)又有谓即高昌国北之金沙岭(今博克达山)者。(此金山见《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西州交河郡下，开元中曰金山都督府。交河县北八十里有龙泉馆，又北入谷三十里，经柳谷，渡金沙岭百六十里，经石会汉戍，至北庭都护府。)三说之中，在此处吾取阿尔泰山。据中国史突厥之先世，即世居金山之阳。突厥可汗，是时或即驻蹕金山之附近也。席摩喀塔(Simocata)谓突厥祖法，金山必须直隶大可汗也。

(四) 蔡马库斯留宴怛逻斯后六十余年，唐玄奘在怛逻斯附近之素叶城，遇突厥可汗，所记情形，大类蔡马库斯所见者。其言曰：“循海(热海)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城，逢突厥叶护可汗(即《唐书》之肆叶护可汗)，方事畋游，戎马甚盛。可汗身著绿绫袍，露发，以一丈许帛练，裹额后垂。达官二百余人，皆锦袍辫发，围绕左右。自余军

众，皆裘毳毳毛槩纛端弓。驼马之骑，极目不知其表。既与相见，可汗欢喜云：“暂一处行，二三日当还。师且向衙所，令达官答摩支引送安置。”至衙三日，可汗方归，引法师入，可汗居一大帐。帐以金花装之，烂眩人目，诸达官于前列长筵，两行侍坐，皆锦服赫然，余仗卫立于后。观之，虽穹庐之君，亦为尊美矣。法师去帐三十余步，可汗出帐迎拜。传语慰问讫，入座。突厥事火，不施床，以木舍火，故敬而不居，但地敷重茵而已。仍为法师设一铁交床，敷褥请坐。须臾，更引汉使及高昌使人入，通国书及信物。可汗自目之，甚悦，令使者坐，命陈酒设乐。可汗共诸臣使人饮，别索蒲萄浆奉法师。于是益相酬劝，率浑钟碗之器，交错递倾，僮侏兜离之音，铿锵互举。虽蕃俗之典，亦甚娱耳目，乐心意也。少时，更有食至。皆烹鲜，羔犊之质，盈积于前。别营净食进法师，具有饼饭、酥乳、石蜜、刺蜜、蒲萄等。食讫，更行蒲萄浆，仍请说法。法师因悔以十善，爱养物命，及波罗蜜多解脱之业。乃举手叩额，欢喜信受。因留停数日。”（《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

蔡马库斯等羈留多日，的柴白鲁斯欲使蔡率其从者二十人，随征波斯。而使其他罗马人先归柯力亚忒(一)(Choliatæ)以待蔡等。辞别时，的柴白鲁斯厚赠送之。并赐蔡以所掳得美女克尔吉思(二)(Kherkhis)。蔡乃与的柴白鲁斯同行，以征波斯。军进至怛逻斯(三)(Talas)时，波斯国使者来朝。的柴白鲁斯乃命与东罗马使者同席而食，坐罗马使者于上位，而待

以隆礼。席间数波斯人欺谩之罪，今此兴师，来问罪也。可汗语益厉。波斯使者乃亦不遵会食不言之礼俗，疾声辩护，语多不恭，举座皆骇。

(一) 似即《唐书·西突厥传》之胡祿屋闾部也。柯力亚忒或有写作克力亚忒 (Chliatae) 者。教务大总管俄古斯汗 (Oguz Khan) 尝记突厥国共有克腊忒 (Kallat)、康里 (Kankli)、钦察 (Kipchak)、葛逻祿 (Kharik) 等四部。马尼亚克对罗马皇帝言其国有四部。岂即此欤？法国塞桂内 (Deguignes) 谓克力亚忒即康里部云。

(二) 此女名似即《元史》上吉利吉思 Kirghis，或撒尔柯思 (Circassian) 之转音。

(三) 名见《新唐书》卷二二一下，石国王子走大食乞兵攻怛逻斯城败高仙芝军。

在座者皆不欢而散。的柴白鲁斯简搜军实，预备讨伐波斯，召见蔡马库斯及其从者，温语慰问，极言愿与罗马人修好。纵使者归回本国，复遣他使随蔡等往罗马。前次使节之领袖马尼亚克已卒，乃以次官塔格马 (Tagma) 代之。塔格马为突厥之答刺罕 (一) (Tarchan) 爵。塔格马外，又以马尼亚克之子副之。马子年甚幼，袭父职位，仅在答刺罕塔格马之下。

(一) 答刺罕或作达尔罕，屡见于《元史》及《元文类》，例如太平王中书右丞相燕帖木儿尝进封为答刺罕。答刺罕者，蒙古民族语，极高之勋位也。受封者，免除一切贡税，不需诏，可直入宫见皇帝，犯罪不究，至第九次，方依法受刑也。《枫窗小牍》载唐昭宗赐钱武肃王铁券，

其文亦有：“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是则达尔罕之特权，汉族亦有之也。

突厥诸部及邻国，闻罗马大使在境，将归国，且有突厥大使扈行，本地酋长请求的柴白鲁斯许其派遣数人，俾往观罗马国。可汗许之。他部酋长亦皆来请。可汗仅许柯力亚忒一部，可派数人，余概不准。罗马人偕突厥人西行，渡欧克河（Oech）。复经长途而抵大湖（一）。蔡马库斯停休三日，遣佐治（George）骑行先归，报告皇帝，往突厥之大使已归也。佐治与突厥人十二名，取最短道，经沙漠无水之境，向拜赞廷而行。蔡马库斯沿大泽沙岸，行十二日。道路崎岖，履危涉险，而至亦克河（二）（Ich），又至得崑黑河（三）（Daich）。再经沮洳地多日，至阿得拉河（四）（Attila），再次而至乌苟尔国（五）（Ugurs）。土人言有波斯人四千，伏柯彭河（Kophen）道中，欲捕罗马使者而甘心焉。

（一）阿拉尔海也。

（二）即按巴河 Emba。

（三）今乌拉尔河 Ural。

（四）即阿得尔（Athil）之讹音，今窝尔加 Volga 河也。

（五）似即《隋书·铁勒传》之恩屈部。

蔡马库斯设计，得逃至阿兰国（Alan）谒其酋长。次抵发锡斯城（Phaeis），又次至脱莱比松德城（Trebizond），由该城骑行而至拜赞廷。（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卷一第205—212页）

梅南窰书中，又有一节，乃记十二年后（隋文帝受周禅之前一年）东罗马皇帝梯拜流斯二世（Tiberius II）在位时，复遣瓦伦丁（Valentine）至西突厥。其纪行书中，突厥可汗有 Tardu 及 Bochanos 二名。Tardu 即《新唐书·突厥传》之达头可汗。Bochanos 似即步迦之译音，达头之别号也。玉尔所著《古代中国闻见录》，不录瓦伦丁之纪行，诚可惜也。突厥史欧人读之，似觉无味，而吾中国人对之，则极有兴趣也。盖突厥在中国史上占重要地位也。

突厥与悒怛、波斯二国感情之乖离，隋时中国人亦深悉之。故隋文帝讨沙钵略可汗诏书中有“达头前攻酒泉，其后于阗、波斯、悒怛三国，一时即叛”等语。波斯、悒怛去中国极远，其与突厥国交不睦，西则见于东罗马史家梅南窰史记，东则见之隋文帝诏书。东西相隔数万里，同时知之，亦可以证当时东西交通之繁，而当时中国朝廷能利用消息灵捷之故，取得军事及政治上之便利，以摧灭强敌也。

## 附录二 唐代西域人组成之军队考

### 一 唐代西北版图概述

唐高宗永徽（公元六五〇至六五五年）、显庆（六五六至六六〇年）间，西突厥为唐所灭，因此所有以前西突厥在亚洲西部之属国尽为中国所有。据《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唐代西域属地隶安西都护府者有四镇都督府，境域皆在今新疆，仅焉耆都督府所辖之碎叶城在天山山系以西，热海（Issik-kul）之西，碎叶川（River chu）南，为今俄境托克马克城（Tokmak）。又有龙朔元年（六六一年）陇州南山令王名远所置吐火罗道之州县，自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凡府十六，州七十二。境域皆在今帕米尔高原及阿母河（Ama Daria）流域东西两岸，并阿富汗之一部。又稍北有昭武九姓之国曰康（Samar-kand）、曰安（Bokhara）、曰曹（Sutrishna）、曰石（Tas-kanr）、曰米（Maghian）、曰何（Kusanik）、曰火寻（Khwar-izm Khira）、曰戊地（Betik）、曰史（Kesh）诸国，亦皆受唐编置，其君受唐官爵。如康改为康居都督府，其王拂呼缦为都督也。九姓之国最西者为火寻，即今之基洼也。火寻“西南与波斯接，西北抵突厥曷萨（Khazar, Chozar），其君治急多颶遮城（Djor djania, Jurjaniyab）。诸胡惟其国有车牛，商贾乘

以行诸国”。曷萨又名可萨。名凡三见于《新唐书·西域传》。除此以外，又见于《波斯传》及《拂菻传》，皆在二国之北，所言正合当时情形。法国圣马丹(St. Martin)考唐时，亚美尼亚人(Armenian)称里海北之突厥可萨部人(Khazars)及其它部族皆为中国人云。诸国既皆为唐之属地，则玄宗、肃宗征调共兵来中国内地平乱，于理固无不合。

## 二 天宝末年中亚各族状况

在安史之乱未爆发之前夕，葱岭以西之情况，可约略说明如下：

一、阿母河以南诸地。阿母河以南，完全为阿拉伯人所统治。其中心点在呼罗珊(Khorassan)省木鹿城。自天宝五年(七四六年)，已有摩诃末之从弟阿伯达拉依宾阿拔斯(Abdallah Ibn Abbas)之曾孙亦伯拉希(Ibrahim)遣波斯人阿布墨斯林(Abu Muslim)至呼罗珊省宣传，反对乌梅雅朝代(Ommeyade)，率众暴动，攻下木鹿城、乃沙不耳(Nishapur)、你河温多(Nehavend)、安巴(Anbar)、苦法(Kufa)等城。天宝八年(七四九年)，奚深族(Hashim)人推举其族中人阿伯尔阿拔斯(Abul Abbas)，即《唐书·大食传》之阿蒲罗拔为哈利发，即位于苦法城。西进军灭乌梅雅朝，杀其末主麦尔汪二世(Mervan II)，时为天宝九年(七五〇年)也。至天宝十三年(七五四年)六月，阿蒲罗拔死。其弟阿蒲茶拂(Abu Djohaffar)继立。《唐书》记肃宗至德初(七五六年)，大食遣使朝贡，代宗时为元帅，亦用其国兵以收两都。此必皆为阿蒲



茶拂所遣者无疑也。

二、阿母河北，昭武诸国。上方已言唐高宗时，即公元第七世纪之中叶，昭武诸国已受唐之编置，承认中国之主权矣。玄宗开元二年(七一五年)至五年(七一七年)，三年之间，阿拉伯哈利发瓦立德 (Walid) 任命哈嘉智 (Hajay Ibn) 为苦法总督。哈嘉智派屈底波 (Kutaiba ibn Muslim) 征服布哈拉 (Bokhara, 即安国)、撒马儿罕 (Samarkand, 即康国)、费尔干那 (Bokhara, 即拔汗那) 等地。故阿拉伯人扩张势力至阿母河北岸诸地，后于中国人约六十年也。当时昭武诸小国处于中国及大食两大势力之中间，左右为难。两不得罪，跨属两国。阿拉伯人抽税太重，则投奔中国。中国待之无礼，则又求援大食。天宝九年，安西节度使高仙芝诱杀石国国王。王子走大食乞援兵，击败仙芝军于但罗斯城 (Talas)，即其例也。考之阿拉伯史，天宝九年时 (七五〇年)，阿母河南各地已起革命。阿拔斯新朝第一代哈里发 (Caliph) 阿伯尔阿拔斯 (Abul Abbas) 即新、旧《唐书》上之阿蒲罗拔已于天宝八年即帝位，正统率大军追逐前朝末主麦尔汪二世，至上埃及白斯儿 (Bussir) 地方杀之。阿蒲罗拔方倾全力以讨伐乌梅雅旧朝。其留在中亚细亚击败高仙芝军者，必其留在后方之偏师也。阿拉伯人于击败高仙芝后，并未东进。故当天宝十五年安祿山倡乱时，碎叶城仍在中国人管辖下，西域四镇皆金瓯无缺也。更北面，碎叶川 (River CHU) 以北之地 (大抵为原来西突厥五弩失毕各部落所据，突骑施亦其一也)，完全服从中国。

三、黑海里海北岸及今代俄国南部情况。突厥族别支可萨最初居里海、高加索山之间。其名最早见于波斯史，稍后又见于东罗马史。当唐天宝时，即公元七五〇年左右，可萨人在今之俄国南部建立一大国。其版图西起多脑河口，东至里海东北，包括黑海北岸，尼尔白河（Dnieper）、顿河（Don）及窝尔加河（Volga）诸河下流之地，与君士坦丁堡之东罗马皇帝、八吉打（Bagdad）之东大食哈里发，科多洼（Cordava，在西班牙）之西大食哈里发，皆时通聘问。与近邻文明各邦亦敦睦。可萨人弃其游牧生活而操农商事业。建设都市甚多。国都曰依的儿，在窝尔加河下流。各国商贾麇集于依的儿都城。北方波罗的海沿岸诸国与东方阿拉伯各部通商甚盛，而可萨人实为中间媒介人也。名义上可萨人征服斯拉夫人（Slav），不许其为独立国，而实际上斯拉夫人享受境内自由贸易之权。俄国南方各河流皆开放，允许斯拉夫人航船运货。商业转输，东西往来，极一时之盛。更有斯拉夫商人顺窝尔加河至里海，更渡海至八吉打经商者，东罗马皇帝卫军皆为可萨人。公元七七五年（代宗大历十年）之东罗马皇帝李俄四世（Leo IV）即可萨人也。

斯拉夫民族在此时，尚榛榛狉狉，度其部落之生活，无正式国家之可言。据德人蒲次格尔（F. W. Putzger）氏所著之第四十八版《西洋历史地图》（Historischer Schule Atlas）第五十二页，公元七五〇年左右《哈里发帝国图》（一九二八年刊行）及美国人夏帕尔德（William R. Shepherd）所著之《西洋历史地图》（Historical Atlas）第五十三页，今代窝尔加河、顿

河、尼尔白河、尼斯脱尔河上游，及维思杜拉河（Vistula）、俄豆河（Oder）两流域诸境，皆为斯拉夫诸部落所据。尚无俄罗斯之名。北部之斯拉夫人欲往南部，有窝尔加河、顿河及尼尔白河皆向南流，顺流而下，故极为易也。由高加索山北麓，或黑海北岸绕里海北岸，渡窝尔加河及乌拉尔河，至基洼、布哈拉及撒马儿罕诸市，自古即有一东西往来之大道也。

### 三 柘羯军入唐

唐代既视阿母河北诸国为其属国，征调其兵来平乱，理之当然也。西域有一种特别军队曰柘羯。其名见于《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安国条：“慕勇健者为柘羯。柘羯者犹中国言战士也。”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飒秣建国条下云：“兵马强盛，多诸赭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视死如归，战无前敌。”日本人堀谦德著《解说西域记》云：“赭羯为土耳其语或突厥语 sagas 之译语，战士也。”法人沙畹谓柘羯、赭羯皆为波斯语 tchakar 之同名异译，在康居一带训作卫士（见冯译《西突厥史料》）。此种军队，既著名西域，则当唐人握有亚洲西部时，亦必曾用之。此事可于《旧唐书》卷一〇四《封常清传》中见之。《常清传》言“天宝十四载十二月，祿山渡河，陷陈留，入罾子谷。凶威转炽，先锋至葵园。常清使骁骑与柘羯迎战，杀贼数十百人。贼大军继至，常清退入上东门。”（一）上东门，洛阳之东门也。于此可见在潼关未陷之先，玄宗、肃宗尚未大量征调安西四镇、拔汗那及其他城郭诸国兵东来时，中国国内已有柘羯兵矣。惜《唐书》不能如《元史》对于外国兵驻中国，有详细

之编述也。《旧唐书》竟无兵志，《新唐书》亦仅寥寥一卷而已。

(一)《新唐书》卷一三五《封常清传》对此节叙事，甚不清楚。其言云：“祿山度河陷荜阳，入嚮子谷。先驱至葵园，常清使骁骑拒之，杀柘羯数十百人。贼大军至，常清不能御，退入上东门。”若据《新唐书》，柘羯乃为安祿山之贼军，岂不谬乎？

潼关失陷，玄宗、肃宗马嵬坡离别后，征调安西四镇及拔汗那军队东来，其中有大队之柘羯军可于《全唐诗》第四函第三册杜甫十《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中见之也。其中有：“花门腾绝漠，柘羯渡临洮，此辈感恩至，羸俘何足操。”若非大队人马，决不足引起诗人注意也。杜诗中之花门，指回鹘言。《唐书·地理志》，居延海北三百里，有花门山堡。又东北千里至回鹘牙帐，故谓回鹘为花门也。

此种兵既皆为招募之兵，各种人皆有。好勇好战，以争斗为职业者，皆可投之也。此等军队无种族界。黑海及里海北岸之斯拉夫民族所处境地既密迩布哈拉及撒马儿罕，则当唐朝招募柘羯军时，斯拉夫人必多成群结队投入麾下。故唐朝官军第二次克复洛阳时，有大队之长鼻黄发兵入城，参加劫掠也。中国古书如《史记》卷一二三《大宛传》，记西域人种状貌云：“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鬓。”《前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大宛国条，有相同之记载。乌孙国条，颜师古注曰：“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本共种也。”查乌孙国至东汉以后，在中国史书上即失踪矣。颜师古唐初时人，其所注是否确实，

是一疑问。如果确实，则乌孙乃亦一金发白肤人种国家也。后汉时，或已西徙，远离中国矣。《旧唐书》卷一九八《西域传》康国条云：“其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丈夫剪发或辫发。”《旧唐书》所记者与《史记·大宛列传》所记者，完全相同。眼深则鼻自然形觉为高也。大宛（即唐代拔汗那）、康居、安息诸国人，皆为同一之伊兰人种（Iranian）。据德人班赛（Ewald Banse）氏之《有机地理学》（Lehrbuch Organischen Geographie）书后所附之《今代地球面上人种分布图》（Rassenkarte der Erde），伊兰人种为阿拉罗的族（Alarodische），人面色棕黄，头发黑色。今代欧洲俄国为东波罗的族（Ostbaltische）人。面色白，头发金黄色且拳曲。大食人（即今之阿拉伯人）为阿拉伯东方族（Arab-orientalische），亦皮肤棕黄，头发黑色。班赛之《人种分布图》为近代情形。一千年前，或有不同之点。如黑海北岸，里海北岸与东岸之黄种中之东胡族亦名屠兰族（Turanide）之势力未必如是之扩大。在近一千年内因有蒙古人之向西大扩张与移居也。唐时黑海及里海北岸诸地之统治者，虽为突厥可萨人，但下层被统治者大半为斯拉夫人也。突厥亦黄种人之一支也。元朝时，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后裔治理之钦察国为元之藩国。当元之时，钦察人来中国投军及经商者甚众。及元亡，皆留中国不能去。《明律集解》卷六，有蒙古色目人婚姻条。其纂注云：“钦察又回回中之别种，回回拳发大鼻，钦察黄发青眼，其形状丑异。”其实真正钦察人为突厥民族，亦东方黄种人之一支也，直黑发，黑眼，与中国人相同。黄发青眼者乃下层被统治之斯拉夫人也。唐时可萨人对斯拉夫人的关系，

犹之元时钦察人对斯拉夫人之情形也。至如形状丑陋诸语，乃中国人习见同类，自以为美；偶见异类，即以为丑，是所谓少见多怪也。故貌之美貌，完全在其所见之惯与不惯而已。

偶一观览班赛之《人种分布图》，及回顾天宝末年之中央亚细亚情形，当时安史之乱平定情形，再思及明朝永乐初年在中央亚细亚之帖木儿起大兵东征中国时，军中有德国人细尔脱白格(Schitberger)为之执役情形，吾人可以决定诗人戎昱所作之《苦哉行》诗中所记之长鼻黄发拳人为里海西北岸及黑海北岸之斯拉夫人，毫无可疑也。此等柘羯军队入中国后，皆归安西(后改镇西)节度使指挥。故其行踪亦可于安西节度使所统治之军移动中见之。唐官军第二次收复洛阳时之镇西节度使为马璘也。总计安史乱中，统帅西域兵者汉人三胡人二。李嗣业、卫伯玉、马璘皆汉人，久在西域军界服务，熟习西胡人情事故者也。荔非元礼、白孝德皆原本西胡之人，以胡人统帅胡人者也。

#### 四 景教僧从柘羯军入唐

西安碑林所藏唐时《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之主要人伊斯来入中国之年月问题及因何而来，于此颇可引起吾人之讨论也，碑文中对于伊斯有下方之简略记载：

大施主、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赐紫袈裟僧伊斯，和而好惠，闻道勤行。远自王舍之城，聿来中夏。术高三代，艺博十全。始效节于丹庭，乃策名

于王帳。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子仪初总戎于朔方也，肃宗俾之从迈。虽见亲于臥内，不自异于行间，为公爪牙，作君耳目。

此数十字中可使吾人注意者：(一) 为王舍城何在，(二) 为伊斯抵中国之年月及来中国之目的。兹就其先后而论之如下。

(一) 王舍城何在？查唐时东印度摩揭陀国(Maghada)有大王舍城。名数见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三、卷七、卷九。又有小王舍城，亦见《大唐西域记》卷一，即缚喝国(Bolkh)也，在阿母河(Amu Daria)南岸。阿母河《唐书·西域传》名乌浒水。《大唐西域记》名缚葛河。《景教碑》上之王舍城当然为缚葛河南之小王舍城。第七世纪时有景教主教(Bishop)驻其地。景教碑叙利亚文言伊斯以外，尚有其他景教僧多人来自该城也。(见Saeki, *The Nestorian Monument in China*, p. 238) 缚喝国亦名巴里黑城(名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北距拔汗那国、康国、安国及柘羯军队来源地甚近。伊斯来时不仅一人，其徒众必然甚多。为每日祈祷之用，故肃宗于灵武(即今宁夏城)等五郡有重立景寺之必要也。此大景教徒东来何为？仅为传教乎？碑文已言为“效节于丹庭”也。丹庭此时最急切需要者乃军事装备及人力物力补充也。

(二) 伊斯抵中国之年月问题。安祿山于天宝十四年(七五五年)十一月甲子反，陷河北诸郡。郭子仪于天宝十四年十一月丙子，以朔方右厢兵马使、九原太守受任为灵武太守、朔方节度使。由甲子至丙子，中间相隔十二天。此时任命似可

以作为景教碑文“郭公子仪初总戎于朔方”之时期之决定也，但此时肃宗尚为太子，未当国也。外国人来中国欲效力中国朝廷，不先朝见天子而即私自受太子委任，于边疆重镇充当军事要职，殊不合理。故伊斯不能于天宝十四年十一月中，郭子仪初充灵武太守、朔方节度使时，即往从郭子仪麾下也。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天宝十五载秋七月甲子（十二日），太子即位于灵武。庚辰（二十八日）郭子仪等将兵五万自河北至灵武，灵武军始盛。”按伊斯可能亦于此时抵灵武，即碑文“郭公子仪初总戎于朔方”之时期也。但此时朝廷草创，且《通鉴》及《唐书·本纪》等皆无大批西域人来朝之文，肃宗在灵武亦前后不过两个月也。

《资治通鉴》卷二一九：“至德二载（七五七年）正月，上闻安西、北庭及拔汗那、大食诸国兵至凉鄯。二月，上至凤翔，旬日陇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全会。四月，上以郭子仪为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使将兵赴凤翔。闰八月戊辰，上劳飨诸将，遣攻长安，谓郭子仪曰：‘事之济否，在此行也。’对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

按安西西域军队二月时，已抵凤翔。景教僧伊斯及其徒于此时随军队到达，可能性最大。由二月至闰八月，中间有六个月之隔离。在此期间，吾以为正景教流行中国碑文中伊斯“始效节于丹庭，乃策名于王帐”之时也。郭子仪自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受命为朔方节度使直至至德二载（七五七年）十二月戊午朔，大封蜀郡灵武元从功臣时，乃兼朔方节度使名号也。（《旧唐书》卷一〇《本纪》）伊斯见郭子仪或即在五月壬戌，



以后子仪诣阙（在凤翔）请自贬之时也。闰八月戊辰，遣诸将攻长安，即景教碑文“郭公子仪初总戎于朔方也，肃宗俾之从迈”之时也。子仪实以朔方节度使之职，统带朔方军勤王者也。子仪此时为天下兵马副元帅，故亦可作“郭公子仪初总戎于朔方”之时期决定也。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第一六，有一句亦可以帮助吾人了解“总戎”二字之义也。永泰元年（七六五年）九月十七日，“时制使关内河中、副元帅、司徒兼中书令、上柱国、汾阳郡王郭子仪，杖节出师。亲总戎律，发于帝里。”此处“总戎”二字之前，有副元帅之官衔以配合之也。无此元帅之位，则仅统某某一军而已，不得称之为总戎也。九月香积寺之战，即伊斯“虽见亲于卧内，不自异于行间。为公爪牙，作君耳目”之时也。《通鉴》叙香积寺之战，官军方面有侦者谍者。大概即伊斯等之职务也。其所带来之甚多景教徒必参加收复两京之役也。《旧唐书》卷一〇《本纪》记：“至德二年十二月戊午朔，上御丹凤门，大封蜀郡灵武元从功臣，文武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加一阶，赐酺五日。”此日似即伊斯得赏“祿赐”之日，亦似即伊斯得赐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紫袈裟之日，请求肃宗“于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之日也。欲在中国传教必须先为皇帝立功服役。明末清初，天主教士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至中国亦皆先为中国皇帝修历铸炮，而后大得中国皇帝信任，能在中国各地自由布道也。景教碑建立之日，在建中二年（七八一年）岁在作噩（辛酉）大簇月（一月）七日。查《新唐书》卷七《德宗本纪》，此年“六月，辛丑，郭子仪薨”。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建立之时，郭

子仪尚生存，故或得见碑文，碑文有“清洁达婆，未闻斯美。白衣景士，今见其人”。故伊斯亦尚生存也。

## 五 利用西域军队之动机

“至德元载(七六五年)五月，马嵬坡兵变，玄宗谓肃宗曰：‘汝勉之，勿以吾为念。西北诸胡吾抚之素厚，汝必得共用。’秋七月，肃宗即位灵武后，命河西节度副使李嗣业将兵五千赴行在。嗣业听段秀实言，如数发兵。以秀实自副，将之。诣行在。上又征兵于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发精兵七千人，励以忠义而遣之。九月，上虽用朔方之众，欲借兵于外夷以张军势。以幽王守礼之子承寀为燉煌王，与仆固怀恩使于回纥以请兵，又发拔汗那兵，且使转谕城郭诸国，许以厚赏。使从安西兵入援。李泌劝上且幸彭原。俟西北兵将至，进幸扶风以应之。于时庸调亦集，可以贍军。上从之。戊辰，发灵武。”(以上摘自《资治通鉴》卷二一八，以下《通鉴》引文，均为摘引。)拔汗那国即今之费尔干那也。天宝三载(七四四年)，唐玄宗以宗室女为和义公主降之，其王事唐甚谨，故有此次之征调也。

## 六 西域军队东来情形

至德二载(七五七年)正月：“上闻安西、北庭及拔汗那、大食诸国兵至凉郡。甲子，幸保定。”(《通鉴》卷二一九)保定郡本泾州安定郡，今甘肃省泾川县也。《旧唐书》卷一〇九《李嗣业传》云：“上在灵武，诏嗣业赴行在。嗣业在安西统众万里，威令肃然，所过郡县，秋毫不犯，至凤翔谒见。上曰：‘今日得

卿，胜数万众。事之济否，实在卿也。”《全唐书》第四函第三册杜甫十，有《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记当时人士之期望也。

杜甫《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原注：李嗣业以镇西北庭兵同郭子仪讨安庆绪，安西即镇西旧名也）

四镇富精锐，摧锋皆绝伦。还闻遣士卒，足以静风尘。老马夜知道，苍鹰饥著人。临危经久战，用急始如神。奇兵不在众，万马救中原。谈笑无河北，心肝奉至尊。孤云随杀气，飞鸟避辕门。竟日留欢乐，城池未觉喧。

末尾两句，描写安西兵之纪律严明，秋毫不犯也。又《全唐诗》同册，杜甫有《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中，有句云：“花门腾绝漠，柘羯渡临洮。此辈感恩至，羸俘何足操。锋先衣染血，骑突剑吹毛。喜觉都城动，悲连子女号。家家卖钁钏，只待献春醪。”描写当时一些人初对回纥西域军之欢迎情形也。花门为回鹘，柘羯为西域之特别军队，已见上文。九月，“郭子仪以回纥兵精，劝上益征其兵以击贼。怀仁可汗遣其子叶护及将军常德等将精兵四千余人来，至凤翔。上引见叶护，宴劳赐赉，惟其所欲。丁亥，元帅广平王俶将朔方等军及回纥西域之众十五万，号二十万，发凤翔。”（《通鉴》卷二二〇）此十五万联合军中，西域人究有若干，无从稽考矣。但其数必在数万以上。观于肃宗初见李嗣业云：“今日得卿，胜数万众。”可以知之也。《新唐书》卷一三九《李泌传》云：“会西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长安。……泌曰：‘我所恃者碛西突骑、西北诸戎耳。’”于此一则曰大集，再则曰所恃唯碛西突骑、西北诸戎，可

见十五万大兵之中，西域人不在少数也。

## 七 回纥军及西域军之战绩

“九月庚子，诸军俱发。壬寅，至长安西。陈于香积寺北，泮水之东，大败贼军。仆固怀恩引回纥就击之，翦灭殆尽。贼由是气索。李嗣业又与回纥出贼陈后，与大军夹击，自午及酉，斩首六万级，填沟壑死者甚众，贼遂大溃。余贼走入城。翌晨，安守忠等皆退出长安城。癸卯，大军入西京。初，上欲速得京师，与回纥约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至是叶护欲如约。广平王俶拜于叶护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则东京之人皆为贼固守，不可复取矣。愿至东京乃如约。’叶护惊跃下马，答拜跪捧王足曰：‘当为殿下径往东京。’即与仆固怀恩引回纥西域之兵自城南过，营于泮水之东。”《通鉴》此节记事为下方诗人戎昱所作《苦哉行》之根本原因。肃宗以两京之金帛子女作为犒赏回纥之用。人民复遭荼毒，苦难并未减免也。幸而西京有广平王俶之巧辞，回纥及西域人未入城抢掠，否则刺讥者恐不止一戎昱而已也。“郭子仪引蕃汉兵东追贼至潼关，斩首五千级，克华阴、弘农二郡。华阴郡城在今陕西华阴县。弘农郡在今河南灵宝县城南。冬十月，安祿山将“张通儒等收余众，走保陕（即今陕县），安庆绪悉发洛阳兵，使其御史大夫严庄将之，就通儒以拒官军，并旧兵步骑犹十五万。己未，广平王至曲沃。回纥叶护使其将军鼻施吐拔斐罗等引军旁南山搜伏。因驻军岭北。郭子仪等与贼遇于新店。贼依山而陈。子仪等初与之战，不利。贼逐之下山。

回纥自南袭其背，于黄埃中发十余矢。贼惊顾曰：‘回纥至矣。’遂溃。官军与回纥夹击之，贼大败。僵尸蔽野，严庄、张通儒等奔陕东走。广平王俶，郭子仪入陕城。仆固怀恩等分道追之。安庆绪将严庄先入洛阳告安庆绪。庚申，夜，庆绪帅其党自苑门出走河北。”（《资治通鉴》卷二二〇）

## 八 第一次收复东京

“壬戌，广平王俶入东京。回纥意犹未厌，俶患之。父老请率罗锦万匹以赂回纥，回纥乃止。”此为回纥兵第一次入洛阳时之状况。军队纪律尚好，未抢掠也。东京既收复，回纥人之职务，照契约亦完了。故于至德二年，冬，十月，“癸酉，叶护自东京还。上命百官迎之于济东长乐驿。上与宴于宣政殿。叶护奏以军中马少，请留其兵于沙苑（在今大荔县南），自归取马，还为陛下扫除范阳余孽。上赐而遣之。”十一月，己丑，以回纥叶护为司空忠义王，岁遗回纥绢二万匹，使就朔方军受之。（《资治通鉴》卷二二〇）

## 九 西域军队之行踪（附回纥军）

“乾元元年（七五八年）三月，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屯河内。嗣业所统者皆西域兵也。安庆绪退出洛阳。嗣业后奉命徇河东郡县下之。河内今河南沁阳县城也。六月，嗣业复兼为怀州（今沁阳）刺史，征调以给军。秋七月，下嫁上幼女宁国公主于回纥毗伽阙可汗。八月，回纥遣其臣骨啜特勒及帝德将骁骑三千助讨安庆绪。上命朔方左武锋使仆固怀恩领之。

九月，上命郭子仪、李嗣业等将步骑讨安庆绪。”（《资治通鉴》卷二二〇）

“乾元二年（七五九年）正月，镇西（即安西）节度使李嗣业攻邺城，为流矢所中，死之。有胡姓兵马使荔非元礼者代将共众。三月，九节度兵溃于邺。甲申，回纥骨啜特勒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邺）奔还西京。上宴之于紫宸殿。赏赐有差。骨啜特勒等辞还行营。辛卯，以荔非元礼为怀州刺史，权知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元礼复以段秀实为节度判官。夏四月，回纥毗伽阙可汗卒。长子叶护先遇杀。国人立其少子，是为登里可汗。九月庚寅，史思明入洛阳，城空无所得。畏李光弼掩其后，不敢入宫，退屯白马寺南。筑月城于河阳（在今孟县西），以拒光弼。冬十月，史思明引兵攻河阳。荔非元礼及其劲卒在李光弼指挥之下，拒战最力。思明卒遁去。十一月，发安西北庭兵屯陕以备史思明。十二月，史思明遣其将李归仁将铁骑五千寇陕州。神策兵马使卫伯玉以数百骑击破之于礪子阪（一），得马六百匹。归仁走。以伯玉为镇西四镇行营节度使。”

（一）礪子阪在今河南宜阳县西。又有谓在陕城东者。

“上元元年（七六〇年）春正月丙戌，以于阗王胜之弟曜同四镇节度副使，权知本国事（一）。夏四月己卯，史思明入东京。八月庚午，以卫伯玉为神策军节度使。”（《资治通鉴》卷二二一）

（一）《通鉴》原注：于阗王与四镇节度使皆在行营。

故令其弟与节度副使同权国事。由此可知于阗兵亦与其它西域人同归四镇节度使治下也。

“上元二年三月，史朝义兵至礪子岭，卫伯玉逆击破之。八月辛巳，以殿中监李若幽为镇西、北庭、兴平、陈、郑等节度行营及河中节度使，镇绛州，赐名国贞。”

“宝应元年(七六二年)二月，绛州饥，突将王元振作乱，杀都统李国贞。镇西、北庭兵屯于翼城，亦杀节度使荔非元礼，推裨将白孝德(一)为节度使，朝廷因而授之。秋七月壬辰，以郭子仪都知朔方、河东、北庭、潞、仪、泽、沁、陈、郑等节度行营。”(《资治通鉴》卷二二二)

(一) 白孝德，安西胡人也。

## 一〇 第二次借回纥兵

“宝应元年(七六二年)九月，上遣中使刘清潭使于回纥修旧好，且征兵讨史朝义。清潭至其庭，回纥登里可汗已为朝义所诱，云：‘唐室继有大丧，今中原无主，可汗宜速来共收其府库。’可汗信之。回纥业已起兵至三城，见州县皆为丘墟，有轻唐之志，乃困辱清潭。清潭遣使言状，且曰回纥举国十万众至矣。京师大骇。可汗欲自蒲关入，由沙苑出潼关向东。药子昂说之曰：‘关中数遭兵荒，州县萧条，无以供拟。恐可汗失望，贼兵尽在洛阳。请自土门略邢、洛、怀、卫而南，得其资财，以充军装。’可汗不从。又请自太行南下，据河阴扼贼咽喉，亦不从。又请自陕州大阳津(在陕县西)渡河，食太原仓(在陕县西)粟，与诸道俱进。乃从之。”(《资治通鉴》卷二二

二)

“冬十月，雍王适至陕州。回纥可汗屯于河北，适与僚属从数十骑往见之。可汗责适不拜舞。药子昂对以礼不当然。回纥将军车鼻曰：‘唐天子与可汗约为兄弟，可汗于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雍王天子长子，今为元帅，安有中国储君向外国可汗拜舞乎？且两宫在殒，不应舞蹈。’力争久之，车鼻遂引子昂、魏琚、韦少华、李进，各鞭一百。以适年少未谙事，遣归营。琚、少华一夕而死。”（《资治通鉴》卷二二二）

### 一一 第二次收复东京前之一战 有西域军参战

“宝应元年十月戊辰，诸军发陕州。仆固怀恩与回纥左杀为前锋。……辛未，怀恩等军于同轨（在今新安县西南）。史朝义闻官军将至，谋于诸将。阿史那承庆曰：‘唐若独与汉兵来，宜悉众与战。若与回纥俱来，其锋不可当，宜退守河阳以避之。’朝义不从。壬申，官军至洛阳北郊，分兵取怀州。癸酉，拔之。乙亥，官军陈于横水（在洛阳北郊）。贼众数万立栅自固。怀恩陈于西原以当之。遣骁将及回纥并南山出栅东北，表里合击，大破之。……贼虽多死者，陈亦如初。镇西节度使马磷曰：‘事急矣。’遂单骑奋击。夺贼两牌，突入万众中。贼左右披靡，大军乘之而入，贼众大败。转战于石榴园、老君庙，贼又败。人马相蹂，践填尚书谷，斩首六万级，捕虏二万人。朝义将轻骑数百东走。怀恩进克东京及河阳城。……回纥入东



京，肆行杀略，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朔方神策军亦入东京；郑、汴、汝州皆为贼境，所过虏掠，三月乃已。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回纥悉置所掠宝货于河阳，留其将安恪守之。”（《资治通鉴》卷二二二）

“广德元年（七六三年）春闰正月己酉夜，有回纥十五人犯含光门，突入鸿胪寺。门司不敢遏。……回纥登里可汗归国。其部众所过抄掠。廩给小不如意，辄杀人无所忌惮。”（《资治通鉴》卷二二二）

## 一二 戎昱《苦哉行》之分析

戎昱名不见两《唐书》及《文苑英华》中，仅于《全唐诗》中略有数十字介绍语而已。据云为荆南人，登进士第。卫伯玉镇荆南，辟为从事。建中中（七八〇——七八三年），为辰虔二州刺史。《全唐诗》第四函第十册，有诗一卷。《苦哉行》下原注云：“宝应中（七六二年），过滑州（今河南滑县）、洛阳后，同王季友作。”其诗中末首有“可汗奉亲诏，今月归燕山。”按《通鉴》卷二二二，回纥登里可汗以广德元年（七六三年）春闰正月，归国。是此诗作成之年月即是在是年是月，即洛阳收复之后三月也。戎昱经过洛阳，必目击当时掳掠惨状而为此诗也。

此诗叙洛阳某富家之少妇遭遇。宝应元年冬（七六二年），回纥、西域军队入城，抢掠奸淫，其夫婿与兄弟皆在亲眼所睹之下，被外兵杀死，且不许哭。自己复为回纥兵所掳，被迫为妾，强迫同行。昔日曾为富贵人家之少妇，使用自西域碎叶城买来之奴仆；而今则自为回纥人之婢妾矣。当时先入城抢者

为回纥人，继之者为长鼻黄发拳之西域军。闻回纥将归国，自己亦必将被挟出塞，永无归期矣。更觉凄惨，呼天而天不闻也。

《苦哉行》五首(宝应中过滑州,洛阳后,同王季友作)

彼鼠侵我厨，纵狸授梁肉。鼠虽为君却，狸食自须足。冀雪大国耻，翻是大国辱。羶腥逼绮罗，砖瓦杂珠玉。登楼非骋望，目笑是心哭。何意天乐中，至今奏胡曲。

此首乃比喻之辞。鼠喻安祿山史思明。狸喻回纥人及西域军。我厨则喻唐家之天下也。“鼠虽为君却，”安史溃败也。广德元年为此诗作成之年，时安史余孽皆退往河北，尚未肃清也。“狸食自须足”，言回纥人及西域军抢掠洛阳城满足其欲望也。“冀雪大国耻，翻是大国辱”，诗人描写国人之怨声及唐室当回纥军二次进中国时，受其掠夺不可胜书。胡人多食牛羊肉，故身有羶腥味。绮罗，汉人妇女所衣之丝绸制之服装也。砖瓦，贱料也，珠玉，宝贵之货也。比喻回纥西域军队进洛阳城后之奸淫妇女及劫掠也。“登楼非骋望，目笑是心哭”，描写此富贵人家少妇之暗自伤心也。天乐谓天真之乐也。描写此少妇享其家庭之乐，不意落于胡人之手，代胡人奏曲以娱乐之也。

官军收洛阳，家住洛阳里。夫婿与兄弟，目前见伤死。吞声不许哭，还遣衣罗绮。上马随匈奴，数秋黄尘里。生为名家女，死作塞垣鬼。乡国无还期，天津哭流水。

官军收洛阳之史事，见上。查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洛阳城内无坊名洛阳者。唐时名坊，隋时名里。家住洛阳

里或仅泛而言之，在洛阳城内某某里中，并非专指一定之里名也。《通鉴》记宝应元年冬十月，唐之统军大帅仆固怀恩克东京，回纥肆行杀略，死者万计。此少妇之夫婿兄弟皆在死者之列。当时蒙难情形于此首叙述甚详。匈奴指回纥也。《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云：“回纥其先匈奴也。”在当时唐人心目中，固人人视回纥即汉之匈奴苗裔也。戎昱此诗究作于何年，不免使人怀疑。诗题下原注谓宝应中过滑州洛阳后，同王季友作。似此诗作于宝应元年（七六二年）年终时。此处言“上马随匈奴，数秋黄尘里”，则此少妇随匈奴业已数年矣。此诗既叙共事，则作诗当在宝应后数年也。亦或诗人描写少妇心中揣想，至少以后须随匈奴“数秋黄尘里”，将“死作塞垣鬼”也。查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洛阳城分南北二城。二城中间有空地。空地南北约三百步，东西约十五里。中间有洛水自西向东流去。水上有桥三座，以便行人。最西者曰天津桥。此首末尾四句，诗人描写此少妇惧将带至塞外，永无还乡之期，在天津桥上作空哭，泪与洛水共同流逝，一去不复返矣。

登楼望天衢，目极泪盈睫。强笑无笑容，须收旧花靥。昔年买奴仆，奴仆来碎叶。岂意未死间，自为匈奴妾。一生忽至此，万事痛苦业。得出塞垣飞，不如彼蜂蝶。

天衢，天河也。靥，口辅之微涡也。碎叶城名见《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焉耆都督府下，又见贾耽安西入西域道，在今托克玛克(Tokmak)地方，唐时中国

驻兵之戍所也。柘羯军队或皆经过此城东来至中国者也。有奴仆来自此城，或由中国驻扎该城之军人所带归者也。昔年或指天宝十四年，安祿山未反叛前，西域通西北道路上往来安全时期也。数年之间，人世变化如此，生命尚不知能存至何时，即能生出塞垣，亦不能如彼蜂蝶之自由飞舞也。

妾家清河边，七叶承貂蝉。身为最小女，偏得浑家怜。亲戚不相识，幽闺十五年。有时最远出，祇到中门前。前年狂胡来，惧死翻生全。今秋官军至，岂意遭戈鋌。匈奴为先锋，长鼻黄发拳。弯弓猎生人，百步牛羊羶。脱身落虎口，不及归黄泉。苦哉难重陈，暗哭苍苍天。

自前汉经后魏、北齐、隋、唐诸朝，皆称今河北省南部老漳河及天津以南之运河为清河或清水，今河北省南部清河县不过其沿岸之一县而已。貂蝉，为诸武官冠上之饰也。冠上附蝉为饰，插以貂尾也。七叶承貂蝉，犹言七代相承为武职之官也。七叶或此少妇自家七代充武官，或指唐代自高祖历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肃宗，共七代而言也。查唐朝武将之籍贯，家沿清河而居者有苏烈，字定方，冀州武邑人（今武邑县）。程务挺，洛州平恩人（今山东丘县），其父名振。武后时或诬言其曾与徐敬业相援结，后遣人即军中杀之，籍其家。又王峻，沧州景城人（今献县东。参阅杨守敬《唐地理志图》），开元时，著名武将。至肃宗时无七叶之久。此三位名将，其家皆滨临清河。三人中惟苏定方善终，年世相符。故余怀

疑戎昱《苦哉行》中少妇，或为苏定方之后裔也。高宗初年，唐灭西突厥时，定方为行军大总管。诗人特不标明姓氏者为之讳也。明言之，将更使人愤慨也。第一首中，“冀雪大国耻，翻是大国辱”二语，已足表示作诗人之愤懑矣。上方余已言奴仆来自碎叶者或为中国驻碎叶城之军人所带归者也。此诗中主角少妇之家，七叶相承，皆为武职，更可解释为何远自西域碎叶城买来奴仆也。浑家犹言翁家也。或云浑家谓妾也，但此处不可通。此主角少妇已有夫婿。吾意浑家为某地方方言，即翁家也。翁浑音相近。又浑与混音亦相近。混家犹言全家也。十五年幽居家庭之中，最远仅到中门之前。何唐时富贵人家妇女无门外自由至于此极耶？“前年狂胡来”，指上元元年（七六〇年）夏闰四月，史思明入东京也。由宝应元年，回纥大掠东京，此少妇被掳之日算起，正为前年也。“今秋官军至”，指宝应元年秋，官军又逼近洛阳，大事抢掠也。“匈奴为先锋”，回纥人先入城也。《通鉴》等书将抢掠洛阳之罪恶，完全加在回纥人身上，或即因其为先锋故欤？长鼻黄发拳，并非为上句之补足语，解释匈奴先锋人者也，乃为另外一种军队，继先锋之后入洛阳者。余初读此句，甚为触目。匈奴、柔然、突厥、回纥及后代之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皆为东方之黄种人，亦名蒙古种。斑赛《世界人种分布图》称此族为东胡族（Tungide）或名屠兰族（Turanide），与在南方之汉族（Sinide）、藏族（Tibetan Altmongolide）皆面皮黄色，头发黑色而直，鼻低小，眼不

下凹。中国古书从无有言诸族之有长鼻黄发拳者。长鼻黄发拳乃欧洲北部之诺尔的人(Nordische), 译义北方人也。包含斯堪地那维亚人及所有波罗的海沿岸诸族, 如德国、荷兰、英国等日耳曼诸族(Germanic), 以及东部之斯拉夫诸族人也。凡此诸族皆为白种人, 肤色白, 头发金黄色且拳曲状, 目瞳青蓝。《苦哉行》中之长鼻黄发拳人为占据欧洲北部及东部者之一支族, 毫无可疑。波罗的海沿岸之诺尔的族人, 如斯堪的纳维亚人及日耳曼人之鼻或较斯拉夫人更长, 但以前住在黑海北岸之日耳曼民族部落, 如阿兰人(Alanen)及东峨特人(East Goten)皆已西迁。故于其谓为日耳曼民族, 不如谓为斯拉夫民族。盖斯拉夫族之居地最近阿母河北岸, 昭武诸国, 柘羯军队所从来者也。不知其究为日耳曼族, 抑为斯拉夫族也。而其由东欧前往基洼及撒马儿罕, 就柘羯军队之招募, 毫无可疑也。为欲研究此等长鼻黄发拳人之何由而得至中国, 故有此篇论文之作也。

“弯弓猎生人”, 抢掳生人充奴仆姬妾也。此少妇即牺牲者之一也。“百步牛羊羶”, 回纥及西域人多吃牛羊肉, 故身有牛羊肉之味也。“脱身落虎口”, 言独身被回纥人所掳也。“不及归黄泉”, 未及自杀也。“苦哉难重陈”, 其苦不堪与人言也。

可汗奉亲诏, 今月归燕山。忽如乱刀剑, 搅妾心肠间。出户望北荒, 迢迢玉门关。生人为死别, 有去无时还。汉月割妾心, 胡风凋妾颜。去去断绝魂, 叫天天不闻。

亲诏，皇帝亲笔所写之诏书。燕山，燕然山也，即今杭爱山(Khangai)，在外蒙古三音诺颜部。回纥都城哈刺巴勒噶逊(Karabalgasun)在杭爱山东北，鄂尔坤河(Orkhonk)西岸，地位约在东经一百零二度二十分，北纬四十七度四十五分。查《通鉴》卷二二二，广德元年(七六三年)春闰正月，回纥登里可汗归国。回纥归国，将携所有掳得人物财宝同行，故此少妇更觉凄惨，恐永无还期也。迢迢，远不相通也。玉门关在洛阳西北方向，不在正北。回纥归国不经过玉门关。诗人此句，实不确也。既至回纥，念家心切。每望月，即心念家乡状况而觉凄苦也。故云“汉月割妾心”。塞外风较中原为冷，且多沙尘，易使人皮肤裂而变粗，故云“胡风凋妾颜也”。

### 一三 代宗时西域军防御吐蕃立功泾原

第二次收复洛阳时，镇西节度使为马璘。安史乱事既平以后，此等军队之下落如何乎？史无明文。此等外国军队皆以战斗为其职业，自数千里外来助唐室，若遣送回国，则原来之凉郡大道，已为吐蕃所据，归不得矣。来时柘羯军与安西军同来，战时又在同一节度使领导之下作战，乱平之后，揣想之亦必仍在同一节度使领导之下共同生活与存亡也。详查《通鉴》及他书，镇西节度使军队之下落有下方之记载。特为之条列注释于下：

“广德元年(七六三年)冬，十一月，吐蕃围凤翔。镇西节

度使马璘闻车驾幸陕，将精骑千余自河西入赴难，转斗至凤翔。值吐蕃围城，璘帅众持满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背城出战。……虜引退，曰：‘此将军不惜死，宜避之。’遂去，居于原、会、成、渭（一）之地。”（《资治通鉴》卷二二三）

（一）原州高平郡，今甘肃固原县。会州会宁郡，在今甘肃靖远县东北约百里发裕堡地方。成州同谷郡，在今甘肃南部成县地方。渭州平凉郡，今化平县。

洛阳战后，马璘之兵不知何时调移至河西。史无明文。《旧唐书》及《新唐书·马璘传》仅言璘于洛阳立功后之明年，吐蕃寇边，诏璘移军援河西。案璘立功洛阳之明年，即广德元年也。此年秋七月，吐蕃寇边，入大震关。璘之移军河西或即在此时也。

“二年（七六四年）十二月乙丑，上遣于阗王胜还国。胜固请留宿卫，以国授其弟曜。上许之。加胜开府、仪同三司，赐爵武都王（一）。”（《资治通鉴》卷二二三）

（一）于阗王胜之下落见此。其五千于阗兵何往乎？揣想之大概必亦皆留居内地，执其旧业也。

“永泰元年（七六五年）九月，仆固怀恩诱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奴刺数十万众俱入寇。……郭子仪使行军司马赵复入奏曰：‘虜皆骑兵，其亲如飞，不可易也。请使诸道节度使，凤翔李抱玉、滑濮李光庭、邠宁白孝德、镇西马璘、河南郝庭玉、淮西李忠臣各出兵以扼其冲要。’上从之。”（《资治通鉴》卷二二三）

“大历元年（七六六年）二月壬子，以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



马磷兼邠宁节度使，磷以段秀实为三使都虞候(一)。”

(一)《通鉴》原注：“三使，四镇一也，北庭二也，邠宁三也。”邠宁者邠州、宁州也。宁州在今甘肃宁县，邠今陕西邠县。

“大历三年(七六八年)十一月丁亥，元载以吐蕃连岁入寇，马磷以四镇兵屯邠宁，力不能拒，而郭子仪以朔方重兵镇河中，深居腹中无事之地，乃与郭子仪及诸将议徙磷镇泾州，而使子仪以朔方兵镇邠州，曰：‘若以边土荒残，军费不给，则以内地租税及运金帛以助之。’诸将皆以为然。十二月己酉，徙马磷为泾原节度使，以邠、宁、庆三州隶朔方。磷先往城泾州，以都虞候段秀实知邠州留后。”

“初，四镇北庭兵远赴中原之难，久羁旅，数迁徙。四镇历汴、凤翔。北庭历怀、绛、鄜。然后至邠，颇积劳弊。及徙泾州，众皆怨诽。刀斧兵马使王童之谋作乱，期以辛酉旦，警严而发。前夕有告之者。秀实阳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节，令每更来白，辄延之数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发。秀实欲讨之而乱迹未露，恐军中疑其冤。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马坊草，因救火谋作乱。中夕火果起。秀实命军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严守要害。童之白请救火，不许。及旦，捕童之及其党八人皆斩之。下令曰：‘后徙者族。流言者刑。’遂徙于泾。”(一)

(一)泾原节度使驻泾、原。泾者泾州，在今甘肃泾川县。原者原州，今甘肃固原县。邠州将吏作乱，亦见《旧唐书》卷一一。

“大历五年(七七〇年)夏四月庚子，泾原节度使马磷屢诉本镇荒残，无以贍军。上讽李抱玉以郑、颖二州让之。乙巳，以磷兼郑颖节度使。”

“大历八年(七七三年)冬十月，吐蕃众十万寇泾、邠。甲子，马磷与吐蕃战于盐仓(一)，败绩。”(《资治通鉴》卷二二四)

(一) 盐仓在泾州城西。

“大历九年(七七四年)五月丙午，泾原节度使马磷入朝。讽将士为己表求平章事。丙寅，以磷为左仆射。”

“大历十年(七七五年)九月，吐蕃寇泾州。泾原节度使马磷破之于百里城(一)。”

(一) 百里城在今平凉县北。

“大历十一年(七七六年)十二月丁亥，泾原节度使马磷疾亟。以行军司马段秀实知节度事，付以后事。秀实严兵以备非常。丙申，磷薨。磷家富有无等，治第京师，甲于勋贵，中堂费二十万缗，它室所减无几。其子孙无行，家资寻尽。”(《资治通鉴》卷二二五)

“大历十二年(七七七年)春正月甲寅朔辛酉，以四镇北庭泾原节度副使知节度使事张掖郡王段秀实为泾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本州团练使。”(《旧唐书》卷一一)

“大历十二年九月辛酉，以四镇北庭行营兼泾原郑颖节度副使段秀实为节度使。秀实军令简约，有威惠。奉身清俭，室无姬妾，非公会未尝饮酒听乐。”

“大历十三年(七七八年)九月庚午，吐蕃万骑下青石岭(一)，逼泾州。诏郭子仪、朱泚与段秀实共却之。”(《资治通

(一) 青石岭在泾川县西北。

#### 一四 德宗时朱泚利用泾原军夺位

“德宗建中元年(七八〇年)二月丙申朔，崔祐甫以疾多不视事。杨炎独任大政，专以复恩仇为事，奏用元载遗策城原州。又欲发两京关内丁夫浚丰州陵阳渠(一)以兴屯田。上遣中使诣泾原节度使段秀实访以利害。秀实以为今边备尚虚，未宜兴事以召寇。炎怒，以为沮己，征秀实为司农卿。丁未，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兼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使移军原州。以四镇北庭留后刘文喜为别驾。”

(一) 丰州在今绥远内套黄河南岸哈拉乌苏地方。北对五原县。陵阳渠似在黄河北岸，今五原县境内。

“杨炎欲城原州，以复秦原(一)。命李怀光居前督作，朱泚、崔宁各将万人翼其后。诏下泾州为城县。泾之将士怒曰：‘吾属为国家西门之屏十余年矣。始居邠州，甫营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泾州，坡荆榛，立军府，坐席未暖，又投之塞外。吾属何罪而至此乎？’李怀光始为邠宁帅即诛温儒雅等，军令严峻，及兼泾原，诸将皆惧曰：‘彼五将何罪而为戮？今又来此，吾属能无忧乎？’刘文喜因众心不安，据泾州不受诏。上疏复求段秀实为帅，不则朱泚。癸亥，以朱泚兼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代怀光。”

(一) 秦原谓秦州、原州。秦州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

“刘文喜又不受诏，欲自邀旌节。夏四月乙未朔，据泾州

叛，遣其子质于吐蕃以求援。上命朱泚、李怀光讨之。又命神策军使张巨济将禁兵二千助之。朱泚等围刘文喜于泾州，杜共出入，而闭壁不与战。久之不拔。天方旱，征发馈运，内外骚然。朝臣上书，请赦文喜，以苏疲人者，不可胜纪。上皆不听，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将刘海宾入奏。海宾言于上曰：‘臣乃陛下藩邸部曲，岂肯附叛臣，必为陛下梟共首以献。但文喜今所求者节而已，愿陛下姑与之。文喜必怠。则臣计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尔能立效固善，我节不可得也。’使海宾归以告文喜，而攻之如初。减御膳以给军士，城中将士当受春服者赐予如故。于是众知上意不可移。时吐蕃方睦于唐，不为发兵。城中势穷。庚寅，海宾与诸将共杀文喜传首。而原州竟不果城。”

“八月，加卢龙、陇右、泾原节度使朱泚兼中书令。卢龙、陇右节度如故。以舒王谟为四镇北庭行军（胡三省注：行军当作行营。）泾原节度大使。以泾州牙前兵马使河中姚令言为留后。谟，邈之子也，早孤，上子之。”（胡三省注：邈代宗子，大历八年薨。）（《资治通鉴》卷二二六）

“建中四年（七八三年）九月，发泾、原诸道兵救襄城（一）。”

（一）因李希烈反故。

“冬十月丙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将兵五千至京师。军士冒雨寒，甚多携子弟而来，冀得厚赐遗其家。既至一无所赐。丁未，发至浚水。诏京兆尹王翊犒师，惟粝食菜餒。众怒，蹴而覆之。因扬言曰：‘吾辈将死于敌而食且不饱，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闻琼林大盈二库金帛盈溢。不如相与取之。’乃环

甲张旗。鼓噪还趣京城。令言入辞，尚在禁中，闻之驰至长乐阪，遇之。军士射令言。令言抱马鬣，突入乱兵呼曰：‘诸君失计，东征立功，何患不富贵，乃为族灭之计乎？’军士不听。以兵拥令言而西。遽命赐帛，人二匹。众益怒，射中使。又命中使宣慰。贼已至通化门外。中使出门，贼杀之。又命出金帛二十车赐之。贼已入城，喧声浩浩，不复可遏。百姓狼狽骇走。贼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夺汝商货傲质矣，不税汝间架陌钱矣。’”（以下有长篇叙述德宗逃往咸阳奉天，姚令言与乱兵谋拥朱泚为首，泚与源休谋僭逆，起用群不逞之徒。段秀实不肯称臣，以笏击泚，与泚相搏，卒不敌众，被杀，等等，皆与西域军之着落无关，故不录。）

“姚令言之东出也，以兵马使京兆冯河清为泾原留后。判官河中姚况知泾州事。河清、况闻上幸奉天，集将士大哭，激以忠义，发甲兵器械百余车，通夕输行在。城中方苦无甲兵，得之士气大振。诏以河清为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况为行军司马。”（《资治通鉴》卷二二八）

“建中四年十一月乙亥，泚所用者惟范阳神策团练兵，泾原卒骄，皆不为用，但守其所掠资货，不肯出战。又密谋杀泚，不果而止。”（《资治通鉴》卷二二九）

“兴元元年（七八四年）夏四月壬寅，朱泚、姚令言数遣人诱泾原节度使冯河清。河清皆斩其使者。大将田希鉴密与泚通，杀河清，以军府附于泚。泚以希鉴为泾原节度使。”（《资治通鉴》卷二三〇）

“五月，吐蕃既破韩旻等，大掠而去。朱泚使田希鉴厚以

金帛赂之。吐蕃受之。”

“六月癸卯，朱泚将奔吐蕃，其众随道散亡，比至泾州，才百余骑。田希鉴闭城拒之。泚谓之曰：‘汝之节吾所授也。奈何临危相负？’使焚其门。希鉴取节投火中曰：‘还汝节。’泚众皆哭。泾卒遂杀姚令言谐希鉴降。泚独与范阳亲兵及宗族宾客北趣驿马关。宁州刺史夏侯英拒之。至彭原西城屯，其将梁庭芬射泚堕坑中。韩旻等斩之，诣泾州降。源休、李子平奔凤翔。李楚琳斩之，皆传首行在。己酉，以检校御史中丞田希鉴为泾原节度使。壬寅，李晟以泾州倚边，屡害军帅，常为乱根。奏请往理不用命者，力田积粟，以攘吐蕃。癸卯，以晟兼凤翔陇右节度等使及四镇北庭泾原行营副元帅，进爵西平王。闰月丙子，以泾原节度使田希鉴为卫尉卿。”（一）（《资治通鉴》卷二三一）

（一）《通鉴》此年以后不再见有四镇北庭行营字样。

“贞元元年（七八五年）冬十二月甲戌，于阗王曜上言兄胜让国于臣（一），今请复立胜子锐。上以锐检校光禄卿，还其国。胜固辞曰：‘曜久行国事，国人悦服。锐生长京华，不习其俗，不可往。’上嘉之，以锐为韶王谏议。”

（一）于阗王胜以肃宗上元元年（七六〇年）让国。率军入援唐室，经历沧桑之变，至此时已二十五年有余矣，尚生存于中国。其同来中国之西域兵尚有多人生存者？皆何往乎？藉使当二十余岁壮年从军，至此时亦已约四十五六岁，应退伍矣。

“贞元三年（七八七年）三月，张延赏数言晟不宜久典兵，

请以郑云逵代之。上曰：‘当令自择代者。’乃谓晟曰：‘朕以百姓之故，与吐蕃和亲决矣。大臣既与吐蕃有怨，不可复之凤翔，宜留朝廷，朝夕辅朕。自择一人，可代凤翔者。’晟荐都虞候邢君牙。君牙，乐寿人也。丙午，以君牙为凤翔尹兼团练使。丁未，加晟太尉中书令，勋封如故。余悉罢之。”（《资治通鉴》卷二二二）

“贞元三年三月丁未，制凤翔、陇右、泾原、四镇、北庭管内兵马副元帅，凤翔、陇右道节度使，奉天靖难功臣，司徒兼中书令，凤翔尹，上柱国，西平郡王，食实封一千五百户，李晟可太尉兼中书令。”（《旧唐书》卷一二）

## 一五 整编长安胡客入军

贞元三年（七八七年）秋七月，《通鉴》有一条记事，关于长安胡客者，读之可以辅助吾人了解唐代西域军队之情形也：

“初，河陇既没于吐蕃，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皆仰给于鸿胪礼宾，委府县供之，于度支受直。度支不时付直。长安市肆不胜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将停其给。胡客皆诣政府诉之。泌曰：‘此皆从来宰相之过，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听归乎？今当假道于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归，当于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人生当乘时展用，岂可终身客死邪？’于是胡客无一人愿归者。泌

皆分隶神策两军，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牙，余皆为卒。禁旅益壮。鸿胪所给胡客，才十余人。岁省度支钱五十万缗，市人皆喜。”（《资治通鉴》卷二三二）

神策军创始于哥舒翰。《唐会要》，天宝十三载，哥舒翰以前年收九曲，请以其地置洮阳郡，内置神策军，去临洮郡二百里。及安祿山反，军使成如璆遣其将卫伯玉将千人赴难。既而军地沦入吐蕃。伯玉留屯于陕，累官至右羽林大将军。上元元年（七六〇年）八月庚午，以卫伯玉为神策军节度使，此为神策军之起始也。宝应元年（七六二年），官军二次收复洛阳，神策军亦有大功。唯纪律不严，所过虏掠，三月乃已也。四千胡客几于全编入军队。其至德初，应召来中国，助平安史之乱之柘羯军队之被重视，不使流散，乃当然之事也。初来时，与西域之汉军同归安西节度使统率，以后亦必如此也。故前节叙述四镇北庭行营之行踪事迹，亦即西域军之事迹，毫无可疑也。此节整编长安胡客入军事，无关于助唐平乱之西域军之着落，但对于同时之西域军及同类之西域人，有互相证明之点，故列之于此。

《高僧传》三集卷二之北天竺迦毕试人罗好心为神策军正将。罗好心或早于贞元三年前，神策军未收大批胡客以前，即已投入神策军矣。

## 一六 安西北庭沦陷后四镇北庭 行营之历代节度使

宝应（七六二年）以后，安史之乱已平，吐蕃乘中国之弱，



防备西边之军，悉皆东调之际，攻陷河陇，隔绝北庭安西与中国本部之交通。建中二年（七八一年）六月时，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四镇留后郭昕（一），遣使间道历诸胡，自回纥中始得一通。兴元元年（七八四年）朱泚僭逆，德宗发吐蕃兵以讨之，许以成功后，割伊西北庭之地与之。当时有撤退（二）之敕书，及李泌谏而又不与（三）。贞元六年（七九〇年）五月，吐蕃击败回鹘大相颉干迦斯以后，急攻北庭。北庭人苦于回鹘诛求，与沙陀酋长朱邪尽忠皆降于吐蕃。最后节度使杨袭古帅麾下二千人奔西州（今吐鲁蕃），不久为颉干迦斯所杀，安西由是遂绝（四）。唐自太宗贞观十四年（六四〇年）灭高昌，初置安西都护府以来，至是凡一百五十年。

（一）建中二年，李元忠、郭昕通使见《通鉴》卷二二七。

（二）兴元元年，撤退敕书见《全唐文》卷四六四，陆贽《慰问四镇北庭将吏敕书》。

（三）李泌谏言见《通鉴》卷二三一。

（四）吐蕃最后攻陷北庭，见《通鉴》卷二二三。

北庭安西虽失，而四镇北庭泾原行营节度使一职，依然存在，直至唐亡而止。兹将历代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见之于《旧唐书》者，列之于下。《新唐书》及《通鉴》皆无之也。

“贞元四年（七八八年）春正月庚午，以宣武军行营节度使刘昌为泾州刺史，四镇北庭行军（注：似为营字之误）泾原等州节度使（一）。”（《旧唐书》卷一三）

（一）《通鉴》卷二二三，贞元四年春正月壬申，以宣

武行营节度使刘昌为泾原节度使，无四镇北庭行营等字。《旧唐书》卷一五二《刘昌传》及《新唐书》卷一七〇《刘昌传》皆有‘四镇北庭行营兼泾原节度’字样。《文苑英华》卷八九二，权德舆作《刘昌神道碑》题有‘四镇北庭行军’字样。《新唐书》卷七，贞元四年正月壬申，刘玄佐为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副元帅。《新唐书》此处有误。刘玄佐与刘昌并非一人。玄佐于贞元八年三月甲申，以宣武军节度使卒于位，其子仕宁自称留后。（《新唐书·本纪》）而刘昌则卒于贞元十九年也。

“贞元十九年（八〇三年）五月甲子，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使、检校右仆射、泾州刺史刘昌卒。甲戌，以泾原节度使留后段佑（一）为泾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使。”（《旧唐书》卷一三）

（一）《通鉴》卷二三七，元和三年三月下，有泾原节度使段祐之名。《考异》曰：《旧传》作段佐，《新传》作佑，今从《实录》。《旧唐书》卷一五二，有《段佐传》。

“宪宗元和三年（八〇七年）春正月庚子，泾原段祐请修临泾城，在泾州北九十里，扼犬戎之冲要。诏从之。三月，庚子，以定平镇兵马使朱士明为四镇北庭泾原等州节度使。夏四月癸丑，赐朱士明名曰忠亮。”（《旧唐书》卷一四）

“元和八年（八一三年）冬十月戊戌，以神策普润镇使苏光荣为泾州刺史、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使。”（《旧唐书》卷一五）

“元和十年（八一五年）春二月己巳，以羽林将军李彘为泾

原节度使。七月丙戌，泾原节度使李彘卒。以将作监王潜为荆州刺史、四镇北庭泾原节度使。”（《旧唐书》卷一五）

“穆宗长庆元年（八二一年）春正月癸卯，以河阳怀节度使田布为泾州刺史，充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一）。以泾原节度使王潜检校兵部尚书、江陵尹，充荆南节度使。”（《旧唐书》卷一六）

（一）《文苑英华》卷四五四，有元稹作《授田布魏博节度使制书》，其中亦有“四镇北庭行军”字样。

“同年八月辛未，以左金吾将军杨元卿为泾州刺史，充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使（一）。乙亥，以前泾原节度使田布起复检校工部尚书，兼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充魏博节度使。”（《旧唐书》卷一六）

（一）《文苑英华》卷四五四，有元稹作《授杨元卿泾原节度使制书》，其中亦作“四镇北庭行军”。

“文宗太和三年（八二九年）五月丙申，以泾原节度使李崱为齐德等州节度使，改名有裕。辛丑，以右金吾卫大将军张惟清检校司空，充泾原节度使。”（《旧唐书》卷一七上）

“太和七年（八三三年）六月癸未，泾原节度使张惟清卒。秋七月丙戌朔丁亥，以右龙武统军康志睦（一）为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使。”（《旧唐书》卷一七下）

（一）康志睦为康日知之子。日知为灵州人。祖植，当开元时，缚康待宾，平六胡州，玄宗召见，擢左武卫大将军，封天山男者也。康植，前曾有证明，认为康国胡人也。

同年“十一月癸丑朔乙亥，泾原节度使康志睦卒。己卯，以左神策长武城使朱叔夜为泾州刺史，充泾原节度使。”（《旧唐书》卷一七下）

“九年六月己亥，以右神策大将军刘沔为泾原节度使。”（《旧唐书》卷一七下）

同年“九月乙亥，以泾原节度使刘沔为振武麟胜节度使。冬十月癸未，以前广州节度使王茂元为泾原节度使。”（《旧唐书》卷一七下）

“宣宗大中三年（八四九年）春正月丙寅，泾原节度使康季荣（一）奏，吐蕃宰相论恐热以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之兵民归国。诏太仆卿陆耽往喻旨。仍令灵武节度使朱叔明、邠宁节度使张景绪各出本道兵马应接其来。六月，康季荣奏收复原州、石门驿、藏峡、制胜、六盘、石峡等六关讫。邠宁张君绪奏本月十三日收复萧关。敕于萧关置武州，改长乐为威州。七月，三州七关军人百姓皆河陇遗黎，数千人见于阙下。上御延喜门抚慰。令其解辫，赐之冠带，共赐绢十五万匹。八月，凤翔节度使李玘奏收复秦州（二）。”（《旧唐书》卷一八下）

（一）《文苑英华》卷四五六有《授康季荣徐州节度使郑洎昭义节度使制书》。康季荣当时官衔为“四镇北庭泾原节度使。”

（二）河陇丧失，几达百年，至是收复，诚重大事也。唯此乃吐蕃自有内乱之结果，而非唐室自己复苏也。

“大中十一年（八五七年）八月，以四镇北庭行军、泾原渭武节度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泾州刺史、御史大

夫、上柱国、范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卢简求可检校工部尚书、定州刺史、义武节度使、易定观察、北都天平军等使。以盐州防御押蕃落诸军、防秋都知兵马使、度支乌池榷税等使，检校右散骑常侍、盐州刺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陆耽代简求为泾原节度使。九月，以秦州刺史李承勋为朝散大夫、检校工部尚书、泾州刺史，充四镇北庭泾原渭武节度等使。”（《旧唐书》卷一八下）

“昭宗天复三年（九〇三年）五月，制，凤翔、陇右、四镇、北庭行军，彰义军节度，泾、原、渭、武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尚书令，兼侍中，凤翔尹，上柱国，秦王，李茂贞可检校太师，守中书令（一）。”（《旧唐书》卷二〇上）

（一）据此条记载，四镇北庭行军之组织直至唐之亡国时（天祐三年，公元九〇六年）犹存在也。由最初肃宗时之节度使李嗣业至最后昭宗时之李茂贞，中间为时有一百五十年之久，节度使换人不知若干次。上方所摘录者仅其见之于记载者而已。其不见记载者又不知其凡几也。记载缺乏尤以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诸帝时为甚。其初来中原相助之西域蕃汉军士，又不知其传几代矣。

夫、上柱国、范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卢简求可检校工部尚书、定州刺史、义武节度使、易定观察、北都天平军等使。以盐州防御押蕃落诸军、防秋都知兵马使、度支乌池榷税等使，检校右散骑常侍、盐州刺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陆耽代简求为泾原节度使。九月，以秦州刺史李承勋为朝散大夫、检校工部尚书、泾州刺史，充四镇北庭泾原渭武节度等使。”（《旧唐书》卷一八下）

“昭宗天复三年（九〇三年）五月，制，凤翔、陇右、四镇、北庭行军，彰义军节度，泾、原、渭、武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尚书令，兼侍中，凤翔尹，上柱国，秦王，李茂贞可检校太师，守中书令（一）。”（《旧唐书》卷二〇上）

（一）据此条记载，四镇北庭行军之组织直至唐之亡国时（天祐三年，公元九〇六年）犹存在也。由最初肃宗时之节度使李嗣业至最后昭宗时之李茂贞，中间为时有一百五十年之久，节度使换人不知若干次。上方所摘录者仅其见之于记载者而已。其不见记载者又不知其凡几也。记载缺乏尤以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诸帝时为甚。其初来中原相助之西域蕃汉军士，又不知其传几代矣。

夫、上柱国、范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卢简求可检校工部尚书、定州刺史、义武节度使、易定观察、北都天平军等使。以盐州防御押蕃落诸军、防秋都知兵马使、度支乌池榷税等使，检校右散骑常侍、盐州刺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陆耽代简求为泾原节度使。九月，以秦州刺史李承勋为朝散大夫、检校工部尚书、泾州刺史，充四镇北庭泾原渭武节度等使。”（《旧唐书》卷一八下）

“昭宗天复三年（九〇三年）五月，制，凤翔、陇右、四镇、北庭行军，彰义军节度，泾、原、渭、武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尚书令，兼侍中，凤翔尹，上柱国，秦王，李茂贞可检校太师，守中书令（一）。”（《旧唐书》卷二〇上）

（一）据此条记载，四镇北庭行军之组织直至唐之亡国时（天祐三年，公元九〇六年）犹存在也。由最初肃宗时之节度使李嗣业至最后昭宗时之李茂贞，中间为时有一百五十年之久，节度使换人不知若干次。上方所摘录者仅其见之于记载者而已。其不见记载者又不知其凡几也。记载缺乏尤以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诸帝时为甚。其初来中原相助之西域蕃汉军士，又不知其传几代矣。

夫、上柱国、范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卢简求可检校工部尚书、定州刺史、义武节度使、易定观察、北都天平军等使。以盐州防御押蕃落诸军、防秋都知兵马使、度支乌池榷税等使，检校右散骑常侍、盐州刺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陆耽代简求为泾原节度使。九月，以秦州刺史李承勋为朝散大夫、检校工部尚书、泾州刺史，充四镇北庭泾原渭武节度等使。”（《旧唐书》卷一八下）

“昭宗天复三年（九〇三年）五月，制，凤翔、陇右、四镇、北庭行军，彰义军节度，泾、原、渭、武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尚书令，兼侍中，凤翔尹，上柱国，秦王，李茂贞可检校太师，守中书令（一）。”（《旧唐书》卷二〇上）

（一）据此条记载，四镇北庭行军之组织直至唐之亡国时（天祐三年，公元九〇六年）犹存在也。由最初肃宗时之节度使李嗣业至最后昭宗时之李茂贞，中间为时有一百五十年之久，节度使换人不知若干次。上方所摘录者仅其见之于记载者而已。其不见记载者又不知其凡几也。记载缺乏尤以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诸帝时为甚。其初来中原相助之西域蕃汉军士，又不知其传几代矣。



夫、上柱国、范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卢简求可检校工部尚书、定州刺史、义武节度使、易定观察、北都天平军等使。以盐州防御押蕃落诸军、防秋都知兵马使、度支乌池榷税等使，检校右散骑常侍、盐州刺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陆耽代简求为泾原节度使。九月，以秦州刺史李承勋为朝散大夫、检校工部尚书、泾州刺史，充四镇北庭泾原渭武节度等使。”（《旧唐书》卷一八下）

“昭宗天复三年（九〇三年）五月，制，凤翔、陇右、四镇、北庭行军，彰义军节度，泾、原、渭、武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尚书令，兼侍中，凤翔尹，上柱国，秦王，李茂贞可检校太师，守中书令（一）。”（《旧唐书》卷二〇上）

（一）据此条记载，四镇北庭行军之组织直至唐之亡国时（天祐三年，公元九〇六年）犹存在也。由最初肃宗时之节度使李嗣业至最后昭宗时之李茂贞，中间为时有一百五十年之久，节度使换人不知若干次。上方所摘录者仅其见之于记载者而已。其不见记载者又不知其凡几也。记载缺乏尤以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诸帝时为甚。其初来中原相助之西域蕃汉军士，又不知其传几代矣。

夫、上柱国、范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卢简求可检校工部尚书、定州刺史、义武节度使、易定观察、北都天平军等使。以盐州防御押蕃落诸军、防秋都知兵马使、度支乌池榷税等使，检校右散骑常侍、盐州刺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陆耽代简求为泾原节度使。九月，以秦州刺史李承勋为朝散大夫、检校工部尚书、泾州刺史，充四镇北庭泾原渭武节度等使。”（《旧唐书》卷一八下）

“昭宗天复三年（九〇三年）五月，制，凤翔、陇右、四镇、北庭行军，彰义军节度，泾、原、渭、武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尚书令，兼侍中，凤翔尹，上柱国，秦王，李茂贞可检校太师，守中书令（一）。”（《旧唐书》卷二〇上）

（一）据此条记载，四镇北庭行军之组织直至唐之亡国时（天祐三年，公元九〇六年）犹存在也。由最初肃宗时之节度使李嗣业至最后昭宗时之李茂贞，中间为时有一百五十年之久，节度使换人不知若干次。上方所摘录者仅其见之于记载者而已。其不见记载者又不知其凡几也。记载缺乏尤以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诸帝时为甚。其初来中原相助之西域蕃汉军士，又不知其传几代矣。

夫、上柱国、范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卢简求可检校工部尚书、定州刺史、义武节度使、易定观察、北都天平军等使。以盐州防御押蕃落诸军、防秋都知兵马使、度支乌池榷税等使，检校右散骑常侍、盐州刺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陆耽代简求为泾原节度使。九月，以秦州刺史李承勋为朝散大夫、检校工部尚书、泾州刺史，充四镇北庭泾原渭武节度等使。”（《旧唐书》卷一八下）

“昭宗天复三年（九〇三年）五月，制，凤翔、陇右、四镇、北庭行军，彰义军节度，泾、原、渭、武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尚书令，兼侍中，凤翔尹，上柱国，秦王，李茂贞可检校太师，守中书令（一）。”（《旧唐书》卷二〇上）

（一） 据此条记载，四镇北庭行军之组织直至唐之亡国时（天祐三年，公元九〇六年）犹存在也。由最初肃宗时之节度使李嗣业至最后昭宗时之李茂贞，中间为时有一百五十年之久，节度使换人不知若干次。上方所摘录者仅其见之于记载者而已。其不见记载者又不知其凡几也。记载缺乏尤以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诸帝时为甚。其初来中原相助之西域蕃汉军士，又不知其传几代矣。

夫、上柱国、范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卢简求可检校工部尚书、定州刺史、义武节度使、易定观察、北都天平军等使。以盐州防御押蕃落诸军、防秋都知兵马使、度支乌池榷税等使，检校右散骑常侍、盐州刺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陆耽代简求为泾原节度使。九月，以秦州刺史李承勋为朝散大夫、检校工部尚书、泾州刺史，充四镇北庭泾原渭武节度等使。”（《旧唐书》卷一八下）

“昭宗天复三年（九〇三年）五月，制，凤翔、陇右、四镇、北庭行军，彰义军节度，泾、原、渭、武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尚书令，兼侍中，凤翔尹，上柱国，秦王，李茂贞可检校太师，守中书令（一）。”（《旧唐书》卷二〇上）

（一）据此条记载，四镇北庭行军之组织直至唐之亡国时（天祐三年，公元九〇六年）犹存在也。由最初肃宗时之节度使李嗣业至最后昭宗时之李茂贞，中间为时有一百五十年之久，节度使换人不知若干次。上方所摘录者仅其见之于记载者而已。其不见记载者又不知其凡几也。记载缺乏尤以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诸帝时为甚。其初来中原相助之西域蕃汉军士，又不知其传几代矣。